



吴恩溥

笔兵七十年
事奉主七十年的回忆录

笔兵七十年 坚持灵剑护真理
忠仆一甲子 高举十架传福音



吴牧师与师母贤伉俪



2007年全家合照

目录

序一	序吴牧《笔兵七十年》/殷颖	印顺和尚的挑战
序二	一位敢说实话的「铁面包公」/穆亨瑞	给打击者以打击
序三	我是笔兵的小卒 / 何晓东	佛学书局出版我与印顺的辩论
自序	橄榄山边的小驴驹 / 吴恩溥	转任教会工作
第1章	半路出家的笔兵	第5章 成立文社
	一群半路笔兵	香港基督教文社
	初试啼声 -- 第一本《布道歌集》	新雅楼头的茶叙
	粮撒水面不空	周三雅集开始
	朋友满天下	第6章 应邀写《天国春秋》
第2章	靠主向前走	通俗圣经小说的构想
	发刊《火炼报》	答应《天国春秋》的工作
	编辑《活水周刊》	《天国春秋》展开工作。
	出版《晨星报》	文字事工是一条又艰辛又孤单的路。
	彗星 -- 现无限年大一个年	实话实说、不加味精
	出版《五十灵筵》	从创造落笔
	接编《岭东嘉音》	咒诅无花果树
第3章	和计志文牧师同工	五旬节圣灵降临，不在马可楼
	走过死荫的幽谷	意中事与意外事
	重拾粉笔生涯	《天国春秋》三年完稿
	与计志文牧师同工	《天国春秋》十年后出版
	接手《生命月刊》兼《青年归主月刊》主编	《天国春秋》在中国再版
第4章	佛教和尚无端挑起笔战	第7章 《青年信仰问题》出版
	与煮云和尚笔战	第8章 写过十一本有关灵恩的书
	学习先祖父的战略	有关灵恩的出版
	打一场漂亮的	最初接触灵恩派
	与美国和尚悟巴亚交手	「圣灵」乱点鸳鸯
	佛门弟子挑衅	与江端仪笔战
		论江端仪的成败
		第9章 挑伐廉价博士

	廉价博士的妖风	西方的文宣政策错误
	伦敦找不到这学院	东方是宗教的沃土
	被损害的一群	《灵泉》出版
	伪冒大学、伪冒博士	第 15 章 谈校对
	「不要充大頭」	「拨乱反正」的校对
	诬陷我恶意毁谤	校对如秋风扫落叶
	真相大白	电脑打字更添麻烦
	假博士笑话一箩筐	第 16 章 谈写作
	教育部来求助	谈文章作法
	大家帮忙捉老鼠	再谈文章作法
	博士廉售，十元成交	把文章写得更好
	博士捐客，羞辱主名	难得有编辑老爷把关
第 10 章 与桑安柱牧师同工		第 17 章 编辑浅谈
	噩梦醒来，走出虎穴	编辑并不困难
	担任《晨光报》主编	编辑要守正不阿
第 11 章 开印刷厂发展文字工作		编得好，读者赞好
	为文字工作开印刷厂	版面要美化、新颖
	好梦易醒	作者与编者
	初办印刷厂	吃惯免费午餐
	沿途荆棘	教会刊物欲振乏力
	鸣金收兵	第 18 章 别有用心的人
第 12 章 略谈文字事工		教会中的投机者
	写出福音、写出主的爱	属灵江湖客
	传福音要注意效果	明星牧师的陨落
	文字工作更需要信心	教会带来的灾害
第 13 章 谈稿酬		葡萄园里的狐狸群
	略谈稿	乌鸦满天飞
	再谈稿酬	文宣工作陷阱处处
第 14 章 谈作家与出版		第 19 章 文本工作为何被冷落
	从写作到出版	文字工作的困窘
	出版《世界五大宗教》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一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二	到温城牧养教会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三	出版《新希望》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四	第 22 章 出版《呼喊季刊》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五	不要做「非洲和尚」
	牧师不读书	明知山有虎
	牧师不让会友读书	信心的道路不易行
	再谈读书	白白赠送是信心不够
第 20 章 谈音乐的宗教		回首过去
	音乐的宗教之一	第 23 章 出版《导向月刊》
	音乐的宗教之二	街头的异象
	音乐的宗教之三	组织董事会
	音乐的宗教之四	道路总是坎坷不平
	音乐的宗教之五	号角吹响准备向前冲
	诗歌给我充电	《导向月刊》注册被撤消
	歌唱冲破黑暗的权势	《导向月刊》出版了！
	用诗歌敬拜主	第 24 章 乘隙到新畿内亚
	歌唱为着荣耀神	走过印尼多处海岛
	士白话圣诗	走进新畿内亚土人工场
	《普天颂赞》	第 25 章 再从《导向月刊》说起
	包罗甚广的歌集	十三载不用租金
	圣诗翻译佳作不多	十三年来的帮助
第 21 章 转移工场，远适加拿大		又是意想不到的奇遇
	神的带领奇妙	第 26 章 求主复兴你的作为
	奇妙手奇妙带领	

序一
序吴牧《笔兵七十年》
一部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宣历史的缩影

记得我爬上了加利利的迦密山，以朝圣者的心情，瞻仰山顶的以利亚纪念堂，在堂前迎面撞见了以利亚先知威严神峻的雕像；以利亚右手高举钢刀，足下踩着巴力先知，仪态威猛，令人心折。回想先知以利亚一生的事迹，便会让我想到吴恩溥牧师（吴氏英文名字为 Elisha Wu）生平的行谊，吴氏以一枝犀利的文笔，在基督教文坛纵横驰骋六七十年。一生嫉恶如仇，执笔如刀，所向披靡。如今虽已登九秩耄耋之年，但宝刀未老，笔力矫健，犹能着书立说，见证神恩。并同时主持两份期刊《导向月刊》与《呼喊季刊》，为基督笔兵的菁英典范。这位不老的笔兵，实在令人钦佩。

吴牧师三十年代起，在教会报刊写稿，初试啼声，大放异彩。由内陆香港，而东南亚，而台湾及北美，历经半个多世纪。他办杂志，办出版社，牧会，教学，以及近来又从事「导向基础神学」教学光盘的制作，永远走在时代的尖端，为主作见证。

吴牧师在《爱声报》的《笔兵六十年》专栏，一口气写了十三年，近二十万字的文字工作历史巨构，他娓娓道来，写出了他生平文字事工奋斗的经过，其中有心酸也有欢愉。许多教会文字事工的秘辛，都呈现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读来让人感动。

《笔兵七十年》是中国基督教教会珍贵的历史，也是吴牧师服事的传记，行文简约而细腻。许多事件能一笔带过，但多少掌故，在他生动的描述下，让故事活泼再现，风华重生，可读性极高，而且读来趣味盎然。在胪述许多事件中，吴氏以春秋之笔，对教会人物事件的针砭月日，根据圣经真理，秉笔直书，护教卫道，不假颜色。乃吴氏笔下独特的风格，笔力万钧，振聋发聩，声比金石，教会文坛，极为少见。

《笔兵七十年》是一部中国基督教文宣历史的小缩影，也记录了吴氏用文字传福音的大使命，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谨恭拟一联以为序：。

笔兵七十年，坚持灵剑护真理。
忠仆一甲子，高举十架传福音。



►刊於《愛聲報》的〈筆兵六十年〉專欄

晚末殷颖
于二〇〇三年四月金山旅次
(现任中国基督教文字事工会会长)

序二

一位敢说实话的「铁面包公」

在文字事工上，我是后进小辈，怎敢为《笔兵七十年》写序？承吴牧师嘱，仅略抒所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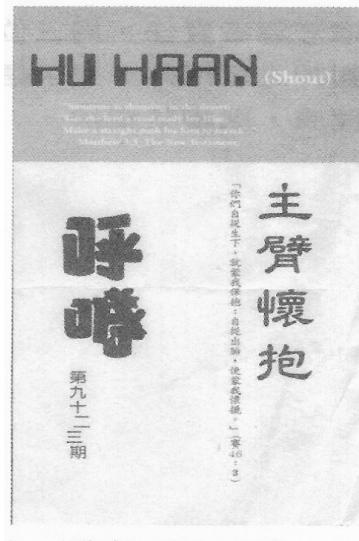
吴牧师著《笔兵七十年》，于一九九〇年一月，开始于《爱声报》刊载，至二〇〇三年五月，全文刊完，前后历十三年，从未拖稿。我在《爱声报》帮助校对，每期能先睹为快，受益良多，在此向吴牧师致谢。

中国教会及一班信徒，多不重视文字事工。属灵刊物，常因经费不足，乏人问津，不能持久。从事文字事工者（编者及有关同工），自然中辍。然而吴牧师，从写稿至主编不同报刊，七十年不移其志。迄今仍主编《呼喊季刊》，广传各地。如此忠于文宣者，就我所知，尚无他人，实在令人钦佩。

从圣经看，可知文字宣道之重要。因为圣经本身是神自己以文字宣道。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约五39）使徒彼得和保罗，忠于圣灵启示，他们也见证圣经是：「人被圣灵感動，说出神的话来。」（彼後一21）「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豫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後三16~17）约翰在异象中，经复活的主亲自指示：「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启一19）

我想，吴牧师有鉴于此，他把七十年来有关教会、人事、信仰等见闻，以「历史」立场，忠实报导并加评议，是难得的资料。尤其是吴老文字犀利，掷地有声，不逢迎媚俗，不讨人喜好。信笔写来，「是」就说是，「非」则不掩，有时读来，不禁拍案叫绝。感谢神，在华人教会中，呼召一位敢说实话的「铁面包公」。

以色列王亚哈时代，其妻耶洗别敬拜巴力，当时有假先知八百多人，迷惑朝廷。先知以利亚和米该雅先后斥责其非，显出耶和华的作为（王上十七至二十二章）。以西结先知当年也曾遵行主道，攻击说谎言、假报平安的假先知及被蒙蔽的会众，希望他们悔改，认识耶和华（结十三、十四章）。吴牧师年近九十，仍仆仆风尘，效法先知，尽守望者责任，为三位一体之真神，振笔作书，见证真理。除为他感谢神之重用外，并求信实、公义、慈爱、圣洁的神，保守看顾，赐他健康，继续荣耀神。



► 《呼喊》92~93 合期

穆亨瑞
二〇〇三年五月廿四日
(现任美国爱心服事协会会长)

序三

我是笔兵的小卒

四十多年前，当吴牧师在香港主编《生命月刊》的时候，他已经是位名作家了。凡喜欢读属灵书刊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他的。那时候我对属灵的文字工作尚摸不到边。就慢慢地投两篇不成熟的作品去试试看，若不蒙采用，就认为自己无这方面的恩赐，立即打退堂鼓。

没想到吴牧师竟然接纳了这两篇东西，打开了我文字工作的门，一直到今天。往后我就一篇篇的投，他也一篇篇的登。不但是如此，他也介绍我去向其他的刊物（如《圣经报》《晨光报》）投稿。因着吴牧师的推荐，编者陈终道和桑安柱，也都接受了我的文章。后来神用我作出口的时候，我去东南亚、香港和台湾讲道时，就很方便了。

后来吴牧师又主编《晨光报》，我也跟着他一路写下去。一直跟到他主编《呼喊季刊》，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我特别欣赏他对那异端和异教的辩论，用他那一把两刃利剑的笔，打得对方不敢抬头。如对台湾佛教的「煮云法师」无理攻击基督教，和江端仪的极端灵恩派，高举「说方言」。在这里，我也曾加入他一边，摇旗呐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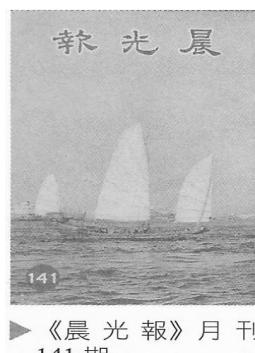
他的文笔很活，理由充足，打得对方不得不俯首认错。我还找不出有第二个人，有他那么好的文笔。他出版的书又很多，不但是遍及海外，甚至进入中国大陆。

只可惜岁月不饶人，他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体力有限。那多年来一向受人喜爱的《呼喊》出版到第一百期，就不再出刊了。我们要多多向主呼求，赐下接班人来继承他的工作。在基督教的文坛上，需要有更多的笔兵，来向撒但进军。

何晓东（自由作家）



► 《聖經報》



► 《晨光報》月刊
141 期



► 《呼喊》100 期

自序

橄榄山边的小驴驹

文友荣元祺牧师热心爱主，壮年时决志以文弘道，乃移居美国与友好创办《爱声报》，目的在于传扬福音，移风易俗，救世救人。

其时国内军阀争权夺地，兵连祸结，加以日寇侵略，八年抗战，民不聊生。有为者纷纷移居国外，以求自保。荣牧师为办好报刊，多次到香港取经。笔者因桑安柱牧师的推介，乃得与荣牧师彼此结交，为《爱声报》长期撰稿。计自一九九〇年一月开始，直至二〇〇二年五月，历时十三载，这是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写作，能够与志同道合，爱主爱人诸君子，同心用笔事奉主，服务教会，真是人生乐事。

回想数十年来，经过数次剧烈笔战。

第一次，为「基佛之战」

当我接手《生命月刊》主编，座位未暖，即收到台湾一位煮云和尚，投寄一册「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文侈谈佛教是全忠、全孝、全仁、全义、博爱、平等、自由的宗教。基督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博爱、不平等、不自由的宗教。还说

什么主耶稣用一枝竹子叫它变，它就变作一条长虫；以五饼三鱼便食饱了三千人，留下的饼碎还有十二箩筐。变蛇变饼，无中生有，圣经从未说过。

原来当国内政体翻

新，宗教备受排斥，许多僧尼只好远避台湾。殊不知台湾的佛教与国内的佛教有很多差别，其中最大者为中国僧尼一般严守独身，台湾僧尼可以成家，寺庙成为私人财产，国内僧尼此时流落他乡，无处挂单。奸狡之徒，乃鼓其如簧之舌，制造事端，煮云更捏造谣言。说什么基督教在台湾收买祖宗牌位，每户从五百元至三千元。

有一位黄医生因火烧观音，被观音惩罚晕倒地上，病倒三个月。佛戒妄语，煮云却制造许多假话，挑拨离间，以便「火中取栗」，哀哉如此和尚。

第二次，拆穿「廉价博士」的假面具

某日我接到N君电话，问我英国出售假博士一事知道么？我说：「未曾听到」。次日，N君寄来伦敦某日的新闻纸，记录英国法院判决出售假博士的新闻。我读了为着小心



► 《生命月刊》25期 目錄



► 《筆兵》
月 30 日



► 《生命月刊》25期
1955年4月30日

起见，电告在英国的儿子，到该报馆购买某日的新闻，并请他们盖章证实，然后寄来给我。

当我收到该报时，小心研究，该报导是真的，因此想到某牧师出售假博士，特地给他电话，提醒他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他听了反讥笑我说，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是酸的。

既然如此，泾渭分流。我们坚持不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乃继续报道自英美至东方出售假博士的新闻，提醒信徒小心防备。

不久香港教育局，台湾教育部，有关人员给我们来信，想了解更多廉价博士的新闻。

在这事上，某次有几位文友调侃我说，你比「福尔摩斯」更「福尔摩斯」，你没有到英美去，却知道许多廉价博士的内幕新闻。我说：「这叫得道多助」。大家听了拊掌大笑。

第三次，灵恩问题

基督徒属灵的路，第一，是救恩，「我是罪人，主耶稣救赎我出死入生」。第二，是灵恩，我得救了，主耶稣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约十四 16~18）；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约十六 13）；赐能力作主的见证（徒一 8）。

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被圣灵充满，建立教会。信者一日三千人，五千人（徒二 41，四 4）。医病，赶鬼，教会满有圣灵的恩赐（林前十二 4~11）。

可是圣灵工作，魔鬼也伺机活动（太四 1），教会兴旺，邪鬼也找机会潜入（徒八 4~24）。对于「灵恩」，我们必须小心辨别真假。主赐给我们「灵恩」，但要防备「灵恩派」，切戒分帮分派。更要逃避极端灵恩派，以免陷入邪灵的圈套。

笔者童年时，中国北方就兴起「真耶稣教会」，属「极端灵恩派」，一个不学之徒，站在讲台竟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原来是一个邪灵在控制他；当那个灵不用他时，他就哑口无言。当我在香港时，退气明星江端仪走入「极端灵恩派」，从香港到东南亚吸引很多人，以后不时有「极端灵恩派」出现，使信徒走入歧途，教会大受破坏，应验了圣经的预言（太二十四 23~25）。现在末日临近，我们更须小心防备，才不至陷入邪灵的网罗。后悔莫及。

后话

时光如流水，世事无常。回想七十余年前（1935 年），因主爱激励，乐意学习当日橄榄山边的小驴驹，让主使用，虽然很多亏欠，很多失败；但主有恩典，有怜悯，只有一心仰望主向前走，等候恩主降临。

本书得以出版，谢谢殷颖会长，穆亨瑞社长，吴鲲生总编辑大力支持，特此感谢。

吴恩溥

第1章 半路出家的笔兵

一群半路笔兵

某日，数字笔兵会后继续谈心，桑安柱牧师忽有所感说：「我们这些笔兵，没有科班出身，都是半路出家的。」桑牧师说的是。为什么没有科班出身？难道上帝没有呼召那些有才有能的人，接受专业训练，站在文字岗位上，擎如椽之笔来拓展天国疆土么？想因他们志不至此，最终乃放下笔杆，另谋发展，上帝这才用祂的爱召，选召这一小群「半路出家」的笔兵，承乏补缺，正如经上所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林前一 26）说也奇妙，笔者多年来在文字领域上所接触到的，便是这群「半路出家」的笔兵，伟大的时代，艰巨的文宣，大小工作都由他们承担。

我自己也是「半路出家」的一员。回首当年，开始时不过在兵营里充勤务兵，打杂扫地，只是兴之所至，抓起笔杆儿不知天高地厚地学人写作。

大约六十年前，先父家中订有教会刊物数份，就如浸会的《真光报》月刊，美以美会的《兴华报》，信义会的《信义报》，以及上海的《通问报》等。那时正当少壮之年，求知欲强，每天除日报外，每逢这些刊物寄到时，我总不分昼夜，先睹为快。读多了，不觉技痒，便不揣谫陋，东施效颦。起初投稿给《真光报》。那时《真光报》的主编为廖云翔先生。而《真光报》多年来在张亦镜先生主持下，教内教外深负盛誉，我这无知小子，胆敢班门弄斧，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

其时，《真光报》篇后有一栏：「本月收到稿件」，当我看见「大名」出现时，内心七上八下，又惊又喜，忐忑不安。可是一月又一月，等待大作刊出，有如石沉大海，内心揣测，想早投入「字纸篓」中去矣。虽然如此，但强烈的写作欲，百折不挠，我仍继续投稿。为日报写新闻稿，为月刊写报道，操练自己，摸索一条写作的仄径。

我第一篇比较像样的稿，为〈妇女可以讲道吗？〉由《真光报》刊出。当时主编为曹新铭先生。发表之前，曹先生来信，认为妇女讲道的问题，是时代性的问题。当保罗时代，社会风气闭塞，男女地位有距离；今日社会风气开通，女人讲道，已不成问题。我覆信表示不同意，我认为禁止妇女讲道，圣经没有明文，只是后人加上。我从真理观点，强调妇女可以讲道。曹先生接受我的观点，把拙作刊出，时内心的高兴，真是不可言喻。

拙作发表后，汕头教会领袖侯汝霖先生，他在一次跟圣教书局负责人谢礼仁长老的谈话中，对拙作大加赞许。我与侯先生素昧平生，在谢长老介绍下，与侯先生见面。侯先生不吝齿芬，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影响力大，正如一点小小火花，添一些柴薪，加多一点油，让它熊熊烧起，实功不可没。

我第二篇稿，仍然刊登在《真光报》，命题是〈挪亚洪水是否全球性？〉我的立论是否定的。我根据创世记第九章五节，上帝对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说：「流你们血、害你们命



► 《通問報》

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 ...。」既然挪亚和他儿子们以外仍有「人」，而且这些人可以伤害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证明挪亚洪水并不是全球性。我再根据历史，无论中国、埃及、巴比伦 等古国，在挪亚洪水时代仍有人在，足证挪亚洪水只是局部性。

第二篇稿，曹先生并没有意见，直接刊载，对我来说十分鼓舞。

数十年来，我下笔为文，完全以圣经为根据，传统容或有错，人意难免偏差，只有神的话语永无错误。这是我的信念。

初试啼声 - 第一本《布道歌集》

三十年代，上帝在中国教会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复兴潮。自北至南，自西强劲的东，遍及众海岛，凡有中国人的教会，几乎都感受到这次大复兴的恩典。带领这次大复兴的，起初是上海的伯特利布道团，以后最突出的却为宋尚节博士。宋博士所到的地方，听众蜂拥而至，认罪悔改，不冷不热的大发热心，使教会完全改观。

宋博士讲道有他的特别模式，他把圣经一句一句的照着主题讲，虽难免有牵强之处，但究竟讲的是救恩真理，叫人悔改认罪。第二、他选出短歌，把他要讲的信息，借着歌词概括出来，聚会前先由领唱引导会众唱熟，然后边讲边唱，会聚边唱边听，不但毫无冷场，而且入耳入心，叫人心大受感动。

初期宋博士注重的乃是个人得救成圣等候主来，末期他把重点放在工作等主来。因此大声疾呼要每个基督徒都参加布道队，每礼拜最少传福音一次。一九三六年，我到汕头修读医学，除了功课以外，主日上午做完礼拜，下午就跟着布道队到各处传福音；从一、二人到一、二十人，遍及医院、孤儿院、监狱、各乡村；所到之处众人齐唱布道诗歌。用诗歌作信息，用诗歌吸引人，布道诗歌的作用甚大，慢慢我发觉这些诗歌若不收集，可能散失，若不加上歌谱，可能越唱越走样，以至离谱。因此我把这意见向布道团总团长刘庆云长老提出，他一听就大加赞成，并要我负责这工作。我也当仁不让，利用课余的时间，负责编纂的工作。

这工作进行并不容易，第一、我们以宋博士所教导的为主，从伯特利诗歌、复兴布道诗、灵交诗歌 选集。第二、歌谱方面，那时候通用的简谱，计有 1 2 3 的数字谱，还有根据唱音的 Do Re Mi 两种。必须兼容并蓄，两种俱备，才能适应每个人的需要。

我们根据宋博士讲道的进程，诗歌内容由认罪、悔改、得救、重生、赦罪、成圣、得胜、背十字架、作见证、传福音、主再来，计一百余首。

编纂成事，经刘长老首肯。由朋友介绍找汕报社李玉峰社长承印，约一个月出版。

对于印刷我完全外行，交稿以后，我需要校对。初稿一看，错误百出，并且参差不齐，有如犬牙。我只好自己到印刷厂去看究竟。排字师傅向我解释，我才知道排印歌谱，比文字本艰难若干倍。原来中国字，每个字皆用铅铸成，字作四方形，所以称为方块字。排版时要一个字一个字执拾，排成为行，若干行才成为一页。可是歌谱的 1 2 3，它的面



► 《真光報》第 8 年 12 期，
96 冊，1910 年 2 月 1 日

积跟方块字不同。因此宽度不合时就要用薄片补入，上下左右必须与方块字相同。这样就要花费很多功夫。

还有文字版是一个字一个字紧接着排，歌谱却不是。这个音是一拍，那个音是二拍，我们要给它多一倍的空间，另外一个音是四拍，尽可能要给它更多的空间，还要高低快慢的符号，抑扬疾徐，尽可能要给它正确地表示出来，使唱的人一目了然，才容易唱出。

再还有，我这本歌集采用两种简谱，1 2 3 跟 Do Re Mi 的面积大小宽度又不同，符号又各别。这样当排版时，要三种兼顾，排得正确又排得整齐，真是大费功夫。开始时因为手指生疏，加上器材不足，有时一天才排一首。还好我日日到排字房，看见错误，立刻改正，给工人很大的鼓励和方便，这样才加速了进度。

大约五十日才出版。李社长笑着对我说：「你们付的款只够一个排字师傅的人工。」当歌集出版时，布道队员个个喜欢。此后唱诗歌时有书为凭，有谱作准，还可留传永久。

这是我从事文工第一本习作。

粮撒水面不空

我投入文宣工作，一方面是上帝给我一股傻劲，百挫不折；一方面也因上帝给我看见工作的果效，随时得着鼓舞，再接再厉。

当我一九三七年走上全时间事奉时，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发生七七芦沟桥事变；再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发生，这时全国海岸线被封锁，国内焦土抗战，爆发前所未有的抗敌战争。因此内地物资缺乏，生活艰苦。

教会也受极大影响，许多属灵书刊，俱皆中断。信心粮食，无以为继。

有一日，我忽然想起出版一份月历，每月一张，下半阴阳合历，上半则印七八百字信心、安慰、希望等信息，让信徒使用时，一方面可以记时序节期，一方面也可以得着安慰和帮助。

出版以后，寄给各同工代为介绍推销，时日已久，我忘记是赠送或者是售卖；如果是售卖，也是收回成本而已。销路如何，也一点不记得。

不久以后，一日，遇见桂岭堂的传道人黄臣乐弟兄，他欣然告诉我，他教会有一位姊妹，不久要结婚，想不到变生意外，她的未婚夫早一个月就病死。这位姊妹没有办法接受这事实，真是哭得死去活来。她也无法接受弟兄姊妹的劝慰，只有每日以泪洗面。

有一日，黄弟兄把这份日历的信息介绍给她，这位姊妹看了又看，终于得着安慰。

当黄弟兄把这消息告诉我，你想我内心得到的鼓励多么大。

X X X

八年抗战，我不但走遍潮汕各县市乡村，凡有教会的地方不论人数多少，有的是经人介绍，前往领会；有的是彼此不认识，敲门要求给我机会讲道（这事说来话长，这里不赘）。我还到过梅州、惠州部份地方。梅州民国以后改称梅县。梅县东门浸礼会牧师为王守望牧师，他不但热心爱主爱教会，他对人也古道热肠，我到梅县时他热情接待我，为我预备各方面的工作。

有一天，他教会准备出版一份年历（每年一大张，可以张贴），下半为阴阳合历，上半要写一千多字的信息。他要求我给他写这一张信息。我当仁不让，慨然答允。我还记得写的是从人出生、到童年、而壮而老，慨人生之不长，如何预备将来永生。并请丘先生插图。

翌年，我再到梅县时，王牧师十分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广益中学（是教会办的），有一位詹老师因为读了这张年历的信息，内心大受感动，他问道学道，参加查经班，于上个主日受浸归主。

王牧师说时快乐，我听见也快乐。想不到这小小工作，竟然无意中得人归主。正如传道书所说：「粮撒水面，日久必能得着。」（传十一 1）文字工作很多时候，叫你常有意外的惊喜。

近日因为清理书房，翻阅一本一九五九年出版的玛琅圣道神学院出版的《圣道讲坛》，内中有一篇钟世豪牧师的见证，内云：「……直至毕业前夕，父母又提及升学事，余更踌躇莫定。后于校中图书室，获阅《生命月刊》吴恩溥先生着〈降妖本末记〉，及〈评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伟大〉，一时圣灵启示，顿开顽悟，遂决心奉献一生，供主使用。」

钟牧师现任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牧师。想不到当他还在印尼作学生时，就因着笔者一篇文章，决心奉献一生。那时我住香港，东西隔越，相去万里，彼此从未谋面。文字宣道，有如粮撒水面不空，救人于万里以外，真是奇哉妙哉。

朋友满天下

从事文字工作，真是好处多多。第一、操练自己，成为上帝使用的器皿。第二、播撒福音种籽，随时随地可以收割。甚至意外收成，令人惊喜。第三、以文会友，朋友满天下。

某年，我应邀到泰国曼谷心联堂，主讲奋兴布道会。我习惯到处探望会友，了解实际情况。那时心联堂传道主任为邹毅牧师。有一日，他带我到春府，去探望春府基督教会的黄安龄长老。黄长老业牙科，夫妇热心爱主。我们到黄长老诊所时，邹牧师给我介绍，黄长老听见为之一愕，稍停，他说吴恩溥牧师，是不是这位吴牧师？他拿起《灯塔》月刊问，我答说「是」。他闻言大喜。他说：我刚收到《灯塔》月刊第二期，里面有你写的这篇文章，我读后觉得写得太好了。我想何时有机会跟你见面？彼此认识？我才这么想，你们就踏进来，真是太好了。」

彼此寒暄之后，才知黄长老同是饶平人，彼此小同乡。他幼年曾到黄岗真道中学读书，还是前后同学。这一来，除了灵里交友外，还加上友谊。以后有机会见面时，他总要提起那一日初次晤面的光景。



► 《燈塔》月刊 121 期，
1968 年 1 月

有一次，我到印尼讲道，闲时到外面散步，遇见一对青年男女，他们来跟我打招呼。他们自我介绍，是新加坡神学院应届毕业生。前几天，我曾在他们学院讲道，他们再说，老早就认识了我。

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以文会友，朋友满天下。

多年前，有一个主日下午，我到美国康州新港教会讲道。讲完道后，跟信徒们彼此招呼。有一位年轻人对我说，他来自台湾，多年前，读过我写的东西，就认识了我。我问：「读我写的哪些书？」他说：「驳斥煮云和尚辱骂基督教的文章，那时我还是学生，你的文章给我深刻印象。」

写文章叫人认识，是一件好事，但也提醒我们，下笔要小心，免得写的不好，或写的不对，给读者留下不良的印象，或者损害，那就难以补赎。

当抗战的时候，海港被日寇封锁，滨海地区，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那时我们在敌后坚持传福音工作，除了口传以外，还用笔传。那时我真是不自量力，出版了一份《火炼报》，免费赠送各教会各信徒。认为脚踪不能到的地方，借着文字可以到达，来补人力所不及。

有一日，我忽然收到广西赵柳塘牧师给我一封信，邀请我到广西同工，信中有两句话久久不会忘记，「短期也好，长期更佳。」我跟赵牧师素昧平生，他是广西宣道会的领袖，多年来担任宣道会的监督。为什么他会知道我，并且来信邀请我到广西与他同工？久久不能明白。后来我想可能是文字的关系，从文字上彼此认识，彼此相知；虽然我因家庭关系，无法答应他的邀请，因先父母有六个女儿，只有我一个儿子，算是独子，在烽火连天的光景下，实在无法离家远涉战区数千里外，到广西去工作。但赵牧师提拔后进的好意，却一生难忘。

从文字工作的「朋友满天下」，叫我想起另一件事，将来回到天家，有一日与众信徒站立在主面前，忽听见这边呼叫「吴弟兄」，那边呼叫「吴弟兄」。我四顾环视，这些人似乎见过面，却不认识。我正愕然间，这位说：「我是某某弟兄，从前读你的文章，叫我明白救恩，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今天得以站立在主面前，是你的笔尖把我带进来。」那一位说：「我信了主，本来因为信心不坚固，动摇跌倒，后来因为读你的文章，叫我明白真理，回过头来，重新站立，我今天得以站立在天上，是你的文章把我扶立起来。」还有这个说、那个说，个个向我感谢，听得我心花怒放，原来文字工作有这么奇妙的好处，叫我怎不跪下向神感恩。

第2章 靠主向前走

发刊《火炼报》

前文表过，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挟其优势兵力侵略我国，封锁海岸线；我国奋起抗战，屡败不馁。此时外货不能入，国货不能出，民生凋敝，人民痛苦，基督徒也一样在痛苦中挣扎，争取胜利。感谢上帝，当战祸将起之时，祂兴起了一场大复兴，由祂忠心仆人宋尚节、计志文……等多位，在中国南北各地，唤醒人心，复兴教会，好在未来水深火热中，能够持守信仰，站稳岗位。在潮汕方面，宋博士会五次前来讲道，末后他一方面要每个基督徒参加布道工作，领人信耶稣。一方面呼召爱主之辈，全时间奉献学习宋博士榜样，奔跑各地，复兴教会。这时在潮汕各地闻风而起的，计有林孝泽、吴秋江、金畅怀、陈传智、林佩轩、林佩义、黄圣光、罗惠充、杨书建、陈斌、林礼贤、黄臣乐、萧伯和……等。笔者于一九三五年献身，一九三七年全时间投入。这些人都在潮汕各地，以及惠州、梅县、闽南各处教会穿梭领会；林佩轩且远及福建北部，燃起复兴火把。振敝扶衰，使教会得以复兴。

笔者渐渐发觉，虽然东奔西跑，席不暇暖，只因幅员广阔，教会众多（潮汕仅长老、浸信两大宗派就有一百三十多间教会），终年工作，也只能到达中间一部份，而到过的地方，也缺乏机会继续浇灌培养。因此心中就生起倘若能够办一份属灵刊物，以文代人，无远弗届，岂不更佳？可是出版一份刊物，谈何容易。就在徘徊两难之间，听说外国有文摘一类刊物，内心窃喜，认为这是好办法，可以效法。

一次，笔者到梅县领会，与王守望牧师谈及此事，王牧师教会有一执事开设印刷公司，这执事姓甚名谁，距今四、五十年，已记不起，他很热心主工，我跟他商量，由我每期将稿件编妥了，交他印刷校对，并代发行，经费由我负全责，这执事满口答应，事就这样办了。

这刊物取名《火炼报》，说明我们是在洪炉火中出版，目的乃在坚固读者的信仰（彼前一7）。每三个月出版一次。免费赠送。寄赠潮汕梅惠以及敌后的信徒。内容一为剪剪贴贴，任何书刊有什么嘉言美句，我们把它采用。一为改写，把一些好文章浓缩，适应当时光景。一为翻译，那时有一位文友杨鹏修先生，梅县人，毕业沪江大学，就业于汕头马禄字洋行，因鉴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供应情报给我国国军。事败，逃亡内地，后来辗转至我处。长日无事，他一本小册叫《粉骨集》，细述为国报效的经过。后来我鼓励他翻译，以笔事奉主。我们合作翻译考门夫人（即荒漠甘泉的编者）的新著《安慰》，他以「青鸟」，我以「白丁」为笔名，刊载在《火炼报》中。只译数十篇，因杨弟兄返梅县，以致译事中辍。第四为写作。邀约朋友写作，共襄美举，但功效不大。

《火炼报》就这样出版了！那时笔者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只是一心火热，为着信徒的需要，便奋勇直前，不计成败。为着这《火炼报》，我写过一首歪诗刊在里面，聊以解嘲：

一把剪刀、一瓶糊，剪来佳句救干枯。
莫笑此君炒冷饭，国难时期聊胜无。

这是我一生主编的第一份刊物。

有人问有无出版的价值？我想有的，因为那时候人心太饥渴、太软弱、太疲倦，他们实在需要属灵的话语，给他们鼓励、安慰、帮助。所谓渴时一滴如甘露。

还有，该报是免费赠送的，报费邮资，全部白送。读者得着帮助，自己乐意掏荷包，奉献费用，叫该报得以维持，就此一点，也足证明该报是有用的。

虽然如此，但该报究竟是国难时期的临时产物，我一开始就说：这是小刊物，见不得大场面，抗战胜利，立刻停办。

编辑《活水周刊》

「抗战胜利了！」

「倭寇无条件投降了！」

当胜利的号角，响澈了长空，全国人民莫不喜极而泣。喜的是八年漫漫长夜已过，胜利的早晨终于来到；可是想到在敌人铁骑的蹂躏下，多少家庭破碎，多少壮志成空，现在赤手空拳，要怎样重建家园，开始事业，抚今思昔，又怎不伤心泪落？

教会的工作也如此，一切的工作要重新开始，正是百废待兴，在在需人需财需力。那时候我还在乡间，接受了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的聘请，担任传道的工作，协助陈俊珍教师，一同负起重建的工作。

汕头市有十三间基督教会，组织了全市的基督教联合会。当城市重光以后，重新整顿了联合会的组织。这时官逸民先生，在会上建议联合会应当注意文字宣传，出版周报。大家接纳他的建议，并推选官先生主其事，并另选副手，大家竟然选了我。其实那时候我已应聘新中华基督教会牧职，但还未履新。等到我来汕头时，联合会主席李春泽牧师来找我，并把这事对我说，同时还告诉我，联合会说办就办，现已出版《活水周刊》，还有官逸民先生已接到上峰的命令，调往云南昆明担任邮政局局长，关于出版工作，要我全力以赴。我坦白告诉李牧师，现在教会工作百端待举，还有政府委托救济办学种种工作，而我在汕头为时尚短，且已答应香港教会的聘请，不久即将前往就任，恐有负所托。

与李牧师商量以后，决定在我留汕头期间，与李牧师共同负责编辑工作。

我当时向李牧师献议，一切教会刊物，常常落入八股窠臼，叫读者不生兴趣。《活水周刊》应该创新，才能吸引人。第一、抗战虽然胜利，但内战烽火四起，国内日报对于战讯，常常报喜不报忧，使读者陷入迷糊之中。我建议《活水周刊》开辟一个新闻特辑，订阅香港报纸，对于战讯采取公正翔实的报告，以饷读者。第二、开辟一个副刊，举凡新知旧闻，科技医药卫生，择优刊登，以扩展读者知识，这两栏由我负责。至于教牧讲坛经筵，以及教会新闻，由李牧师负责，分工合作。这样我们就同心合力，使《活水周刊》按期出版。

我的建议在那段时间算得上很成功。特别是新闻特辑，我们订了数份香港立论比较公正的日报，因香港与汕头有直通大轮船，下午开船，翌晨就到达，我们把那些新闻综合研究，加以是周刊，战况经过数日时间的沉淀过滤，我们所综合报道的，不但快捷而且确实，胜过市上几家大报（因大报有背景，有禁忌，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大得读者欢迎。不但汕头市的教友欢迎，而附近若干县市城镇乡村的教友，也争相传阅。

其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日进千里，令人耳目日新，我们副刊特别选载各项新知，以教育性为主，并注重趣味性、可读性，使读者一纸在手，爱不释手。

我们订阅了七、八份日报，每日读报四、五十张纸；再加杂志、书本，予以浓缩，复用心挑选，东剪西接，付出的多，收成也多，使我们得的鼓励不少。

不久，一切就绪，我把编务卸交主席李春泽牧师，走向香港，开辟人生又一新里程。

照我所知，李牧师独力难持久；不久，联合会接受李牧师的意见，另聘专人负责，由有关方面推荐某君担任主编。某君有政治背景，对于教会并不内行，因此把一纸教会周刊，带上世俗道路，夹杂着政治气味，得不到读者认同，就是如此这般，这一份周刊只好停版。创业唯艰，守成匪易，对于圣工，尤其如此。

出版《晨星报》

抗战胜利，大家纷纷复员，重整旗鼓，开辟人生新旅程。

蔡钦光兄抗战时期，担任聿怀中学宗教主任多年，抗战胜利，一马当先，回归香港就任旅港潮人中华基督教会牧职。

该教会为旅港潮汕商人及职工所组织，一方面可以同心敬拜上帝，一方面可以敦睦同乡友谊，另一方面也可以带领同乡归主。乃由汕头中华基督教会区会林之纯牧师前来设堂，地址在中环皇后大道中三十五号四楼。

当香港沦陷，多人回乡或移徙他处，而日寇常常戒严，会友为方便计，乃在尖沙咀及九龙城另设聚会地点。抗战胜利时，潮人教会除了大道中堂址外，另有尖沙咀弥敦道二二八号分堂，以及九龙城太子道分堂。虽在火炼中，神的家越发兴旺。

那时蔡钦光兄代表潮人教会函聘我到香港同工，钦光兄还加上一句，香港大可发展文字圣工，要我赶速前去同工。这句话深获我心，我答应就聘。

当我就聘汕头教会时，早有声明，只是短期同工。可是战后教会千头万绪，在在需人，香港教会急需同工，一封封信催迫早日就任，我真在两难之间，乃求教于锡安堂陈英灵先生，他用潮州俗语对我说：「给人情（爱）不够，不要给人惜有余。」意思说：「让人觉得爱你不够，依依不舍，不要让人觉得爱得太腻了。」我听了就赴港履新。陈先生所用这句俗语，真是智者的经验谈。以后在我一生年日中，我常不忘这二句话，让我在决策时起很大的作用。

到香港时，行李还没有卸下，钦光兄来看我，就告诉我，由我担任香港堂的工作，尖沙咀由蔡锡惠及姚素静小姐负责，九龙城堂由钦光兄自己牧养。同时把文字工作告诉我，原来他与史祈生弟兄及陈逸山弟兄已计划好出版一份属灵刊物，在战后人心空虚破碎的时候，来安慰人心，满足人心的需要。他们等我来就开步。四人会议，决定怎样举步：

第一、该刊定名为《晨星报》。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晨星；一以我们等候主耶稣回来，正如漫漫长夜，等候晨星出现。过去烟台会出版过《晨星》，但一南一北，工作并不



► 《晨星報》4期，1947

防碍，还有经过八年抗战，人事翻新，不知他们是否出版。因此我们决定采用《晨星报》为名称。

第二、凭信心出版，白白赠送，不收报费。

第三、集体负责，由我总其成。一方面是我过去有办理刊物的实际经验，一方面也以香港总堂地点适中。

第四、以传福音、培灵、查经为主。创作与翻译并重。

第五、由史祈生设计封面，一声「开动」，就万马奔腾，迅速出版。

我已忘记是谁介绍深水埗美艺印刷公司给我们承印。这老板为人诚实忠厚，合作愉快。他不是基督徒，但比一般所谓基督徒的道德更好，服务精神更佳，至今我仍念念不忘。

当我们把这属灵的「宁馨儿」放在全能的主手中，寄发全国，西北至新疆、甘肃、宁夏，东北至东四省，南至南洋诸岛屿，以及欧美各地华侨，收到的人觉得耳目一新，十分兴奋。这是因为八年抗战，物资缺乏，国内刊物皆以草纸刊印，不但纸质差，而油墨也差，印得面目糊涂。现在《晨星报》用雪白的道林纸印刷，封面用重磅道林纸，比较之下，何止天壤之别。我犹记得写「主爱我必爱到底，主爱我必爱到底，我虽软弱主能保守，主爱我必爱到底。」的陈恩福先生，他收到后来信说：他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一口气读完」的赞词，你想我们得到的鼓励多大。

彗星一现无限惆怅

《晨星报》因为「抢先登陆」，一时间风行南北，备受欢迎。

尚忆若干年后，我到新加坡，一日往探望新加坡神学院院长叶恩汉牧师，那时叶师母林金陵女士身体还健康，大家谈及文字事奉外，叶师母到房间去，拿出一小包用红布包的东西，原来包着的是早年出版的《晨星报》，她说抗战后她收到《晨星报》，觉得十分宝贵，爱不释手，把它包起来留存作记念。我听了内心思潮万斛，想起「什袭珍藏」这句话，真是受感至深。

林女士为梅县人，我到梅县布道时，她还在广益中学肄业，她热心爱主，借着文字工作，彼此通信结文字缘。现已息劳，安返天家。《晨星报》创刊号出版，史祈生弟兄就应邀到菲律宾工作。翌年，蔡钦光弟兄负笈上海光华大学，完成他的大学课程。这时四人只剩下两人，这工作成为「洗湿个头」，骑虎难下。陈逸山弟兄是教会执事会的书记（以后分堂他多年担任尖沙咀堂执事会主席），他也是振昌公司的东主，他不但热心圣工，对于文字事工有特别兴趣，他喜欢读，喜欢写，也喜欢投入事奉。当《晨星报》只剩下二人时，究竟就此停下呢？还是继续出版，颇费踌躇。

经再三考虑后，决定继续出版。

感谢主，祂兴起若干笔友，大家投入事奉，使《晨星报》供应不虞缺乏。

在笔友中，我特别记念上海的王敏学女士。王女士早岁给宋尚节博士写《我的见证》一书，她文思敏捷，清新可爱。

以后她结婚了，她的良人为彭牧师。她写稿时，透露家中有好几个儿子，有如梯形。家事够忙，还要帮助彭牧师教会圣工，她日无暇浇在，夜间偷空下笔。实在令人感动。一位家庭主妇，操笔为文，实在不容易。

在我的文友中，另有一位涤然女士，当她在新加坡时，她一面要帮助她丈夫史祈生牧师在教会的圣工，一面要担负家庭主妇的工作，还要教钢琴学生。她许多时候也利用夜间写稿。据史祈生牧师告诉我，有时夜间醒过来，觉得床空被冷，原来爱人正在书房写她的大作。开始时觉得不惯，日子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这两位是我所最佩服、最尊敬的文友。试想一位家庭主妇，要生儿养女（不是现在只生一胎二胎），又要肩负家务，还要帮助牧师圣工，而那时候给我写稿，一文钱稿费都没有，完全出于爱主之心，怎又佩服又尊敬她们呢？《晨星报》除文字外，还注意到诗歌。我们每期翻译短歌，供应喜好圣歌者的需要。为求正确，我们印出五线谱；为求普及，我们印出简谱。可是园地有限，如何兼顾线谱与简谱呢？苦思之下，我们把简谱加入在五线谱之中，又正确又省地方。照我所知，这种编法，是《晨星报》开始。这已是四十余年前的事了。以后大家跟着作，使圣歌的用户方便得多。

可是好事多磨，我因为先妻多病，家庭需要，先父再三催我回归故里，改换水土。这样，《晨星报》的工作，陈逸山兄独力难支，无法继续，只好宣告结束。

《晨星报》自出版到结束，有如彗星一现，令人无限惆怅。当结束时，我们因为凭信心赠送，不收报费，所以「人欠人」这一笔账务，我已经记忆不清楚，似乎结欠不多，由陈逸山兄一笔付清。

出版《五十灵筵》

已故石新我牧师与我，可称莫逆之交。第一、我们志向相同，都是乐意奉献自己，一生以传扬福音，复兴教会为己任；第二、道路相同，都是矢志凭信心生活，背十字架走牺牲自我的道路；第三、性格相同，一副硬骨头，作风粗线条；第四、性情率直，直肠直肚，不同人意，不讨人喜欢。因为志向相同，性格相同，工作相同，因此谈起话来，便十分投机。

石牧师工作中心在马尼拉，他的家眷住香港。我曾问他为什么家庭不到马尼拉去？他告诉我，第一、中国人要移民菲律宾，难若登天；第二、他的儿子在香港读书，有家庭便容易照顾。也因此石牧师工作有暇便回香港。他每次到香港，一下飞机，若无特别事故办理，不是到桑安柱牧师那边去，就是到我这边来，彼此畅谈一切；从工作，到生活；从古往今来，直到上天下地，正是剪烛西窗，言无不尽。

一九四八年某日冬天，我在屋顶晒太阳。石牧师过访，我们畅谈布道工作；提到在各地主领奋兴会，虽然教会一时有复兴气象 -- 信徒认罪悔改，乐意参加聚会，注重每日灵修；但经过一年半载以后，不少渐渐冷淡，甚至旧态复萌，犯罪跌倒。推究原因，教牧不能继续做好栽培与造就的工作，常常是最重要的原因。



► 《我的見證》，宋尚節著，1982年，香港：晨星

而提到教牧继续栽培与造就，讲台不好，尤是最明显的原因。试想一般信徒，六日工作，主日做礼拜。回到教会来，如果教牧没有好的讲台，好的属灵供应，七日吃一次灵粮，信徒不免「缺乏属灵的营养」，如果没有好的属灵供应，「食而无味」，信徒开始时仍会上教堂来「点卯」，慢慢提不起劲，渐渐越跟越落后，教会也就越来越疏落了。

提到教牧的讲台，教牧不买书、不读书，没有新鲜的属灵供应，正如做母亲的自己吃不饱，吃不好，怎有好的乳汁哺养婴儿。古书云：「士三日不读书，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虽然有些形容过甚，但不读书令人语言无味，却是事实。

记得一个笑话（据说是事实），某牧师在某地牧会九年，提出辞职；会友们再三挽留，最后牧师只好说实话，我在神学院学来的道已经讲完，无道可讲了。会友说不要紧，牧师尽管炒冷饭。牧师尴尬着说：「不瞒各位，我读神学三年，学来的道，三年讲完，我把它炒个三年，只因各位没有发觉，我便再炒三年，连炒两次，这次不敢了。」

这位牧师的困境，或多或少也是今日若干教牧们所遭遇的困难。因此我对石牧师说，倘若我们编辑一本「五十讲台」，邀请五十位名牧，人写一篇，每年出版一本，来供应每位教牧，让他们有所参考，岂不是好。石牧师鼓掌称善。这样我们便商讨怎样进行编纂本书。

第一、取名《五十灵筵》。

第二、征求国内外对于讲台有名望的教牧，人写一篇，题目不拘，或奋兴，或培灵，或研经，以三千字为限。但在别处发表者算为残羹冷饭，不接受。

第三、大作略致薄酬。全书出版不牟利，只可赔钱。

议定，自南至北，自国内至国外，我们推选五十位教牧，由我负全责致，索稿，出版。

翌日一早，石牧师把稿送来。我问是什么？他答《五十灵筵》的稿呀！石牧师性情卡急，跟人有约，总是快马加鞭，从不漏气。昨日回家漏夜把稿完成，一早就渡海送来，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我们一开始就规定，来稿照收到次序排先后。我的邀请信还没有发出去，石牧师的大作已经送到，因此他排定第一篇。

事未作过不知难，这话是真的。《五十灵筵》征求五十位名牧撰稿，真是困难重重。约期已满，寄到的不过二、三十篇，只好再选再约，不足又再选再约，才能够勉强凑成五十之数。所以如此，我们再细探索原因，可能第一，有人工作太忙，无暇执笔；第二、有人对于写作，从来不感兴趣；第三、有人在讲台上虽然有名气，但却拙于写作，因此宁可藏拙；第四、有人觉得置身作家群中，相形见绌，不愿矮化自己，因此不愿下笔……。

在所有来稿中，除了一、二篇不合规格，去诸字纸篓中（其中有人把登在别处刊物中的旧作，拿来搪塞；有人文不对题，不知所云）；一般来说，都是斤两十足，有内容，有



► 《五十靈筵》第三集，吳恩溥編，1978年，香港：聖文社

感力；其中有半数以上，可称为「重量级」的作品，令人受感至深。其中有几篇，我读它校对它，每读一次内心便震撼一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晨钟暮鼓，令人泪下。这也是文字工作的妙处，写稿人未必知道他在灵感中所写所作，感人如是之深，如是之远。

我还发觉在所有的来稿中，越年长越有名望的，他写作的态度越严谨，一点不敢苟且，甚至下笔，一点一画，不草写不简写，那种敬业精神，真是令我汗颜不已。我幼时就学，不重视书法。及长，觉得字代表一个人，甚至未见其人，先见其字，如果书法潦草，一定给人印象不好。因此苦下功夫，学习书法。无奈久久学习不好，我想也许字如其人，我生成这样子如何写出一手好字来？。

我有一位朋友，他受的是日本教育。他告诉我，他在学校开始练习书法，一定要端正美观，练得好以后就要争取「快」，因为书法不只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技术；现在社会样样要赶快；除了书法家外，拿起笔来一定要争取效率，要快；我听了真是豁然开朗，既然得天独厚，因此决定不从「美」处下功夫，便争取「快」。我性子急，写字又要快，结局在「快」方面倒有小小成就。记得某次友人林弟兄租下旅馆给我休息，一日之间，完稿一万字，于今回想，实拜「快」字之赐。

因为快，难免草率，面对这些长辈，看他们下笔如此严谨，真觉得我这人实在太不行，不是偏此便是偏彼，因此警惕自己，写字要快，也要端正，不可偏废。在所有来稿中，我大概每篇要读它四次以上，收到时细心阅读一遍，字斟句酌，然后发排。排好版要校对，一校，再校，三校清稿。每集十五万字，大概要读它六十万字次以上。虽然不是我的作品，却是经过我的苦心策划经营，夜以继日，如果说耗尽我很多时间，花尽我很多心血，实不为过。

第一集还遇见另一灾祸。我们预计出版三千本，为着让国内读者拥有，乃减价发售预约。想不到那时因内战剧烈，国内经济面临破产，自国币而金圆券，而银圆券，我们收到的预约款，算一算只够三千本邮寄费，印刷费在哪里呢？苦思无策，只好找印刷厂老板，清楚告诉他，出版五千本，售出后才付款，老板一口答应。五千本售完，加上印尼爱主弟兄寄来一笔款，指定帮助印费，这样才付清印刷费，有惊无险，保持清白。

《五十灵筵》第一集出版后，因回国内便停摆，等再来香港后才重整旗鼓。

第二集征稿更困难，因河山变色，很多福音派教牧遭受空前未有的迫害；带着「迷信职业」的身分，或者帝国主义走狗的名衔，轻者管制，严重者入牛棚劳改，终日岌岌如丧家之犬，哪有心情操笔为文，而我们在外也不敢与他们通信，免他们遭不白之冤。而在外的教牧们，也风声鹤唳，精神备增压力。此时费更大的劲，更多的唇舌，更长的时间，才勉强出版第二集。

第二集出版后，外间有人给我恶意中伤，说吴恩溥这人真是生财有道。利用五十位牧师的大名，出版《五十灵筵》，大刮一笔。我听了真是给他气坏，虽然流言止于智者，一个懂得中文出版事业的人，都知道中文书出版第一版，售完可以收回成本，再版才有利获。倘若「书好销路不好」，那就要赔血本。可是悠悠之口，所谓众口铄金，叫我一气不再作第三集想（也许读者批评我缺少忍耐，中了撒旦的诡计），决心洗手不干。

不久，我到印尼东爪哇布道，多隆阿公教会请我去带领聚会，会牧是印尼侨生，他从宋博士的讲道中悔改奉献，他埋头苦干，发展了六、七个教会。当我们彼此交通时，他从

书中拿出一本《五十灵筵》第一集，他告诉我从这本书中得了很大的帮助和鼓励，问我有没有继续出版。我听了内心有极大的震撼，面对面证实了《五十灵筵》的工作，正如当初我们的心志，如果有传道人得了帮助，被建立，我为何受了打击，便馁了志，不能坚忍到底。

因此决心出版第三集。因为此时我已移居加拿大，并且自己工作太忙，因此请求宣道书局负责出版。集稿编纂由我负责，付印校对发行由宣道书局负责。一切照着过去办法处理，由我发信征求，请各同道惠赐大作一篇，不论培灵、复兴、福音、研经，随着圣灵指引，稿收到后，由我审阅，然后照收到先后排列次序，稿齐后交宣道书局负责印刷出版。出版后每位略致薄酬五十元，并每人奉赠精装本一册，平装本二册作为纪念，并由书局送我平装一百本，作为编辑办公费，邮费，并另赠文友之用。

宣道书局不愧专业，无论排版印刷装订首屈一指。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再跟他们商量出版第四集，他们考虑后无意接续这工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人力，却只照成本计算售价，在商言商，我们一点不怪他们；只是第四集如何出版呢？何时出版呢？到现在还一点没有把握。主若愿意，我仍希望鼓其余勇，完成第四集。

写到这里，内心有许多感触。做众人事，求众人之利益，必获得众人的支持，有时甚至被人攻击破坏，就如说我利用众人名声赚钱。还有某某人者，接到我的征稿信，反倒到计志文牧师面前说我的谗言，说：「吴恩溥打你的工作，为什么自己出版《五十灵筵》，岂不是营私舞弊？」计牧师举以问我，我说：「《五十灵筵》早在一九四八年出版，我到布道会工作是一九五四年，已经六年之后，这书并无利可赚，因此我不想更改。」至于我是否偷布道会的时间，去作个人的工作？这一点计牧师早已知道。我到布道会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担任主编校对经理各项工作，常常是一人作两人的工作。有时为着刊物赶时间（赶船期），同工们必须五时下办公（他们读夜学无法留下赶工），我妻子儿女大家都动员帮忙，有时工作到半夜，这一点计牧师早已知道，我不用给他解释。

接编《岭东嘉音》

一九五〇年秋，辞职挈眷返回汕头。岭东浸会干事局闻讯，邀请我参与工作，我辞谢不就。

我家自高祖父斯万公，曾祖父从光公，先祖父先修公，以先迄严子明公，全家族八、九代人皆属岭东浸会；我青年时且会担任钱东堂执事，所城堂传道，我与浸信会有血肉关系。我到香港不久，干事局书记林光耀先生英年逝世，总干事罗锡娟牧师邀我接任书记，我因来港不久，工作无法交代，无法接受。但干事局与我十分相知。我之所以不接受，乃因那时候大陆已经变色，共产党的宗教政策，我略有所知；牧师在共产党目中乃係迷信职业，帝国主义走狗，在共产党下面必须「各尽所能」，不能坐享其成。因此我此次回乡，经与先妻仔细商量，愿自食其力，找手工作业，以维生计，学习保罗自织帐棚度活。

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先妻突以腹膜炎病逝福音医院。此时孓然一身，原有计划，化作泡影。岭东浸会干事局再来邀请，只有答应。

岭东浸会原属北美浸会宣教区。最盛时堂会百余间，遍布潮安、汕头、揭阳、普宁、潮阳、惠来、丰顺、澄海、饶平、南澳各县，以及江西的筠门岭、福建的诏安、东山。

后来有的停止，有的合并，剩下七十余间，分为汕角区、潮安区、潮阳区、揭阳区、黄岗区计五教区。每教区有中学、医院等，如角光中学、真理中学、潮光中学、真道中学、大同学校，以及益世医院、真理医院、真道医院、潮光医院，皆有名于时。每教区设区干事一人，总会设总干事一人，总摄各教区。总会设传道股、教育股、慈善股、财政股、妇女股、少年事业股、文字事业股等。各股有股长及股员若干人，推动全会各项工作。少年事业股及文字事业股并聘任干事一人，负起带领及策划全会少年及文字工作。我那时就聘兼任文字与少年两股工作。

文字事业股的工作主要是出版会刊《岭东嘉音》，会刊因格于经费，篇幅不多，每期除一、二篇主题及讲章外，即报道教会动态，以及当前应兴应革的事工。我接手编务，因距今四十年，日子久远，且资料无存，已淡忘出版若干期；嗣因抗美援朝，岭东浸会因原属北美宣教区，即被红朝查封，总干事何国立牧师因是留美学生，立被逮捕，坐监多年；秘书纪谷观先生因昔年会在福建从政，且被枪毙。整个教会工作不绝如缕，《岭东嘉音》即被扼杀。这是我主编刊物最短命的一份。

少年事业其实即为少年团。因共党得国以后，硬指天主教的圣母军为军事组织，教会的青年团与国民政府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同一性质，大家只好纷纷改名，全国浸信会的少年团乃改名「青年助道会」直到如今。

对于青年工作，我认为必须带领青年人清楚认识信仰的性质、目的与价值；另一方面，还须教导他们明白基督教与马列主义的异同，知所取舍。

我的工作先走往各教会的少年团作实地调查，跟他们认识、联络、交换意见、讨论工作计划。

在岭东广大禾场，我先到西南各县，探望各教会青年领袖，讨论当前工作，大家同意分地联合，举行青年进修会，第一处在南山两英墟，情况令人满意。想不到「抗美援朝」运动突然爆发，教会遭受浩劫，风声鹤唳，圣工人员个个朝不保夕，只有将一切交托在全能主手中，穿过死亡幽谷。

第3章 和计志文牧师同工

走过死荫的幽谷

一九五四年二月，走完死荫的幽谷，重见天日。

朋友们问我「怕未？」

我说镜头诚然惊险，但蒙主恩，有惊无险。正像笼里鸡，看见别笼的鸡被人棍打脚踢，振翼惊叫，「狼奔豕突」；复见当头一刀，鸡头落地，鲜血直喷，怎不魂飞魄散，但我却在主恩翼下安然渡过，一根头发都被保守。

问我后悔么？

我说并不后悔。主的引导最奇妙，祂引领我三年半，旁听「政治大学」，让我亲自看，亲耳听，亲身经历，血淋淋的事实，认识这个千万「阳谋阴谋」，好话说尽，坏事做尽的政权。好叫我在迷梦中醒过来，后半生的日子，懂得睁开眼睛做人，代价虽然昂贵，仍然值得。

提及我出来的经历，说得是蜿蜒曲折，千辛万苦。

在那个封闭的政治环境下面，我又带着「迷信职业」的身分，加上是由香港回国，在「大胆怀疑」的政治观念下，我申请出国，是十分引人注目，也叫人怀疑的。因此当我听见国内与印尼建交时，我特地从南到北，想凭正式手续申请到印尼去。可是当我到上海时，才晓得大使馆不办理这项申请手续。因此半年后，我只好回广州，由广州申请往香港。

一次再次又再次都不批准，我到分局据理力争，仍然不准，我这时可以说心灰意冷，进退两难。不申请可能坐失机会，因国内的网越收越紧，要申请又怕引起他们怀疑，反招麻烦。

恰好这时广州举行基层选举，在居民中有人提我作代表。我听见时又喜又惊。喜的既然有人提我作代表，说明了我被他们肯定，认为身分清白；惊的是我若担任居民代表，以后申请出国，说不定公安同志，可以怀疑你为什么不满祖国生活，醉心国外；倘若给他套上一顶潜伏在人民阵线下面的什么份子，那就大祸临头。因此，我向他们说明，我必须出国谋生，无法担任代表。还好得到了了解，不再给我提名。

一天，有一位居民代表代我说话了！他对那负责的公安同志说：「他没有就业，你们又没有给他安排职业，叫他一家数口吃东风，你们又不准他到香港就业，太阴功咯！」又一天，当我们吃早餐时，负责的公安同志推门进来对我说：「吴 XX，你不批准，并不是永久不批准。」重复两次，就向门出去。他走后，我们细研他说的话，认为是上帝打发他来通告我，不要灰心，我将获得批准出国。

我再申请，这是第五次申请，放榜时看见我的大名在榜上，你想我们是多么高兴呢！

带着轻快的脚步，过深圳，走向罗湖，想不到桥头的警察要看我的香港证件。我误会他的意思，以为要看我在香港工作的证件。我只好回广州。翌早带着香港的工作证件，再过罗湖桥，警察不看这些证件，要看入境证件。我失望地走回头路，驻防的红军问我为什么，我把实情告诉他，他用鄙夷的神色对我说：「这些贪污份子，无钱不通过。」我问

有什么办法，他说：「去找旅行社，他们彼此狼狈，就会带你过去。」找到旅行社，写好收据，运费港币一百六十元（我已成为货物一件）。我苦笑着。还好赶上最后一班火车，到香港时找老友杨濬哲牧师，付还运费。大家相见真有隔世之感，感谢主恩不尽。

重拾粉笔生涯

此次再来香港，未行军，先行粮，谢谢朋友们的关怀，先给我安排好工作，担任「广州圣经学院」的生活指导。

广州圣经学院为播道会所主办，原设在广州，信仰纯正，知名国内外。后因日寇侵华，乃迁址香港，院长为梁贵民牧师。美国人。在我所认识的美国朋友中，他算是一位十分开明，十分民主，没有民族优越感的宣教士。生活指导原为薛玉光先生，因薛先生辞职他往，乃洽由我代。

想不到我申请来港，一次再次又再次，有如大山滚石，不通不通又不通。何时能获批准，一点无把握，恐妨碍学院工作，只有提请辞职，乃由应届毕业生郑果弟兄接手。等到我来香港时，只有重新找工作。神的引导真奇妙。恰巧此时学院教师滕近辉牧师因身体软弱，而他所担任的课目太多，乃拨出部份，邀我分担。

在这事上，我看出了神的引导实在奇妙。在一般人的眼中，认为神学院是圣山，读神学的莘莘学子，个个都是小天使，神学院每天过着的应该是属天生活。他们不知道在上帝的圣山，正如经上所记，有豺狼也有绵羊羔，有豹子也有山羊羔，还有狮子、有熊、有虺蛇（赛十一6~9），各样质量的人都有，因此里面的生活便不简单。

同学云潾在一次见证会上，他严厉地自我批判。他说神学生有四个阶段「古灵精怪」。开始时规行矩步，不苟言笑，一副「古」板板的样子。接着学习了一套属灵的皮毛，得个「灵」字，再接下去「成精」，最后真会「作怪」。云潾在学院算得是个好学生，想不到他会说出这段话，真是叫人听了笑刺肚皮，可是笑中有泪。云潾毕业后，多年担任香港海南堂主任，主很赐恩他的工作。

我自忖自己的性格是刚有余而柔不足，最怕复杂的人事，担任生活指导，如果事事执正，一定是麻烦多多。感谢主，借着迟延，祂把我调换工作阵地。

提到担任圣经教课，十余年前，国难严重，生活痛苦。圣工受压很重，神学院无法开课，很多爱主青年，无法受造就。那时内心受感动，竟不自量力，在潮阳内山，举办圣经学校，招收生徒，学习以利亚在基立溪旁，接受磨炼；一方面是生活的磨炼，不收费用，全体凭信心，全心仰望主生活；一方面是学习磨炼，每日安静主前；勤研圣经，夜以继日，磨厉以须。每日过着很紧张的时刻。到了末期，每早洗面的时候，忽发觉头发掉了不少。他们告诉我，皆因用脑过多。那段日子，可说是磨尖了笔杆，也磨光了头。

我重拾粉笔，在广圣教书十四年。后来因为我担任中华传道会的工作，该会主管告诉我，专职人员不能兼任其他工作。我很不服气，我兼课实在是他们需要我，我怎能放下他们。因此我把工作改为每早八时至九时，这样乃在我工时以外，谁都管不着。过了一年，再三考虑，还是辞职，不要因着闹情绪双方不愉快。因此在鲍会园院长再三挽留下，我忍心辞去这份十四年的工作。

我除去广圣教书外，复多年在香港圣经学院、培灵学院授课，还在救世军担任教官（教员）二年。藉著工作作育英才，也不住磨炼自己，充实自己。

回想过去，倘若我照原定计划，担任广圣生活指导，那是「日以继夜」的工作，我就难有更多的时间投入文字事奉。神呼召我，原来是要我全时间披坚执锐去为祂的国度争战。越久越清楚，我只有俯伏敬拜：「主啊！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旨意高过人的旨意，我们只有赞美。」

与计志文牧师同工

亲友们、同工们、会友们，听见我「走过死荫的幽谷」，回到香港，大家都为我额手称庆。

我写了几封信给海外的知友们，告知他们我已平安回港了！

计志文牧师那时在新加坡，他在史祈生牧师处获知我回香港的消息，立刻飞函给我，并解释几年来没有与我通信，因大陆把他列作控诉的对象，他怕连累我。

不多久，计牧师来香港，约我倾谈，数年不见，恍同隔世。他要我担任中国布道会出版部部长，负责《生命月刊》、《青年归主月刊》及出版工作。

计牧师是二十世纪中国教会著名布道家，足迹遍及国内外。晚年时，曾有些事引起争议。我多年跟他作朋友、作同工，照我的观察，「世上无完人」，各人皆有瑕疵，并不足奇。我认为他最大的短处：第一、他写的《五十年来事奉主》这本书，内有关宋尚节博士的事，知其事者大哗，认为并非事实，这是大错。还好，计牧师见情势不妙，连忙将该书冻结，不向外发行。其次，计牧师不肯退休，直到被董事会强迫退休，才悻悻然而退，引起不小风浪。这一点，我倒可以谅解。中国布道会是计牧师所创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生心血的结晶。照我所知，他有意找接棒人，但没有达到他的愿望，因此放不下。晚年时他也显得老态龙钟，而董事会是外国人，外国人注重退休制度，结果只好在「荣休送别」的情况下「光荣」下台。

计牧师有很多长处：第一、他有传福音的恩赐，国内外足迹处处；不但在国人的教会，也在外国人的教会，上帝藉着他把福音传开，也到处复兴教会，成为有名奋兴家。

第二、他有救人灵魂的热诚；他无论到哪里去，一下飞机，船一泊岸，总要人给他安排聚会。他的心愿是不让时光虚度，总要努力救人。当我在爪哇与他同工时，他晚上领奋兴会，早上还要到百余里外一个乡村讲道。真正是仆仆风尘。而他的身体，外面看来魁梧壮伟，其实他血压低，实在是拼命工作。我曾劝他要做的工作太多，而时间有限，力量有限，一些小工作让同工们做好了。他说无论何处有一个灵魂等待拯救，我都要去。这种爱灵魂的心实在叫人感动。

第三、计牧师收入的钱多，但他不为自己筹划，可说右手收入左手付出。当太平洋战事还未发生时，那时他还在伯特利，有人奉献一大笔钱，他立刻把他买下香港伯特利现址，他创设神学院、中小学、孤儿院、设立教会，在在需钱，他一生实在叫许多人蒙福。

第四、计牧师对于文字工作很有负担。早年他负责《圣洁指南》主编，中国变色后，他在香港。一日，桑安柱牧师留美回来；桑牧师是中国教会文化界十分卓越的人才。计牧师立刻把他留住，同时请人到上海把桑牧师的家眷接出来。计桑二人可说是一时瑜亮，他们合力出版《道路》、《真理》、《生命》三份杂志。一份注重福音，一份注重评论指

导，一份注重培灵造就。这不但在当时震动整个基督教出版界，在中国基督教出版界也是前无古人，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

那时我不在香港，后来桑牧师离开，人手不足，三份只好合并一份。桑牧师何故离开？我与计桑两位都是多年朋友也是同工，我觉得事成过去，没有向他们问及。照我在各方听见的、第一、意见不同。桑牧师认为下笔立论，应当批评的就当批评。他曾批评过港九培灵会引起轩然。计牧师则认为大家老友，何苦得罪人，妨碍工作。第二、桑牧师出版很注重内容，提高水平，但读者不能领受，所谓「阳春白雪」，因此「市场」难于打开，无法长期亏蚀，最终只好分道扬镳。

接手《生命月刊》兼《青年归主月刊》主编

桑安柱牧师走后，因人手不足，只好将《道路》、《真理》、《生命》三份刊物并为《生命月刊》继续出版。最先接手者为严雅各弟兄、以后为谢友王牧师、陈终道牧师。我接手时，已经有一段空白，可见办刊物实在不容易。计牧师将《生命月刊》全权交托，此时订户不足一千，我考虑如何将它振作一番。第一、《生命月刊》原为十六开本，我把它改为廿五开本，版本较小，但页数较多，以新耳目。

第二、内容方面，所有教会杂志差不多都是福音、培灵、查经、见证数栏，显得重床叠褥，而且常常刊载长篇讲坛，颇为沉闷。因此我一方面采用一些有评论性以及精小短悍的稿件。另外一方面鉴于过去上海出版的《通问报》，由陈春生先生主编，该报专刊载全国各教会新闻互通音问，对于教会沟通颇有成效。因此增加教会要闻一栏。岂知出版两期即碰钉子。事缘某处教会的负责人寄来一篇教会新闻稿，洋洋洒洒，有声有色，确是一篇报道好文章。他还附来一封信，说他自国内金陵毕业以后，即来此开荒，如何开创教会，如何建立学校，如何造福侨胞，与我们老板计牧师是好朋友，计牧师每次南游时，总由他安排工作，说得头头是道。我不虞有他，没有小心调查，就给他刊登。登出之后，收到几封来信指责，尤以某牧师最为激烈。他指出这某某人办学校其实为学店，目的在刮龙(赚钱)，办教会只为副业。当地人士对他印象不好，最坏是他的人格。他与他年轻小姨声名狼藉，大家讥他太太为墙上挂钟，他小姨有如手表，出入与共。他责我为什么不细加调查，就随便刊出他的稿件，代他宣传，这样污损了本刊声誉。我接到信后，真是头大如斗。我知教会新闻稿不容易处理。那些有工作有见证的牧师，大多沉沉默默，安静工作，不愿张扬；那些喜欢投新闻稿，大吹大擂者，不少是具有江湖性质的属灵江湖客，利用报刊登名欺世。我此番触礁，都因为没有事先妥为计划，广设可靠的新闻网，贸然从事，乃致被人所乘。考虑再三，乃决然将这一栏暂时取消。还有一件，我十分重视的见证一栏，认为真人真事，感人至深。最好找些有知名度者，更能吸引人注意。乃亲找某某人进行访问，然后用心写出。岂知刊出后，接到好友某牧师来信，指出某某人工作成功后，即走上



► 《通問報》

失败的道路，贪财爱利，夫妇时复勃谿，家声早已外播，为多人的绊脚石。为什么我如此不察，反叫读友反感。我读后真是后悔不已。

写见证是最好题材，真人真事尤为读友所欢迎，一个成功的传道人，努力奋斗，斗出一个场面来，并不容易，他的经历可作为多人的楷模；但「福兮祸所倚」，成功的人很容易放松，以至于放纵，稍一放松，撒但即乘机而入，多少成功人物，或如参孙，经不起美色引诱，转瞬间跌入色坑。或如犹大，为着三十两银子，静悄悄把耶稣出卖。此外有的为名，作假见证；有的为势，互相勾结；把教会当作名利场，勾心斗角，彼此标榜；不知者仍视他们为「成功人物」，岂知早已变质，早先的「属灵」现已「属零」，早先的「传道」蜕变为「强盗」（註：按「传道」的国语发音不准时，就变成「强盗」），我们不知实况（其实是相离遥远），仍在为他们写见证、立传，知其事者怎不把我们的文章，看成草纸一张，想念及此不禁心冷。

《青年归主月刊》系世界性组织青年归主协会的出版物。计志文牧师担任该会香港总干事，因此出版该刊物作为该会会刊。出版已多年，这时由我连带负责。

我与计牧师同工五年又八个月，在那段日子，我除担任该两份刊物主编及出版部工作外，还担任广州圣经学院教席。每周还有许多教会邀请证道，真箇忙得不亦乐乎。这是神特别恩典，祂大能的手托住我，让我能够在那段日子，竭其愚钝，在祂的工作上事奉祂。



► 《生命月刊》32期
1956年6月



► 《生命月刊》32期
目錄



► 《青年歸主》雙月刊

第4章 佛教和尚无端挑起笔战

与煮云和尚笔战

话说回来，且说牧师和尚，楚河汉界，河水不犯井水」，怎来个笔战，听了未免叫人「摸不着头脑」。

事缘有一天，我收到从台中有人寄给我一本《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拆开一看，原来是台湾一位叫煮云法师的大作。「比较」两字应该是学术性的著作，岂知打开目录，其中有云：

全孝 -- 佛教 孝 -- 儒教 不孝 -- 基督教

全仁 -- 佛教 仁 -- 儒教 不仁 -- 基督教

我虽在百忙中，仍抽空把它读完，里面竟然对基督教极尽谩骂、挑战、诬蔑的能事，指基督教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的宗教，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那里是「比较」，全然是泼妇骂街。真是越读越火滚，无明火高三千丈，「此可忍孰不可忍」。考虑再三，只好挥笔为文，给予驳斥，务使妖魅现形，不再蛊惑众生。

我几十年来写过好些批评文章，恨我的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说我这人喜欢批评人，说批评话。说这话的人实在是故意抹黑我，我写过不少文章，最吃力最辛苦的乃是批评文章。你说对方有错，必须有根有据；因此要小心搜集资料，然后指出它的错误。对方总是不肯坐以待毙，总要集中火力反击。正反双方，有如场中摔角，一点不能大意。此中情况只有愚夫才去批评惹祸。

以我而论，若不是圣灵在我心中，燃起公义的火把，叫我面对邪恶，如坐针毡，我决不会蠢到这个地步惹上身。我有一位作牧师的友人劝我说：「你批评某人，须知今天的人占理的少，占亲的多，他有他的群众，他的群众群起攻击你，你岂不是越来越孤立？」我说：「你所说是我全知道，可是神要我背起这『十字架』，难道我为自己选择安舒的道路？我信誓旦旦说说甘心背十字架跟从主。现在主要我背起这十字架，攻击邪恶，难道我卸责逃避么？如果我卸责逃避，岂不是欺骗自己，欺骗上主么？真理要上断头台，自古已然，我虽微弱，怎敢退后？」

话说回来，我把煮云和尚的大作，从头到尾，读了再读；然后拿起笔来，把它的错误，一句句勾出来，再把这些错误，一处处都给它驳斥。我平常写文章，先有腹稿，然后振笔直书；写辩论文章就没有这么轻松，要先写草稿，然后一而再，找找有没有错缝，许多时候要一再修改，然后才誊正。就算誊正了，仍然要一读再读，以免留下辫子给人家抓住。有时誊正了，觉得不惬意，还丢下从头再写。写辩论文章就是这么如临大敌。那一次，我也忘记花了多少时间。可是写好了仍不放心。我虽然向来喜欢读佛教的东西，究竟仍是一知半解，我特地上道风山，就教王景庆牧师，请他给我看一看，看看有没有错误，以免贻笑方家。王牧师对于佛教有深入的研究。过了几天，我再上道风山，王牧师微笑对我说：错误是没有，但笔锋太辣了！我说不辣，实在难消胸中这一股气。

文章在《生命月刊》发表了。最高兴的是台湾的基督徒们，过去遭这莽和尚臭骂恶骂，无人回手，现在有人代他们出这口气，也因此使《生命月刊》的销路直线上升。台湾

友人毛懋猷先生，他对佛教有很深入研究，他已写了一篇驳斥的文章，他的文章比我的好得多，可是文绉绉没有什么反应，出版了只销售几十本。在这事上我得了一个教训，辩论并不是绣花，辩论一定要辩出个理来，也要让读者读出个理来，不在逞强争胜，但一定要伸张正义，把邪恶打落地。

学习先祖父的战略

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上帝用人也是如此，不论大小器皿，必先训练、磨炼、熬炼、考验，验中了，然后把责任托付他。

上帝训练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道路十分曲折。

我年少时，家乡一带土匪横行，绑票勒索，时有所闻。我们在乡间薄有资产，成为匪徒目标。某日下午有人来找先父。那人走后，先父略作抵挡，就带我离家到十余里外某市镇堂叔父的地方去，暂避风险。堂叔父经商，因被人欺负，他买了一大堆法律书，什么《六法全书》呀，《诉讼法》呀，自己钻研，以求自保。我到那里，无所事事，那时年少，有一股十分强烈的求知欲，有书必读，不管什么书。当我碰到这一大堆新读物时，开始味同嚼蜡，慢慢就读出滋味和兴趣来。也十分喜欢它。原来法律的目的，乃在叫人「明是非（明白是非）」，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该行，什么不该行，各人循规蹈矩，就能保持社会的安宁。但人不都奉公守法，奸宄之徒，常常欺负善良，鱼肉弱小，因此就用「诉讼」来救济。诉讼的功用乃在「明是非（显明是非）」，保护好人，制裁恶人，维持社会的安宁。在这段时间，读这些书，给我领略了写理论文（具法律性质的也若是）。第一、必须明理 -- 明辨是非；第二、要知道自己有理、合理，所说所作的没有错误 -- 站在真理一边；第三、要说理，把理由说得清清楚楚，让听者听得明明白白，才能够赢取听众的同情和支持。谁理由充分，谁就可以稳操胜券。

某次，先父告诉我有关先祖父的事。先祖父先修公担任浸信会传道。那时候部分外国传教士夹着传教特权，包庇教民，恃势横行。照我推测，部份传教士所以如此，第一、可能囿于成见，先入为主。盖义和团作乱，中国政府仇视外国人，甚至迫害外国人，血迹犹殷。这些传教士身受其害，他们认为排外仍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恶僧及笠」，因排外连教民都憎恶，因此当教民来投诉被迫害时，他们不知道这些教民，不少是当地的坏份子，投机入教，误信为真，贸然代他们出头，他们被蒙蔽，被利用，以致造成传教史上的大污点。

第二、他们看见教民成群来，喜出望外，以为是教会大复兴，不知这些乃是教会的「酵」，仇敌撒下的「稗」，他们仍想保持强势发展。

那时在我们一带，有许多坏份子混入天主教，由讼棍詹河源带头，恃势凌人，横行乡里。而被欺压的一方，乃投靠浸信会，作为掩护。每一次对簿公庭时，被欺压的这一边，由先祖父撰写诉状（答辩词）。据云先祖父下笔时，必先调查事实，明辨是非。接着把对方的告状，小心阅读，一次又一次，把错误一条条找出来。再然后就殚精竭虑，深入研究，如何把对方驳倒；许多时候背手绕室，夜以继日，直到掌握全部案情时，他才属稿。写好了，再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找自己的短处，许多时候改了再改，不准有纰漏之处，落在对方手中。

认为满意了，因前清官府严厉取缔讼棍，因此再把全文有棱角的地方，或太法律化的词句，予以修改；加上一、二句似通不通的句子，在不重要的地方，故意写上一、二个错字来隐藏自己，以免引起官方的反感。

我听了击节欣赏，以后写辩论文章及一切理论文，尽量采用先祖父的方法（因时代不同，我没有采用丑化自己文章这一点），小心翼翼，如临大敌，恐惧战兢，以防错失。

打一场漂亮的仗

《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发表以后，教内同道，击节赞赏。最叫我高兴的，乃是佛门弟子有人写信来，斥责煮云和尚无理，这叫「德不孤，必有邻」。公道自在人心。

煮云和尚所以失败，我认为第一，他不知自己，他把全忠全孝全仁全义，尽量给佛教贴金，可是事实并不如此。第二，他不认识基督教，道听途说，便信口开河，就如他说「主耶稣以五饼三鱼，食饱三千人。耶稣把一根竹子，叫它变，它就变了一条长蟲。」把圣经的记载随意歪曲，甚至无中生有，然后笔之于书。这样鲁莽，我说他莽和尚，并非故入人罪。孙予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对自家佛教，一知半解；对人家基督教，一无所知，便率尔操觚，虽然凭着「能言善道」的口才，可以一时欺骗那些无知群众，但当大家冷静下来，把他的「大作」予以核对勘正，狐狸尾巴就无法藏得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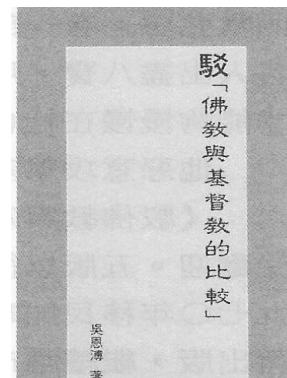
最荒谬的一点，是他捏造事实，说什么基督教会收买玉里镇收买祖宗牌位每位五百元，竹山每位三千元。台东关山镇的黄医生烧观音菩萨，被观音惩罚晕倒地上病倒三个月，这些事全属乌有。他全不想台湾幅员不大，说什么稍为调查便一清二楚，他竟信口雌黄，肆意毁谤，用这样卑鄙恶劣的手法，来诬蔑基督教，纸怎能包得住火。所以不堪一击，便四脚朝天了。

细想煮云和尚，所以如此，实也有他的无奈。原来台湾佛教，在日治时代，受了日本佛教很大的影响。日本佛教跟中国大陆的佛教有很大的距离。大陆佛教，代有高僧，佛理深、佛戒严，出家人在社会很受尊重。日本和尚可以吃肉，可以成家。佛寺成为他个人的产业，父传子，子传孙。当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的佛教也渐渐日本化，佛门成为私人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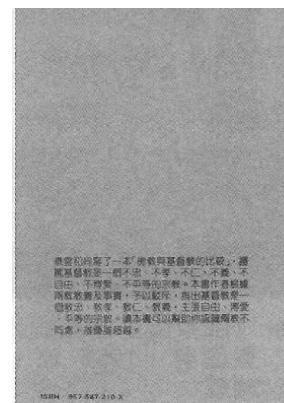
当大陆河山变色，不少佛门弟子，东渡台湾。此其中有一部份有地位的，到了台湾仍受东渡的中国弟子所敬养，生活没有问题，可以照常弘法。有一部分小和尚，挂单无处，就要自己奋斗，去闯天下。各人出尽八宝，用尽办法。像煮云和尚这一群，凭着他的聪明才干，才能够慢慢在社会冒出头来。

他恶意攻击基督教，无非哗众取宠，争取无知群众的香油罢了！

《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文，后来结集成册，出版应世，大受欢迎。五版以后，我想销路可能达到饱和点，不再出版。等到我一九七〇年移民加拿大，出版工作暂停。想不到各地需要仍殷，后来一再出版，继续应市。



► 《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吴恩溥



► 《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封底



► 《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
煮雲著，1955 年，台中
瑞成

有一件我觉得十分遗憾的，当初煮云和尚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由佛门弟子捐资出版，放在各佛寺，免费赠送，等到我把他驳斥得体无完肤以后，他仍然继续出版，仍然放在各佛寺派送。煮云和尚的恬不知耻，自欺欺人，实在予人叹息。和尚如此，也怪不得佛门的自趋没落。纵笔至此，内心不禁深有所感。宗教的最高目的乃在提升人类心灵，超越肉体进入无限永生；冲破物质的樊笼，达致至善至美的境界。因此宗教的传道者。(基督教是牧师，佛教是和尚)，必须以先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崇高使命，由本身做起，以身去化育群生。可是放眼四海，今日若干传道者，道貌岸然，一副天使样子；舌灿莲花，恍若生公再世。可是当你听其言，察其行」时，不禁为之失惊。主耶稣曾斥责当日法利赛人，他们穿道袍，佩戴着经文，踱着方步，目不斜视，十足属灵派头。他们站在十字路口大声祈祷，为自己的奉献大声宣扬。外表看来，令人肃然生敬，岂知是假属灵；他们争高位，弄特权，彼此利用，互相勾结，追逐财利；里面如粉饰的坟墓；装满死人的骨头，成为福音的绊脚石。今之视昔，也犹后之视今。败坏如此，还谈什么人间的盐，世上的光？

与美国和尚悟巴亚交手

此事以后不久，我收到某佛教书室寄给我一些攻击基督教的读物，其中一本他们认为最了不起的，为原美国出版的《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伟大》。该书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可是我读了再读，读不出一点点他们所谓的「崇高伟大」来。

原来该书是一位美国和尚悟巴亚约战一位哲学博士巴勒斯的辩论集。他们以佛陀的教义是否比拿撒勒人的教义更为崇高伟大为题，双方约定大战四回合。先由悟巴亚出击，继由巴勒斯回应。四回合结束了，悟巴亚仍呶呶不休，在未经双方同意之下，他擅自来个第五回，巴勒斯不回应。悟巴亚快快不敢说什么，可是台湾的《佛教青年杂志》却如获至宝，他们把这本书翻译了，还加上一段「巴勒斯 放弃第五次的答辩，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自愿塌台与投降，而是在真理面前低头 」那位翻译者孙木讷也插嘴：「最后虽未决定胜负，但悟巴亚法舌灿妙莲，辩才无碍，故终使对方理论基础发生动摇，进而掉首败北，不敢招架。」台湾佛教徒那种不顾事实，大言不惭的嘴脸，真是令人作呕，为佛教耻。

辩论约战四回合，双方陈词完毕，就要等着宣判。想不到悟巴亚不守规则，一个箭步窜上讲台，说我还有一篇，我要「附加一篇」，真是岂有此理！巴勒斯不搭腔了，《佛教青年杂志》说他是自愿塌台与投降，完全是白日梦呓。孙木讷更妙，他才说「最后虽未决定胜负」，话还未完却说「他掉首败北，不敢招架。」自打嘴巴，太好笑了！

为什么巴勒斯不再跟悟巴亚接战呢？双方我不认识，照我从他们的辩词中所看到的，巴勒斯在第三次的答辩里面，已经指出悟巴亚的讨论离了主题；辩论的主题是佛陀与基督的教义，为什么悟巴亚要向题外拉扯（见《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伟大》一书，20~21页）。当你读见悟巴亚在辩论中，那种断章摘句，瞎扯死缠，完全是一种泼妇骂街的姿

态，辩论已经失去意义。而第五篇更用粗言秽语，谩骂大卫是「可恶的家伙」、「懦夫」、「老无赖」……。以西结「文章猥亵」，耶利米是一个「懦弱的罪犯」，以赛亚「大言不惭，光吹牛皮」。我说他「泼妇骂街」，还算客气，对这种狂妄之徒，怪不得巴勒斯不再理睬他。

悟巴亚再下战书，要跟葛理翰辩论，沈主教辩论；葛理翰推说太忙，沈主教不理。原来这和尚懂得广告术，他想利用「辩论」，扯上名流，来作自我宣传。

该书宣称已经翻译成十六国文字。是真是假，只有他们知道。但他们吹捧该书，情见乎词，因此惹我火起，不惜搦笔给他批评。

第一、我十分仔细，也十分客观，把他们双方的辩词计八篇，连附加的一篇，浓缩起来，纲举目张，是非曲直，让读者可以一目了然。谁的理由充分，谁胜谁负，让读者自己下判断。其次，巴勒斯博士下笔十分文雅，是一位学者风度。他对悟巴亚的歪曲、毁谤、诬蔑，只是轻轻带过。我倒忍不住，把悟巴亚的错谬荒唐指斥出来，免得他「谣言惑众」。

其次，他们双方辩论的主题乃是佛陀与基督的教义谁崇高伟大，我提出要解决这问题应从三方面着手：

1. 耶稣与佛陀谁超越、优美、不自私？
2. 耶稣的教义与佛陀的教义，谁超越、优美、不自私？
3. 基督教与佛教一千年给影响，谁超越、优美、不自私？

单看教义不够，还要看教主的生活，是否说得到做得到？再然后，当他们的宗教传进人群以后，在实际的考验中，能否带给人类超越、优美、不自私；所谓见果知树，这样的所谓崇高伟大，才不致徒托空言。

佛门弟子挑衅

拙作以《评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伟大》为题发表，接着并印发单行本应世。佛门弟子对本书并没有反击。(那段日子，如果佛门弟子对拙作有何反击，同情我的，或者反对我的，总有资料寄给我)。其实《台湾佛教青年杂志社》所以翻译悟巴亚那本大作，并大张旗鼓，大力宣传，我想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该书写得好，而是悟巴亚乃是一个美国和尚。他们可以煞有介事地作宣传；你看美国人当和尚，美国和尚大骂基督教，可见基督教不行，这样就叫台湾佛门弟子那些以耳代目的人，可以「骇走相告」；基督教「塌台」了，基督教「掉首败北，不敢招架」了，取得宣传的功效。

台湾《佛教青年杂志》所以引进悟巴亚，骨子里也有他们的苦衷。在该书序言里说：「……从我国目前佛教情势看来，兴盛的希望少，衰落的危机多……」真是其言也哀，其情可悯。他们究将如何突破困境，实在成为他们



► 《評「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偉大」》，吳恩溥著，1957年，香港：中國佈道會

的难处。一旦读见悟巴亚的大作，他们如获至宝，把他捧上半天。以为悟巴亚了得，可以成为他们的「救主」。这正如一个快将灭顶的人，看见上游漂来一片小木板，以为可以靠着得救一样悲哀。

悟巴亚在辩论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佛教的八正道（八正道为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是佛徒修道的基本法则。悟巴亚认为这八正道，远远超越基督教的教义，便得叫佛教成为崇高伟大。悟巴亚对基督教的无知，实在已达到可悲的地步。

八正道有它的价值和作用，一个人肯照着八正道去修养，大有作用。但八正道不过是一个基本法则，佛教徒知道，基督徒虽然名词不一样，基督徒也知道，基督徒也一样勤修养，希望达到超凡入圣的地步。我向来有一个想法，我认为东方是宗教的发源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从婆罗门教、耆那教、佛教；从道教到儒教（今天有人反对儒教这名称，认为孔子学说不是宗教，应称为儒家）；以及回教。这些宗教都从东方发芽、扎根、成长。一个东方人，打从母胎开始，直到出生成长，他们吸取宗教的血液，眼所见的，耳所听的，鼻所闻的，都是宗教的气息和气氛。与西方人不同；西方究竟是宗教的土壤，因此我认为东方人学习宗教比西方人容易，了解宗教也可以比西方人更深入。根据这个想法，我认为如果要写什么佛教的崇高伟大，中国和尚一定比美国和尚写得更好更正确。可惜台湾的佛徒，没有正见、正思维，却想利用「美国和尚」这块烂招牌，「破鞋当宝贝」，太可惜了。

其实这些年头，不但台湾的佛门子弟要找基督教出气；很多地方的佛门子弟也不甘落后。一九六三年香港玛利兵房闹鬼，中国人要请喃呒佬（和尚）作法会，他们请觉光法师主持。这位觉光法师可能太高兴了，得意忘形，在五月七日《星岛晚报》上，把基督教大大揄揶一番。说「佛教不是来捉鬼，更不是驱鬼，而是超度这些幽魂」，他指桑骂槐，指「基督教赶鬼，如同将难民驱逐出境，未免残酷不忍。」我读了实在忍不住。但《星岛晚报》的大老板是佛教徒，他们是不会接受批驳文章的；其实一般报刊，也不喜欢有人借用他们开战场，以致有伤和气。因此我只好在我主编的《晨光报》给他批驳。这位大和尚乃在他自己出版的《香港佛教》刊物上还手。他说我恶意批评，立意挑拨，曲意污辱佛教。真是岂有此理，他无端挑衅，利用新闻纸给我们攻击，却说我恶意批评，曲意污辱佛教。颠倒是非，说话不敢负责任。佛门弟子越来越失去理性，也怪不得越来越失去社会人仕的信任。

印顺和尚的挑战

龚天民牧师毕业日本佛教大学后，便回港台工作。他写过一本《佛教学研究》，由我帮他出版。以后他再写《答妙真十问》、《僧尼归主记》等，把他所学到的，藉着笔来事奉主。他又自己出版《基督教研究》杂志，锲而不舍地出力「绞脑汁」，出时间、出金钱，把自己摆上，比较那些「打皇家工」，所谓肉食者鄙的一小群，真是好得多多。

当他出版《基督教研究》杂志时，台湾有一位和尚头头印顺和尚，在他出版的《海潮音》一连两期，用〈上帝爱世人吗？〉为题，对基督教极尽尖酸刻薄的诬蔑攻击。印顺和尚据



►《答妙真十問》，龔天民著，1982年，台北：少年歸主社出版

说在台湾佛教界坐第二把交椅，他学问好，能言善辩，因此深得佛门弟子的敬重。据说年轻时曾跟地方教会的弟兄学道，因此对于圣经的知识，远非煮云和尚这些莽和尚所能够比拟。也因此，佛门弟子对于印顺和尚攻击基督教的大作，捧得半天高，被视为权威之作。

袭牧师把印顺和尚的〈上帝爱世人吗？〉寄来给我，嘱我为文驳斥。我与袭牧师护教卫道，人同此心，受命之余，当然责无旁贷。

我细心读过印顺和尚一万七千字的〈上帝爱世人吗？〉不能不佩服这「老狐狸」，名副其实，骂得头头是道，怪不得佛门弟子对他另眼相看。

「上帝爱世人」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印顺和尚想来否定上帝爱世人的教义，他不作正面攻击，他采用的战术乃是后面反击。他说上帝爱世人吗？上帝造人也造万物，让人得到充分的口福与营养；上帝又造了夏娃，叫人有了配偶。上帝爱世人，在基督徒心目中是千真万确的事。

「可是上帝爱人吗？上帝爱什么人？上帝所爱的人，必须盲目无知识；当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明亮了，上帝就不再爱他们，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去了！」

「上帝愛世人嗎？当人类「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上帝就用洪水毁灭世界，叫人类和鸟兽等几乎都断了种。」说到这里，印顺和尚引用了张献忠的《七杀碑》的「杀杀杀杀杀杀」来隐射上帝，然后用「张献忠到底是匪类，耶和华到底是上帝」，用土匪跟上帝相提并论。如此狂妄，如此可恶，你认他是一个得道和尚吗？

他再提出巴别塔的故事，抨击上帝要人分化 -- 分散无组织，这样才能永远对立，不断矛盾、冲突、斗争，永远作上帝的奴隶，由上帝统治。

他还提出两点，第一、上帝不准他们立国，好让耶和华继续神权统治。第二、上帝要叫人家庭分争（影射共产党的家庭斗争），以便无组织可以维持统治。

总结一句，印顺和尚把圣经的话，尽量扭曲，然后肆意毁谤、诬蔑、攻击。我想他最得意的是把共产党的红帽子乱套。煮云和尚如此，印顺和尚如此，构陷的手段如出一辙。煮云和尚是莽和尚，不学无术，想靠「滚」起家，我不怪他；印顺和尚是佛教领袖，也如此卑鄙无赖，我怎能原谅他。当那段日子，台湾政情特殊，对于「共匪」极其敏感，一般都患有「恐共症」。这些从大陆逃难到台湾的大小和尚，在辩论教义时，他们总习惯地抛红帽子；也许他们自以为在大陆逃难到台湾的，个个都算是忠贞之士，因此便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击，陷害他人。真是其心可诛，其行可鄙。

我接受任务，面对挑衅者，只有给打击者以打击。
给打击者以打击。

前文我提过印顺和尚是老狐狸（路十三 32），老狐狸是老奸巨猾的代号。这是因为印顺所说狂妄亵渎的话；笔者五十余年前，早已从那些自诩为前进份子的笔下读见。印顺把这些话渣儿抬起来，当作自己的创见，然后再把什么马克思、毛泽东，这些共产党的东西，加工揉搓起来，捏成红帽子，猛向基督徒头上乱抛，来达到他们诬蔑构陷的目的。佛门弟子不知就里的，以老和尚原来「老而不朽」，思想竟如此前进，怎不「拍烂手掌」。

写辩论文章，与当炮手比较，当炮手较容易，因为上下古今、东西南北，可以随意乱轰；答辩就没有炮手那么轻松，必须兵来将挡，见招拆招，比较被动。还要「抵瑕蹈隙」，制造机会，开辟新战场，「引蛇出洞」，反守为攻，才能取得胜利。

字数常是一个难题。炮手用一千字，反击可能要三千至五千字。倘若他点的火头多，有时要十倍才够。话说得不透澈，则辞不达意；话说得详细，文章太长，读者一见生畏。就如印顺这篇大作，用字一万七千，我如果要答得满意，最少要用三、四万字。但我不愿花读者太多时间，只用一万五千字，作重点答辩，其中若干地方，不能畅所欲言，自可想见。

最叫印顺高兴的，是他瞥见了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没有穿裤子，他连忙抓住拿来大作文章，指责上帝所创造的亚当夏娃，「光着屁股走路」，「过着的是畜生一样的生活」，「盲目无知识」，「还好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人类的进步，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是人，觉到人性的尊严……」，煞有介事般夸夸其谈。

亚当「盲目无知识」吗？上帝创造亚当，叫他「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一 26）亚当能够统治全地，难道是一个盲目无知识的人吗？

「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创二 19~20）亚当能够给各样活物起了名字，难道是盲目无知识的人吗？

亚当夏娃吃的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下了叫他们能够「分别善恶」。分别善恶的智力，其实只是知耻的正常作用。知耻仅仅是人类道德生活里的一个项目而已，而人类除了道德生活，还有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性生活（宗教生活）。知识是大学问，印顺把「知耻」当作一切知识之母，认为人类的知识是吃了禁果而得来，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印顺是中国和尚可能不懂得这些，如果是台湾和尚有妻孥之乐的，他们就懂得婴孩出生，最先是吃奶，这是物质生活。以后，逗着会哭会笑，这是精神生活。他们光着屁股，天真无邪，一点不觉羞耻，道德生活（知耻）是以后才跟着来的。

印顺提「挪亚洪水」，特别拉出张献忠的〈七杀碑〉来，指上帝还不是像强盗般杀人如草芥，凶暴残酷。

我读过一个故事，说释迦牟尼（佛陀）某次坐船时，有强盗杀人掠货，佛陀奋起把那强盗杀掉，救了一船人。不知这故事是否真实。但菩萨怒目，这是正义的自然反应。

国家有法律，法律的目的乃在除暴安良。上帝赐人类有慈悲心，也有正义感，必须彼此调济。只有慈悲心，那不过是「妇人之仁」。上帝在那时代，选召挪亚传义道（彼后二 5），口传不够，还要挪亚造方舟，实物宣传，历一百二十年之久；宽容忍耐，最后再延长七日（创七 4），仁至义尽。无奈那些犯罪的人，冥顽不灵，死不悔改，「天地的主」给他们刑罚，还不是恶有恶报么？

佛学书局出版我与印顺的辩论

印顺和尚惯于扭曲经文，蓄意诽谤。就如上帝拦阻人建立巴别塔，目的在于促使人类分散各地，分头发展，不要困守在一隅；他却曲解为上帝怕人类团结起来，有组织，有力量，就可以跟上帝作对。在印顺的心目中，上帝不过像几十、几百年来的帝国主义者一样的能耐，因此怕人类团结，跟他作对。印顺就是如此这般，穿凿附会，数黑论黄，我只有给打击者以打击。

印顺再来第二篇《「上帝爱世人」的再讨论》，仍然闭着眼睛，坚持错误。妄指基督徒必须站稳奴隶立场，作上帝的奴隶。上帝喜悦人类盲目无知识、无组织；基督教有着家庭斗争的传统。一大堆恶毒刻薄的肮脏话，虽然不怕将来下拔舌地狱，也应该正视现实。难道今天个个人像印顺的弟子，任由他牵着鼻子走？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事实是最有力的证明，只要放眼四海，把成群的空门弟子与成群的基督徒稍作比较，谁主张自由、民主、人权？谁主领科学？印顺和尚实在太无赖了！

印顺大概怕纸包不住火，赶快「鸣金收兵」。指吴恩溥说的都是废话，都是垃圾，他不愿做清道夫。这老狐狸有如泼妇骂街一般，指天骂地，口沫横飞，却怕得要死，急急忙忙溜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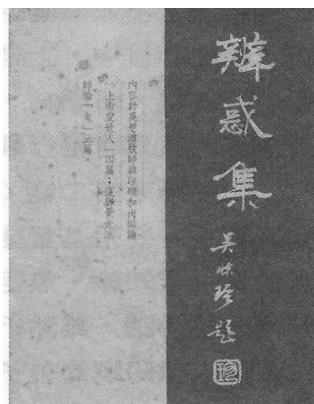
我当然不放过他。这场论战，还有一段插曲：

一天，我收到新加坡佛学书局寄来一封信，拟将印顺和尚大作两篇及笔者一篇印发单行本，公诸于世。我同意，但声明必须把我第二篇答辩一并刊入才公道。该书局不理，就这样出版。好像三明治夹肉（Sandwich），也像核桃夹，把我夹在中间，虽然他们利用「片面之词」，可以占便宜，作宣传，但究竟是「不按牌理发牌」，手段不光明正大。

佛徒对这事太高兴，出力出钱。后来我经过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看见此书有多个版本，摆在佛寺，免费赠送。佛徒对于佛教宣传，颇具热心，令人佩服。

我当然「条气唔顺」，乃把印顺的两篇和我的答辩两篇，再加上驳斥觉光法师的《鬼与赶鬼》，汇集成册，名为《辨惑集》出版。

（注：《辨惑集》再版改名为《牧师和尚辩道集》）。所不同的，我是一字不改，全文刊出，我们不作暗味的事；其次，我是自己掏荷包，或卖或赠。



► 《辨惑集》，吳恩溥等著，1986年，香港：聖文



► 《牧師和尚辯道集》，吳恩溥等著，1986年，香港：聖文社

还有一段插曲，佛门中有一位叫张沙鸥居士，他在《香港佛教》刊物上，刊出了「为吴恩溥牧师印顺和尚作拉手」。牧师与和尚为圣经争辩，引起佛教徒关注，亲作和事佬，算得是美谈；我与张居士素昧平生，但他说的几句话，显明他有开明的态度，十分难得。「宗教之目的，无非化度。或导入天，或度出世，归根都属真善美。同一教体之内，大小乘间且有不同说法及矛盾之处，何况异教？何况目今未明所说之对象？……一切在天道自有安排，我人何必以凡夫之见，抱执一之解呢？…」

本书还有一段小故事；一日，收到梁燕城博士给我的信，内云：「晚自少已阅大作，特别是与印顺之辩，使晚初信之心，得坚固稳定，获益匪浅。…」

这真是奇之又奇，妙之又妙。我们写文章总注意够不够属灵，能不能叫人得着属灵的造就，像与佛徒辩论之作，在一班「属灵人」眼中看来，「属血气！」「不属灵！」「不能叫人得造就！」想不到我写的〈降妖本末记〉及〈评佛教是否比基督教崇高伟大〉，却叫锤世豪牧师决心奉献一生，进入神学院受造就，一生为主使用。我与印顺和尚的辩道，却坚固了梁燕城博士初信之心。这种收获，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因此我觉得我们无论写什么，只要为真理作见证，有圣灵之感动，就不要管旁人的臧否。「粮撒水面不空」，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但愿我们三复斯言。

转任教会工作

我与计志文牧师为多年朋友，当我加入他的工作时，约定工作五年，然后放大假休息半年。只因工作繁重，后期神经衰弱，容易头痛。胡雄德医生劝我不可过劳，给我两条良：第一、买个照相机，每日下午从走山路，到处掠影，强迫休息；第二、雇船出海钓鱼，转移视线。无奈人手不够，工作繁重，勉强到放大假时，计牧师要我把编辑工作带到泰国，一面编辑，一面帮泰国圣经学院工作；该院院长为林佩义牧师，与我为多年知交，情同骨肉；无奈神经衰弱，做完五年八个月后，乃由美国李副会长启荣牧师前来接手，我乃得卸下工作。

这时应台湾《福音报》黄约翰牧师多次邀请，要我到台湾环岛布道，因台湾教会受佛教的毁谤，以及「极端灵恩派」的混乱。这样让我得以转换工作环境，歇息片时。

翌年我改换工作，答应香港某教会的邀请，负责主任牧师职。原来当日寇占领香港时，港民纷纷撤退，剩下劳苦大众，有某位 W 姓传道人，趁机会努力传福音领人归主，十年间建立五间教会；待香港光复后，该会照章立案，这时就发生董事会与创会牧师间之争，无法解决。董事会再三邀请我担任主任牧师，为着福音的缘故，责无旁贷。我岳父劝我「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诗十一3）；此时我进退两难，我若袖手旁观，难道让五个教会散失；我若答应，希望可以从中斡旋，更何况董事会正接洽国外某教会加入，我希望因势利导，让他们归于好。因此我初步安排好五教会的传道人，并勉励他们忠心传福音，建立教会，不卷入漩涡。教会工作安顿好了，我前往董事会了解实况，原来董事会聘请某退休律师主持会务，复请某社会人士担任干事，两人皆不信主，却实际把持董事会。当我想了解董事会情况以便改进，他们知道我的计划，竟采取杯葛手段。不久海外教会派人前来看情况，他们知道董事会目的，不过在争取海外教会金钱的支持而已；他们决定洁身引退，在这种情形下，我也只好期满 Bye-Bye。

原来神有新工作等候我。

第5章 成立文社

香港基督教文社

香港百年来是英国殖民地，官方语言为鸡肠字（英文）。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平日说的是当地土话（广州话），但出入衙门就要用官方语言。中国文字为着叫洋大人听得明白，说得容易，就需要迁就，因此就不得不「洋化」，最出名的句子为「如要停车乃可在此」（巴士站），这是香港中文的特色。其实，跟今天读英文书的青年人，所说所写的「洋化中文」，还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

自从大陆河山变色，成千上万人避秦海隅，文化人也跟着来此扎根。因为日子短，枝叶未能茂盛，不知者谈香港为文化沙漠，实因未明历史之故。

在这群文化人中，基督教出版界也不少由国内迁徙来此，主持人大都是西方传教士。他们每月有一次聚会，一方面是彼此沟通消息，一方面也可以研究业务。

一天，某人告诉我，若有兴趣也可以去参加是项聚会。我认为这是老板级的聚会，我非老板何必高攀？不过这话却触起我另一条脑筋。

那时在香港的文友大约有几十人，平素见面问暖寒暄，却少机会聚首。倘若能够有机会聚首一堂，不敢说什么「进德修业」，最少也可以联络感情，交换写作经验，沟通出版消息。想到这里我便走访桑安柱牧师、周志禹牧师，把这构想向他们请益。这两位前辈大大赞成，要我穿针引线。文友们都赞成，因此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日下午假座晨光报社，先举行座谈会，出席的十分踊跃，计有周志禹、桑安柱、滕近辉、林证耶、彭子材、杨濬哲、吴恩溥、林治生、郑果、古乐人、颜路裔、汤辉吾、刘翼凌、杨宝杰、何统雄、师道弘、蔡提摩太、李士提反、曾霖芳等各位。推选桑安柱为临时主席，吴恩溥为临时记录。并由吴恩溥报告筹备经过，最后通过组织「香港基督教文社」（Hong Kong Christian Writers' Fellowship），并推选桑安柱、周志禹、吴恩溥三位筹备一切。

是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假座四海迎宾馆（老板为黄诗田长老，热心教会工作）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社章，并推选周志禹为主席，刘翼凌为副主席兼司库，吴恩溥为书记兼干事。

文社社章重要的为：一、宗旨：本社以联系基督教文字工作人员之感情，交换写作经验，沟通出版消息，提高工作效能，促进神国事工为宗旨。二、社友：凡居住香港从事文字工作的中国同道，不论专任或兼任，经由社友二人之介绍，并经社友会通过者皆得为本社社友。三、开会：每两月开会一次。四、职员：本社设主席一人，副主席兼司库一人，书记兼干事一人。任期一年，由社友选任之。期满另选。每年六月份为年会改选职员。

根据笔者存有的资料，计自一九五五年六月正式立会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历时三年，计举行例会共十七次。前后约请嘉宾到会演讲计为：简又文教授「基督教在中国的开荒工作」；吕振中牧师「重译圣经的必要」；刘翼凌社友「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艾文师牧师「在苗人工作经过」；石新我牧师「东南亚教会近况」；吴扬道牧师「西藏情况」；白光照牧师「基督教作家的资格」；徐梅姿教士「泰国教会情形」；阎人俊社友「香港印刷业的现况」；余也鲁教授「一个外人如何看文字工作」。

旅游报道的计有桑安柱社友〈暹游漫谈〉；刘允社友〈游英观感〉；吴恩溥社友〈南行观感〉、〈印尼观感〉。

有时请名牧会讲道，有时则由社友灵修讲道，前后计有饶培德牧师、梁贵民牧师、祖文钦牧师、刘允社友、曾霖芳社友、周志禹社友、古乐人社友等；正所谓工作不忘灵修，奋斗仍须灵力。

我们也曾参观星岛日报及英文虎报社，还有一次工作检讨会。

新雅楼头的茶叙

经过登记的正式社友，三年中计有桑安柱，彭子材，刘翼凌，陈锡麟，张兴仁，吴恩溥，周志禹，戎玉琴，杨兆湧，周博罗，张豪安，欧阳佐翔，陈赐耀，古乐人，颜路裔，师道弘，蔡提摩太，杨濬哲，林治生，郑果，刘允，黄嘉历，阎人俊，袁厚载，乔山梅。（叶伯南师母），何统雄，滕近辉，池兴周，苏佐扬，曾霖芳，余履真等卅一位，可谓极一时之盛。记录下来，藉作纪念。

后来我这个发起人，却渐渐退后。原因之一，因那段日子，我常常应邀到东南亚各地讲道，未能经常出席。还有一个原因，不知是哪位「归遗细君」的热情社友，建议带太太一同来赴会，对此事我不大同意，因为文社是社友们联络感情，互相砥砺的团体，并不是联谊会。太太们未必对文字工作有托付，有负担，勉强出席，在思想上难免有「鸡鸭同笼」之感，说起话来难免「隔膜」。虽然如此，我仍然出席如仪。

后来，因某届主席提议夏天休会；理由是周一至周六，天天工作，难得星期六下午可以去游水消夏，因此停会两次（等于四个月）。当我从外地回来知道这消息，我认为社章规定，每两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得由主席召集临时会。社章并没有规定为着游水，夏天可以休会。负责人对于社务既没有责任感，人各有志，我只有默默引退，不再参加，所谓「道（道路）不同不相为谋」。

语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离开了文社，后来却另起了「周三雅集」的炉灶，说来有一段古。

某周三，我与吴明节牧师，易君左先生，相约在新雅酒楼八楼饮茶。（饮茶是广东话，是广东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环节。每日早晨，或有空闲时，或有要事待商，广东人总喜欢约好二三朋友，到茶楼一面饮茶、吃点心、谈天说地，大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味道。外地人意译叫「喝茶」，其实广东话的「饮茶」是另有一番韵味，并不只「喝茶」那么简单。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今日多人喜欢吃「沙茶」。沙茶原名叫 Satay，是南洋食品，香辣可口，最出名为沙茶牛肉、羊肉、鸡肉等。因为南洋潮州人多，所以用潮州话译「沙茶」。今日街上把「沙茶」读为 Sa Cha 以讹传讹，铸成错误。不知者以为茶经，除了绿茶、「红茶」外，现在还加上新品种「沙茶」。沙茶敢情是用沙炒成的。赘此聊博一粲。）在「饮茶」时，我们也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易君左先生为我国近代有名的作家，在闲聊中，我问他信主的经过。

他说，某次有朋友带他上教堂听道。那日，牧师讲道时强调「人人都有罪，你要悔改。」真是越听越火滚。原来中国人在儒家道统的熏陶下，有志之士无人肯为非作歹，个个都以正人君子自许，读书人且以希贤希圣希天，为个人修养的至高目标。现在牧师句句

「你是罪人」，听起来不但刺耳，简直是对人格的侮辱。易君离开教堂，决心以后不再上当，自取其辱。

可是上帝有祂特别的恩典，还是给他机会，以后他信了耶稣。不但相信，而且很热心。照我所听到的，后来易先生移居台湾，他有心把诗篇用现代诗译出。据闻已经译至五十篇。该译作有否继续？会否发表？易先生已回归天家，原稿是否存在，我一点不知道。

看易先生信仰的过程，拙见以为我们传福音使用「你是罪人，需要悔改」，单刀直入，这是一个方法。我们也可以使用儒家「希贤希圣希天」，但聖告诉他，我们究竟行善无力，必须倚靠灵力，才能「诸恶不作，众善奉行」。那个方法好，要求圣灵导引，因时制宜。正如钓某种鱼，用某种饵，不必拘泥。

周三雅集开始

这一次茶叙甚欢，想起「独乐乐不如与众同乐」，倘若能够每月一次，邀约良朋三五，欢聚楼头，大家畅谈一番，岂不是忙碌生活中的乐事！

就因此「周三雅集」每月举行一次，不立名堂，不设职员，纯粹是一段悠闲插曲。

开始时良朋三五，慢慢闻风而至的经常有八九十。开始由我与吴明节作东，可是「争着付账」，是中国人好客的优良传统，真是「你争我夺」，大家不肯后人。后来忘记是哪一位提议，大家轮流作东吧；这个月阿甲作东，下个月轮到阿乙，丙丁戊己照轮，人人有份，皆大欢喜。照我记得，这样轮流一次，总要经过一年。也可见在紧张生活中，寻找片刻轻松，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俗语说：「茶三酒四」，意思是人数不要太多，才能尽欢。因为人多话多意见多，无法畅所欲言。照我的经验，最好不要超过十人；此时围坐圆桌，面对面有说有笑，水滚茶香，加以著名的广式点心，一碟碟虾饺烧卖，品种多，味道佳，想吃什么，个人可以点菜。把一个干燥乏味的午餐，变成为多采多姿的联欢时刻，真是回想起来，仍要「咫垂三尺」。

「雅集」的特色，是第一次请你来，第二次高兴就自己来。如果无意参加，可以默默退出。来去自如，无拘无束。有的人不能经常出席，可是轮到他作东那一次，他一定来，还为着不能经常出席，连连陪个不是。大家那种友爱的精神，实在难得。

一九七〇年，当笔者移民加拿大时，大家依依惜别。他们还委派司徒辉牧师购赠礼物，以资纪念。司徒牧师买了一套金笔，还写上「长写长有」。真是物贵情意重。那套金笔到现在，我还舍不得用。因我平素习惯用原子笔，每枝几毛钱，随地可以买，失掉也用不着肉痛。用惯了正是「青菜」胜「珍馐」。

想起「长写长有」，几十年来，笔不离手，到现在出版的书，已有四十八种。神实在恩待我。让这无用的瓦器，可以给祂使用。

又想起在「雅集」中，年纪最大的为袁厚载，称大老；吴恩溥排第二，吴明节排第三。大老早已回天家，老三也于去年放下人间重担；这个老二，虽然「白发苍苍，牙齿摇动」，但身体托上帝之福，有时一日还工作十余小时，不以为累。天南地北，任由奔驰；究竟仍要活多久，生命在主手中，无人知晓；我想工作未完，总是要活下去。直到工作完毕，瓜熟蒂落。且问读友，以为然否？

我离开香港，转眼间已经二十一年。有时经过香港，恰巧是雅集时候，大家闻讯，邀我赴会。「十年人事一番新」，况二十年乎？在席上只见有些是老朋友，别来无恙；有些是新面孔，长江后浪推前浪。想起上帝特别赐恩香港的文字工作者，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时局下面，他们不但坚守岗位，并且使工作更进展，这种艰苦卓绝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我要求作东，他们坚持不允。一方面他们认为我这老兵，早应退役，无理由跟他们轮班，这是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一方面以为我远道经过，难得有个机会彼此聚首，这是中国人好客的习俗。无论如何，他们不让我付账。热情招待，真叫我「受之有愧」，但却觉得友情满室生春。

放眼未来，一九九七将到，我们为着这一群坚守岗位，甘心负重忍辱的天国英雄，求主保守他们，加能力给他们。朋友！我们不忘记为你们祝福！

第6章 应邀写《天国春秋》

通俗圣经小说的构想

某日上午，石新我牧师由新加坡返港，行装甫卸，就给笔者电话，云有要事待商，相约在弥敦酒店饮茶。

彼此寒暄后，石牧师云昨晚在新加坡与郭可模牧师作竟夕谈。郭牧师自述生平有三大心愿：第一、建立一间教堂，宣扬福音；第二、建立一间学校，推广教育；第三、出版一本通俗圣经演义，希望借着文字，把基督圣道扩展深入民间，使人人有机会明白福音。

郭牧师自述多年来注意民间，就算略识之无之辈，闲来聊天，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这些通俗小说，一谈及就兴趣横飞，越说越热，夜以继日，群相投入。因此他有一个构想，倘若能找到教中有人将圣经中的故事人物，以生花妙笔，描写出来；倘若能够一纸风行，化除华洋隔膜（中国人总以基督教为洋教），使圣道大明，岂不快哉。

抗战时期，陈崇桂牧师滞留星马，他曾把这构想向他提出，深获赞许。以后他继续不断把这构想向同工同道推销，大家都认为是好主意。可惜至今找不到合适人选，负责这圣工。郭牧师知道石牧师周游各国，认识人多，希望在这事上能够助他一臂之力。

石牧师认为今日时势，国内文人群集香港，当今香港教会人士，有四位可以负起这工作，一为桑安柱牧师，一为曾霖芳牧师，一为刘翼凌先生，一为吴恩溥牧师。四人中任何一人皆可胜任有余。

郭牧师闻言大喜，拜托石牧师帮他物色贤能。

我听了对石牧师说，这事不易为。回忆多年前好友韦牧师（当时他在法国军团担任军牧，与石牧师也素识），我们闲坐时总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一日，他对我说，我们送圣经给未信的朋友，有的不阅，有的阅了，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不知所云，味同嚼蜡。倘若我们能够师法通俗小说，把圣经写像《三国演义》等，深入普罗群众，对于兴旺圣教，一定有功效。接着他说，最好由老兄负起这工作。

我听了吓了一跳；我说老兄错了，坊间小说千百年来出版的何止千百部，但能够流传至今日的也不过屈指可算若干部而已。《三国演义》最为民间所爱读，废寝忘餐，手不忍释。所以《三国演义》才被金圣叹誉为第一才子书。唯第一才子始有第一才子笔，有第一才子笔始有第一才子书。如仆者车载斗量之士，实不足以言「才」，怎能负此重托？

石牧师听了再三鼓励。过不久，他告诉我，桑曾两位皆因工作忙碌，辞谢不就。刘先生则另有见解，他认为经外不可有经。因此对这工作他不同意。

这事过了不久；一日，我从长洲渡假回来，内子告诉我，两日来周志禹牧师电话找我甚急。

周牧师来自上海，多年来任全国勉励会会长，年来复任中华传道会监督（西监督为宋德成牧师）。自河山变色，避秦来港，出版《真道》杂志。对于出版事宜，时相过问。周牧师中英文造诣俱佳，写作严谨，曾著有释经数种，译作《上帝的救赎法》我尤爱读。

其时有数字青年，许慕慕牧师、余履真牧师、戎玉琴小姐、谭国通牧师……等拟创办香港圣经学院，自忖名望不及，乃央周牧师担任院长。

周院长与笔者私交甚笃；某次，他曾请我作他副手，代他到大陆各地传道，做巡视、栽培、造就各种工作，将来他退休时，作他接棒人。我听了坦白对他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大有兴趣。但我全身血液里没有一颗「政治细胞」，对于教会行政（作教会头头），我一点不感兴趣。

答应《天国春秋》的工作

与周牧师见面，始知原来数日前郭可模牧师一行人由新加坡来港，计划出版圣经演义一事，商议结果，决定邀请香港各作家会商，期望加紧进行。乃托苏佐扬牧师发请柬，假座四海迎宾馆会集。四海迎宾馆为礼贤会黄诗田长老所创立。开会时据闻济济一堂，由郭牧师将他多年的心愿向大家叙述，希望借重住港人才，使此一福音美举能够早日成为事实。

讨论时意见纷歧，有认为此事有创见，对于普及福音大有作用，应促其早日实现。有认为经外不可有经，不可使圣经被认为凡俗，失去其神圣性。正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文人总有大条理由，争辩不已，事无定论。郭牧师满怀热情，等于浇了一盆冷水，殊为怏怏。

周郭两位同属圣公会，交情甚笃。事后周牧师劝郭牧师不必灰心。天下事常常人多话多意见多，争论竟日，反倒一事无成。既然认定《圣经演义》有益于普及福音，就物色适当人选，放手去做，不必趑趄不前，徒然误时失事。

两人磋商结果，决定邀请笔者负责。其时笔者因往长洲度假，乃交托周牧师与笔者接洽。

笔者对于此事，仍认为事不易为，诚恐力不能胜，有误所托。周牧师再三鼓励，并答应嘱他儿子博罗先生作帮手。博罗先生毕业上海圣约翰大学，中英文造诣甚佳。两人同工，较为放心。但笔者因答应新加坡福音堂的邀请，前往讲道，乃答应届时再与郭牧师面商。

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我从香港乘坐法国邮船越南号经西贡往新加坡，十三日船抵新加坡。郭牧师弟弟、女儿及吴有庆弟兄前来接船。热情洋溢，永志不忘。笔者因需要在BRAS BASAR ROAD 福音堂领会，为出入方便计，故住在吴有庆弟兄府上。

有关《圣经演义》（以后由郭牧师定名《天国春秋》）工作，郭牧师经邀请新加坡地区，赞成是项工作的各教会领袖，共商大计。

有陈观斗牧师，叶谷虚牧师，范新福牧师，高季恩牧师，贺友三牧师。多次会商，决定全权交由笔者负责；经费方面，则由郭可模牧师全力负担。希望从速进行，早观厥成。

俗语说：未行兵，先行粮，对于进行工作，无钱不能成事。郭牧师不但有普及福音的心志及计划，而全力负责用费，更为难能可贵。

开会时，陈观斗牧师特别提询，对于该书是否备有专款使用？郭牧师领首答然。陈牧师再提出，最好付托一小组负责管理，比较方便。推测陈牧师的用意，以为郭牧师年

届高龄，免得日后儿女承继时，若不能体会亲心，诚恐影响该书出版，故有是言。这是智者的远见。郭牧师闻言不置可否，故未继续讨论。

回香港后，当文友们知道有这一工作，余也鲁弟兄问我：「有没有跟他们在律师楼签立合约？」我说没有。余弟兄的意思是，郭牧师已年逾古稀，一旦蒙召归主，倘儿女辈无意完成是项工作，岂不徒费心血？我答说：「若他儿女辈无意完成是项工作，到法庭请求解决，也没有意思，就任由他们吧！」

陈余两友，处事有远见，堪作吾师。郭牧师不久回归天家，对该书不能眼观其成，殊为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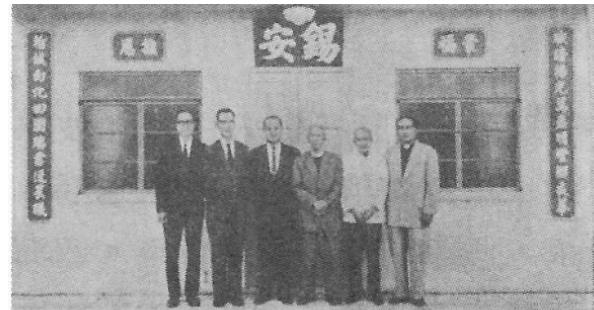
《天国春秋》展开工作

那一次的讲道行程，自四月初到七月底才回香港，历时四月，走过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各城乡。我虽答应《天国春秋》的工作，但声明不领干薪，待回香港才正式挑起工作，因此我可以很自由地不受压力。虽然如此，但任务在身，每日总是殚精竭虑，用心计划如何展开工作，并与郭牧师保持联络，希望取得共识，共同为这重大的异象同心协力。在新加坡时，我们聘请各教会的领袖担任顾问，计为陈观斗牧师（前清孝廉，美国硕士，学贯中西，曾任教区长及《南钟报》主笔），范新福牧师（曾任教区长，时为新加坡基督教联合会主席），江鹤鸣牧师（曾任教区长），叶谷虚牧师（长老会星马大会主席），贺友三牧师（长老会星马大会书记），叶恩汉牧师（新加坡神学院院长），杜祥辉牧师（远东神学院院长）等位。

回香港展开工作后，我们特别邀请多位文坛健将参加顾问团，计为周志禹牧师（香港圣经学院院长，《真道》杂志社长），滕近辉牧师（香港建道神学院神学部主任），桑安柱牧师（中华传道会监督，《晨光报》主编）。鲍会园博士（广州圣经学院院长），吴明节牧师（信义会监督，信义圣经学院院长），罗柏士牧师（证道出版社负责人），徐松石牧师（浸会出版部副总干事），周天和牧师（乐育神学院教授），杨濬哲牧师（前《圣经报》主笔），石新我牧师（布道家），苏佐扬牧师（天人报社社长）等位。

另聘请多位作家在编写校各方面参与工作，因他们皆有实际工作，只答应帮忙，计有刘翼凌先生（《灯塔月刊》主编），陈终道牧师（《圣经报》执行编辑），吴乃恭牧师（《圣经报》编辑），古乐人先生（灵粮布道会主编），颜路裔先生（信义会主编），陈锡麟先生（证道出版社编辑），何统雄先生（美术教授，《圣经报》编辑）等。

笔者除将这好消息报告郭牧师外，并于九月廿九日宴请各位，一方面报告本书筹备及进展过程，另一方面听取各位文坛泰斗对于本书的高见及指示。正是群贤毕至，济济一堂，大家都为这本新作祝福，乐观厥成。



►攝於新加坡郭可模牧師府上錫安廬。自左至右：賀友三牧師，高季恩教區長，吳恩溥，郭可模法政牧師，葉谷虛牧師，范新福牧師。（1961年5月6日）

话分两头。

八月一开始，我们就展开工作。租好界限街一七一号作办事处，并聘请周博罗先生作副手。

有关该书，经过多时考虑，早已决定写作方针及原则：第一、本书以未信的普罗群众为对象，故本书属福音预工性质，写作时注意可读性及趣味性，以期吸引他们的阅读兴趣。

第二、圣经卷帙繁多，可写的人物尤其多，我们目的不在写小说，乃在借文字凸显福音的真理，领人认识真道，因此将圣经缩影，删繁就简。我们在圣经中选出三十一个点，自亚当、夏娃、挪亚，直至新约教会建立。用字方面，郭牧师认为至多十五万字，不超过二十万字。并希望最迟三年内出版。

第三、照我的意见，用文字重要，若兼用连环图，对于儿童及文化落后地区一样重要，我提议将连环图列入工作之内，这一点郭牧师也同意。

第四、郭牧师十分注重保持信仰的重要；他强调反对新神学派的邪说，以及现代派对洪水、长日、考古学等等的发见。这一点我提议列入附录里面，对于「福音预工」性质的本书，深浅不适合。

文字事工是一条又艰辛又孤单的路

「事非经过不知难」，「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前人工作的经验谈，也是我们每日常常遇见的困厄。

当工作正展开时，突然周弟兄找我说：他的教会已决定遴选他进神学院深造一年，一年后，在他教会担任圣工，深造期间照这里待遇支薪。他知道这样做，会带给我困难，他问我究竟应如何处理？

太突然了！我稍作考虑之后，答复他说：「你们教会遴选你，给你极好的条件，你深造后可以终身担任圣工，再不用为工作烦心。你若在这里继续工作下去，短只二年，长则三年，本书出版后，你就必须再找工作。照人的眼光看，接受教会的遴选，实为合算。对此事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决不勉强。」

周弟兄走后，我们另请林志仁先生接棒。林弟兄神学毕业，接棒不久后，他觉得还是牧养教会，直接工作，比较文字工作，每日面对稿纸，更合他的素志，因此请辞。

从事文字工作，不是特别托付，每日爬格子，实在不容易。我记得当我接棒《生命月刊》时，有某太太忽然对文字工作大发热心。某日，她找计志文牧师，她愿意参加文字事奉。计牧师带她来见我，要我给她安排工作。那时我们正在整理订户，需要一位帮手，我们实在需要她，因此请她负责整理订户。数日后，不见她来上班，我以为她私事忙碌，不敢催她。后来计牧师找我，说某太太有心文字事奉，我却叫她整理订户，是看她不起，她再不来了。

「这真是冤枉。」我对计牧师说：「我们杂志社的工作，有经理部、编辑部、发行部。发行部有人负责寄发。编辑部要写稿、要编稿、要校对，这些工作不是某太太所能。我们现在最紧要的工作，是整理订户。几年来订户的帐目一塌糊涂，这是你知道的。某太太若肯帮我们把订户整理好，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帮助。」

今天有很多人对文字事奉有错误的观念，以为投身文字工作者，个个手执如椽之笔，个个头戴月桂冠，个个名扬四海，被人尊敬。其实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也许是如此，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未必如此；特别作一个基督教圈子内的文字斗士更加未必如此。回忆我在香港从事文字工作时，因知教会出版的刊物，期期亏本，年年赔钱；我们体会当局对文字事奉的苦心，总是拼命工作，尽量撙节用钱，彼此同心，共撑苦局。每一期出版时，查新闻纸今日下午四时某地截邮，为着赶付船期（因下班船期可能一个礼拜后或者二个礼拜后），立刻把某地订户的杂志提前包扎，然后左手一大包，右手一大包，赶往巴士站（公车站），赶赴邮政总局（为着省钱，舍不得坐的士（出租车）。就是这样，常常赶到你上气不接下气。到邮政总局时，常常遇见曾霖芳牧师、吴乃恭牧师，也是左手一大包，右手一大包，赶着寄邮。说起来谁肯相信，我们这些「大编辑」原来「一脚踢」，连工人，脚夫全包。没有什么，为着支撑文字事奉的苦局，甘心乐意践踏自己，希望熬出个「明天」来。

桑安柱牧师告诉我，有次有一位青年传道人找他，愿意投入文字工作。桑牧师安排他在杂志社工作。过了几天，他辞工不作了。原来他想参与文字事奉，应该坐在主编的「虎皮交椅」，手摇派克金笔，喝喝龙井香茗，岂知跑进杂志社，这些要包，那些要寄，有的要登记，有的要跑腿，这些小工，杂工……看着都厌。有谁知道原来「文字圣工」就是这些看不起眼的工作编织出来的。问你怕未？

实话实说、不加味精

开动！等待已久的时刻已经来到。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我们要运用现代的文字技巧，给救世的福音再作包装，好递给未信的骨肉之亲，让他们能够看见福音之光，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照着预定计划，一步步向前进。突然间有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动。数百年来章回小说在我国民间深为群众所爱好；读的灯光如豆，夜以继日；讲者口沫横飞，引人入胜；听的全神吸住，废寝忘餐。可是时代不但在转变，近年来不论报纸的副刊，抑或杂志专册，「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格式正越来越少。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新一代对于这种形式是否有兴趣，实在值得考虑。我们辛辛苦苦，用尽心血，倘若因着包装，被视为过时货，随着时代淘汰，岂不可惜。我们是否需要改用故事小说体裁，更能适合时代性，福音的内涵是一样，只不过在包装方面有所更改。

章回小说由个人独力单挑，若采用故事小说便可以邀请文友，集腋成裘，笔调多样化，也许更合读者的胃口。

再一转想，这不过是个人的构想，郭牧师能否同意？

考虑再三，还是请文友写一篇作板样，再把我的构想，寄郭牧师作决定。就因此特请古乐人先生就《主耶稣钉十字架》作主题，古弟兄支持我的见解，写好一篇情文并茂的文章。

郭牧师没有给我答复（那时候他常因体弱多病），他请陈观斗牧师代他回信。第一、陈牧师认为用章回小说的体裁，是郭牧师多年的意愿；其次，郭牧师信任我，希望由我个人执笔。既是如此，我就把心收拾起来，照着郭牧师的意愿下笔。前面我已题过，「事非经过不知难」，越写下去越感觉到问题多多。本书是福音预工性质，轻松不能轻浮，态度

严谨但表情不能严肃；我们的使命是「开路先锋」，引人读圣经。我们所写的要对圣经忠实，否则将来读者再读圣经，发觉我们所说的与圣经不符，一定大起反感；倘若平铺直叙，没有情节变化，没有高潮迭起，又怎能吸引读者？

这时我想起某作家一篇文章，他说写小说要具备三「K」。第一「K」是 Kiss，要有色情的描写。男男女女，风流艳丽，中人欲醉。

第二「K」是 Kill，要有武斗的镜头。越凶越好，才能激动人性中的兽性，令人兴奋叫绝。

第三「K」我已忘记，问过几位文友，他们只说「未之前闻」。我想应该是「神怪」一类，刺激恐怖，震人心弦。（第三 K，如有文友指教，笔者将感激不尽。）

我认为「三 K」说来有理。比方大卫雀屏中选，喜作骑马；借刀杀人，夺人妻子；年纪老迈仍要拥抱佳丽，倘若把这些风流韵事，用生花妙笔，给他描写，一定能紧紧吸引读者的心。

又如武斗，只看近年来武侠小说一纸风行，就可看见人心怎么酷爱武斗，借着侠客可以吐出心中一股不平气。

三 K 有如味精，使文章有味，可是为着忠于圣经，怎敢言过其实，哗众取宠。

从创造落笔

《天国春秋》落笔从神创造开始，经过历史漫长的河流，地理辽阔的原野，一路上经历人类的文化、经济、政治、争战……千变万化。我早经与郭牧师约法三章，有关神的创造，挪亚洪水，以色列人出埃及……等等，凡与考古有关，而不适合「福音预工」的，如有需要，留待附录。我只从圣经故事，凸显神的权能，以及祂的救恩，为「天国」作见证。

下笔之际，一方面要删繁就简，希望能够整洁明畅；另一方面圣经人物以及故事，究竟以以色列人为主体，他们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风俗习惯，人情物理，以致礼仪，与我们难免有隔阂之感。还有，圣经原作者力求简洁（参约二十一 25），因此有的地方就显出有疏漏之处。我既执笔为文，就有美化的职责。

举个例说：就如扫罗找驴找不着，前往求问撒母耳。根据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十九至二十四节所记：

「撒母耳回答說：我就是先見。你在我前面上邱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麼？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么？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么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这里撒母耳后半的话，说得太兀然了！不但扫罗听见「受宠若惊」，连忙解释，最后还提出近乎抗辩的话：「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我们读了更有些莫名其妙。

大凡说话要看场合，某种场合作有某种机缘，说话合时有如顺水行舟。撒母耳以一国之尊，他应该是懂得说话的场合的。

因此我再三斟酌，把撒母耳后半对扫罗所说的话，移在坐宴时。

撒母耳领扫罗和他的仆人进了客厅，使他们在宾客中坐首位，宾客约有三十位。

扫罗推辞不敢就座。撒母耳说：以色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你和你父全家麼？」

扫罗说：你说这话我不敢当。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么？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么？」

即情即景，合情合理，读者就容易消化了。还有，当主耶稣复活当晚，向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们显现。门徒们看见主，喜不自胜。可是多马不在场。事后门徒们把这事告诉多马。多马不信。多马说：除非我看见祂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门徒们又在屋里聚会，这回多马一同在场，主耶又向他们显现。约翰福音记载着：「主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里把多马写的反应太迟钝了！其实多马是理智派，多怀疑，但他对事反应并不迟钝；读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六节就看出他是一位反应十分灵敏的人。因此我便把主耶稣对多马所说的话改一改：

「多马！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语犹未完，多马就向主俯伏「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再接下去：「不要疑惑，总要信……」（约二十二 24~29）

这样对当时情景，会更贴切。

咒诅无花果树

主耶稣设立圣餐那晚，借用地方预备逾越节的筵席，经过十分神奇。经上记着说：

「除酵节须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您问他说：要我们去那里预备？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去，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那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路二十二 7~13；可十四 12~16；太二十六 17~19）。

当你读完这段经文，倘若不假思索，一定会连声希奇！希奇主耶稣真有先见之明，连这小事每个节奏也了如指掌。倘若你动用脑筋，细心推敲，就难免会发生疑问；主耶稣告诉彼得约翰，「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耶路撒冷那么大的城市，难道街道上只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耶路撒冷是京城，每日熙来攘往，车水马龙，行人如鲫，难道只有「一个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倘若不只一个人，而是二个人，三个人，将怎样决定跟谁走？

这虽是小事，但我们研究圣经，总要小心查考，事无大小，总要筛出来，不要让心中留下一点疙瘩。

原来以色列人的女人们，她们用水瓶（Water Jar）取水，然后或以肩负，或以头顶着水瓶（约四 28；路二十二 10）。男人没有人这么做。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必遇见一个人（a man：男性）。当门徒看见一个男人拿着水瓶，就一目了然，不致搞错。

还有，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主耶稣出伯大尼时，肚子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枝叶茂盛，主耶稣想找无花果吃，竟找不着，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咒诅它，把它咒诅死了（12~20 节）。你读了有什么感想？是否觉得主耶稣太霸道，想找果子充饥，还有理由，因那树长在路旁，原是无主之物。可是那时节并不是无花果树收成的时候，您可以强其所难，只因无法疗饥，就不分皂白把它咒死，也太过份了！

原来巴勒斯坦（圣地）的无花果树，当寒冬过去，三月底即开始发叶，约一个礼拜，即绿荫满树。当发叶前后，树上即生有初产果，如青杏大小，叫「他格须」（Tagst），此种小果，到成熟时即自行落下。来往过客，皆可取食。真正的无花果，要六个礼拜后才生出，名叫「巴苦拉特」（Bakurat）。倘若叶子生后，有初产果「他格须」者，是年即能结出正造的无花果「巴苦拉特」；倘若不生出「他格须」初产果，今年就不会结出正造的「巴苦拉特」了。主耶稣此时要采食者系初产果「他格须」，可惜枝叶茂盛，却有叶无果，也就是该树今年也不会结出正造的无花果了。

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除了有叶无果，空占地土外（参考路十三 5~9），还有两个缘由；第一，要借着这神迹，给门徒们实物教授「信心的功课」（太二十一 21~22；可十一 21~24）。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无花果树在预言中指着以色列人（耶二十四；何九 10；太二十四 32），以色列人蒙神拣选，原要叫他们作祭司的国度，给万民带来祝福；可惜他们有叶无果，辜负主恩，叫神失望，因此被咒诅、被撇弃。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等于是另一次把预言具体化，给以色列人警告：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路十三 34~35）。

五旬节圣灵降临，不在马可楼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接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二 1~4）

这是教会创立的历史：五旬节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圣灵是教会创立的褓姆。

这里说，「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又说「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究竟「这屋子」在哪里？圣经没有明文记载，照着传说大家认为是「马可楼」。

提及「马可楼」，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主耶稣设立圣餐时，传说就指在马可楼（路二十二 7~13）。马可又叫约翰，他母亲叫马利亚（圣经称马利亚的计有六位），是主耶稣的门徒，家庭富有，所住的楼宅宽敞。又据传说，谓马利亚的丈夫已逝世，故这家称为马利亚的家（徒十二 12）。以后信徒聚会也常借用她的家。就如主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就在这家（约二十 19、26）。主耶稣被接升天后，门徒们在耶路撒冷「所住的一间楼房」（徒一 12~14），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以后并在这些聚会中，把犹大定罪，另选马提亚接续使徒的职分（徒一 15~26）。这里的楼房也就是「马可楼」。

这是传说，但细心想也言之成理。第一，主耶稣在世工作三年半，大部份时间在加利利和比利亚，多撒种就多收割，这是事有必致。主耶稣既然少在犹大地工作，那么在犹大地少有信徒，也是理所当然。更何况那时候，宗教的当权派，视耶稣如眼中钉，正多方想把主耶稣拔掉，连亚利马太的约瑟，虽然身居议士，也不敢公开认主（约十九 38；太二十三 50），其他的更不用说。第二，在信主的群众中，要找个又有钱又不怕死，又有宽大的住宅，可供初期信徒作聚会用，实在不多。「马可楼」的屋主是马利亚，由寡妇出头，一般也不敢做得太过。马可与巴拿巴又是表兄弟（西四 10），鉴于以后马可献身福音工作，足见马可母子在初期教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借用「马可楼」作聚会用，在那时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为什么传说会把「马可楼」作为教会创立时的地点呢？除了上述的原因外，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 13 至 14 节，说到门徒们约一百二十人在那楼房聚会，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等候主耶稣的应许。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二十四 49）

他们既然在马可楼上，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就在那里等，一天又一天，直等到第十日，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极其容易接受的误导。

当我小心考虑这问题时，我发觉马可楼的地缘距离圣殿太远。当五旬节时，天下各国的人来耶路撒冷守节，一定是以圣殿为活动中心；距离太远，他们怎听得到马可楼里面使徒们的声响？第二，五旬节众使徒说起别国的话，一定是面对那些来自各国的人。在马可楼里自家兄弟姊妹，无需说别国的话。第三，马可楼虽然楼宅宽敞，但五旬节时信的人约三千人。马可楼怎能容纳几千听众？

我再细查考圣经，结果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末后，找到「他们 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门徒们在马可楼聚会，但马可楼究竟是私人住宅，人数太多，起居不方便，因此他们以后到圣殿去。圣殿是以色列人敬拜的中心。圣殿四围有旁屋（参考以西结书四十一章，旁屋有三层，每层排列三十间），他们可以借用旁屋在那里祷告、等候、敬拜。五旬节时圣灵降临，他们用别国的话发声，声音一响，在圣殿前后的人便蜂拥而至。

意中事与意外事

人生遭遇，常有悲欢离合，犹如舟行海中，有时波平浪静，心旷神怡；有时云谲波诡，令人惊心动魄。凡此种种，有的是意中事，就如一个人，自少而壮而老而衰而死；长江后浪推前浪；花不常好，人不常寿；有生即有死，上帝命定（来九 27），乃意中事。但也有很多事出意外，就如某人英年暴卒，某人车祸横死，某人有丧明之痛，某人有折翼之哀；某处地震山崩，某处苛政生灵涂炭，某处爆发战祸死人盈野 ...，使身受其害者，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无法接受事实。

这种意外灾祸，份属亲友也为之悲伤不已。笔者与星洲郭可模法政牧师，素昧生平，因石新我牧师及周志禹牧师的推荐，竟获他推心置腹，全心相信，把他一生出版计划，托我为他完成。盛情厚意，内心至深感激。在新加坡初次会晤时，彼此倾谈，觉得他老人家信仰坚贞，为真道为福音满腔热诚，殊堪矜式。但身体孱弱，老病侵寻，药石为伴，实有「夕阳无限好」之感，私心切愿天假以年，使《天国春秋》一书得以早日出版，让他乐观

厥成，慰藉多年愿望。想不到一九六三年三月，郭牧师即因工作完毕，安息主怀。噩耗传来，内心殊深悲悼。人生最难得者为知己。相知如郭牧师，论交不及三年，遽尔人天隔别。悲伤之余，当即致函郭小姐慰问：

接读讣电，惊悉

老牧师令尊翁弃养，闻讯至为震悼。老牧师一生虔诚事主，年来更为未信灵魂费心费力，何竟遽返道山！惟念「信心的声音永存」（希伯来书十-4），爱心劳苦的果效永在（启示录十四 13），除电唁外，尚恳节哀顺变，勿为过情之毁。专唁

孝履诸维

珍重

郭牧师逝世不久，陈观斗牧师复以意外身亡闻，晴天霹雳，令人震悼。

陈牧师原籍福州，为前清孝廉，后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学贯中西。毕生在卫理公会事奉，为该会资深名牧。笔者因《天国春秋》工作，得与陈牧师彼此认识，一见如故，为忘年交。以后在文字工作上多有交往，也多得教益，为文字知交之一。

意外发生经过，事缘某日，有异族恶少入屋打劫，以致发生意外。事后有云因该恶少，不知陈牧师在家，恐有后患，故杀人灭口。有云因该恶少，胁迫陈牧师交出财物，争执间被下毒手。实情如何，无人知晓。但无论如何，被害人吃了眼前亏，永远无法补偿；白日入屋打劫杀人，居民安全没有保障，令人失望。

论者有云，「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之手」，遇见这些亡命之徒，宁愿牺牲财物，破财挡灾。有云，现在社会治安败坏，无论白日黑夜，必须自己严加检点门户，不接生人的电话；严防白撞，不开门延纳生人入内（一切的售货员以及非亲非友都如此），防微杜渐，以求自保。

南洋某富翁因时局不平靖，移居香港作寓公；某日赶赴晨运，路上遇见一恶少，抽出刀来要买路钱。尽其所有只得二三十元。那恶少大怒：「最少二百元，二三十元要施舍乞儿么？不给你们教训，总不知道死活，现在第一吃我一刀，不吃一刀就吃地上狗屎。」那富翁苦苦哀求，那恶少把刀指着：「你想啰啰唆唆，拖延时间么？不吃狗屎，就吃一刀。」富翁无法，只好弯腰吃狗屎。那恶少悻悻而去，还扬言下次若没有二百元，试一试老子的刀利不利！

这富翁回到家里，大呕大吐，真是越想越臭，越臭越作呕，一生那曾吃过臭狗屎？俗语说，宁作太平狗，不作乱世民。狗还有吃不吃屎的自由，乱世民在屠刀刺刀下，连不吃狗屎的自由也没有。哀哉！

《天国春秋》三年完稿

《天国春秋》工作于一九六一年开始，郭牧师于一九六三年三月辞世，前后仅一年又八个月；不久接东家来信，希望工作尽速进行，早日完成郭牧师夙愿。东家的心愿我很了解，但写文章并不像开水候，用手一挤，便可大小由之，快慢自如；常人所谓「倚马万言」，所谓「文不加点」，前者除了李太白外恐不多见。后者用于小品文，随感录，兴之所至（灵感到来），运笔如飞，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则随时随地可见。至若有关文史，学术著作，以至科技等，并不恁般容易。以我个人经验，有时下笔成章，一点点没有困难

(其实这也是每位办报人的共有经验，试想版已排好，尚缺天窗，印刷机等着开动，如果没有一挥而就的小本领，怎能办得报？)有时一篇文章，写了再写，改了再改，撕了再撕，甚至文章已经脱稿，明日再读，并不满意，只好丢进字纸篓，从头再写。个中苦况，外人怎能了解。

一九六四年六月《天国春秋》全书完成，计自六一年八月开始，计时二年又十一个月，与郭牧师约定最迟三年内完成（郭牧师最初期以五年），幸不辱命。不但能依时完成，并且是超额完成。

所谓「超额完成」，第一，本书原定十五万字，不超过二十万字，完稿时竟达四十万字，超出原定一倍。

其次，本书工作编制，原由笔者主笔，周弟兄襄助，两人合力。不二月，周弟兄到神学院深造离去。再聘林弟兄帮手，不二月林弟兄又以转任牧师离去。此时郭牧师深知独力难持，来信嘱咐因工作需要，尽可另选助手。只因物色人才不容易，乃由个人独力承担。

现在回想当年，两人的工作由个人承当，壮志诚「可嘉」，但辛苦实可想见。至于全书四十万字，这是台面看见的。其实从搜集资料，到整理数据，以致写成初稿，虽不敢侈言「呕心挖血」，却也捋断几根须。初稿后还须从头读起，修改后交付誊写。誊写后作最后一次「清稿」，起码三次，需要用笔写，用目阅读，最少一百二十万字次。至于其中版段的改了又写，写了又改，以致重新属稿的，全书最少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次。这所谓有数得计。三年内要写要阅读一百五十万字，实在并不轻松。

稿将完成，接着就是出版。因此于六月十五日寄郭府一信；第一，声明稿完成，工作结束，不再接受薪酬。第二，提及郭牧师初意拟印两万本，但我的意见以为版若制妥，初版先印三千至五千本，以后照需要再版供应。资金不必积压。第三，内文用新五号字，以免篇幅过多。第四，两色版，力求美观。第五，插图请画家严以敬先生执笔，每幅笔金七元。

该信去后，未获答复，何时出版，成为不可知之数。所以如此，我认为第一，是东西文化的差距。郭牧师接受的是东方文化，对于通俗小说流行民间，以及在民间的影响力，知之甚稔。郭牧师多年来梦寐以求，切望以通俗小说的体裁，将圣经通俗化，把圣道带入民间去，其故乃在此。但他儿女们接受的为英文教育（西方文化），不易取得共识。这是困难之一。其次，笔者与郭牧师授受之间，他儿女并未直接参与，情况隔膜。当郭牧师谢世之后，他们来信力促尽早完稿，当未能「尽早完稿」时，可能误会以为是笔者有意拖延，故迟不答复，用以表示不满。

总之，《天国春秋》得于定期内完成，并且以一人负起两人的工作，且得超额完成，无负所托。面对郭牧师在天之灵，内心深感快慰。

《天国春秋》十年后出版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叶谷虚牧师来信，详述日来高李恩牧师由实兆远来星，乃乘机在郭府邀集前受托人等开会，细心研讨有关《天国春秋》一书出版事宜；议决其一，此书为郭牧师生前再三致意，应即付印。其次，此书乃由吴牧师编撰，为驾轻就熟，应托吴牧师在港付印；但插图校对督印许多工作，必须找人负责办理，托吴牧师物色妥人，费用若干，请详细示知。其三，公决初版一万本，平装精装各半数。

叶牧师为星马长老大会主席，与郭牧师私交甚笃，对于郭牧师以通俗小说体裁，将圣经通俗化，作为福音预工，带进民间去，力加鼓励，对于本书迟迟未能出版，正力促其成；函末谓「同人念此书，为郭牧体主婆心，目的在抢救灵魂，足下已费不少精神时间，必乐意完成最后工作，欣看此书问世，情溢乎词，令人深为感动。

当即与印刷厂接洽，由印刷厂详细估价，需款港币二万八千元；当将估价单寄奉，并由印刷厂打下样张，俾作参考。该信去后，久久未见动静。

光阴如流水，再过了若干年，一天，我因讲道到新加坡去，叶牧师欣然告诉我，《天国春秋》出版了！「出版了！」这是好消息，虽然道路漫长曲折，终究突破一切困难，呱呱坠地。叶牧师对于本书出版，不负老友所托，如背重负，苦口婆心，厥功至伟。而郭家乐意捐资印刷，将售书所得全数捐献新加坡神学院，赞助神学教育，也为难得。

据以后我所知道的，郭家喜欢该书在新加坡当地出版，以省用费。其时适黄撒母耳先生自英国返新，担任郭家创办教会的牧职。黄君喜欢写作，乐意担任《天国春秋》的校对编排工作，该书乃得以顺利付印。(作者按：本书出版时由黄撒母耳君担任校对，并非校正。校对的责任，负责排字植字有错误时，予以校对改正。校正乃係作者恐有不及之处，特请博学名流，予以校正。黄君担任的工作乃系校对。特予说明。)

我急急到新加坡神学院去，谒见院长叶恩汉牧师，要看看这个多苦多难的宁馨儿。叶院长为多年老友，相见甚欢。他问我多少尽量取多少。因取携不易，照我记得，大概取了一、二十本，赠送对此关心的朋友。

该书没有出版时间，幸叶谷虚牧师在作序时写明为一九七四年五月廿日，离脱稿时已经十载。今日幸得出版，回顾既往，正如我前面所说，「道路漫长曲折」，满心感谢主恩。

「自己文章」歇後語為「最好」，我一样有这坏观念。我对这本耗时三年的作品，未来命运十分关心；我问叶院长：「你们准备再版么？」叶院长答：「没有准备。」我再问：「如果我再版，版权可以转让么？」叶院长答：「版权全部赠送给你，你可以自由再版。」就在一言一答中，蒙叶院长慨然将版权赠给我。虽然没有立约存照，但君子一诺千金，我若再版就不受限制了！

该书在新加坡印刷，一、二十年前新加坡印刷术比香港落后，而黄君负责校对，究竟他是读书人，不是校对人，因此书中错漏甚多。

再据以后我所知道的，该书原拟出售，收回成本，捐赠神学教育。没想到有一天，一位美国朋友到新加坡神学院参观，当他看见新加坡神学院出版的《天国春秋》时，十分赞赏。再当他打开内文时，发现內面的插图（插图计六十七页整页），是采用自他朋友出版的书籍中，他更高兴。他连忙写信告诉他的朋友。殊不知这事牵涉了「版权」问题；外国人对于版权十分认真，认为是他的智慧产业，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之前，「盗用」二字罪



►《天國春秋》，吳恩溥著，1974年，新加坡

名很难听。他的朋友来信质问学院，其实这事原与学院无关，学院连忙覆信解释，说明本书系福音预工赠送给未信朋友，以后不拟出版，这事才平静过去。这是本书又一小插曲，说明这小家伙真是命途多舛。

《天国春秋》在中国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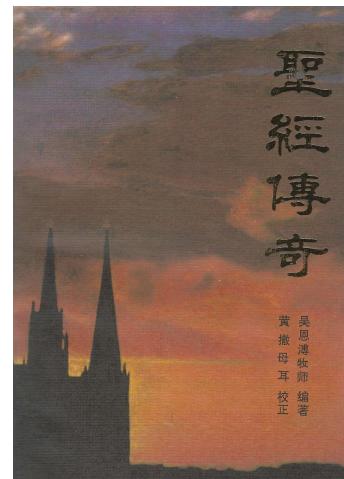
一九九四年某日，我接到上海友人来信，告知我他逛书店时，发觉我写的《天国春秋》用《圣经传奇》名称在国内再版，他购买一本寄赠给我，我听了喜出望外。不多几天，书寄到了，封面以尖顶教堂为图案，衬以远山晚霞为背景，颇有庄严神圣的感觉。比较过去在新加坡出版的《土》味，相差甚远。打开版权页，印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四十五万字，初版三万册」，我看了真个雀跃三百，满心感谢主。

回想郭可模牧师多年的期望，多年的祷告，书写好了，却因后人不能体会亲心，迟迟不出版；等到十年后才由叶谷虚老牧师再三催促，勉强付印；印了二千本，又因擅用美国作家的插图，差点拖累了神学院，真是说来可怜可悲。想不到现在却在国内光光荣荣地由国营出版社出版，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想，这是上帝鉴察祂老仆人热爱灵魂的心志，报赏祂老仆人的心愿，才能够绝处逢生，完成祂老仆人郭牧师数十年来的心愿。

出版三万册太好了，我想了再想，在这事上，我能否在销售方面给它帮助，好叫销得更快、更远、更普及，好叫主的道更快传开。只因出版社在蒙古，我在加拿大，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相离万里，无法沟通。

为着这事，我心中很沉重，自觉责无旁贷，应该帮郭牧师一臂之力，完成郭牧师的心愿；筹思再三，我先投石问路，向南京出版社订购一百册，广赠各人，一切很顺利。正拟大批购买，想不到因政治原因，该出版社被迫停业。此时，来自国内友人某君，自认与北京某大出版书商有交情，乃由他拉线，洽商该书商代购代寄，该书商要一万本才肯代办，书款以及寄费，须一次付清。我的条件是：书款寄费，可以一次付清，但必须由书商负责分寄各处，以收件人收到为准。经双方同意，彼此立约。但大笔书款及邮费，仓促间如何筹付？感谢主，第一，弟兄姐妹闻讯乐意奉献。第二，弟兄姐妹乐意购赠（每本美金二元）。第三，先行借垫。此事乃得以顺利进行。

先寄出第一批书，计共六千二百四十四本，原希望陆续寄出，工作早日完成。想不到以后续寄消息，如石沉大海，函电无灵。原来北京书商代我办书，把要赚的钱悉数先放入口袋，然后把寄书的工作，雇专代寄书的部队负责。部队原以为成批一次寄出，想不到我们寄发的书，从每人十几本到数百本，需要包装，十分麻烦。部队把寄费放进口袋里，也懒得理，任由我们紧张，他们装作听不见。等到他们要清理仓库，需要清理存书，他们再开口说须补付仓租，补付寄费，索款六千元。回头又说须付六千四百元才肯把书寄出。没有办法，只好出钱消灾。钱付了（等于被敲诈），书寄出去了，以为缠扰二年多的恶梦可以过去，想不到书商寄来的寄货单核对后，尚欠一千多本，无书可付，原来给我拉线的友



►《聖經傳奇》，吳恩溥著，1994年，中國：內蒙人民出版社

人某君（是基督徒），悄悄把书私自寄给他的友人，他送书，我出钱，并且大手笔的送，怎不令人痛心。

个中还有痛心事，当书送到各地时，须经过检查，很多麻烦，不少留难；我们寄上海某教会四百八十本，经过再三交涉，上海究竟是行政中心，最终放行。福建某姐妹一百九十本，干部作威作福，认为《圣经》是反动的东西，不能放行。这姐妹应付有方，她说书由北京寄出，是人民出版社出版，怎能是反动的东西？干部无话可说，只好推说待我们调查再通知你，就是这样没有下文。

最后欠书，我们只好将原款退回各人。虽然如此，大约已有七八千本寄到各地，照我们手中数据：东北黑龙江，吉林；西北新疆；西南四川，云南，贵州；东南广东，广西，福建，皆有书到。我们收到刘牧师来信，据云：听若干初信人士报告，读圣经时，一章二章觉得很勉强，读本书时，浅显易明，越读越有兴趣。听了满心得安慰。主若愿意，我真希望再行出版，服事千万未信初信的人，求主亲自引导。

第7章 《青年信仰问题》出版

《天国春秋》于一九七四年出版，时光如流，转眼间将二十载，坊间早已无货。只因此书花我心血太多，近来正计划重新出版，务使完成郭牧师心愿，引导未信同胞有机会听闻福音，同蒙救恩。

当《天国春秋》在筹备期中，另一本拙编《青年信仰问题》却先脱颖而出。提及《青年信仰问题》的出版，另有一段古。

当宋尚节博士于三十年代，在中国各处教会进行奋兴工作，他感到日子越来越急迫，他大声疾呼，要有更多的人起来，接受主的呼召，乐意背起十字架，到各地宣扬福音，复兴教会，等候主来。这时潮汕地区应召献身的，计有林孝泽，杨书建，吴秋江，金畅怀，陈传智，林佩轩，林佩义，黄圣光，陈斌，郑则经，黄德清，罗惠充，以及笔者等人。其中以林佩轩弟兄的工作最突出，在福建一带大大复兴教会，深获宋博士的肯定及赞赏。

笔者开始时是部份时间，一九三七年起才全时间奉献，东奔西跑。那时候正好日寇侵略我国时候，兵连祸结，民不聊生，教会所受的摧残情况也极其严峻。论者认为幸得上帝预先差遣宋博士以及计志文牧师等多位奋兴家，在全国各地做好复兴灵性的工作，信徒们才能在抗日那一段幽暗的时光隧道中坚持信仰，捱到抗战胜利的日子。

笔者在那段时间跟着各位属灵勇士，以破釜沉舟的心，从城镇到乡村，深入各地，唇敝舌焦，为真道辛劳。所到之处，除传讲真道，复兴教会外，还遇见若干弟兄姊妹，特别是青年人，提出很多问题，除圣经问题外，还有宗教问题，科学问题，人生问题，教会问题……。问得多了，我发觉所有问题，甲乙丙丁，东南西北，大致相同；因此心想，倘若将这些难题汇集成册，详予答复，一册在手，祛疑解惑，岂不省时省事。当将这构想与郭牧师谈及，郭牧师十分赞同，也乐意在出版费用上予以资助，因此当我在东南亚历时四月的布道行程中，便把题目拟妥。还自忖才疏学浅，为使本书更臻完善起见，乃广邀文友，集体创作，少则三题，多则五题，希望发挥集体智慧，使本书能够在这崇尚理性，贬抑信仰的时代，帮助青年信徒坚持信仰，抓稳人生正确路向。

本书出版后，因为信仰纯正，立论正确，范围广泛，说理透澈，说得上一纸风行。不但青年人爱读，很多长辈也喜欢购买赠送给儿女们。每年毕业典礼时，总有多人购买该书作为礼物。有一位美国大学教授，当年到美国留学时，有人将该书赠送给他。他在船上长日无事，把该书好好读过，不但解决心中难题，也帮助他立定信仰。现在他担任教授，回首当年，对本书仍心存感谢。

「香港文字促进会」曾推荐本书为青年人当读的第一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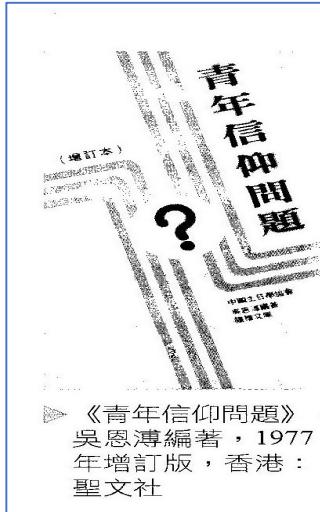
我遇见若干从事辅导的工作人员，他们认为本书给予他们最好的指导，当他们发现有若干难题需要答复时，他们就从本书找帮助，如匙开锁，十分受用。

本书现已十六版。过去曾数次补充内容，特别加强「男女问题」专栏。对于青年人面对的「男女问题」，给予合适的指导，不至于偏左偏右。



► 《青年信仰問題》，吳恩溥編著，1963年，香港：聖文社

我们正准备来一次大增编。这因为时代越来越急激，思想越来越复杂，青年人面对当前的局势，大有目眩神迷，莫所适从之感，一不小心，就有「一失足成千古恨」之憾。



► 《青年信仰問題》
吳恩溥編著，1977
年增訂版，香港：
聖文社



► 《青年信仰問題》，
吳恩溥編著，1989
年增訂版十三刷，
香港：聖文社

第8章 写过十一本有关灵恩的书

有关灵恩的出版

六十年来，我出版了五十本书，虽不算多也不算少。其中辨惑的十四本，有关圣灵及灵恩的竟得十一本，因此有人以讹传讹，说我反对灵恩派；极端灵恩派竟有人说我反对圣灵。一个人亵渎圣灵，罪尚且不得赦免，如果胆敢反对圣灵，与圣灵为敌，以卵击石，岂不是自取灭亡！这些人恶意构害，未免太恶毒了！

一九四六年，我初次到台湾作环岛布道，中间经过宜兰国语教会。当时负责人为张洛书牧师；会期将毕，张牧师问我可否再讲下去。下一个工场为凤林，中间尚有空档，我答应他。张牧师告诉我，当他们约定请我讲道后，这时就有人向他们进谗，说吴恩溥反对圣灵，你们怎可以邀请他。他们听见一震，赶紧问我的朋友（这次讲道是经过我的朋友联系的），我的朋友说没有这事。虽然如此，当我到那边讲道时，他们还是存心观察。经过数日聚会，他们不但了然明白，还继续请我讲道。正所谓流言止于智者。

也在那一次聚会中，某日，焦保罗弟兄来找我，他脸色凝重地问我：「听说你反对圣灵，这话是真的么？」我说「不」。这时，忽然想起笔者评论江端仪的一本著作《评今日方言运动》，后面有一篇我对圣灵的信仰，刚好放在桌子上，我打开让他看。焦弟兄看后这才转头为喜的对我说：倘若你反对圣灵，我们只好割席断交。」说后分手，他赶往罗东讲道。我个人对于灵恩的态度一向坚持如下：我信救恩 -- 我是罪人应当沉论，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救赎的功劳，叫我因信白得救恩。

我信灵恩 -- 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圣灵感动（光照）我，重生我，借着圣灵的洗叫我活在基督里（林前十二13）；圣灵每日教导我、引导我、扶持我、成全我、充满我，叫我满有基督荣耀的生命，多结圣灵的果子。这些是圣灵白赐给我的恩典。如果我是神的工人，圣灵会浇灌我，赐我圣灵各样的恩赐，必要时上帝还会借着神迹奇事异能，证实我是祂的仆人（来二4）。

我不赞成灵恩派 -- 「灵恩」是对，加上一个「派」字就有所偏向、偏爱、偏重，以至于偏执、偏激。真理是整体的，一有所偏就会失去平衡，畸形发展。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二节所说：保罗是对，但一成为保罗派就不对。亚波罗是对，彼得是对，一成为亚波罗派、彼得派就不对。至有人想拥基督以自重，建立个「基督派」也不对。上帝造人五官七窍、四肢百体，必须照着上帝的安排，平衡发展，真理也复如是。

我反对极端灵恩派 -- 「派」已过热，「极端」更是来到可怕的地步。极端派高举圣经某一真理，钻牛角尖，越钻越尖，渐渐变成未翻的饼（何七8），一面烧焦，另一面却是生的。半生不熟的饼，不能疗饥。我认识一位传道人，他说要效法耶稣，主耶稣在旷野禁食四十日夜，他也要禁食四十日夜。第一次，禁食四、五日饿得昏头转向，无法抵受。他不服输，再来一次，不过半个月，已经全身无力，恹恹一息，只好中途而废。我又认识一位姊妹，她大发热心，弃家去追求灵异，不要丈夫，不顾儿女，不理家庭，跟那一小圈子的「热心份子」，日夜祷告；过了一大段日子，她清醒过来，回到家来，才发觉别的女人，鸠占鹊巢，后悔莫及。这些极端行动，正如修道人士所谓的「走火入魔」 -- 发热，过热，烧焦。

极端教派常常凭私意割裂圣经，强解以至谬解圣经，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们喜欢用经验代替神的话语。有人问我，「极端」与「异端」分别在哪里？我说：极端已经面临异端的边缘，相隔只一条线，再进一步就成为异端，凡事要合乎中道。

最初接触灵恩派

我接触灵恩派，已经六十多年，对灵恩派并不陌生。我家自高祖父斯万公、曾祖父从光公信主以来，已经九代人信主。我走过世界多国，接触过各地华人，信主最久者我家敢称第一。从历史讲我家信主并非第一家，只因不少最早信主的家庭或则信仰中断，或则代谢没有我家繁密；我家人丁兴旺，这是上帝殊恩。

我家属浸礼宗 -- 岭东浸会，昔日信仰很虔诚也很保守。先祖主日总是「鸡鸣身起早」，要走四十里路到东陇做礼拜，下午做完礼拜回家早已万家灯火（我会主日礼拜时间，计上午祈祷会，大礼拜；下午礼拜共三次），风雨不改。仍记得幼时，主日一早起身，要衣履整洁，自带圣诗圣经，预备心到圣堂敬拜。先母总是用圣诗的话：「有事拜六先理得（办妥），今日专守安息日」作训戒。主日不准买东西，一切社会活动（与游神赛会迷信有关者）不准参加，要我们洁身自爱。先母算得是保守派，也算得是虔诚派，她喜欢寻求神的话语。

当我十六、七岁时、由越南回国，遍地萑苻，失学在家。一日，汕头亲戚介绍一位传道人叫陈更新，来我处传道。这位陈传道原是一位工人，样子粗俗，识字不多，据说他被圣灵充满。那时候什么叫「圣灵充满」，可说是一个「新名词」，大家莫名其妙。当这位陈传道站上讲台时，却是圣经烂熟，以经解经，令人耳目一新。他本来言语粗俗，没有口才，岂知讲起道来，有如活水江河，滔滔不绝，叫听的人不能不佩服「圣灵」工作实在出奇。

另有一次，他讲道讲未及半，忽然中断，无以为继。他说明他讲道完全是靠着圣灵，现在圣灵不借他说话，他无话可说。这样一来更叫人相信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对他口服心服。

可是后来发生两件事，影响陈传道的工作；第一，陈传道在我们那边，由我们家族几家人接待。某日中午，他对先母说，中午要禁食祈祷，不吃午饭。可是午后，先母到厨房，却看见他在厨房偷偷进食。先母看见便内心起疑，她认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一个圣洁的人，他既说禁食，又偷偷进食，说明他行事不光明正大。还有一件，当区会听见我们那边另有人来传道，并且叫听见的人被吸引，因此区会干事特别到我们那边巡视，主日讲道时特别引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四节作警告：

「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先母听见这话，就存戒心，认为对一个陌生的人不可掉以轻心，轻易相信，要小心分辨才不致误入迷惑。

而我呢？却曾跟他辩论「若能行」这句话，我说「倘若能行」是「能行」；他说「倘若能行」是「不能行」。我听了很生气，我认为这么浅的一句话也不懂，还解什么经，讲什么道，我再不跟他辩论了。那时真是「年少气盛」，少不更事。

这位陈传道大概看见我们已经退烧，不再像从前那样热情，不多久他就回汕头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灵恩派的经过，到现在已经六十余年（附注：写此稿时为一九九二年）。

接着我家遭受极端灵恩派的严重损害，痛苦久久不能忘怀。先是家大姑母在汕头经营织造业，家道不错，养有儿女多人，大儿子比我长一岁。她最先接受灵恩派，对于灵恩派十分热心，打发陈更新到我家传道的也就是她，结局搞得破家荡产，说来痛心。

「圣灵」乱点鸳鸯

中国自生自发的灵恩派，照我所知，首推张巴拿巴等创立的真耶稣教会。创立的详情，因年日久远，且手中缺乏资料，无法细述。照我依稀记得，张氏自称被圣灵充满，且被圣灵差遣，到处传道，自北而南，到处创立真耶稣教派。

真耶稣教会的特点，第一，她标榜自己是真正的耶稣教会，别的教会都走了样、变了质。第二，注重灵恩，讲圣灵充满。第三，守安息日。第四，真正的自立、自养、自传，与外国没有关系，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基督教派。张氏后来被该会罢黜。

这一教派到南方来，如何拉到家大姑母这一条线，我那时还年少，不知详情。照我现在推测，可能跟守安息日有关，因家大姑母常与安息日会派来往。这一教派先找到那些与她们有某些共识的人，便容易入手。真耶稣教会的人像所有「灵恩派」一样，十分热心。他们讲道时，不像一般的「说教」，说来说去都是站在讲台那人的声音，言不及道；听道的人只听见他的意见、理论，总听不见神的话语，无法满足心灵的饥渴。（现代派除了意见、理论外，再加上什么什么主义、冒牌神学等）很多信徒听了一世，对于真道，一无所知，最多只是略知皮毛而已。

灵恩派的人一股火热，讲道时只讲经，以经解经（初期他们未进神学院，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神学理论可讲），并且他们有一股特别「恩赐」，就如我前面所提的那位陈传道，原先是一无所知，忽然「灵窍」大通，讲得头头是道，有如泉涌，叫听的人大感神奇。比较自己公会那些教牧，只能「说教」不能「讲道」；相形之下，不免另眼相看，认为他们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

还有，他们祈祷时，总是十分迫切，不但大声祈祷，流泪叫喊的祈祷，甚且禁食祈祷，特别是祈求圣灵充满时，挥拳顿足，声声凄切，真是叫人大受感动，以致大受感染，叫你参加他们的祈祷会后，觉得内心十分舒服，感情十分轻松，与公会那种冷冰冰，真有天壤之别。

再还有，更加叫人被吸引的是，他们大讲上帝给他启示，圣灵对他说话，昨夜天使向他显现，种种奇事异迹，叫你觉得他们简直古代先知复活，你面对的是一个「神人」，对他们敬服十足，奉若神明。

灵恩派的人十分感情化，甚至感情用事。只要说是圣灵启示，便不分辩真假，全心相信。他们「热心」，连「头脑」都发烧，以致被魔鬼欺骗，中了撒但的诡计。他们忽略了撒但也会利用圣经的话，断章摘句，来引诱主耶稣（太四1）。主耶稣步步为营，识破诡计，才不至入彀。

话归正题。当家大姑接受真耶稣教会在她家建立聚会点，这时带领了不少亲朋戚友，在她家聚会。

家三姑是一位性情贞淑，十分聪明的女子。她毕业汕头产科学校后，就在汕头市府医院工作，因着她大姐的带领也来参加聚会。忽然有一天，「圣灵启示」要她嫁给一位洪姓的田舍郎。这位田舍郎居住乡间，务农为业，略识之无，因事来汕，由亲友带他来参加聚会。既不认识，也无感情，一句「圣灵启示」，大家便推波助澜，要她顺服圣灵。家三姑清醒时坚决反对，进入「催眠状态」时，便心灵不由自主。这时由亲友传语，家三叔闻信赶往汕头，打算把她带回家乡，这班灵友把家三姑隐藏起来，不让见面，硬软兼施，把生米煮成熟饭，家三姑一生前途便因此断丧。

不久，家三姑搬迁到人地陌生的福建云霄县去自己开业。（我推测这婚事给她的打击太大了，在人前抬不起头来，非远走不可。）后来，照我们所听到的，她性情变得暴戾，常常苦待丈夫。这一点，我很了解；试想她每日所面对的，是一个没有感情，没有文化的「丈夫」，造成她心理變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因此，所谓「圣灵主婚」，会使你明白，究竟是凡事叫人得益处的圣灵（林前十二7），抑或是伪冒圣灵叫人受损害的邪灵？

再不久，又爆发了另一件大灾祸，就是「圣灵」指婚姻错误，给当事人重新分配。

事缘家大姑（她年纪比先父更长）已有好几个儿女，长子比我长一岁。忽然有一天，「圣灵」指她的婚姻错误，要给她重新安排。在她们聚会里面，有一位王先生，他已结婚，有家有室，也有好几个儿女。「圣灵」也指他的婚姻错误，要王先生离弃他的妻子，跟家大姑重新配合。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可是这一小撮热昏头脑的人，他们认为应当顺服圣灵，凡事让圣灵作主。因此这一对男女主角，抛弃了他们的另一半，亲生的儿女，多年制造的安乐窝，去重新捏制一个「圣灵的家庭」，在「圣灵」的乱点鸳鸯下，另新起头。

自从家大姑聚会发生了一连串的糗事，以后我们再没有跟她来往，对他们的事，形成割席断交，不相闻问。

一九四六年，我从汕头到香港，接受潮人旅港中华基督教会（以后改名为潮人生命堂）的聘请，担任牧养教会的工作。

某主日，我到九龙城分堂讲道，聚会后大家散会回家，我照规矩给他们握手作别。这时有一位老太婆突然问我：「你是不是某县某处人？」我答：「是」。她再举我的乳名问：「你是不是名字叫XX？」我惊讶的答：「是，你怎么认得我？」她不答就走了。

事后，我慢慢的回想，她苍老得很，她改变得太利害了，可是她面貌的轮廓，我渐渐想起，她是家大姑。

以后，教会的姊妹们告诉我，她叫王太太，住在九龙城，家境贫苦，许多时候到救世军接受救济，也偶尔到我们教会来。她们家有一个女儿。生得漂亮，在某电影老板机构工作。老板要纳她作第三妾侍，她拒绝不肯，但这作父母的却大力赞成，大施压力。后来如何我不知道。一方面教会没有他们的名册，另一方面他们经济挂帅，甘心把女儿作摇钱树，甚至牺牲女儿一生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这种唯利是图的人，已经失去人性。他们自幼明白真道，也知道教会反对「妾侍」，却甘心做出这些灭绝人性的事。她是长辈，我不敢去惹她，还是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这是六十多年前，活生生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家庭里，我们所受的创伤，是何等的深，及今思之，犹有余悸。

那次给我的教训，是有圣灵也有邪灵；并且圣灵工作，邪灵也工作。邪灵总是假冒圣灵，乔装光明的天使，很多时候满口属灵的言语，其甜如蜜；它会觑准你的弱点，然后给予致命的一击。就如主耶稣，当禁食饥饿时，撒但就大献殷勤，叫他变石头为面包；当它要引诱耶稣从殿顶跳下时，它还引用圣经（原来撒但是熟读圣经的），把圣经动一动手脚，只要你不慎思明辨，掉以轻心，就会掉进它的网罗里。那时候，一失足成千古恨，想回头已经太迟。因此我劝你头脑千万不可发烧，内心要保持冷静，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站稳在圣经上面，防备邪灵的迷惑。

与江端仪笔战

前面我曾提及，我写过十一本有关圣灵与灵恩的书，细细一算，其中竟有五本是与江端仪笔战的。

江端仪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极端灵恩派的一员悍将；在港台星马一带卷起了一阵不小的「江端仪旋风」，叫许多教会甚至地方教会以及灵恩派教会也受了震撼。现在她虽然死了，她的徒弟洪以利亚还自立称王，声称他是末后的以利亚，神已经立祂的君在锡安圣山，这锡安圣山已经搬在台湾高雄。离经叛道，一派胡言，竟然有人信他，甚至有人去高雄「朝圣」，不能不说这是奇事。江端仪有知，一定为她所闯的祸痛心疾首。

江端仪出身名门（她祖父是江太史），她生得又漂亮，人又聪明，口齿伶俐；香港陷敌前她会当过舞女，陷敌后她逃到广州湾去，随着薛觉先、红线女的粤剧团演出；香港重光后，她回到香港，投入电影界，艺名梅绮。她演出的剧不少，不过不是主角，乃是配角。

电影界的男女生活，特别那些「明星」们，他们分合合分，恍同露水姻缘。江端仪承认她过去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的邪淫生活。照我所知，她曾经与名小生张瑛结婚，生下张路德；也会与黎某结婚，在电影界看来，不过是家常便饭。可是对一个女艺人来说，岁月不居，当人老珠黄，艺术生活完结时，也就等于末日来到，更何况为着赶戏，卜昼卜夜，对于身体的损害，尤其严重。江端仪也就如此，精神肉体重重砍伐，濒临崩溃。就在这时候，电影界有一位艺名紫罗莲者，悔改信主后，热心领人归主，江端仪在她引领下，决心信主。

江端仪真的懂得演出，当她在电影最后一出，演出跳水时，她公开宣布从今后结束演员生活，皈依我主耶稣，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今以后专心事奉主。「明星信主」，这事轰动了香港影艺界，也轰动了香港教会。各教会邀请她作见证，外界闻讯也纷纷来听她作见证。她口齿伶俐，以她过去的犯罪生活，现身说法，见证基督救赎大能，叫多人受感动。

江端仪是一位十分聪明的人，她知道对于圣经一无所知，以后站讲台是一个致命伤；因此她参加培灵学院（圣经夜学）接受造就。另外一方面她努力自修，殷勤阅读培灵书籍。那时她是一位热心、谦虚、单纯的初信者。

某晚教学时。一位灵恩派的牧师对她说，你需要灵力。这话大大击中她的心。她是电影界出身，电影界总想脱颖而出，出人头地。现在她到教会来，她也满怀想做教会明星，超越群伦。

她接受极端灵恩派的误导，她禁食祈祷，求圣灵充满，求说方言。她接受小群的观点，认为今日教会是公会，是巴比伦，必须脱离。以后她的工作中，她一方面讲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凭据，一方面攻击教会是巴比伦必须脱离自保。因此她自己创立「新约教会」，她并大放厥词，说一九六六年，全香港都要变成她的新约教会。

特别当一位黑人牧师宣布上帝要立江端仪作东方女先知之后，江端仪真是「令旗令剑」在握，大讲新约教会，这样不但在星马分裂多间教会，连小群以及神召会都被她所定罪。一时狂风骤雨，把许多教会打得枝叶披靡。

就在那时候我写《评今日方言运动》一至三集，《辟妄归真集》，《论道一夕谈》等。年前在巴西工作的尤正义牧师告诉我，当那时候台湾教会面对江端仪的攻势，不知如何应战，幸亏拙作及时出版，帮助他们明辨真伪，站稳真道。



► 《闢妄歸真集》，吳恩溥著，1966年，香港：聖文社



► 《論道一夕談》，吳恩溥著，1963年，香港：聖文社

论江端仪的成败

上文我提及江端仪姊妹是一位聪明伶俐的人，她有奉献决心，照理说应该给教会带来祝福，想不到因被误导，一则以偏，一则以激，以致未见建立，反被拆毁。推究原因，都因教会没有好好给她造就、引导，以致流失人才，十分可惜。数十年来照我所看见的，上帝为中国教会兴起不少人才，各教会总为自己的宗派建筑围墙，却让这些人才自己奋斗，自己挣扎，自生自灭，损失了多少精英。保罗归向主，又被圣灵充满（徒九 17），但他仍往亚拉伯去，潜修三年（加一 17~18），后来再经巴拿巴引导扶掖（徒九 26~27）始成大事。江端仪就没有这好遇，因此没有好日子，结果自己亏损，教会亏损。

江端仪有她成功的地方：第一、她自信力强，有强烈的使命感。第二、她肯吃苦，当她住在郑沛然先生家中作客时，洗濯衣袜，躬亲操作，不假手工人，叫郑先生大加赞许。第三、她出身电影界，深知宣传的用处，她一切收入，除了吃饭及屋租外，几乎全用作宣传，一点不吝惜。一切宣传品，皆用作讲章及个人的见证，说预言，尽量把自己神人化，叫读者听者把她视为「女先知」。

江端仪的弱点：第一、她信道的日子太浅，对教会及圣经的认识也有限，她一来到教会作见证，受热烈的欢迎，教会把她捧得太快太高，叫她飘飘然，自视太高，以教会明星自居，甚且宣称上帝立她为教会的「工头」（林前三 10）。

第二、她被误导，以为被圣灵充满一定说方言，说方言的一定被圣灵充满。因此到她那里去的，一定要说方言，不会说方言的要教他们说；结果假方言，人造方言充斥。

第三、她自从由黑人牧师处得着预言之后，她更相信异象及说预言。某次，她对手下人说：我看见异象，一棵大树倒下，吴恩溥倒下了。他们把话传给我，我听了不禁大笑，「江姊妹看错了，在上帝的园子里，吴恩溥不过是一株小草，大树另有其人。」当她舌痛将死时，她预言死後三日要复活，害得他们不敢给她收殓；过了三日，发臭了，才给她在和合石坟场埋葬。

第四、凡极端灵恩派，皆有过激的宗教情操。江端仪的教会也然。她们的聚会日夜大声祈祷，甚至哭号着祈祷，前后左右邻居无法忍受，只有报警制止。参加聚会的人，以家庭妇女为多，她们抛离丈夫儿女家事，夜以继日，因为家不成家，丈夫责备妻子，不守妇道；妻子埋怨丈夫，被撒但利用，拦阻她发热心。夫妇吵架，黑云四布。有的妇女不顾一切，日子久了，等到清醒过来，才发觉鹊巢鸠占，丈夫再找主妇总理家事，后悔不及。因此互相禁戒，不敢到她聚会处去。

第五、江端仪斥责各教会是宗派，是巴比伦，她自己建立的「新约教会」才是合乎圣经的教会（连小群也是宗派）。其实教会的真理，说浅似乎很浅，说深却是很深，绝不是读几本地方教会的书就能够了解。但江端仪却有如初生之犊，不认识什么叫老虎，竟大言炎炎，一笔抹煞。当她来到马来西亚时，郑沛然先生因为她的圣灵充满，说方言以及苦行，并且从福音堂出来，成立新约教会，每月也给她大笔金钱支持；江端仪误以为她是工头，可以遥控指挥，当地教会要对她顺服。两人发生争执，想不到她竟对郑先生及他的家庭用严厉的话咒诅，因此两人闹翻。这事对江端仪的打击十分严重。

我与郑先生为多年朋友，在文字事奉上且曾联手，颇为知心。但因我批判江端仪，他参加战团，后来与江闹翻，才知江不是「省油灯」。不久，我应邀到槟城讲道，已往我常住郑家作客，他知道了对杨剑雄先生说：「还是吴恩溥可以作朋友。」我听见乃相约翌日到海边去，三人叙谈，碧海依旧，可是在谈话间难免有所避讳，与已往的言无不尽，显有不同。想起智者告诫年轻辈，切莫为政治为宗教作辩，庶免徒伤感情。此话我早知道，但想起神的托付，我又怎敢逃避使命？！

第9章 挑伐廉价博士

廉价博士的妖风

六十年来的笔兵生涯，经过三场剧烈的战斗。第一、与佛教的煮云法师、印顺和尚以及香港的觉光法师，从教义上作斗争。第二、与极端灵恩派的江端仪以及她的「后遗症」—「新约教会」，从真理上作斗争。第三、揭发廉价博士，并因此引发一场震动教内外，从纯洁教会方面作斗争。

「廉价博士」即坊间所谓「冒牌博士」。我所以称它为「廉价博士」，因为一位正牌博士，要经过十年寒窗苦，还要身经百战，才能够脱颖而出。时间心血，所费实在不赀。廉价博士却抄捷径、走后门，有的找函授学校(函授学校其实无资格发博士文凭)，有的找冒牌学校(这些学校有的只有一个办事处，有的只租一个邮箱，他们冒称XX学院，完全是学棍们的骗局)，买来一张「博士」文凭，就以假乱真。有的付出几十英镑，有的付几十或几百美元。只因这些「文憑」印的是「鸡肠字」，从外国寄来，过去民众有几多人到外国去，有几多人懂得外国骗子？学棍随地有，因此不辨真假，给予另眼相看。甚至有些政府机关也把「假博士文凭」当作真博士文凭给予资格认定，说来真是笑话。从骗取至混充，只需付出若干美元，便可到照相馆拍下一张戴四方帽的相片，既可以骄妻孥，光荣閨里，还可以伪冒资格，平步青云，实在太便宜了，这是我所以称他们为「廉价博士」的缘故。

在香港搞廉价博士的始作俑者为S牧师。

我与S牧师为多年朋友。各人籍贯不同，出身不同，事奉的地方也不同。开始论交时乃从文字开始，以后在香港时才有机会彼此过从。照我所认识的，S牧师富有天才。以音乐而论，他没有经过正式的学院训练，但却「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他写作若干圣诗，流行国内外，为多人所爱唱。虽然某些经院派从乐理的角度，批评他若干作品有瑕疵，但他在音乐领域上的成就是无可抹煞的。

他受造就于北方某神学院，接受正统的长老宗神学训练。富有创作天才，也有青年人的冲劲。时正日寇侵略我国，抗战军兴，从北至南，烽火连天。这时学院结束，但他壮志如虹，东南西北，直到边疆，到处传道，不怕艰辛。他发挥写作天才，凭信心、掏荷包，孤军作战，出版刊物，堪称我国教会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传道人。

我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人才，如果在国外，在爱才若渴的心态下，一定被网罗造就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才。可是在中国，不同宗派的人不会理睬，同宗派不同派系的人眼中也不会被重视，任由你自己奋斗。倘若你能够突破困境，腾云驾雾，大家当然前倨后恭，否则任由淘汰。中国教会就是如此流失多少人才，真是言之痛心。闲话少题，言归正传。

某次，在聊天中，S牧师对我诉苦：跑过五湖四海，深深感到名字后面没有尾巴（指名字后面没有学位）实在吃亏。特别在那些未信主的社会中间，不被重视。他说，在国外



► 廉價博士內幕（剪報）

连在餐厅的侍者，硕士、博士多的是（在国外，很多中国留学生多在餐馆工作，半工半读，维持生活。）与他们比较，当真相形见绌。再其次，S 牧师告诉我，他在纽约遇见老同学 C 牧师，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班，他要求 C 牧师设法，希望代他拿个荣誉博士荣衔以壮声势。（据以后 C 牧师告诉我，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名校，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寒窗十年苦读还拿不到一个博士学位，S 牧师凭什么要拿该校的荣誉博士，是无可能的。C 牧师现在已获得博士衔。）

伦敦找不到这学院

又某日，S 牧师从国外讲道回来，喜孜孜对我说：我已经办妥，很快就可以得到博士文凭。

我问真的吗？他说是真，是英国伦敦，再过几天就可以寄来。

我这时真为老朋友高兴。因为少时在我们脑筋里就深深铸刻，日本货水皮，英国货货真价实，这「博士」来自英国一定响叮当，掷地有声。

我想一想对他说，如果是真，我劝你不要张扬，因为大家香港人，肚子里有几条蛔虫（香港俗语：是心知肚明之意），彼此都知道清楚。再过了若干日，我接到他的邀请，定期在弥敦酒店副厅举行感恩会。他再叮嘱这番一定要来捧场。他还埋怨上次生日宴我没有参加，不够朋友。

那晚上，厅上挤满了人。博士是一件大事，大家都来恭贺，与他分享快乐。

在会上，S 牧师喜形于色，这是人情之常。他哥哥却有些得意忘形，叫人有些「沙尘」（香港俗语：是骄矜自大的意思）的感觉。

再过几天，S 牧师对我说：「我认为香港有四位同工，有资格得博士学位，我一定帮他们，成人之美。」

我问哪四位？他说：「周志禹，石新我，杨濬哲及你老兄。」

我冷不防他说这话，兀然一震，连忙对他表白，我从来没有这想头，自知才疏学浅，也从不敢作如此想，不敢高攀。

后来跟杨濬哲兄谈起这事，他与我有共识，他还再加上一句，此事万不可惹，以免自招麻烦。

再过几天，石新我牧师告诉我，他已与 S 牧师联络，S 牧师乐意推荐，他已找建道神学院刘福群院长写介绍信，并寄他的著作二十五册，以作资格认定。

再过若干日，石牧师告诉我，他已收到伦敦来信，认可他的博士资格；他们问：「你奉献若干英镑？」

我问他怎样打算？他说某人奉献二十五磅，我打算奉献二十磅。

我说那里话，某人二十五磅，你最少应该三十磅，那有你比他更少的理。

石牧师摇摇头，他说二十磅够了。石牧师真个走过四海五湖，认事透澈。再过了若干日，他对我说，博士文凭已经寄来了。

这时我同样提出劝告，文凭拿到了，千万不要张扬。大家香港人，彼此知道得太清楚了。

石牧师答应我，他不张扬。他真的不张扬，除了几位老朋友外，其他真的无人知道。

过不多几日，石新我牧师出发往南美洲各处讲道。临出发时，他把家中各事向石师母详细交代；他说我这次出远门，不知何时才回来。真的，当石牧师到巴西时癌症发作，情况不良，他前往纽约，由老友史祈生牧师接待他，就在纽约歇息人间劳苦，跟石师母一别永别，真是出远门。

据石师母云，他出门讲道，从来没有这样安排过，他这次似乎有预感。

当石牧师经过伦敦时，他跟王牧师「按图索骥」，东找找，西找找，正是寻寻觅觅，「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不到这间博士文凭制造所的学院。石牧师是一位十分精明的人，他对此事早有蹊跷的感觉，经过调查，他写信回港向我报告真相。

被损害的一群

「廉价博士」阴风掠过，因为其来也骤，其去也疾；所谓「出其不意」，一时间若干人误触机槛，受了损害。当石新我牧师卧病纽约，在病危中他对朋友坦承一生最大憾事，乃是去取这张假冒的博士文凭。一时之误，含恨终生。

周志禹牧师是中国教会的闻人。他在上海时就担任全国基督教勉励会会长。山河变色，避秦来港，历任中华传道会会长（前任是宋德成牧师），香港圣经学院院长（现改制为香港神学院），并创办《真道杂志》自兼主笔。中英文造诣甚深，文章道德，为多人所敬重。

一日，当他收到这一张荣誉博士文凭时，这时外间正阴风飕飕，显得有些不寻常。周牧师何等机警，连忙以招拆招。周牧师是教会中的国际名人，如果他存心获得荣誉博士衔头，一点没有难处。不久，美国某神学院赠送他一个荣誉学位。周牧师趁着学院开会，新旧同学济济一堂，乃当场把这个正式的荣誉博士学位公诸各人，来个交代，用事实来洗刷自己，与坊间的「廉价博士」并不相同。

众同学为着老院长的金字招牌，实至名归，皆大欢喜，传为佳话。

寇世远先生是台湾「基督之家」监督。他是我国颇负盛誉的传道人。早岁在灵粮堂事奉，离开灵粮堂后自立门户「基督之家」，自任监督。他每主日讲道，由弟兄们记录。年终汇集成册，名曰《生命之道》。至今多年不断，这样有系统、有计划的出版，在我国传道人中，未之前闻，可说是首屈一指。

他们教会所用的诗歌，由他一手编撰，更是难能可贵。足证他国学根基好，经学宏博，才能够讲坛文坛，源泉万斛，各擅胜场。

那一年，他应邀到香港讲道。某日，在坐谈中，有一位来客，盛赞寇先生如此博学多才，早应获博士荣衔，被人尊敬。

稍停，来客再鼓其如簧之舌，谓为澳门XX大学，专为学人设想。皆因过去我国学人很少有机会获得博士学位，其实这群学人大多学识渊博，对于国家文化，皆有卓越的成就；论实际，远非今天的新科状元所能比拟，只可惜无人注意。现在澳门XX大学这一群有心人，乐意帮学人一臂之力，凡在学术界文化界卓然有成者，他们乐意帮他们，让他们荣获博士荣衔，得世人肯定。

这时在座有一位平素爱教会爱传道人的某君，闻言插嘴：「他们办一次赠送手续，需要多少手续费？」

来客说：不收费，完全服务。等到办完手续，多少任由各人乐意奉献。像我自己，我奉献了港币一千元。这是奉献，不是收费。」

某君听见，目视寇先生对来客说：「驾轻就熟，手续由你办理；奉献的钱由我负责好了。」

过了不久，菲律宾某教会邀请寇先生前往讲道，广告写着「寇世远博士」。

再过了不久，新加坡教会邀请寇先生前往讲道，讲完道问题解答。有一位青年站立询问：「寇先生，听说你得到博士荣衔，究竟这事经过可得而闻乎？」

寇先生承认这事，他为自己辩白：「这事已成过去，我再也不使用这名堂了。」

寇先生取得「博士」衔头，大家早有所闻，也免不了有些闲言闲语。现在寇先生坦白交代，古语所谓：「君子之过，日月之食」，大家倒不住称赞寇先生的坦率可嘉。

伪冒大学、伪冒博士

某日，数人在一起摆龙门阵。

这时在座 K 牧师，忽指笔者谓：「前几日我们还在评论你，你能够隔洋过海追踪冒牌博士，至为佩服。此事发生在英国，你没有到过英国，却能够把它挖根，实在不简单。」

我笑着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可以媲美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是英国人，在柯南道尔爵士笔下，英国人在英国，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大显神通，已不容易。你却人在东方，相去十万八千哩，一点没有关联，还不比福尔摩斯更加福尔摩斯？」

「老弟！你真会吹，吹得我飘飘然，直飘进九霄云外。让我悄悄告诉你，破获冒牌博士，并不是我有什么本领，乃是教会里弟兄们发扬正义感的成果，我不敢冒功。」

「这话怎么说？」

让我从头说起：

某日，有人给我电话，问我知不知道英国某某学院的博士衔头乃是冒牌货。我听了，怀疑我听错，我忙问你说什么？

对方再说一次。

我问你怎么知道？对方说，他有可靠的资料。

对方再详细交代，他有全盘详细的资料。他先打电话给 XX 报，他们表示对这事没有兴趣，对方问我有没有兴趣，他可以把全盘资料寄给我。我忙问对方贵姓大名？对方不肯说明，他只答应把资料给我。因此直到今日，这位「知风报信」有正义感的弟兄，究竟是何方人士，我一直不知道。这一棒破获冒牌博士的功劳，应归功于这位弟兄，我不敢冒功。

过了几天，数据寄到。我小心阅读，资料并不虚假。这时我的心好像沉下去，十分难过。教会应当「求真」（追求真理），「保真」（持守真理），以致「扬真」（发扬真

理），怎么在这最高学位的事上，竟然有人公然作假，如果不鸣鼓而攻，让这毒菌四播，对于教会的损害，后果是可怕的。

为着小心起见，我写信到伦敦给我的儿子，叫他到《每日电讯邮报》（Daily Telegraph & Morning Post）报社去，找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的报纸，有关这冒牌博士被政府检控，被法院判罚二百五十磅，另付堂费五先令的新闻，并且要报社在报上盖印证实。

过了不久，《每日电讯邮报》寄来了，还有《泰晤士报》也寄来了，不但证据确凿，并且铁案如山。虽然如此，我还需掌握更多的证据，我再写信到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这是一个属英国政府的机构）问问伦敦的「自由圣公会国际大学」是否经过英国政府正式注册？照英国政府法律，一间函授学校有没有权力可以颁发博士学位？

过了几天，我收到英国文化协会给我的回信：第一、在英联合王国里面，没有「自由圣公会国际大学」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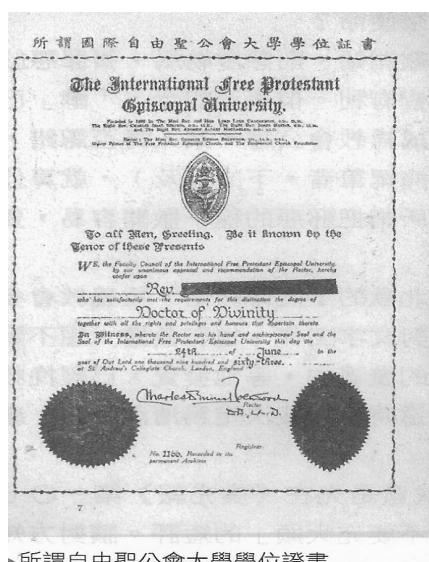
第二、在英国没有一间函授学校，有权力可以颁发「博士」或其它学位。

第三、根据法律来说，任何未经认为合法的大学，所发出来的「学位证书」，是被认为是毫无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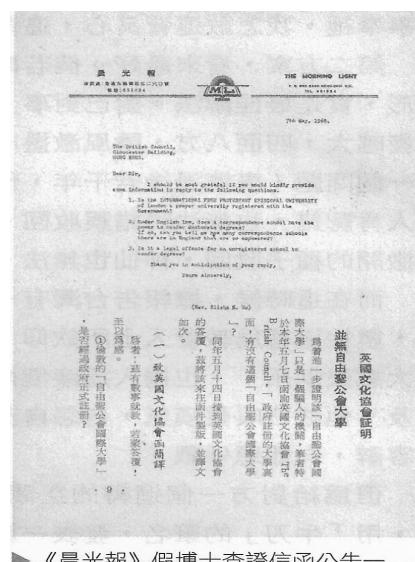
（按：英国伦敦颁发学位的邮箱大学。叫「自由圣公会国际大学」。「自由圣公会」并不等于圣公会。这是冒牌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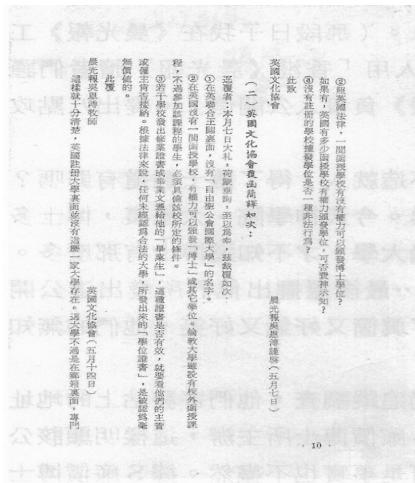
► 所謂自由聖公會大學學位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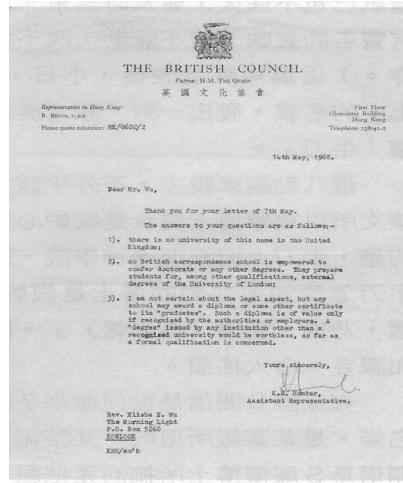
► 所謂自由聖公會大學學位證書



► 《晨光報》假博士查證信函公告一



►《晨光報》假博士查證信函公告二



►英國文化協會信函（1968年5月14日）

「不要充大頭」

有关廉价博士原是「假货」，我手中已经掌握了很多资料，自石新我牧师与王又得牧师踏遍伦敦找不到该大学，到《泰晤士报》以及《每日电讯邮报》的新闻报导，以至于英国文化协会的覆函等等，正是证据确凿，百喙莫辩。现在我要怎样处理呢？

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装聋作哑，何必自招怨尤！

二、找某人面劝，叫他认错，把错误收回。

三、根据事实予以挞伐，清洁教会，不让牛羊污秽圣殿。

第一方案，所谓「潮州音乐，自己顾自己」（俗语），做个好好先生，面面俱圆，这是处世上策。但上帝既然把责任托付我，要我忠心事奉祂，我怎敢违背良心，违背天来使命？

第二方案，看来最好。倘若事情刚开始，则悬崖勒马，弭罪恶于无形，实是最佳办法。对己对事，俱皆有利。但事至如今，醉已越发越大，四面八方，阴风激荡，已成为教会公害。某人肯否认错，是一个问题（事情过后若干年，他仍痛骂笔者，下文另及）；就算他个人肯认错，也无法将错误收回。正所谓把邪恶的种子撒开容易，要把撒开的种子收回，神仙也无法。

而在这时候，据报告台湾有一位北欧的Y姓传教士，牧养教会多年，灵性道德为教会人士所钦仰；他对文字工作，也有负担；想不到「大意失荆州」，也卷入这廉价博士的漩涡中，等他发觉，已经挽救不及，他终日唉声叹气，自怨自艾。这时更促我决定为清洁教会，义不容辞，向罪恶争战。

但为给对方一个回转的空间，我还是先在《晨光报》第一〇七期，用「牛刀」的笔名，发表一篇「不要充大头」的短评。让对方知道纸已包不住火，要及时煞车。「牛刀」者，牛刀小试的意思也，含有警告的意味，若不听劝，决不姑息。（那段日子我在《晨光报》工作。）这篇短评发表后，不日，有人用「香港《晨光报》读者们谨上」的名义，发出一封「致《晨光报》负责人公开信」。提出八点攻击「牛刀」。

这八点说来说去，不外乎该文不造就人！得了博士难道有罪吗？该文所以攻击博士完全是嫉妒心作祟。今天神学院、大学里，博士多的是，牛刀大概没进过神学院，进过大大学，才知道博士有那么多。牛刀怎么知道他们的博士是假的……。最后还摆出他们所发出这公开信，乃为「爱护《晨光报》」。读了真个又好气又好笑，他们的无知和谬妄，令人摇头。

究竟该公开信是从何处来？经过追踪调查，他们寄发贴上的地址名条，是某某报所用的。某某报为 S 廉价博士所主办，这样明显该公开信是 S 廉价博士所搞的鬼把戏。可是事实也不尽然。据 S 廉价博士对朋友透露，那段日子，他不在香港，也不知情。而是一位牧师，他刚买来一个博士假衔，想大大活动一番。想不到给《晨光报》揭发，满肚子密圈成为泡影，恼羞成怒，便伪托《晨光报》读者名义，写这封公开信。他到某某报找地址名条，恰好 S 廉价博士不在，他偷取（不告而取）那些地址名条，寄出那封公开信。所谓「《晨光报》读者」其实乃是 C 牧师的个人杰作。等到东窗事发，S 廉价博士只好自叹倒霉不已。虽然如此，但该 C 牧师的「博士」，也是经由 S 廉价博士取得的，S 博士也难卸罪责。

诬陷我恶意毁谤

一日，有电话找我，对方自我介绍是 XXX 律师行，据云，他的当事人 XXX 控告我毁谤他的名誉。稍停，他继续说，他是一位基督徒，他很想跟我见面。

我听了，稍作考虑之后，我告诉他，我们是政府注册的合法刊物，倘若你的当事人认为我们言论失实，可以来信更正，经我们查明属实，我们可以「来函照登」。不过阁下是基督徒，愿意与我见面，站在基督徒立场，我乐意从命。

当我到律师行时，这位弟兄很坦白告诉我，他已往曾在神学院念书，虽然没有走上事奉的道路，他仍然关心上帝的教会。

我们彼此对谈，我把手中有关假博士的资料给他看。他细心看，看后表示了解我们的立场。临别时，他很诚恳地劝我说，以后别这么傻，写这类文章不要再指名道姓，就不必负法律责任，也不必惹来许多麻烦。

说话不必负责任，实在太便宜了！我接受他好意的劝说；可是不多久，我良心自讼自责，我说的是不是真话？如果是真话，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要躲在暗处，像一只无胆狗？作事总要光明正大。这一来我决定必须坚守原则，忠心主的托付，不怕事也不故意惹事。

不多几时，S 牧师在他主办的刊物上给我攻击，他指责我因为嫉妒，所以恶意毁谤他（意思指我因为没有博士，见他有博士就眼红嫉妒他；狐狸吃不到葡萄，就骂葡萄是酸的）。他指责我没有到过英国，不知道英国的情形；我对他们的批评，只不过是造谣中伤。

他校准口径，向我发炮。这时在香港、在台湾，那些「充大头」的廉价博士，群起响应向我攻击，一时炮声隆隆，不知者如坠五里雾中，真不知谁真谁假。

这时候，我的处境好像拳击被对手迫到墙角，无路可退。想到「忠而受谤」，想到「恶人先告状」，没有办法，我只好把我手中拥有的假博士的资料，原原本本刊登出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一着对他们影响太大了，但除此以外，我实在无路可走。

那一期《晨光报》已经编好校好，等待出版；我因为答应曼谷心联堂快乐营（夏令营）讲道，并沙劳越卫理公会平信徒圣经学校讲课，只好把发行的工作交代给同工，匆忙就道。想不到当那一期《晨光报》出版送来办事处时，给同事 X 君看到。X 君与 S 牧师有特殊关系，她要求本会的监督桑安柱牧师停止寄出，并以去留力争。桑牧师只好嘱高腓力先生到舍间要我在外间的通信址，嘱我即日回港自己处理。

这事太突然了。内人对高先生表示，倘若这一期不寄出，外间不明真相，将以吴恩溥为造谣人，《晨光报》为造谣报，以后工作将如何继续？天下事常蜿蜒曲折，当桑牧师写到心联堂给我的信，我们夏令营地址不在心联堂，乃在渡假地，教会的负责人一同在夏令营。夏令营工作结束，我前往新加坡，教会的负责人看见我的信，只好给我转回香港。

当我到沙劳越时，王一貫先生也来接机，他悄悄告诉我，前几天桑牧师有信来，说报社有事要我回去自己处理。我问什么事？王先生答他也不知详情。我说大会明日开始了，我回去也赶不得回来。只好让它吧！

那一期《晨光报》虽然延迟寄出，但究竟寄出去，不但给《晨光报》讨个公道，也让读友们知道香膏里有死苍蝇。

真相大白

「霹雳一声」，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廉价博士的漫天乌云，风消云散，案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德国戈培尔的「假话说一百遍变成真理」，只可以欺骗那些以耳代目的，在事实的面前，一切假话，总无法站得住脚。

至今多年，每一想及，仍然有无限感慨。

第一、教会应该是圣洁体（没有邪恶旧醉，乃是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林前五 7~8），为上帝作活见证，表彰上帝的公道正义。可惜构成教会的肢体，虽然悔改，却不少人是悔而不改；虽然受洗，却没有真正的「洗心革面」，恐惧战兢，作成得救的工夫（腓二 12）。对罪恶仍然是「藕断丝连」，对世界仍然是「琵琶半面遮」，人在旷野，心在埃及。一旦利益当头，便肉慾复萌，走上回头路，沉缅罪恶中。甚至有人利用教会，来达到个人发财发达，功成名就的卑鄙目的。

而教会又太多好好先生，他们对于罪恶总是视而不见，噤若寒蝉，只怕惹祸上身。他们活像亚伦，满身滑溜溜，像一条尖头鳗，随风转舵。特别对于有钱佬，居高位的，更是唯唯诺诺，不住「擦鞋」。亚伦可以代表今天教会一些牧师及神职人们；亚伦为百姓造金牛犊，陷民于罪；当摩西责备他时，他却十分轻松地为自己遮掩：「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出三十二 24）轻描淡抹，把一桩滔天大罪，想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轻轻带过，化于无有，亚伦纵容罪恶的心态，怎能轻被饶恕。

其次，华人教会中，搞假博士的始作俑者 S 牧师，但直到今日，我仍然认为他原无意损害教会。他最初目的，乃想拿个学位，方便外出工作，以后他还想与朋友们分享一杯羹。想不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点火，别人煽风拔火，终成燎原之势，使教会大受损害，这应该是他始料所不及。

在这场风波中，在香港方面，最为卖力者，为一位姓 T 者，此君曾读过某野鸡大学，后来也读过某圣经学院，为人糊涂，他喜欢摇笔为文，当他买个廉价学位以后，到处作掮客，拉廉价博士生意，抽些油水。

还有一位姓 C 者，此人在「大学」教书（复员不久，国内变色，很多文化人避秦南来港澳，为着职业，纠合同行，挂个学院招牌，名为大专，实出无奈。），他也买个博士学位，大肆招摇。此君十足机会主义。他何时信耶稣，无人知道，忽然大发热心，也来教会凑热闹。此时恰巧他家属有人死了，他参加祭拜。某次宴会中，有人问他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是！」有人再问基督徒怎可以祭拜死人，他答：「是！是！」此时又有人问他，你是佛教徒吗？他说：「是！是！」再有人问他你怎能又是基督徒，又是佛教徒；他的答复仍然是「是！是！」。一时传为笑话。（今天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走的也是这路线。今年监察院长宴会中，有某监察委员问他，总统你是基督徒，怎可以上烧，他的答复乃是今天是多元化社会，我们不能墨守宗教的框框。」走的正是同一路线。）

因为这些掮客四出拉生意，因此搞得满天风雨，只要有钱，便可以买一个充大头。

假博士笑话一箩筐

在假博士的个案中，使我最惊讶、最费解的为 Y 弟兄。这位弟兄早年毕业大学，为人聪明能干，信仰也很认真。来香港后，弃学从商，他经营的是直接与外商来往。在交谈时，他对假博士表示不屑的态度，后来我才知道这老兄他也静悄悄去拿个假博士。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明知错误，为什么蹈身泥淖？甚矣哉！「利」之于人，惑性太强了。语云：「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明知不可为，但为着个人利益，仍不惜违背良心而为，不敢公然而为，却暗地里偷偷摸摸去为，用以达到个人利益的目的。底马明知贪爱世界不对，但结局仍是违背初衷，离弃在苦难中的保罗，走向世界中去。（提后四 10）「利」的破坏力，就是这么厉害！

人总有侥幸心，希望不劳而获，或付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走路常抄捷径，考试出猫（作弊），工厂出产冒牌货，大家不惜以假乱真。某次提及假博士时，涤然姊妹忿忿不平的说：「想起那些真博士，十年寒窗，磨穿铁砚，才读出个博士来；那些假博士只付出若干银元，就冒充博士，满身铜臭，实在太可恶。」

可是假博士实在太便宜了，钱去买来，可以装门面，骄妻孥，光闾里。因此，一时间，除了英国货、美国货充斥外（美国的假博士更便宜，货式更多样，除了假博士外，还有假牧师，因那时正是越战时期，有了假牧师可以瞒骗政府逃避兵役），而港澳方面还有些无耻文丑，自己搞个名堂，什么大学，什么学院，不必政府立案，自己签发证书，出售各式各样博士（他们美其名曰赠送荣誉学位，不称收费，而称奉献）。一时间乌鸦满天飞，博士好像癞蛤蟆随街跳。一日，美国某人来，据云他收到香港锦田某专门学院，赠送荣誉学位，问我这是真是假。锦田是香港新界的一个乡村，地方不大，人口不多，连中学都没有，哪来个专门学院。为着了解真相，我亲自出马，前往调查。正如我所揣测的，只不过是个无耻文丑（还是个基督徒、神学生），想混水摸鱼，趁机发点横财，因此自演自唱，利用邮箱，做个横财梦而已。

一天，美联社的记者，自香港美国新闻处给我一个电话，想了解香港假博士的实在情况。也可见那时候，假博士搞得真热闹。

最热闹的时候，某某某某社团的主席会长，也来趁热闹。某人甚至大摆筵席，广宴宾客，香港总督也被邀作座上客。想不到总督也被拖下水，这笑话闹得大，一时传为笑谈。

另一位会长，他买了假博士以后，作诗自嘲，自认为「沐猴而冠」。沐猴即弥猴，沐猴虽然穿衣戴帽，究竟虚有其表而已。猴仍然不学无术。在这时候还闹出一个大笑话；有人在报上刊登博士宴，还刊出其中两位是经纬书院的毕业生云云，经纬书院负责人，连忙请胡百全律师登报声明，与博士宴无关，该校也无此两名毕业生。今后任何人若假借该书院名义在外活动，将依法起诉云云。博士需要冒认学校拉关，一怪；该学院闻讯要聘请律师登报辟谣；不愿与该博士沾上关系，二怪。到这地步，廉价博士差不多已成为过街老鼠，悲哉！

教育部来求助

一天，我收到台湾寄来国民政府教育部某督学来信（还盖着正式关防），询问有关假博士的事，并要求我们给他们有关假博士的资料。我推测一定是这些假博士惹的祸，他们弄到一张「博士证书」，连忙作资历证件，向教育部申请。二、三十年前，哪会听见英国、美国有假博士出售，这些新新闻，真是难为了教育部的官员，叫他们不知所措，只好来信向我们求助。

买假博士来制造资历，希望能够躐等而进，蛙跳式的走捷径，已成为某些人侥幸的手段，倘若能够成功，真个本少利多。这在某些文化落后地区，就容易达到目的，倘若在制度严密的地方就不容易漏网。

美国某地有一位天气报告员，成绩不俗，忽然鬼迷心窍，去买个假博士，复把假博士证件向当局作资历申请。经当局调查后，发觉他的博士乃是「假货」，只好把他解雇。当局认为他的工作能力一点没有问题。作假有关人格，一个人不诚实，政府机构是无法容忍的。

但也有人不理这些，一味招摇，我行我素。你不给我骗，总有人会给我骗。香港有句俗语叫：「太平山下多的是老衬」（意指社会中仍有许多容易受骗的人）。

数年前，有一位弟兄问我，你认不认识周博士？我们这次开中文学校会议，他也来凑热闹。他说他是博士，又办学校，又办教会，听他口气，不尽可信，我怀疑他在吹牛皮。但他自称是博士哟？

这位博士照我们知道的，他的博士衔头不只一个，他一口气买了三个。他的出身是曾经在大陆旧式医院当杂役做见习，学些小手艺儿，探探热，洗些小伤口，他是懂得的，亏他够胆买个医学博士衔头。也亏他够胆逢人大夸海口，我是医学博士。

飘洋过海，他也来到新大陆。「博士证书」只是废纸一张，他要混饭吃，跑到政府机关去，此地政府对于耆英（老年人）有特别关怀，孤苦无依的，或者无力自助的，有关清洁工作（居住的清洁，或身体的清洁），就安排一些卫生人员按时给他们服务。周博士不惜大才小用，也扮演了一名卫生工作人员。某日，他被安排到某老人住所做清洁工作，一见面，原来彼此曾相识，周博士连忙坐下大摆龙门阵，天南地北，夸夸其谈。钟点够了，他出一张工作时间表请这位老人签个字。老人一看，你是来做清洁工作的，你工作没有做，我怎样签字给你。我的住所等待清洁。周博士原想不必工作，可以混过关，那知触礁，自叹倒霉。

周博士把他的博士证书悬挂在房间，他最高兴的事，就是向来访的人，大夸他的光荣证书。他不但大夸他的「医学博士」，这几年来他还打着「灵粮会」的招牌，想创立教会，广收徒众，另辟财源。可惜到处碰壁，虽然满肚子密圈，无人信任，皆成泡影。

揭发假博士是一场又艰辛又痛苦的争战，为着纯洁神圣的教会，不得不背起这十字架。多少老友，成为仇人；多少教友，成为陌路。虽然如此，并不后悔。我们岂不是信誓旦旦，愿为主粉骨碎身？现在略尝火窑滋味，又怎敢退缩自怜？

回首当年，这场战争能够奏捷，实在深谢桑安柱牧师。那时他担任杂志督印人，照着香港法律，一篇文章惹祸，除了编者负责外，督印人及印刷厂老板要一同担罪。桑牧师把刊物交给我，他完全信任我，从不阻止，也不干涉，由我大展拳脚，向罪恶挞伐。如果他畏缩，一声令下，我是无法动笔的。

大家帮忙捉老鼠

上文提及假博士战役，能够顺利奏捷，督印人桑牧师对笔者的信任，不干涉，不阻拦，功不可没。因为照着香港法律，只要督印人一声休兵，我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桑牧师具有新闻人的崇高品质，有正义感，对黑暗的势力不退缩，及今多年，我仍心存感激。

其次，有很多读友，大力支持笔者，有的不吝齿芬，叫我深感「德不孤」，我并不孤单；有的不断提供资料，叫我能够在「不枉不纵」的情况下，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其中一位叫我永世难忘的，是香港教育司一位 W 先生。

这位 W 先生在教育司工作，不知从何处接触到《晨光报》，他对《晨光报》每一篇有关假博士的报道从不放过，而对笔者所写有关假博士的评论文章尤为错爱。一次在电话中，彼此倾谈，他竟然把笔者所写的一段，约一、二百字全文背诵出来，使我十分惊讶，他有这么强的记忆力，竟蒙他如此错爱，从此惺惺相惜，心心相印。

说来也许无人相信，我们虽然如此相知，可是直到今日，我们不但未会晤面，只知他贵姓，连他大名我还不知道。这因为我认为他在政府工作，公务员有时需要隐私，除非他相告，否则我不问他，免得不便，徒然尴尬。其次我素性狷介，从不攀贵附势，他是官场中人，我决不随便拉关系，因此虽然论交多时，仍然情淡如水。

W 先生因为在教育司工作，占地利人事之便，各方面消息十分灵通，因此他常常提供我一些资料，而且帮助我深入调查，给我很多方便。

一日，有位署名李浩然自台湾来信，指称他朋友会到英国，走访该大学，亲访该大学院长，有关该大学内情，所得资料甚多，该大学经政府注册具合法地位等等，并指《晨光报》已犯众怒 …，并用刑法恫吓。

这位李浩然是否真的有「浩然正气」？他的朋友是否真有其人？都令人致疑。该大学经英国文化协会（官方）来信，说明英国注册大学中，并没有这个名字，证明我们的报道，一点没有错误，只是幽灵大学而已。

而那个大学所称的校址，经本报读友朱先生亲自过访，原来已顶让给另一间教会，大门由新业主挂着大牌。朱先生并拍照寄给我们，让读友们大开眼界。

该大学搬到哪里去呢？谢谢 W 先生帮我们穷追猛打，紧紧追踪；照该邮箱大学所刊登的地址，遍找不获。该院长保尔活（有译包德惠）却搬到离伦敦六十四哩的 Sussex 区，地址在 St. Leonards Warion Square，他住的 Flat2，有如香港大厦中的后座，我们的朋友要绕道后街，循铁楼梯十数级而达大门。

我友于十一时许抵达，没有大学招牌，保尔活住二楼，门前只设一小电铃，有他的名片印着 D. D. , Ph.D. , LL.D. , O. S. G. , 按铃久久，毫无反应，午饭后再度往访，惜再度失望。下午三时半，三顾草卢」，仍无踪影，只有将他的威水名片摘下，作为战利品。并将他的住居，以及大门口的装置，全部摄影，寄给《晨光报》制版示众。

事实证明，所谓「李浩然」乃是假老虎，一味靠吓。

博士廉售，十元成交

赵大飞来美国，雄心万丈，决心要拿个博士才赋归。经过数年努力，感到心劳日拙，他找于牧师诉苦。于牧师劝勉他，不要馁志，加油吧！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向着目标，再接再厉，总可以达到目的。

过了一段日子，赵大飞再来找于牧师。「我要回家了！」于牧师闻言，表示十分可惜。「青年人要刻苦奋斗，这样途而废，前功尽废，未免可惜。」

赵大飞笑着对于牧师说：「我已经拿到博士了！」

「真的吗？」

「实不相瞒，走正路实在不容易；我的朋友给我献议，辛辛苦苦，不知要再等多少年日，倒不如走偏路，钱去货来更划算。我听他话，已经买到『博士』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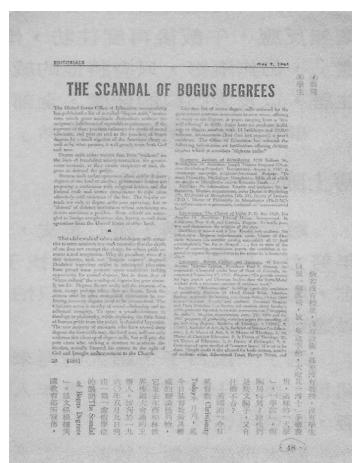
于牧师听见愕然，还没有开口，只听见赵大飞继续说：「于牧师，你老如果想买一个，我可以给你介绍的。」

于牧师听见，真个啼笑皆非，面对一位有志的青年，一念之差，竟然想抄捷径，也卷入「学位买卖」的漩涡中。

X X X X

在这段日子，因为假博士闹得很凶（一方面因为越战，他们想利用假学位逃避兵役），因此美国的新闻界也给这些作假之徒揭发及抨击。著名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杂志是当代基督教最具权威的理论性读物，它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九日刊出一篇「廉价学位的丑闻」（The Scandal of Bogus Degrees），该文根据美国教育部所公布，将许多贩卖学位的「大学」、「神学院」、「学院」胪列出来，我们所熟闻的柏尔顿大学（Burton College and Seminary）、「三一大学」（Trinity College）也都榜上有名。

最骇人听闻的，是《生活》（Life）杂志发表的一篇特写。该文作者比尔布恩斯（Bill Bruns）花了十块美金就取得一个神学博士学位。作者自认从未进过神学院读书，他



► 《今日基督教》雜誌有關假學位醜聞報導

从一位新闻记者得知，只要二十块钱，就可从加州一位目不识丁的亨斯理牧师（Kirby J. Hersley）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亨斯理说，他可利用邮寄封立牧师。做牧师好处多多，依照政府法律，一切财产，如新汽车、房屋、收入，都可以免税，还可以免兵役。

为了要体验这一切的好处，比尔准备做牧师；想不到只要数星期，除了填写姓名地址以外，什么都用不着，他便从亨斯理那里被封为牧师，得到亨斯理教会的委任状。只花十块钱，便从亨斯理的芝加哥真理传教士大学（Missionaries of the New Truth School）得到神学博士学位。

那大学还给比尔一本小册子，邀请他加入「教会领袖」的行列，每个教友代价十元，我若能招到廿五人，便可成为「教会领袖」，到五十人，便可成为会督（Bishop）。提到这位亨斯理真是妙不可言，他目不识丁，却拥有博士衔头。他用邮售方式出售牧师圣职，购买博士学位，二十元便可成交。后来被政府检控，据《今日基督教》杂志消息，被判坐监一年。

博士掮客，羞辱主名

只因为出售假博士的风声越来越凶，笑话越闹越多，台湾教育部终于透过侨务委员会宣布，不承认澳门华侨大学以及华南大学所颁发的学位。听了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河山变色，这一群文化人避秦海隅，可是他们需要生活。看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迫于无奈，只好借几间教室，挂个大学名堂，办个跳蚤型大学（美国有所谓跳蚤市场），现买现卖，颁发五花八门的肥皂泡学位，收个一千八百，用以济急。文化人到这个地步，实在也有难言之隐。虽然其心可诛，究竟其行可悯，叫人难以饶恕的，乃是那些挂着神学院招牌的「牧师」们，为着赚钱不惜引人走入歧途，损害教会不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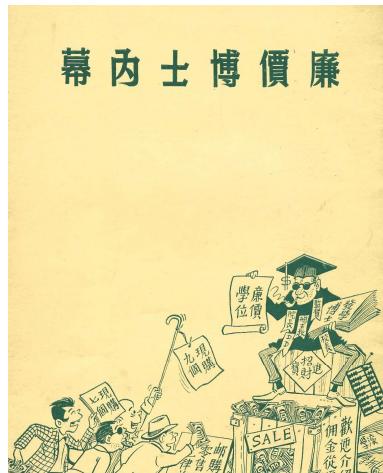
在揭发假博士事上，《晨光报》不畏强御，独挑大梁，此外很少有人出声。倒是名作家任毕明（任不明）以及一位笔名南蛮，在香港报刊上不假词色，仗义直言。教会内只知一位大光楼主（司徒辉牧师）敢于握管斥责罪恶。也因此，笔者便成为这些机会主义者的攻击对象。他们利用他们出版的刊物向笔者进攻，一指笔者没有爱心，迫人太甚；一指笔者无知，没有到过伦敦，不知那边实际情况，就算石新我牧师，因不是伦敦人，也不知伦敦事；一指笔者嫉妒，因为自己没有「博士」，就说葡萄是酸，这些人惯会说假作假，故作违心之论。

须知基督之爱，是圣洁的爱，不姑息罪恶，也不纵容罪恶。至于我那时虽没有到过伦敦，但新闻纸以及政府的文件，加上友人亲自明查暗访还有照片为证，还不证据确凿吗？石牧师到伦敦时，由王又得牧师作伴，按图追踪，原来不过是「信箱大学」，连「跳蚤」都不如。至于说「嫉妒」，更是笑话之至；石牧师付上二十镑，就可换来「博士」头衔一个。吴恩溥若肯付上四十镑，便可取得「博士」头衔一双。菱菱之数，何用嫉妒？说这话未免小觑我也。

这些投机主义者，不但用文字攻击我，后来不知是哪一位，竟然别出心裁，假冒我的名字，四处寄发信件，兜售「博士」学位，借着这些来中伤我。他们不敢用我的通信处，想来恐防有些冒失鬼，误信为真，寄钱入我囊中。这么鬼鬼祟祟的行径，实在太无聊了！

一九七〇年，我应聘到加拿大温城华人宣道会牧养教会。大约过了两年（时间我记不清楚），一日，遇见司徒辉牧师，在闲谈中，他告诉我，某人在台湾某教会刊物为文攻击我，他问我知不知道这事？我不知道。我设法找到该报，该作者原来是这次假博士的始俑者，他像夜行者吹口哨，给自己壮胆，他骂那毁谤他的人，不敢留在香港，已经远走异地。他像一头狮子，任凭小老鼠怎样攻击他，他总是屹坐不动，莫奈他何。我读了不禁大笑绝缨。社会上总有这种人，自己公开弄虚作假，正是十目所视，无法遁形，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却仍然坚持错误，死不悔悟。实在令人太息。

出售假博士事件虽然告一段落，但并未因此销声匿迹，报纸仍时有报道，茶余饭后，聊作谈助。还好教会圈子里，只有某些人偷偷摸摸，暗中交易，疥疮之患，也就算了。揭发假博士忆往之作，洋洋洒洒，几近二万字，算是我六十年来笔兵生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场战争中，不知得罪了多少朋友，结怨了多少文化人，但想到在关键时刻，我能够为教会、为真理献上一点心血，真的无怨无悔。本篇之作，就此收笔。



►《廉價博士內幕》，吳恩溥著，1968年，香港：聖道

第 10 章 与桑安柱牧师同工

噩梦醒来，走出虎穴

我与计牧师同工五年八个月，终于离别计牧师，转任某教会主任牧职，出版部工作由副会长李启荣牧师由美国返港瓜代。

原来香港有某教会，由抗战时创办。创办人真个是披荆斩棘，茹苦含辛，把她养育，渐渐成长，蔚成巨观；这时计有教会五所，医院一所，中小学一所。后来因为机构大了，人事复杂了，发生纷争，再后来创办人被迫出局。该会董事局负责人多次找我，要我担任主任牧师。我不敢答应。先岳父知道了，他再次劝阻我：「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作什么呢？」（诗十一3）最后一次，该负责人「义正词严」地对我说：「今天家乡教会有难，你不来帮助，谁来帮助？现在海外同乡答应支持，你怎能袖手不理？」这时我真觉得「义不容辞」，我不跳火坑，谁来跳火坑。因此向计牧师提出辞职，再走上牧会的道路。

我接手后，第一件事是安排五个堂会的教牧人员，让属灵的工作能够正常发展。

之后，就进行了解外间「人言藉藉」的董事会实况，以便进行改革。原来董事会正由一位退休律师担任秘书，另外一位外人担任干事。秘书与干事皆未信主，成为实权人物，他们大权在握，按照世俗行事。当我敲门时，开始时他们客客气气，虚与委蛇；等到他们知道我有意进行改革时，他们就采取「闭门政策」，拒我于门外。不多久，当我知道海外爱主爱教会的弟兄，原先答应经济支持，现在他们知道董事会的实际情况，决然引退，不愿插手。我知道这事，我认为他们是聪明人都知难而退，我这蠢笨人还能作什么，此时不退，更待何时，因此决心引退。

担任《晨光报》主编

就在这时候，中华传道会桑安柱牧师出版的《晨光报》，因为主编宋华忠牧师辞职返美，工作需人负责，他们挽我承担。我答应暂时帮忙。想不到某日，竟然收到一封读友来信，信封上写着「《晨光报》主笔吴恩溥牧师收」。我十分希奇，我一生的道路，总是靠主引导；我认为神有引导，就因此我正式答应《晨光报》的工作。（此乃多年老友桑安柱牧师，是他特别在《晨光之新人新事》中，为我大力吹嘘所致）。

我在《晨光报》那段日子，经过两件剧烈的战役。第一、跟极端灵恩派之战；第二、跟廉价博士之战。前文已经提及，这里不赘。当我离开《晨光报》时，桑牧师批评我用的是真刀真枪。旁观者清，我认为桑牧师批评的对。

一个传道人必须传真道，面对许多传假道的「异端邪说」，眼见许多属灵稚子被迷惑，怎不心急如焚。

这正如作父母的，看见自己的孩子，走上斜坡玩耍，一不小心，就会掉下下面泥沟，急得大声疾呼，连跑带跌，赶着把他拉回来。



► 《晨光報》的新人新事報導

圣经把先知称为牧人，牧人有好牧人、恶牧人。好牧人悉心照顾羊群，大羊小羊都记着它的名字（约十3）。羊病羊弱，他都挂在心头。每日为着羊群作打算，何处草场好，何处水流干净，可以让羊吃得饱，憩息得好，没有敌人偷，没有野兽侵扰，让羊群快高长大。恶仆人却不如此，工作只为工价，羊群失散，无人寻找；羊群受伤，不关心痛痒；他们只顾与猪狗友，饱饮浓酒、吃羊肉、剥羊皮，只顾自己利益。（赛五十六9~12）。今天我们这一群事奉主的人，都是上主的牧人。可惜在这牧人群中，忠心不少；看时势，讨人喜欢，以致跟着潮流走的，为数也多，真是言之伤心。

我感谢上帝，在《晨光报》那几年的事奉中，负责人桑安柱牧师给我十足的支持，从来没有给我压力，让我自由工作。我知道桑牧师有很多压力，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他不声响，在这事上，虽然去今卅余年，我仍深深感谢他，真是一个「好上司」。

按照香港法律，一份杂志要向政府负责；如果出事，要三个人负起法律责任。这三个人一为主编，一为督印人（桑牧师是督印人），一为印刷厂老板。三人皆要担当责任。因此桑牧师支持我，不但是道义上的责任，还有法律上的责任，如果他给我一点点压力，我就无法在上帝托付的责任上畅所欲言。直到今日，每一忆及，我仍深深感谢上帝，给我一位好拍档，好上司，在那段日子，能够克尽责。



► 《晨光報》96期



► 《晨光報》96期版權頁

第 11 章 开印刷厂发展文字工作

为文字工作开印刷厂

一九三七年，我撇下一切，走上全时间奉献的道路；从家乡到汕头，住在好友萧伯奎医生府上。萧医生是鮀浦溪东，萧秋帆秀才的儿子。萧秀才有十三个儿子，萧医生排行第四。萧秀才是满清时代人物，他的思想却很开通，早年信主。他要每个儿子读大学，毕业后每人分给十亩田地，他的意思是儿子们可以利用这十亩田地作为基础，去发展事业；不然，也可以借着这些田地收成，温饱过一生。

萧医生十分聪明，但性情安静，不大喜欢说话。他自述医科毕业考时，他把五、六年间所读的课本以及讲义，从头起全部默默追记。当他热心服事主时，他读圣经也如此这般的熟读牢记，把主的道藏在心中。他喜欢读贾玉铭牧师的著作，凡贾牧师的书他全部罗致，仔细研读；他盛赞贾牧师的著作博大，因此对于圣经有很深的认识。

他对传道人有一个比较宽大的心，他常说：「不以寸朽弃连抱之材」。又常说：「好牛生癖」。这是一句乡间俗语，意思是一头善耕的牛，总有它的癖性；一个有本事的人，也常常有他的固执和坚持，不易讨人喜欢。多年来，每有余暇，我们彼此互相切磋，交换读经心得。研经时他喜欢贾牧师的博，我却喜欢倪柝声的精，但彼此接纳，互不排斥。

萧医生开办同德医院，院址在外马路。某日，我坐在三楼，凭窗下望，只见人群熙来攘往，个个紧张忙碌，内心不禁深有所感，「这就是人生吗？」这时举目望见街边竖一大广告牌，心中殊深感触，做生意人或开工厂者，为着促销货品，他们不惜大作广告。福音工作者救人灵魂，事关生死，为什么却无人大力投资，坐待千万灵魂沉沦。这时我又想，福音工作最好的工具应为文字，无远弗届，无微不入；如果我们大量印行福音单张、福音小册，应该奏效最佳。我再联想，倘若我们自己开办印刷厂，把赚得的利润投入印行福音单张、福音小册，以战养战，就不必担心财源缺乏。我又再想，印刷厂未必天天有生意，没有生意时，可以印刷自己的福音东西……越想越多，越飘越远。

这些话今天听起来，是外行人说外行话。可是我越想越认真，走告萧医生。他听了默不作答。过了两三天，他对我说，他打听某某印刷厂有意出顶，我既有心开办印刷厂，他想把它顶下来，让我可以大展鸿图，完成计划。

我听了吓得一跳，我说那些只是一个感触，一个构想而已。我对于印刷工作一窍不通，怎敢卤莽从事？谢谢关爱，只好俟诸异日。

从此以后，每逢跟印刷厂有接触时，我特别注意排字房及车房，并向工人们多问多领教，希望对于印刷业务多所认识。

一九五〇年前后，印尼林证耶牧师对于传福音工作，别有心得，特别注重「生财自养」。那时有一位热心信徒杨伟彬弟兄，对此构想十分赞同。杨弟兄早年投身印尼复国运动，为一革命元老。但玩政治有如玩火，得势时可以称王称侯，失势时几根胡子都可以烧掉。杨弟兄此时失势，也因此他心灵觉醒，大发热心，与林证耶牧师等组织「基督徒圣工协会」，由林证耶、杨李太太、史祈生、黄国星、吴恩溥五位为董事。

林证耶担任董事会主席。林也是一位文字工作爱好者，曾出版《蓬岛辟荒记》等书。他对于开办印刷厂的构想，特别感到兴趣。

当「圣工协会」成立后第一件大事，他告知我，杨弟兄乐意付给十万港元，让我们开始印刷厂的工作。那时协会的经济来源，主要由杨弟兄负责。那时我在香港，我听见，我辞谢，因为我对印刷业仍然是一知半晓，我不敢班门弄斧，作没有把握的工作。我答应，既然大家对这构想，有共同的兴趣，我要加紧学习，待我有把握时才接受任务。

林证耶对于「生财自养」的传福音路线，是兴致勃勃的。既然不开印刷厂，那么要从何处下手呢？

那时，史祈生在新加坡。我常称赞史是天才，他对世事有敏锐的感觉，也有灵活的反应。他提出在新加坡开办幼儿园。因那些日子，时局紧张，东南亚（包括大陆、香港）各地的有钱人，都设法挤向新加坡。新加坡的幼儿园也求过于供。他认为办一个出色的幼儿园，一定户限为穿，不但大有利润，并且趁小孩子年幼的时候，给予扎根的宗教训练，等长大了才给他传福音，两相比较，难易何啻天壤之别。他的建议获得大家赞成（那时我在香港，没有参加董事会议），就移这十万元，在新加坡开创幼儿园。

他们在实叻岗买地，自己盖建，真是一个巍峨壮观，压倒群伦的计划（那时候新加坡还没有一间自资盖建，洋楼式的幼儿园）。那时候实叻岗还是比较僻远的地方，但预料在未来数年后，可以成为一个热闹、高尚的住宅区。周日办幼儿园，周末办教会，以办幼儿园获得的盈余（普通幼儿园的房租数目可观，我们自资建筑，不必付租金，单这一笔租金已盈余不少），作为办教会的经费，那时「自养自传」，真是想起都开心。

岂知「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料到整个如意算盘，不能成功，还搞到「割须弃袍」，狼狈下场。

从前我不懂得福州人的俗语，「要叫某人闹笑话，最好叫他娶个小老婆，或者盖新房子。」娶小老婆闹笑话，我明白意思；盖新房子闹笑话，我等到这次事件以后才清楚。原来当你把建屋的图则交给建筑商，建筑商给你估价钱。坐下来计算，觉得有把握给他开工。那知开工后，这里要追加预算，那里要补价，数字越来越多，样样都不能减少。至于拖延工程，货不对办，遇见「软皮蛇」，并不是「牧师」能够应付。这时要调款，杨弟兄遇见困难，无法支持。要生要借，开始时还可以应急，慢慢也就周转不灵。建筑商要控告，这时正走到路加福音第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所说的光景。真是热锅上的蚂蚁，虽没有到「楚囚对泣」的地步，但已束手无策。最后「穷则变」，不晓得是谁出的好主意，既然我们无法完成计划，就把全部投资奉送给能够完成计划的教会，「楚弓楚得」，还不一样？就是如此这般，把数年来辛辛苦苦所织的梦，没有条件的赠送给「笃信圣经长老会忠心堂」郭克昌牧师等，由他们去完工。经上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初办印刷厂

虽然开办印刷厂的十万元泡汤，可是未到黄河心不死；我对于开办印刷厂仍然不死心。每次到印刷厂总是「不耻下问」，从师傅到学徒，从排字房到车房，一定不住请教，希望多明白一点。

一日，跟文友刘君晤谈；刘君告诉我，他经营的印刷厂因为资金不足，周转不灵，正进退两难间，急待解围。

刘君在某大出版社任事，他承租一间印刷厂经营印刷，由他太太主持业务，他则通过出版社多年工作的关系，向外接生意。满想一帆风顺，为将来退休打开一条后路。只因资金不足，周转不灵，人欠讨不回，欠人还不出，正如羝羊触藩，进退两难，待要结束，则苦心白费；若想苦撑，实在有心无力。这时急须有人援手，投资解窘。

刘君承租的印刷厂，厂主韩先生为文化人，因年纪大了，不胜繁剧，待要结束，则亏蚀太大，因此暂行出租，每月收取租金。

对我而论，设厂须大笔资金，财力人力，非我所能承担。现在每月付租金（粤语叫买台），与刘君合作，刘君原有的生意路（粤语叫客仔），以及刘太太担任业务管理，原班人马，驾轻就熟，对我来说，正如投石问路，一步步看上帝如何带领。此路如果走得通，以后才设法大力投入。

为着加强实力，我还洽请一位在某出版社任职的何君加股。

在最后一次的股东会上，何君问我，我们只作正面打算，万一生意不理想，那时负面影响又如何？

我说，现在我们把排字房续租赖君，装订房及另一部大印刷机也分租别人；每月分租上列各人，我们只须负责租金一百元。一百元便拥有一部对开大印刷机，还有三部照镜机，实在最合算。换句话说，我们闭门不开业，五百元可以应付五个月，我们是有力可以承担的。

大家同意向业主签字承租。由我担任经理，刘太太担任业务。不支薪，直到业务有盈余才支薪。

开张之日，请齐工友谈心事。我坦白地说，我不是生意人，我办本厂乃是兴趣，希望大家同心合力，则劳资两利便可以发展下去。如果不同心，我也无谓捱苦。至于工资，一般是月底付薪（有工有薪也），但表示我们对工友的尊重，我们提前每月月中付薪……。

真是事不做过不知难。我们从正面打算盘，样样皆通，想不到负面太多，觉得我真个头大。最先是排字房不合作，因为排字房全部生财工具齐备，承租人不必投资，只付月租，便可生财，实在最划算。因此租约彼此互惠，附有两条件，第一，优惠价格，市上排字每千约为一元八角，我们付一元四角。第二，我们交件必须优先措理，不得拖延。

开始时他还照约，慢慢就牛皮起来，多次拖延。这一来，我们无法付印，不但影响客户对我们信用，并且影响车房的运作。车房每一部车，必须先一日做好进程安排，每日早晨机器要开动，一开动就必须有东西付印。时间就是金钱，片刻不能空待。

沿途荆棘

排字房不能照约定时间交货，影响我们的运作，我只好亲到排字房催促。想不到排字房五、六个师傅，做的都是别人的东西。我诧异地问领班，我们的东西呢？那领班轻轻的摇头，「你要问老板」。「老板呢？」「等会儿他会回来。」

老板从外面匆匆地回来，「老板，我们的印件限时限日，你排成怎么样儿？」

老板姓赖，他真懂得「赖」，他大声吩咐师傅们：「要快点给吴先生赶件。」这时师傅们七手八脚，忙着把我们的印件赶。老板再加上一句：「吴先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优先处理。」哄得我颗心放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跟我要太极。我来了他们便拿出来赶，我走了他们便放在一边。我每日只有下班时间才到工厂。刘太太虽然负责业务，但女人不方便到净是男人的排字房，因此只有让你干着急。这时我才了解到商人「重利轻诺」的气习，我也更加体会到主耶稣所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较神儿女更精明，更懂得搞手段（路十六8），只有徒呼负负。

我们的印刷机，刘君接的生意不够应付，只有靠着印刷经纪。这些印刷经纪出身印刷业，对于印刷业务很熟识，他们不愿一生屈居印刷工人，又无能力设厂，因此就走上印刷经纪这条路。他们认识书商，又认识印刷厂方，便在中间拉生意赚取佣金。书商不愿意跟印刷厂厂方直接交易，因为印刷厂厂方最大的弱点是不按时交货，并且常常偷工减料，就如使用廉价的油墨，或者彩色拼图，特别是彩色封面，师傅的手法不够精细，就大大损害了效果，双方交涉，徒伤感情；他们让印刷经纪经手，多付一点钱，减少麻烦，「除笨有精」，这是印刷经纪能够生存的缘由。

可是这些经纪，因为没有固定业务，因此就没有固定收入。收入没有固定，可是家庭生活开支却固定；开门七件事（现今的生活已不只七件事），件件要钱，在这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要他们讲信用，也就不容易了。

开始时，货去钱来，十分守信用。慢慢就部份拖欠，但也有欠有还，上等人家。再后这位仁兄，就鸿飞冥冥，不知所之。原来这些经纪，没有商号，没有办事处，家居何处，也无人知晓。他们有个绰号叫「行街」，真的整天在街上走，找他不容易。

经营了几个月，我已约略摸到一些线索来；再三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排字房是软皮蛇，难以合作；印刷机开工要靠经纪，但可靠的不多，连本钱都给他吃下去。这样长期下去，泥足一定越陷越深，终必须弃袍。

其实我们并非没有生意路，我认识多家教会出版社，何弟兄也然；但我们坚持一个原则，一定要等到我们的产品自己满意，能够掌握时间，不失信用，才去接生意。发展业务重要，维持信誉更重要，宁可关门大吉，也不叫信用被亏损。

鸣金收兵

那时我的处境，正所谓进退维谷，难以决定。考虑再三，某日往访某印刷厂东主何先生指示迷津。

何先生早岁供职省政府科长，青年有为，河山变色后，避秦来港，创办印刷厂，业务蒸蒸日上。我自接手《生命月刊》，朋友推荐由他承印。他头脑灵活，作事认真，主客十分投机。

他问我业务进展如何，我坦白相告。他对我说：「经商有经商的难处，开印刷厂兼有经商与设厂两种性质，因此兼有双重难处。」接着他对我说：「你们作牧师的讲爱心，可是今天在这唯利是图的功利社会里面，利之所在，勾心斗角，牧师们恐难应付。」

我提及工人很「蛊惑」，他说对蛊惑的工人不能辞退只好革退；你辞退他，问题多多不易应付。如果你决心不用他，你就留心找他的错误，违犯厂规，予以革职，快刀斩乱麻，没有后遗症。我听了面有难色。他笑着说：「这就是我所谓，你们牧师难以应付这些复杂错综的局面啊！」

何先生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叫我清醒很多。这时再加上 T 弟兄的打击，我决心结束营业。

T 弟兄与我为多年朋友，他也喜欢文字工作。当我要经营印刷时，他答应支持。一天，我到他家裏去，他剛印好一本書，我問他為什麼不帮衬我？他停一停，说了一句帶着讥诮的话：「你们不是那种料啊！」

在股东会议上，我分析形势，再冲资、有新机器，新技术，印刷厂仍大有可为。若照当前情势推下去，没有理想，没有前途，倒不如就此结束，光荣撤退，大家同意。

计算营业，半年来收支大约亏蚀不够一千元，亏蚀的钱早已由我付出。我想刘君因为没有钱才找我支持，何君由我拉他入股，目的只想赚钱，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我说亏蚀的钱已由我还，就此算了，不用再提。

事后，某日，刘允牧师遇见我，他说伦敦救世军办印刷厂多年，现已停业，越久越知这种事业需要专业人才负责。

二十年梦想（自一九三七开始作梦，至一九五八年梦醒），上帝要我走信心道路，不要自作聪明。亏蚀的钱不多，算是缴交学费。

事过数月，一日，忽接到市府商业科通知我前往问话。他问印刷厂是否停业？我说：「是，我不是生意人，因为兴之所在，试试而已。」他说：「你们没有清缴税款。」我说：「我们亏蚀了本钱，没有钱赚，还要缴税么？」他说：「赚钱要交利得税，你们有营业，不管盈亏，要缴营业税。」我听了瞠目结舌，不知所对。

他问：「你们做了多少钱生意？」我想答，可能有一万元。

他一眼看出我是个傻佬，他笑着说：「你们那有这么多生意？」我说：「那么八千吧！」

他说：「没有吧！最多三、四千元吧！」我这时真个弄糊涂了。只有点头说是。

他说这张税单你到那边缴交。我问是不是从此一刀两断，再没有事。他说没有事了。

缴清了钱，在回家路上，越想越好笑，这个税吏一定笑我是个大傻瓜。但感谢主，让这个大傻瓜在税吏面前蒙恩，教我减税，不然可能要大破财。

第12章 略谈文字事工

写出福音、写出主的爱

不知何以上主这么恩待我，把「为真道争辩」（犹3）的工作，托付这个不配的人。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教外的人把我视为眼中钉，教内的人有指责我凭血气，有人骂我好惹是非。我有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竟背后在人面前指责我「好胜」，这个指责使我内心受伤，久久仍伤痛不已。有人认为我为什么蠢到这个地步，处世之道，多一个朋友总胜于多一个仇敌，何苦自讨苦吃，自惹麻烦。

其实这些指责都是「贴错门神」，我如果可以选择，老实说，我是喜欢写福音、写救恩这一类信息的。我有一位多年的同工，他已经回归天家。有一天，我们彼此交通时，他说他最喜欢听的真道，乃是在布道会上听那些讲述耶稣爱人的信息，听了内心总是深受感动，并且越听越爱听。有人认为太浅，只不过是真道入门，其实只有福音的信息永远新鲜，百听不厌，令人得帮助。这位同工经历的话，深获我心。

我出版的书籍中，属福音类的计有八本。最先一本，乃在香港出版，名字叫《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的话）。这是当我在红色中国，带领教会青年团契时，对他们讲解基督教与马列主义的比较，一部分的讲稿。该书后来改名《我为什么信上帝》，现已出版第四版。

不久，我再出版《我为什么信圣经》，现在已四版。这两本书帮助很多年轻人，叫他们能够祛疑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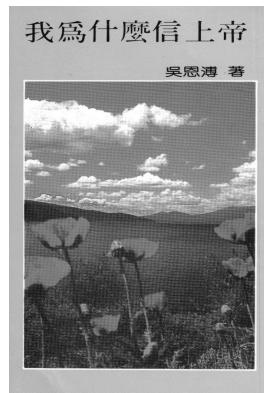
► 《我為什麼信聖經》，吳恩溥著，1970年，香港：聖文社

照我原定的计划，我要继续写《我为什么信耶稣》、《我为什么作基督徒》和《我为什么信圣灵》。这因为我认为信仰不但是「感性」的，更应该是理性的。如果信仰没有透过理性，没有理性的基础，怎受得起不信者似是而非的学说、理论、主义，像狂风巨浪般的打击。信仰如果不是「合理化」，那么信仰岂不近似「阿Q」，只有硬着头皮挨打的份？让我说句过火的话，信仰如果不合理性，岂不走近「迷信」的边缘？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歌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岂不告诉我们，信仰是有根有基，经得起「问」，经得起考验的么？只可惜，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不够。

《我为什么信耶稣》，全书腹稿虽定，但迟迟没有下笔。

《我为什么作基督徒》大致是回应哲学家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而构想的。至于《我为什么信圣灵》，是想在圣灵问题复杂纷纭的今日，把圣灵的道理正面的简要的阐述，帮助信徒能够站稳真道，不致目眩神摇，迷失道路。

虽然如此，无奈心长力短空余恨，久久未能成书。一方面，因为我每年总有一半时间外出讲道，回来时身心交瘁，加以公私积叠，等待清理，无法握管。一方面却常有特别挑



► 《我為什麼信上帝》，吳恩溥著，1989年初版四刷，香港：聖文社

战，临时应急，悉力以赴，心无二用。拖延久了，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慢慢再鼓不起气来。

有人以为作家们，有如自来水，只要龙头一开，便活水长流，流个不竭。作家们也许如此，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无此能耐。

有一位文友，某次他对我说：「你不要讲道啦，你不讲，多人可以讲；你要好好写作，上帝给你殊恩，你不写，无人能代你写。」我听了不禁汗颜，他讲的上半我接受，在讲台上我不过车载斗量之士；下半是溢誉之词，我不敢当，能文之士何止万千，不过无人肯做米该雅耳！

我心里有一个奇异电钮，讲道的灵火点着，写作的灵火跟着也亮；讲道的灵火不点着，写作的灵火也不亮；因此讲道十分忙碌中，许多作品也跟着挤出来。你问何以如此，我苦笑说：「老牛命该如此。」

传福音要注意效果

传福音是基督徒光荣的使命，也是神儿女促进天国降临的伟大事工。主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可十六15~16）要「去」，这是第一个步骤；或人去，或金钱去，或祈祷去。现代人使用书报单张小册子，更是省时省力省钱的好法子。我们的目标是千万群众（万民），因深知我们的工作，不只是社会改革，或者生活改善，而是拯救每个人的灵魂出死入生。因此这是有关生死大事，需要我们竭力从事，不容懈怠。

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不是人人做到的事；但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却是神对儿女的心意。因此神的儿女们必须体会神的心意，不能人去，就奉献金钱，或同心祈祷，或购买书报单张小册子，参与福音事工。同心合力，希望把福音种籽，在播种人手中，播撒到地极。

提及书报单张小册子，这与文字工作者有切身关系。文字工作者是书报单张小册子的制作人。他们殚精竭虑，运用他们的智慧、聪明，把福音的信息，从笔尖通过来，成为一篇篇无声的信息，向着广大群众讲述神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希望他们被吸引，读得明白，认得清楚，同得福音的好处。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展，各人的需要与日俱异；因此文字工作者不能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多年前我看有些出版商，把五、六十年前的布道单张翻印推销。那些东西的主题并没有错，因为主的救恩万古常新，可是字句那么古老，印刷那么落伍，一副老古董的模样，如何能吸引读者的兴趣。内容虽然不错，没有好包装实难以被人接纳。这只要看今天的时装公司，不住地花样翻新，就可以看见「包装」的重要性，也可以看见今天出版书报单张小册子的美术工作，占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平心而论，一本书有好包装好装潢，确能给人一个好印象，引起读者们的注意，促进推销。

虽然如此，但也有些书，封面虽然吸引人，但内容无物，虽然一时被吸引，回家打开一看，只觉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呼负负。

在基督教的出版商中，某教会书室专门出版倪柝声先生等的属灵著作。他们的书籍，只在封面印上一行书名，没有其他花样，看起来并不起眼，可是读者却深深喜欢，越读越爱读，它们是「以质取胜」，专供应那些识货的人。

综上以观，属灵读物属于造就方面，因为读者们对它有所认识；有所选择，封面美观不美观，虽有影响，但不太重要；至于向着未信者传福音的书报单张小册子，封面和题目（书名）能否吸引人，却占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只要看报摊上，今天那份报刊的头条新闻题目和排版，排得生动，就更能吸引人，可以说明。

宗教是保守性的。传福音常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有更大的责任感和兴趣；因此他们所出版的单张小册子，常常比较保守，缺乏时代性；这对于比较年纪大的读者，也许仍会被接受，但对于年轻的一代，却兴趣缺缺，很难吸引他们阅读，也就谈不到其他问题了。传福音这个「传」字是手段，是方法，我们一定要注意效果。如何叫我们所传的有效果，有收成，是我们必须注意、必须研究的功课。当我们看见今天的厂家、承销商，他们怎样大力宣传，怎样细心深入研究设计，一张广告打出，就能大大吸引顾客；今天我们传福音也就不可陈陈相因，与时代的脉搏隔断，仍然使用老掉牙的古老方法，以致福音仍不为人所知，徒然浪费。

文字工作更需要信心

上文提及果效，即主耶稣所讲的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果树倘若徒有叶子，没有果子（路十三6~7；太二十一19），一定叫主人失望。

但提及「果效」，究竟是大文章，牵涉面广，绝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圣经所云「草木禾穡，金银宝石」（林前三12），属灵的评估与世俗的价值观，相差甚远，绝不能以表面层次下判语。

抗战时期，我有一位朋友到某处开荒工作，含辛茹苦；过了几年，没有一人信主。他来信向我诉苦，我安慰他说，马礼逊到东方来，苦干七年，才领得一个蔡高信主。从数字看，微不足道，但从整个福音阵线看，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撒种在我，浇灌在我，尽其在我，收成在主，我们只要凭信心工作，忠心事奉，把工作交托主。

二十世纪是一个广告的时代，大家注意广告，大力宣传。属灵工作也走上世俗的道路，工作尽量掺着醇，尽量在数目字上下工夫。若干年前，台湾有一次布道大会，举手的人以万千计。事后有一位牧师，从美国到台湾观察，他从北到南，走过许多教会，回来后他十分困惑说：「我走过许多教会，人数实际没有增多，究竟那成千成万的举手者流到哪里去？」这就是「醇」，就是肥皂泡，就是草木禾穡。

平心而论，工作不能不注意效果，借着效果可以测验工作的路向，是否正确，方法有无错误，是否需要改良，以期提高效率，更易达到目的。但所谓效果必须是实际的效果，永远的效果。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是生命。一切出于肉体的、世俗的，都无益处（约六63）。这只能欺哄自己，欺哄别人，经不起烈火的考验，不能长存。

提到效果，人的评估以致毁誉，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可惜中国人在评论这方面，总不喜欢开口（除非与个人的利害有关系），这跟中国人缄默为金的传统观念有关。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被视为生命成熟的标志；一个喜欢开口的人，总被视为「浅薄」。因此中国的传道人与文字工作者，很难获得听众或读者正面的肯定与鼓励。在外国地方讲完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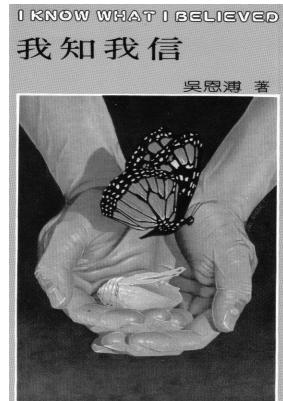
总有听众向你致谢，提及你的信息给他的帮助。文字工作者也不时接到读友来信，表示谢意。这些肯定，这些赞许，给予你精神上的鼓励其利甚溥。人总是人，人有情感，当你知道工作被肯定被赞许时，就觉得汗没有白流，茫茫人海仍有知音。内心的快乐实非言语所能形容。

我写《我知我信》这本书，原名《我知我所信的是什么》，我把救恩浓缩为八讲，从《宇宙间有没有神》，到《我为什么信耶稣》，到《天堂地狱》，然后把我个人信仰的心路历程揉合，叫它合情合理，可颠可扑。一天，我遇见同工蔡中宣牧师，他说这书写得好，他把它送给在救恩门口徘徊的朋友，让他们明白救恩真理，在谈道、辩道这事上，减少了许多唇舌。

一天，我到印尼雅加达，陈主泽牧师告诉我，有人从新加坡回来，送给他一本《我。知我信》(因印尼不准中文书入口，要从国外带入)。他读了十分宝贝，影印一本送给一位要信不信的老夫子。过了几天，这老夫子再影印六本送陈牧师，他说这书太好了，他影印六本，好让陈牧师送给他，大家共享。

数年前，我到沙巴斗湖，卫理公会主任传道邱志祥先生告诉我，他把《我知我信》作为训练初信的课本，让他们明白救恩真理，他觉得这本书很适用。

在神的国度上，文字工作者更需要信心，试想我们每日面对稿纸，信息写好了，究竟送到哪里去，落在谁手中？我们一无所知。我们的心血被人珍惜，还是被人随手扬弃？无从推测。因此当听到有人给你肯定，给你赞许，怎不满心快乐，大得鼓励！



► 《我知我信》，吳恩溥著，1981年，香港：聖文社

第13章 谈稿酬

略谈稿酬

俗称稿费，正确应叫稿酬，指出版机构奉送写稿人（正确应叫写作者、或作者）的报酬。工人劳力得工价，写作人绞脑汁出产智能成品，应该获得报酬，这是理所当然。可是谈起中国教会文字工作者的稿酬，可说羞于见人。

笔者从事笔耕数十年，照我依稀记得，初期并没有所谓稿酬（按稿致酬）；文人能够有一片言论空间，各抒高见，已经十分满足，并不计较到「钱」的问题；更何况早期中国文人大多以清高自许，一谈到钱，就觉得太俗气（但这并不等于心里不爱钱），因此大家也不计较有酬无酬。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当教会初来中国时，国人民智闭塞，教会于一八八九年，距今一百多年前，出版《万国公报》，犹如一声春雷，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接着各地各教会纷纷出版刊物，有如雨后春笋；据一九三六年调查，全国计出版了二百十一种报刊。从表面看，一片好景；但实际上，这些刊物皆以弘道宣教为目的，有的白白赠送，有的削价推销，大都是赔钱货。期期输钱，年年赔本，维持生存已经不易，对于作者报酬，明显有心无力；而作者大多为教中先觉人士，赞助唯恐不力，遑论酬报。也因此，在大家心知肚明的情况下，稿酬一事，不被提及。

可是随着时代进展，以及人心需求，社会间的新闻纸，不但出版量大幅度增加，在剧烈竞争下，对于质的提升，更加出奇制胜，各出重金政策，收揽才智。教会中若干菁英人士，一方面因教会文字发展空间有限，一方面也在重金吸引下，走失了不少人才。面对现实，教会刊物不能不建立稿费制度，希望可以减少走失。

可是教会文字工作，长久以来有一个瓶颈无法突破；就是信徒人数究竟有限，加上读书风气不好，因此出版数量不多，成本高；在这种情形下，正像一头又干瘦又软弱的母牛，试问能挤出若干牛乳来？没有牛乳供应，怪不得养牛工人每餐只好白粥咸菜捱下去。因此所谓稿酬，也不过是「聊表寸心」而已。

当我接手《生命月刊》时，订户只有九百余份。经过数年苦斗，增加至四千余。可是文友有人不信，静悄悄到印刷厂作调查。当我知道此事时，十分激动，真是欲哭无泪。外国教会出版一份刊物，动辄一、二百万份；我们发行数千份，连他们的尾数还不及，他们只要每册省出一分钱作稿酬，可以富富有余；我们连成本都要补贴，又怎能挤出稿酬来。

有一天，我读一本广学会出版的旧书，偶然注意版权页，看到初版一千册，再版二百册，我读了内心震荡久久不能平息。广学会是中国教会第一家出版商，算得最大最久老字号，拥有全大市场，一本再版书只能出版二百本，市场如此，问你怕未？



► 《生命月刊》28期，1955

有人调查，日本基督徒每家订阅教会刊物三份，中国基督徒每三家订阅教会刊物一份。中国教会刊物，正像一家工厂，有出产没有市场。有一次，我跟一位大出版商谈办刊物，他的答复乃是「绝不考虑」。办刊物等于背十字架往各各他。

当我在香港时，帮某教会刊物写「连载」；一天，我拿着稿费单到该刊物会计部领取稿费，会计人员看见一连四张，他问你很久没有来拿稿费啦！我笑而不答 接着他说，靠稿费喝水还不够，说了我们相视大笑。

当教会出版物市场不好时，维持已经不易，所谓稿酬「聊胜于无」而已。

再谈稿酬

中国福音文字工作者活动的空间，一般第一为报刊，其次为专著(音乐、艺术等属于专业，这里不提)，只因销量有限，影响了成本，成本昂贵又影响了市场，恶性循环，造成出版业的瓶颈，难以突破；为着维持生存，只好紧缩支出，「水涨船高」这是常理，水不涨船无法高，出版业不发达，稿酬难以提高，这也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还好很多文字工作者，因为对文字事奉有托付，从不计较报酬或多或少，或有或无，总是乐意摆上；有人不但出力，甚且出钱；我办《呼喊季刊》已经二十年，因系凭信心出版，不收刊费，因此不发稿费。(其实也是信心不够，倘有足够的信心，尽可付足稿费)，有几位同工，不但费心费力费时间，并且奉献出版费用，与我分担重担，实在令人感奋。

福音工作所以维持不坠，并且能够发扬光大，就是靠赖这样的信徒，这样的心志，或有声或无声，声播四极。

去年台北市某出版社刊出广告，大批属灵书籍，堆积仓库多年，只好削价求售，读了尤为令人感慨。一本书出版，作者耗了多少心血，出版社用了多少精神，付了多少成本，结果没有市场，坐看它堆积仓库，一泓死水，出版商面对这样的困境，也难怪它出版一本书要精打细算，对于著作人出手刻薄。

照我所知，出版商出版一本书所给予著作人的酬报，有的奉赠五十本，慷慨的奉赠一百本(奉赠两字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从此断绝关系，一卖千休。

对著作人来说，写一本书用了许多时间，花了许多精神心血，完稿之日，自以为掷地有声，被人娇爱。想不到所得的报酬，连雇人抄写还不够，真是百般无奈。这种情形有如古时穷人嫁女，把女儿养大嫁出去了，欣幸这穷丫头有着落，但多年心血却得不到报偿 -- 赔钱货。

可是出版商也有难念之经，他们为着一本书投资，付了多少出版费，多少广告费，出版后有没有市场一点没有把握，有的书虽然内容好，但叫好未必叫座，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掌声，而是市场的销路。他们仓库里堆积很多好书，这些好书还叫他们长期付仓租，长期亏蚀。

双方都有难处。也因此近年来出版商学乖。出版书要看市场销路，当市场需要软性这一类，他们就出版软性这一类；什么男女两性呀！什么家庭须知呀！什么恋爱以致结婚



► 《呼喊季刊》25期

离婚呀！什么社交呀 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那些硬性的东西，就如神学类、研经类等，只好叫它让位；因为今日是经济挂帅的时候，利之所在，众必趋焉，岂独我如此？

话说回来，在著作一本书，以出版书五十至一百本作为稿酬的出版界，难得今日出版社有较为理性的措置。台北的校园出版社，香港的宣道出版社，他们对于专著的稿酬，一为卖稿，按照字数，千字多少元，实数实算，出版后仍赠送多少本作为纪念。一为抽取版税，第一版抽取版税百分之几，以后每版收取多少。我出版的书因着九七的关系，二十年来由台北校园出版社给我总经售，每年春秋两季结账，随结随付款，清清楚楚。我有一本书以前卖稿给宣道出版社，本来属「一卖千休」性质，但他们再版三版仍然给我版税，这显得特别有人情味，十分难得。

第14章 谈作家与出版

从写作到出版

写作人（作家）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笔之于书，与读者共享共勉。出版商将作家的作品艺术化，谋取读者欣赏阅读，扩大影响力。

出版商站在作家与读者中间，起桥梁的作用，将作家的作品向广大读者推荐，作用极其重要。

一般来说，作家不会自己将作品出版，因为出版一本书有许多条件，包括成本、印刷出版的美化、出版后的营销等等，都需要出版商的专业处理。可是作家有时也自己出版书；第一、他认为自己有把握出版，也有把握推销，利益独得，不必把利润与出版商瓜分。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他是商人出身，精打细算，他把自传自己出版；出版自己带到各地推销，他曾贵为一国总统，有他的人事网络，还不「纸贵洛阳」？自己出版，自己推销，售出书款，全部入袋，不必经过书商扣佣（书商的扣佣十分利害），实在合算。

其次，有的作家自己出版，乃是迫不得已；特别是教会出版商，各有所宗，非同宗的书未必肯代人出版。而今日教会问题、信仰问题，各有所是，也各有所非；各有所重，也各有所轻。教会出版商有他的背景，因此也有各人的路线；信仰问题看法如有什么差异，他也不能给你出版。再加上出版费用问题，教会出版商资金并不雄厚；还有市场问题，大作能否推销，种种问题。作家呕心沥血，自以为匠心独运，掷地有声。可是出版商连声「对不起」，真是叫你泄气。作家都有他的使命感，当作品无法在出版商出版时，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被迫自己出版。

文友宋华忠牧师的大作《现代神学思潮》在《呼喊季刊》连载时，某出版社社长李先生就要求让他们出版，宋牧师答应了，等到全稿交他们出版时，他们还有一个审查委员会需要审查，无法过三关，全稿退回来。我不知是为着销路问题抑还是信仰问题，自忖信仰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在销路上。因「神学类」的书籍，并非一般读物，属于专门著作。太专门就只有少数人阅读，销路不普遍。我也无心追问。在这种情形下，宋弟兄就只有掏荷包自己出版，这是迫不得已。还好该书反应不错，初版售完，现计划再版。

我自己也碰过一次。当许牧世兄在文艺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一天，他向我征稿，要为我出版。我欣然答应。那时，我在神学院授「宗教比较学」课，所有教材都是老掉牙，因此我有心编纂一本适时的教材，我计划出版《世界五大宗教》；计划既定，我邀请吴怀珍兄写「儒教」，龚天民牧师写「佛教」，孙克宽教授写「道教」；孙教授在东吴大学讲道教课，曾被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客座教授，他们都是学有专精。至于「回教」，在信徒中谁对回教有研究，因我识人不多，考虑再三，还是由龚天民兄从日文著作中翻译。至于「基督教」由笔者滥竽，这因为该书既然是出于「宗教比较」，就必须把基督教的优点，如何超越其他各宗教，字里行间和盘托出，不能火，也不能夸，才能服人，也才能得人。

书成，送交许兄，过了几天，把稿退回，理由是他们不出版「宗教比较」这一类书。

我明白，这因为该出版社的信仰属于较宽大一派。这一派的人，认为所有宗教都有神的启示，所有教主不但先知先觉，也有上帝先知的性质，宗教比较有贬低别人、抑人扬己的性质，跟他们的信仰路线有所不同。

出版《世界五大宗教》

路是人走出来的。此路不通，只好设法再找出路。再三考虑，宣道书局大概可以帮我出版。那时该局总编辑是梁寿华弟兄。梁弟兄是青年人，很有才华，我找他接洽，并把全稿交给他。过了不多日，他回复我决意给我出版，问我稿酬多少。我说从来我不计较稿酬，你们决定好了。我放了心，等待该书面世。

想不到，不如意事常八九，再过了若干时日，该局总经理 F 牧师给我电话，说该局出版东西，最后要经过审查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认为该书必须把内文「基督教纲要」抽出，才可以出版。

我与 F 牧师彼此很熟识。我听了真是满头雾水，我不客气地反问：「说什么？那么《世界五大宗教》变成《世界四大宗教》，我是基督教的牧师，费心费时给孔教、佛教、道教、回教作宣传，你们是基督教出版机构，出版一本书专为宣扬孔教、佛教、道教、回教，说起来岂不成为大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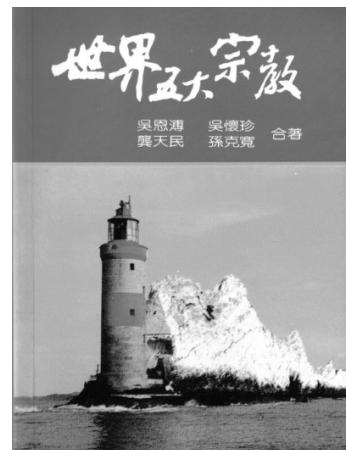
F 牧师虽然是外国人，他听得懂，他立刻说：「呵 呵 等我立刻送往审查委员会再考虑。」过了几天，F 牧师再给我答复，他表示很无奈，「审查委员会维持原议」。我很不高兴，迫于无奈，只好自资出版。

其实，我编写这本《世界五大宗教》，目的乃在帮助国人，对于最多人信仰的五大宗教，有认识，有比较，然后择其善而从之。我希望本书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因此我要求文友下笔时，对各宗教的长处，要客观地、公平地、斤两十足给它介绍出来，我自己执笔写基督教，由我把基督教的超越处写出来。我不点名，只是以事论事，让读者对于基督教超越其他宗教的地方，一目了然，自己有所认识，有所抉择，不感情用事。

现在，审查委员会要把我写的基督教部份抽出，这一本书岂不等于费时费力给其他宗教作宣传？审查委员会坚持该书局要出版这样一本《四大宗教》，真是其蠢无以复加。倘若他们拒绝出版本书，我一点不怪他们；但他们坚持要为儒教、佛教、道教、回教出书，虽然经我指点，仍然坚持错误，我就「条气唔顺」了。

我越想越蹊跷，审委会明显存心针对我，究竟何事叫他们过不去？

后来知道内幕的人告诉我，审委并不是考取的，而是从每届会员大会选择的，因此难免程度参差不齐。而本届审委某某人，他尽力捧拍滕近辉牧师。只因那时候滕牧师担任中神院长，我曾撰文批评中神若干不是，他认为这是向滕牧师擦鞋的好机会，乃利用审查来对付我。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与滕牧师多年朋友，自一九五四年，滕牧师因体力不胜，辞去广州圣经学院（播道神学院前身）几门功课，挽我代课。以后滕牧师担任北角宣道会主任牧师，多次请我主日讲道，担任布道会奋兴会讲员，四十年来公私交无碍。这位



《世界五大宗教》，吳恩溥編，1981年，香港：聖文社

马屁精也未免枉作小人，我恐怕至今滕牧师仍蒙在鼓中，不知此事。感谢主！《世界五大宗教》突破困难出版了！而且已出版第四版，销行万册（为坊间畅销书之一），叫我更加高兴的，是若干神学院、圣经学院采为「宗教比较学」课本。我遇见若干年轻传道人，他（她）们告诉我，在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听过我的名字，相见恨晚，真的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哈利路亚！

西方的文宣政策错误

一九六一年四月，我应郭可模牧师之邀，到新加坡商讨出版《天国春秋》事宜，乘机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各教会，主领奋兴培灵聚会，行程三个月。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心荒凉，教会冷落，渴望主话语的复兴与造就。七月初，我才工毕回返香港。

南洋的聚会跟中国大陆不同，中国大陆的属灵聚会十分认真，信徒慕道也十分迫切，每日聚会分上午、下午、晚上，每次大约二小时。人心如飫肥甘，听道不厌。南洋因天气炎热，下午时分早已困倦欲睡，而早晨需要工作，因此只有晚间聚会。对我来说，长日无事，我将如何填补空白。这时心中有一个感动，多年来我很想从创世记直到启示录，将每章圣经撷取属灵的教训，笔之于书，与信众分享。只因为工作忙碌，拖延过日，我想现在正是时候了。

我计划每早晨灵修后，下笔为文。构想是：每七日为一单元，内面除灵训外，有家庭、男女、青年、婚姻等。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解决问题，属灵与实际生活兼顾。长话短说，以精简为主，每篇不超过四百字，以一页为度。

这是长期作战，必须持之以恒。对我来说，委实不容易。开始时每日三、二篇，有时灵感滔滔，日成十余篇；有时三、二日，虽然搜索枯肠，竟然连一篇而不得。我认为这是上主给我的教训，叫我知道，若不是上主的怜悯，使用我，凭着自己，实在不能做什么。上主用事实叫我认清自己，不敢自夸。

这一次布道行程，历时三个月，完稿三百篇。

一返家门，因为要展开《天国春秋》的工作，加上圣经学院的授课工作，各教会的讲道，把时间挤满。虽然立志要继续把圣经每章灵训坚持写下去，却是一字无成，真是「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徒唤奈何。

我原计划全书完稿后，才进行出版。看样子希望十分渺茫，不得已退而求其次。我想无论如何再写六十篇，合成三百六十篇，够一年之用，再行出版。可是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俭腹空空，竟然一篇也挤不出来。迫不得已，只好计划先行出版，以后再想法子。

决定了，往找书局商洽出版，书局负责人为西人，大家算得文字之交。他把全稿打开看看，不够二、三分钟，他打着常用的笑脸：「这种体裁，我们美国每年大约出版十多本。」说着，把稿还给我。

我听了十分反感。我反感不是因他不给我出版，而是他们的出版政策。美国照这体裁出版的每年有十多本，在美国来说，或者已达到泛滥成灾的地步；但这里是中国，照我所知，照这体裁用中文写的，只有陈崇桂牧师写的《灵修日新》，但体裁（每日一课）相同，陈牧师注意的是查经，我注意的是灵修，路线并不相同，内容也各异其趣。许多外国

人来中国，并不是打算如何栽培中国作者，训练中国作者，方便华人出版工作，使中国教会的文宣工作，能够站立起来，发扬光大。这些文宣使者到中国来，只在宣传西方文化，推广外国作品；虽然从历史面来说，外国教会比中国教会先进，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外国不应该只消极地宣扬西方文化，他们应该用心用力建立中国文字事工，我们所需要的不只一皮袋水，而是一口水井。

东方是宗教的沃土

我家族信主，自高会祖迄今，已九代人。我年八十，在母胎时就进教堂。我全时间事奉主将六十载。因此对于教会事知之甚详，对于西教士也颇有认识。照我所知，第一、二代的西教士，他们离乡别井，航海梯山，披荆斩棘，到遥远的东方来，他们有着十分强烈的使命感，乐意牺牲一生的幸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东方人摆上祭坛，他们真正是福音勇士，令人敬佩拜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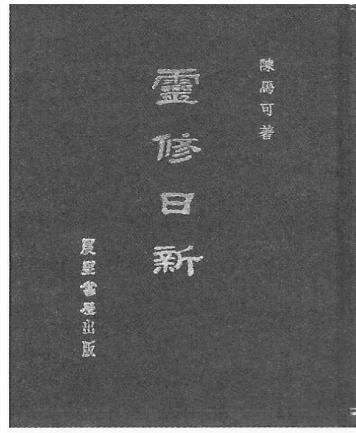
等到庚子年教难以后，东来的西教士就大不同了。多数以传教为职业，他们存着民族的优越感，利用英镑美金来建立他们的宗教王国，以治外法权为护身符。他们雇用了成批的庸才，甚至奴才，作为他们的助手。严格而言，他们算不得真正的福音勇士，他们只不过把福音建筑在世俗的沙滩上，经不起狂风猛浪的袭击，也经不起那烈火的试验。在文字领域上情形也差不多。初期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中国文化有极热烈的爱好和极深的认识。我年幼时，曾在先祖父的书房中，读过林乐知、花之安、雷振华等人的著作，至今印象犹新。他们对于发扬文字工作不遗余力，对于建立中国教会起了大的作用。他们真配称为文宣使者。

等到后来就不同了，甚且每下愈况；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只不过是一知半解，略知皮毛；有的却存着唯我独尊的傲慢心态，目的只在宣扬祖家文化（西教士称他们的祖国为祖家），心底里把中国文化视为次等文化。有的却喜欢「附庸风雅」，用中文写作，夸称是「中国通」；其实他们的中文正如他们的中国话一样高明，只因中国人有一套处世哲学，对于他们的中国话以及中国文字，为讨他们喜欢，不住给他们称赞，哄得他们心花怒放，以为真的是「中国通」。

桑安柱牧师告诉我，某西牧用中文写了一本解经讲义，特地请桑牧师给他「指正」；桑牧师真的给他「指正」，等到该书出版了，却一仍其旧，桑牧师这才恍然大悟，他请他指正，不过想博他称赞几句，想不到桑牧师不识趣，没有给他擦鞋。

某次，跟于中一牧师谈天时，他告诉我，西教士能讲出几篇好讲章的为数不多，一般而论，中国牧师比西教士讲道更出色，更有内容。

我同意于牧师的看法，我个人认为科技东方不及西方，而宗教以致哲学方面，西方不及东方。君不见世界的宗教，如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佛教（包括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回教、道教、孔教、波斯教，都在东方诞生，东方成长；连拜神、拜鬼、拜物，也都在东方滋长，千奇百怪。东方人在娘胎时，就浸在宗教的血液里，出生了就呼吸了宗教的空气；他们在宗教土壤上长大，不必学就有了宗教的底子，比



►《靈修日新》下卷，陳崇桂著，1966年，香港：晨星

西方人要学了多久，才懂得宗教的 ABC，真是相差太远了。在宗教方面，东方人可以说是得天独厚。

可惜西方人不懂得这一事实，傲慢叫他们冲昏了头脑。近代的西教士，不信圣经的神迹奇事，认为是迷信的传说，不足采信。近年来，某些西教士到南美洲去，看见他们沾染了巫术的灵恩，却惊为神奇，生吞活剥的认为是圣灵的「第三波灵恩运动」，是末世教会复兴的唯一途径。忽右忽左，迷失真道，实在可怜。

《灵泉》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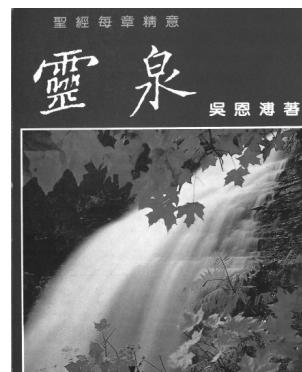
话说回来，归根究底，我还是要自己筹款将该书出版（对我而论，这不是满足发表欲，而是完成使命）。作为一个作者，要绞脑汁，花时间，还要费心机去找本钱，这也怪不得在中国福音文化的花圃上，许多新苗无法成长，坐看枯萎，怎不令人叹息。还好神的恩待，读友们的爱护，我出版的书十之八九都是再版三版（有的十几版），自感还不是覆瓿糊窗之作，差堪自慰；同时也得以收回本钱，再印新作。

本书出版时，跟桑安柱牧师再三推敲，书名定为《灵泉——圣经每章精意》。《灵泉》出版给我很大的激励，读友们同声赞好（中国人比较含蓄，很不容易听见他们由衷的赞许）。大家都问第二集何时出版？我满有把握地回答：「不久，不久的将来可以出版。」想不到一拖竟然三十余年，倘若第一集是个头生的孩子，这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他也早已做人爸爸，第二个孩子还没有出生，真是说起来满脸羞赧，愧对故人。

三年前我到卡加里去，聚会后有弟兄前来问我，吴牧师你的《灵泉》第二集出版了未？不久前书局来问我，有读友到书局想买《灵泉》第二集，问我有没有书供应？听了真是深感亏欠。

这书腹稿早有，只是没有时间写出来，「忙」是一个原因，但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三十年来我出版其他的书二、三十本，说明并不是忙的缘故。所以如此，因为拙作很多时候是为着应付迫切的需要。三十年来，我写有关灵恩派及圣灵的书前后计十一本。这些书并不是原来的计划，但因为面对信徒及教会的迫切需要，这些挑战慢慢成为负担，负担越来越沉重，最后正如耶利米所说：「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耶二十9）这时候只有安静主前，等候信息，翻箱倒箧，找寻资料，废寝忘餐，夜以继日，直到把要说的话说了。最艰难的是辩道护教之作，不准一句说错，有时只要一字之误，也可以给敌方抓住辫子，无法下台。因此稿成常常要读了再读，改了再改，直到自觉无懈可击，才敢付印。有时付印了，忽想起某处有漏，仍要再行修改，个中苦情，真有点不足为外人道。

有的作者自夸下笔一泻千里，稿成从不再看，这是才子。历史上我们听见有人倚马万言，文不加点。可是笔者不是这种材料，有时遇见读友揄扬着说：「看见你们写文章易如吃冰淇淋，真是佩服之至。」听见了只有苦笑。



► 《靈泉》，吳恩溥著，
1969年，香港：聖文社

某作家晚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他太太说：「看你这模样，比我们女人生孩子还辛苦。」作家叹口气说：「你说得对，你们是把已有的生出来，我们却是要把没有的生出来。」

以我而论，出版一本十万字的书，局外人以为爬了十万个格子，够辛苦啦，岂知事实并不如此简单。本书下笔之先，必先酝酿，作计划，筹思成熟了，然后下笔。顺利的话，下笔如有神助，爬了十万个格子，前进不回头（不顺利的话，写了撕掉，撕后再写，有时十易其稿，也不希奇）。然后再重头小心阅读，字斟句酌，仔细增删。修改好了，再校勘一次。自认为满意，这才定稿。这时前后已读过三十万字次了。可是道路才走了一半。

第 15 章 谈校对

「拨乱反正」的校对

倘若我的写作，交由出版商出版，我就可以坐观其成，由出版商给我负责印刷、发行、销售，一大类麻烦事。可是现在自己出版，就要自己负责，版本多大（普通书分为三十二开、二十五开、三十六等）？用什么字体（普通印刷体有老宋体、仿宋体、楷书体等，今日更多）？版面多少行，每行多少字？然后交给排字房排字。

中国字为方形，每个字用铅铸成，放入字框里面。排字工人照原稿一个个字抓出来（称为执字或植字），因此排字工人被称为手民，手民把版面排妥送给我校对。

旧日的手民有的是老师傅，他们由学徒出身做了几十年活，他们富有经验，不论原稿写得多么潦草，他们都能一目了然，甚至有的错字错句，他们还帮你改正。

举个例说，比方我们平常写的「自己」、「已经」、「已时」，可能写成一个样。如果照我们所写的排印出来，就会给识字的人笑话，讥诮我们写错字。这些手民总默不出声的帮我们改正：自己的「己」在左边的口是开着的；已经的「已」字在左边的口是半开半合的；已时（上午九至十一时）的「巳」字，在左边的口是紧闭着的。这三个字意义完全不同，它的分别只在左上边的口，是开的，或半开半合的，闭着的而已。我想我们的祖宗在造字时，为什么要这样布成陷阱，让我们好看；也许他们并不是故意给我们开玩笑，而是提醒我们，不但一字之差，会造成不可挽救的错误（何瑞奇医科误为阿端哥酱料），有时一笔之误，也会大闹笑话；如睛与睛，侯与候，钟与钟，因此必须小心下笔。

写到这里，想起今天教会在讲台上常常闹出笑话的「宿」字。「宿」这个字，有二种不同的用法：第一是宿舍，住宿（太十三 32），读音「速」。第二是星宿（诗 3；赛十二 10），读音秀。这字两种意义，真是天地之别，可是当主日读经时，当主席的，牧师在讲道时，常常把「星宿（秀）」读为「星宿（速）」，这样以讹传讹，教坏子弟还是小事，给不信的人听见，他们走出教堂，说你们教堂里这一群都是不学无术之辈，真是太丢脸了。

还有，因为小心查考字典，又发觉了一处纰谬；诗篇三十篇五节「一宿之间」，宿字我们读为「速」，就是圣经公会出版的附标注音符号，标音也作「速」（ムメヽ）。可是我查考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同音字典」，发现圣经公会也错了。原来「一宿」不是住宿的宿，乃是一夜的意思，英文译本作 a night，读音应该是「朽」（ターヌレ）。这样又提醒我们，「宿」又多一处陷阱。这是我近来才发觉的，不知读者诸君，有没有发觉到？

话说回来，出版书刊方面，校对的工作不但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繁琐。校对不但要把错字抓出来，连标点也不容错误。形似的错字，鲁鱼亥豕，一不小心就给它溜过去，累得作者戴上「不通」的帽子。

今天刚好读到文友颜路裔牧师一篇《七十偶感》，内中有句「若无佳作，何神雅怀」，真有些莫明高深之感。颜老是一位有名小品作家，下笔一向严谨，何来此妙句？小心想想一定是「何伸雅怀」之误，神字差了一笔（神字示字旁，伸字是人字旁），这是校对不小心之罪。就如笔者吴恩溥，常被误为吴恩薄，溥者大也，薄者小也，校对老爷一

个打瞌睡，吴恩溥从大变小，如中巫术，真个害得我有苦难言。校对的工作就是这么重要。

校对如秋风扫落叶。

读书阅报，如果发觉错字连连，正如饭里掺沙，感觉很不是味道。读者有人归咎作者，讥笑他们是白腹书生，肚里没有墨汁；知情的人却怪责校对老爷，认为他们过于疏忽，造成错误。其实平心而论，作者偶有笔误，势所难免；试想当文思汹涌，心无旁鹜，在下笔如春蚕吃叶的情况下，怎有余暇去兼顾每笔每字，俗语所谓「神仙打鼓有时错」，作者不是神仙，偶有错误自在意中。

至于校对，目的在勘误，看来似乎是「小技」，其实并不容易。心要静，眼要灵，反应要敏捷，肚子里的字汇要多。古人所谓「校书如秋风扫落叶，随扫随有」，这是经验之谈，校对工作委实不容易。

笔者开始校对工作，已五十六年。回忆开始时，我们布道团要寄发一封公开信，不过二、三百字，我用心校对，二次三次，自以为「白璧无瑕」，岂知印好待发，又发觉有二三错字。同工陈传智弟兄笑我不中用，我听了很不服气。第二次再印公函时，我向陈弟兄挑战，让他校对试试本领。那时大家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谁肯服输？他校了再校，聚精会神，以为一定零错误。我看了对他说不行，内面还有若干错字。他听了真的不服气，重头再来，字斟句酌，不敢大意。最后我用红笔把仍存的错字划出来，他才无言以对。

五、六十年来我编过十份刊物，虽然校对另有专人，但我总要自己校阅一遍，这才放心。说好听叫负责心重，不好听叫太多事，自找麻烦。我自己出版的书，自己负责校对，从初校到清稿，一般要校对三次。前文提及一本书付印前，最少要阅读三次，加上校对三次，这样一本十万字的书自己要阅读六十万字次。计起这条数，问你怕未？虽然如此，仍不能保证话没有说错，字没有用错，「立言」之难，就是如此。想及熬尽多少心血，捋断多少根胡子，然而文字不值钱，真是千古同悲。

再说校对。

文稿送到排字房去，起初用条稿校对。初校后，排字房才按出版版面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拼排，经过二校三校以至清稿，小心校勘，正自庆幸大功告成。可是仍有出错的机会。第一、排字师傅大意，马失前蹄；第二、印刷工人疏忽，变生意外。原来当清稿时仍有一二错字，一般都由排字师傅负责改妥。可是当排字师傅作最後改正时，比如三十页十四行第九字呜呼，「鸣」字要改「呜」字，师傅执好「鸣」字，可是这时他正跟同事谈笑风生，嘻嘻哈哈，一时大意把「鸣」字改到「呼」字头上，变成「呜鸣」，一错变成两错。等到把版送到印刷厂房时，印刷工友试印大样，总会送到负责人那边，等最后OK才付印。工作流程规划虽然十分严密，可是负责人那边每日面对的是一堆堆的稿，一页页的样，很多时候也懒得看，就这样「错误」仍混过去。

还有，旧时印字用的是铅字，有时用久了，或者补的字略有大小，当摆上印刷机车印刷时，这时用胶条辊油墨，胶条辊过时吸力很大，有时某一个字竟然被拉掉，工友如果不留意，掉去的字变成一个空白。等到工友发觉，急速找个字补上，有时因为赶快，补错了

字，等到印刷完成，这时写书人会觉得怎么有这怪字，校对老爷对照清稿，会抓着头皮，「请问此字从何来？」这个错误的责任，又怎能责备作者，责备校对？

电脑打字更添麻烦

话盒儿打开。让我再饶舌。

倘若校对顺利，过五关斩六将，长驱直入，满以为斩将關旗，痛饮黄龙，但事常有出人意外者：

拙作《全面认识圣灵》一版后，我寄一本请文友陈述荣牧师给我校阅，看看有没有错误。不久收到回信，除指出一、二错字外，他说内中一五二至一五四页他读来读去，不明所以。我听了吓得一跳，那有此事。我急忙找该书读一读，真个连我自己都读不懂，我再找第一版核对，原来该两页若干行，竟被偷天换日，前者后之，后者前之。我真是气坏了，找印厂老板办交涉，何故给我制造笑话。老板看后满脸无奈，连说被工友搞小手，只好给我重印两页补入。原来老板与工友间因有些过节，工友故意把顾客的东西破坏，藉以移祸泄忿，今天工友气焰之盛，职业道德的堕落，类此之事常有发生。最近我还发觉一部集体创作的书，作者某某牧师，再版时竟被偷改为某某女士，真令人痛心疾首。近一、二十年来，我国出版业有一个技术上的大革命，即电脑排版打字。过去手民执字，行走在字框之间，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按图索骥」，真是疲于奔命，效率又差；现在打字小姐坐定，只动手指，左右逢源，真是方便快捷得多。过去手民一日辛苦所得，只执得一万数千字。现在打字小姐每小时最快可打五千字，一般也有二、三千字。

不过速度快，却也给校对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这因为排印的稿件，十九出自作者手稿。中国字字体之多，什么行书、草书、简体字，加上笔误「无中生有」的错字，而作者为着下笔快，常常把许多「方块字」写成鸡肠字。过去手民自学者到师傅，几乎什么「奇难杂症」的字，一到他们手上都可辨认出来；现在的打字小姐大多是商专出身的学生，她们在学时总是写字要端正不许潦草，现在面对这些鸡肠字，真是狗咬乌龟，无从下手。幸好老板为着争取时间，吩咐她们不管它原来是什么字，差不多就算了。因此打出来的稿件，有很多都是「差不多」，医科变成酱料，鲁平变成鱼干，满纸「差不多」，苦了校对老爷，要一字字给它校正，真是有苦难言。

还有，当这些小姐打得入神时，眼到指到，指头立刻反应，不必经过大脑，内文说些什么，她可能一无所知。（一分心就迟慢）。有一次对稿时，忽然发觉内面几句情歌，风流蚀骨，吓了一跳，我并不懂得这些句子，究竟从哪里渗透进来？核对原稿，也没有这东西。沉思良久，这才给我追个头绪来。敢情打字小姐打得入神，魂游象外，她正遐想昨晚在唱卡拉OK时，那一段甜蜜，情歌绵绵，手指不由得反应出来。还有一次，竟然插进一段，她给朋友信件中的几句话；开始时，我莫名其妙，慢慢才寻索出内中的古怪来。

这些是意外的麻烦。从前校对时，有时遇见「武松打虎」（漏去一段的隐语），但情形极少；手民手拿原稿，一个一个执字，最多只是字误，应付还容易。现在电脑打字，小姐打熟了，不假思索，眼到指到，只求形似，不求甚解，已够麻烦。现在再加上她脑子里



►《全面認識聖靈》，吳恩溥著，1984年，香港：聖文社

所想的，立刻可以在指头上反应出来。因此许多外来的东西可以十分容易侵入成为正文，校对老爷若不一字字核对原稿，只求其读得顺，便以为无错误，可能铸成大错。

第 16 章 谈写作

谈文章作法

我到各地，常常有人问我怎样下笔为文，也常常有团体以及小组要我讲说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得好。他们大概以为我常常执笔为文，一定有什么秘诀，可以写出一手好文章来。

其实文章的好不好，我一向认为很难有绝对的标准。文章是文艺的一门，正如艺术，一幅美术画，喜欢的人赞不绝口，不喜欢的人认为平平而已。

有人挖苦说：某人在油布上倒下大堆红、蓝、黑、白的油墨，然后用脚乱涂乱抹，搞得五色缤纷，不明所以，然后在画上写上某著名抽象画家的名字，观画的人见到某画家大名，便大赞特赞，认为意境，出神入化，不同凡俗。

记得少年时到友人家中作客，他弟弟在日本学校读书，成绩不俗。那日，刚好班上老师给他们一个作文题，他忽然异想天开，问我怎样下笔，我也自告奋勇，他该如何破题，如何定论，如何结束，由他执笔。自以为布局不错，可获高分。过了几天，他从学校带回作文，我急急问他分数多少，他答说刚好及格，我听了觉得太难为情，平素他的作文成绩总列甲等，想不到我这「无用军师」累了他，大家相视苦笑。

从前科举时代，凭文取士，多少才子名士，写得一手好文章，脍炙人口，只因为不合考官胃口，屡试不第，委曲了多少人才，就是一例。

我七十多年前读书时，学校注重国文、英文、算术三科；我不喜欢国文却酷爱算术，因为算术硬绷绷，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是非分明，没有感情余地。只要你算式写得好，答案答得对，老师总无法凭「主观」记分，谁都无法难为你。国文就不同，拿回作业，小鬼们总会吱吱喳喳，某人高分，大家不服！认为老师偏爱；某人低分，又有人不服，认为老师走了眼。文章好不好，无法放在天平上称斤论两。日后我也会滥竽充数，作过国文老师，一班三、四十篇作文，记分时要绝对公平，花多眼乱，实在无法做到。不是存心不公，而是因素复杂。

我在香港时，香港圣经学院周志禹院长曾多次邀请我担任国文老师，我坚辞不就，因恐怕得罪自己的良心也。试想学子们呕心沥血，写成「佳作」，自以为掷地有声，可以名列前茅，结果大失所望，怨气冲天，我何苦背上「盲试官」这恶名哉！

话说回来，倘若硬说文章好不好没有标准，也不公道。一篇好文章总能获得多人赞赏，我的意思乃是难得有绝对的标准，常有轩轾。

言归正传。

怎样写文章？文章怎样才写得好？我总劝问者到坊间找一两本「文章作法」的书作参考。路是人走出来的，既然前人走出一条路来，我们跟着走好了，不必自己披荆斩棘，辛辛苦苦再去另辟蹊径。文章作法这类的书，书名也许不同，但内容究竟大同小异；他们积累多人、多年的经验，给你指出一条门径，让你不必费很大的劲，可以找到「入门」的方法。其次，你对写作的方法既有心得，我建议你再到坊间找一本「修辞学」这类的书仔细阅读，虚心受教。这因为我们写作时，很多时候用字、遣词、造句，有时承袭前人的错

误，有时自作聪明，或者无心错失，以讹传讹，造成错误而不自知。小焉者，鲁鱼亥豕闹笑话，有时一字之差，可能铸成大错。大焉者整篇结构偏差，立论不合逻辑，而仍自以为是。

再谈文章作法

再其次，你既然具备了若干写作的条件，我就建议你放胆下笔。

一个人拿着一本游泳术的书，坐在厅堂上，摇头摆尾，咿唔竟日。倒不如到游泳池下水，实地学习，写作也是如此。不敢下笔，永远写不出东西来。

不过当你下笔之前，我要你考虑为什么想写作？写作有何目的？有何计划？是不是胸怀济世之才，想表达个人怀抱？或者舞文弄墨，只想发表个人对人对世的意见。或者个人对文艺情有所钟，风花雪月，聊以自娱。人各有志，并不相同。不过我们基督徒应当有一个高尚严肃的目标，上帝赐我聰明智慧，我愿意一生为主而活；树上小鸟，懂得歌颂神恩；野地小花，展显上主创造的荣美；我是蒙恩罪人，誓愿用我的笔荣神益人，以求不负此生。要先端正目标，下笔才不至如脱缰之马，漫无目的。

下笔之先，必先酝酿思想，有好题目，先抓住中心思想，然后找资料，内容丰富，才能够言之有物；理由充足，才能够说服读者。作者有两类人，一类是天才作家，不假思索，倚马万言，那是生而知者，不必学习，聪明透顶，这类人并不多见。

另一类人那是普通群众，要学而知者。他们刻苦自励，自强不息，夙夜匪懈，力求上进。他们下笔总是勤勤恳恳，聚精会神，孜孜不倦，不敢稍为放松，满有老龟精神（龟兔赛跑中的老龟），不夺得锦标誓不回。这是自力更生型的人物，说来奇怪，成功常常归于自力更生这一类人。

起初下笔时，也许觉得十分艰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十易其稿，仍无法写下去。情形正像那些第一次上讲台的人，只觉得前前后后像有百千只眼睛盯住着。压力实在太大，说话几乎上气不接下气，预备好的讲稿，千言万语不知掉到那里去，急急促促，红着脸孔狼狈下台。初学写作也有这样的经验，只是独在书房，埋头伏案，没有听众，用不着羞红着脸，狼狈下台，但内心的痛苦，比较也相差不远。肚子里预备好了许多话，为什么总无法写得出来？其实这样的情况，初学写作的人常常遇见，并不足奇。只要你再接再厉，不向困难低头，锲而不舍，「一次生，二次熟」，你一定会冲破困难，日后做个熟练的作者。

让我告诉你，写稿千万不要潦草。有些初学写作的人，写字十分潦草，不知是否以为不潦草，不够大作家的派头。试想没有大作家的本领，却要摆大作家的架子，如何了得。须知编辑老爷每日面对大堆稿件，常常看得头昏目花，你的稿子太潦草，难免搁在一边，等他心情好了，才找出来看看。这正像一个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大家免不了争着多看几眼，让眼睛吃冰淇淋；一个不修边幅，头发蓬乱的婆娘，怪不得大家转眼不望她，这也只好怪自己糊涂了。

让我告诉你一件往事。四十年前我主编《五十灵筵》，应邀的作者都是我国有名的教牧。在来稿中，我发觉那些老作家，总把稿件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我看了十分惭愧，他们那种敬业的精神，真令人敬佩不已。还有，你的大作完稿了，不要急促寄出。让你的头脑冷静下来，然后再读一次二次，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冗句？有没有不顺

口的地方？有没有重复啰唆的地方，该改则改，精炼好过冗长，不要婆婆妈妈，读者一见就怕。

把文章写得更好

再说下去，要多阅读，即所谓博览群籍。文章要写得好，一定要内容丰富，数据充足。倘若内容贫乏，好像一个人营养不良，瘦骨嶙峋，望而生厌，怎能吸引人。

特别是今天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日新月异，新知有如雨后春笋，如果不读，不多知，故步自封，赶不上时代，难免被时代淘汰。

某科学博士，近年来对于科学已经封剑。一天，对人谈道时，他引用旧日的科学理论，想不到被对方的新科学理论驳得面红耳赤，十分狼狈。

乳母喂养婴儿，一定要吃得好，吃得多，才有好乳汁供养婴儿。同样的道理，写文章的人一定要更多的阅读，知得更多，写出来的东西才能叫人有满足感。

现代的大作家，有他们的智囊团，帮他搜集资料，正面反面，让他取舍。就因此，他写成的一篇论文，或者出版一本书，内容充实，理论公允，叫读者心悦诚服。我们是小作者，没有智囊团，只好自己多读，自己发掘，在工作面以及成就量，绝不能与大作家作比较。

可是我们绝不自馁，须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鼓大鸣，小鼓小鸣；天空的星星，地上的萤火虫，各有对象，各有供应。若没有小孩子的五饼二鱼，五千群众不知多少人将饿昏旷野（约五 9~13）？我们只有尽其在我，悉力而为，以求无负此「笔」。

再说下去，要有深度。

浅水鱼虾，很难有重量。文章如果没有深度，只在肤浅层面打滚，正如金鱼缸里的金鱼，一日看穿，无法引人入胜。当我读《照相术》一书时（那时因为神经衰弱，医生强迫我休息，他吩咐我每日找时间出海钓鱼，或者买个相机到外面照相。出海钓鱼付费太高无力应付，只好买个相机，趁着晨光熹微，或者夕阳晚景时，到外面溜哒取景，就因此买照相术自修），里面有几句话对我启发很大，它说如果你取材平常 -- 普通的风景、普通的角度、普通的手法技巧，人有你有，这种太平常的作品是没有价值的。我把这几句话引用到写作方面，觉得受益甚深。

一个作家需要有洞察力，把问题更深入的分析、了解，才能具说服力，并且更具建设性。

某处大火，记者倾巢前往调查；翌日报纸刊出，图文并茂，将昨日火场情况详细刊出，以飨读者。除了表面的报道外，如果有人更深入调查，把起火的原因、燃烧的情况、损失（包括人命与财物）的清单，若能再加上居民的情况、交通、卫生、居住、以及未来防火的建议，再加上一些救火时的花边趣闻，一定能满足读者。它将不只是一篇报道火灾的新闻，可能是一篇具有社会价值的文章。

一篇好文章，总是有深度且耐人寻味。



► 《五十靈筵》第三集，吳恩溥編，1978年，香港：聖文社

再说下去，要有创意，千万别作文抄公。当抗战时，我办一份信心励志的小刊物；一天，收到一位弟兄寄给我一叠二、三十张稿纸的大作，读了令我啼笑皆非。原来那弟兄喜欢读《荒漠甘泉》，那篇稿几乎是《荒漠甘泉》的摘录。他又不懂写作技巧，变成乱炒菜，徒费笔墨。今天我们仍不时遇见文抄公。有人抄袭成段。我在香港时收到某人抄拾别人著作五、六十页，冒充已有。还有的人拾人牙慧，掇拾成篇。他们忘记白纸黑字，永远留作罪证。

难得有编辑老爷把关

前文曾提过，初写作的人，完稿以后，不要急促寄出，最好有一段冷却时间，也许一天二天，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把大作从头到尾，再三咀嚼，仔细推敲，看看有没有错别字，有没有不妥当的句子，文章的结构有没有问题，把自己站在读者地位，无妨尽量「吹毛求疵」，看看是否完美。特别是理论文章，我友郑德音牧师（他已安返天家）对我说过一句话，「最起码必须能够『自圆其说』」，这话说得十分中肯，有的人说话自相矛盾，授人以柄，怎能说服人。必须无懈可击，寄出不迟，与其献丑，不如藏拙。

说句得罪自己的话，文章有如货品，货品要销行必须质量好，包装好，才能吸引人，文章也是如此。倘若作品太粗糙，太苟且，杂乱成章，谁愿意大解囊，作你的读者。编辑老爷怎肯让没有水准的作品，出现在他的刊物上。

最近一位编辑老爷告诉我，一位初哥（广东话，指初出茅庐的人）寄稿来，过了几天寄信来，说里面用错了字，写错了句，请给他改正。再过几天又来信，什么地方不妥当，有错误，给修改。编辑老爷回信告诉他，要自己搞好了才寄出来。想不到这位仁兄竟然大发「娇瞋」，回信说：「你们不是要十全十美吗？我发觉错误立刻来信改正，无非是想十全十美……」。

我听了同行诉苦的话，不禁哈哈大笑。作者有一种恶习，「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别人的好」，自古皆然。可惜这位初哥还未踏出门槛，便自视过高，以为自己的大作掷地有声，寄到编辑部，编辑老爷一定视如拱璧，呵护备至，他缺少自知之明，他的大作编辑是否采用还不知道，他却在那里作梦，太幼稚了。

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某日他参加布道会，那位讲员讲道叫他大受感动，他回来后用新诗的格式写了一篇受感记。用意甚佳，可惜文字写得太差劲。我看了颇费踌躇，看他一副慕道心切的态度，要待不用，恐怕给他浇冷水，只好勉强采用，花了我很多工夫，把它修改。某日遇见了他，他竟然大表不满，认为我不应该修改他的文章，那种自满自足的态度，我只有苦笑。

不让别人批评他的文章，或者修改他的文章，这是初哥们很普遍的心态。不肯接受批评的心态，会严重的影响他进步。编辑老爷代表读者群，用冷静的态度，客观地把错误的地方去芜存菁，是需要作者们尊重和接受的。

不才写稿至今六十多年，到现在越久越觉得需要编辑老爷给我把关，用字有没有错误？遣词是否不妥当？引用成语或者典故是否恰切？主题是否健康正确？倘若编辑老爷给我把关，不让我错误献丑，我真是感激不尽。

话虽如此，但也不是每一位编辑老爷都能够发挥他的功能。某次某刊特邀某资深作家写稿，那位编辑小姐恰好是「新扎师兄」，不知天高地厚，以为大权在握，把手中红笔大

批大改，结果不但作者不满，该刊负责人也大为震惊。如此编辑怎能服人？这因为今天教会刊物苦于经费不足，人才断层，若干文工战将只是滥竽充数，因此常有怪现象出现，实在难怪。

第17章 编辑浅谈

编辑并不困难

多次遇见教会里的青年人，他们问我怎样办好一份刊物？

今天青年人，书读的多，眼看的多，心中有很多话要说；除口讲外，他们想借着文字发表个人的意见，这是好现象。教会刊物一般有壁报、周刊、旬刊、月刊、季刊、年刊、特刊等。照青年人来说，他们想发展的，可能是青年团刊这一类东西。他们想借写作，一方面可以发抒个人对各种事物观感；一方面可以互相砥砺，彼此切磋；一方面也可以磨尖笔端，预备给主使用，这种心态是美好的。

我给青年人的答复，总是只要有心，并不困难。大家肚饿了，总会找那家价廉物美的馆子去。坐下来，小陈点个京都排骨，小麦点个鱼香茄子，小蔡点个芥兰牛肉，大家吃得津津有味。这时小林说话了，为什么馆子烧的菜比我们家里的不同？这时你一句他一句，大家的结论是：因他们的选材、配料、作法、火候，都有特别的考究，跟我们家里的不一样。只要我们选材、配料、作法、火候，向他们学习，我想总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对啦！编辑的道理也如此。大家看的刊物多了，对刊物版本的大小、文章的选择、编排的手法，大家都是心中有数；那个刊物内容有料（丰富），读了有满足感；包装有美感，叫人爱不释手……。只要看样学样，择其善者而从之，岂不找到编辑的方法吗？

当我们打开一本有名的刊物时，总不要让它轻易过去，要多加注意，多用心研究；它的优点在哪里，可爱处在哪里，能否以别人之长，来补我们之短；这样精益求精，我们的刊物也就日有进步了。说不定不久可以跻身名作之林。

作编辑只要有心，并不困难；可是出版刊物，却有很多难处；许多时候并且是困难重重。

一个刊物不管大小，最少要有经理部、编辑部、发行部。你可以把它「具体而微」，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功能却不能减少。经理部要作好经济预算，创办费从哪里来？维持费从哪里来？每年有多少收入？一定要精打细算，才能做好工作计划。当你要作好工作决定时，对于版本、版期、版数以及薪资的支付（教会里面的刊物，就如青年团刊等，青年人总不受薪的）、经常费、杂费等等，总要有个预算。未行军先行粮，否则汽油用光了，汽车是不能动弹的。

编辑部要掌握稿件的来源，究竟是特约、征求或者自己撰写？特约的稿件、稿源靠得住否？有名的作者常常是忙人，不是故意失约，而是实在太忙，挤不出时间来。有时勉强下笔，写的东西可能太粗糙，叫读者失望。

征求的稿件，常常发觉寄来的稿件未必是你的需要。喜欢献丑的人太多，这是编辑老爷最头痛的一件事。

除了稿件以外，编辑要怎样选稿、怎样编排、怎样小心校对、消灭错误、怎样付印、怎样准期出版，在在都是文章。发行部要计划销行及推广各项工作。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并且有时牵一发而动全身，最小最小的事故，掉了一粒螺丝钉，可能影响整部机器「死火」。

编辑要守正不阿

上一段我说过「编辑并不困难」，只要有心，任何困难总可以克服的。

有人认为我说这话，轻描淡抹，把作编辑的看得太「小儿科」。一个作编辑的，一定要进过新闻系，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学得十八般武艺，才可以披甲上阵。否则轻举妄动，有如初生之犊，一旦面对困难，难免手忙脚乱，甚至束手无策。

这话说得很好，这是科班出身，可是恐不合实际。放眼今天教会会有千数百人聚会的，除了若干大城市，寥寥可数的几家外，最常见的为一、二百人；至于乡村教会人数更少，普遍为百数十人。假定这里有一家教会，聚会人数为一百五十人，青年人约为三、四十人。这些青年人大发热心，想办一份刊物，向阁下问计。你对他说，谁想担纲做编辑，叫他到大学读文科，读新闻系，好好学习，然后回来，正正经经展开工作。这话虽然说得好，却是不合实际。

我记起庄子外物篇〈枯鱼之肆〉的寓言。庄子说：「我昨天路过某地，车辙里有一条鲫鱼大叫救命。它说自己是东海水官，快些给它斗升之水救命。我说稍待莫急，等我设法让长江之水前来欢迎你，那时你优哉游哉，可以舒畅过日子。那鲫鱼听见大大愤怒，它说它今天需要的只是斗升之水，你不给我，等你请来长江之水，那时只好到鱼干店找我了。」

这寓言的含义，乃是远水救不得近火。也可用在办刊物的事上。试想小教会的青年人，想办一份小刊物，你要他们去读新闻系，读个五年十年再回来开办，岂不是跟他们开玩笑么？读完新闻系，正是前途如锦，他会回来小教会办个小刊物么？

我遇见若干小教会小刊物的工作者，他们满腔热情，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不住充实自己；虽然格于形势，难有特殊的表现，可是他们不住锻炼自己，结果成为教会里一群人才。也有的人披荆斩棘，不向困难低头，再接再厉，结果脱颖而出，打出半边天来。

有人问我，一个成功的编辑，应该具备什么条件？照我多年的经验，必须求真、求善、求美。第一、求真 -- 我们是神的用人，我们愿意一生作神的出口，因此必须持守真实、正直，说话要真，下笔要真，为真理作见证。今天在这黑暗悖谬的时代，多少文字工作者，为着讨好权势，见罪恶噤若寒蝉；为着谋求私人利益，甘心被人利用；甚至狼狈为奸，彼此勾结；使神圣的文字工作者，沦落为罪恶份子的工具，言之实足痛心。

一个神的用人，心所想的，笔所写的，要小心「立言」，我们不敢说什么「一字褒贬」，但一定要持守自己，向上帝负责。

某次有人来找我，为着某事要给我一大笔金钱。我对他说，应该说的我一定说，不必分文；不应该说的，就是再多的钱，我也不能为金钱出卖自己。

不吃赏酒吃罚酒，因此得罪来人。虽然如此，我良心泰然，上不愧天，下不怍人。我认为这是每个用文字事奉神的人的起码条件，我一定说真话。

当我接主编《生命月刊》时，我有一个构想，把今日教牧动态刊出，不但可以互通声气，也可以彼此关怀代祷。想不到这意见一出，某处一位牧师，立刻来稿，写他怎样远道求学，怎样回来为福音努力，一生耕耘，写得情文并茂，我把他刊出，立刻受到当地读者来信抨击，说此人设教会只为办学，而办学目的只在图利，学校沦为学店。而私生活尤

其败坏，太太有如挂钟，小姨有如手表，为街市所鄙视侧目。接着，刊登某名家工作报道，十分生动，令读者受感。不久又受到某文友指责，云此名家现在已变质，我怎么被利用代他宣传。这一来，我只好把该栏取消，因为天南地北，我见闻不周，无意间被人利用，连杂志的本身都被污损。

后来我知道，《读者文摘》刊登某人某事时，他们不但根据来稿，还要派出记者甚至编辑前往调查事实，这种求真的态度令人佩服。

今天越坏的人越懂得利用文字来作自我宣传，欺骗群众眾，争取群众。作编辑的人，如果耳目不周，感觉不灵，被利用而不自知，沦作「别有用心」的人作宣传工具，岂不免哉（至于有人甘心作宣传工具，为五斗米折腰，当作别论）。

编得好，读者赞好

第二、求善 -- 善的意义有多个，基督徒看到「善」，就会想到道德方面去。道德十分重要，不道德教坏别人子弟，污秽读者眼睛，万不可以。我在这里把道德归到「求真」上头去。这里所谓「善」作「好」字解，即平常所谓称善、赞好、叫好。

一本刊物要大家赞好，有很多因素：其一、每份刊物总有它发刊的宗旨，宗旨也即是它的理想。如果刊物朝着目标努力，所谓「向着标竿直跑」，实现它的理想，一定会叫读者喝采的。

其二、出版刊物不同于出版书，出书通常是由个人负责（也有合著但不多），刊物却由一群人写作。作个比方，出书有如个人独唱，出刊物乃是众人合唱（或者合奏）。合唱不能只唱一个调子，乃由团队表演，疾徐高低，复杂错综，彼此配合，唱得更美丽、更雄伟、更可爱。犹如上菜馆吃东西，不是独吃一味，乃是山海配、南北和、五味俱备，才能吃得舒服。

因为是合作，因此作编辑的有如大厨子，怎样选料配件，怎样掌握火候，就看看各人的真功夫了！

其三、一九五〇年代，我在香港牧会，那时因为时局紧张，国内人避秦来港。这时有一群教会中音乐人士，组织一个合唱团（乐进团），由名指挥赵梅伯教授担任指挥，香港各教会诗班人士慕名参加，借我的教会训练。赵教授真是名不虚传，他要求极高；那些诗班人员算得是顶尖人士，平常十分骄纵，谁也不敢得罪她们。可是赵教授十分严厉，谁发音，谁唱腔，有半点瑕疵，他当场指出，有时甚且指责，一点不假词色。因为教得严，因此调教出来的子弟，博得听众赞赏。诗班是群体，一个马虎不得；刊物每一期的文章也是如此；必须篇篇「好」，那一期才算得「上好」。这就难为了编辑老爷，必须仔细挑选，严格鉴定；题旨好，题材好，用典适当，取譬恰切，没有错别字，言之有物，读之有味。



► 《生命月刊》29期，1955

这真难为了编辑老爷，一个出版社编辑部门，应该有总编辑、副总编辑、主任编辑、编辑、助理编辑、技术编辑、美术编辑……。我们教会刊物的编辑却一脚踢，自上至下，无所不包。没有三头六臂，却要做好三头六臂的工作，问你听了怕不怕？

一份定期刊物的编辑，稿件常常给他带来压力。稿件缺乏时，需要四处张罗，正所谓巧妇难作无米之炊，解救之法，急往稿库里寻。就是编辑平日读书阅报，看有可用的东西，什么语录呀、趣闻呀、漫画呀，那怕是牛溲马勃，用剪刀剪下来，把它积存，留待急时用。还有上帝造人，总是给人特别的恩典，编辑老爷脑子里平时堆积有很多资料，紧急时一件件浮现出来，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无稿困难，有时有稿也困难。首先，名作家难得有稿来，可是名作家常是忙人，有时来稿内容十分粗糙，这时用与不用，叫你颇费踌躇。其次，有些老朋友大发热心，给你来稿，可是内容空疏无物，陈词滥调，要待割爱，可能失了友情。还有一些新丁，十分热情，可是内容幼稚，要待不用，深怕摘去了新苗，损害他写作兴趣。只好用心给他修改，说句实话，自己写一篇，比较更轻松。

做编辑总希望把刊物办得更好。我喜欢英文的 Good，Better，Best，我相信每一个人总希望自己心血精力浇灌培养出来的刊物，好，更好，上好，最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版面要美化、新颖

第三、求美 -- 爱美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因此无论老少美丑，总是尽量求美，希望获得他人更多的爱。

上主创造万物，叫人类获得衣食生活所需，接着祂造黄金、珍珠、红玛瑙（创二11~12）。这些宝物，饥不得以为食，寒不得以为衣，所以悦人眼目，满足人的美感。因此圣经用「容貌俊美」（撒上十七 42）来称赞男人，用「十分美丽」来称赞女人（歌四1，五9）；美男子，绝色佳人，出现在社交社会上，总赢得更多人的注目礼。这也怪不得市场上扮靓部门（美装部）生意畅旺。每一样商品，莫不注意包装；到书摊上，那一本书封面设计新鲜夺目，总可以吸引读者优先翻阅。

一份刊物也如此，因此今天编辑阵营里，总要设法多安排一位美术编辑，让刊物以更美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审美的眼光各人并不一样，究竟什么样才是「美」？我喜欢用日常所见的作譬。我认为：其一、要有完整感；当我们遇见某人时，首先映入眼帘，给我们第一个印象，乃是五官端正，四肢齐全。如果其人独眼、塌鼻、兔唇、跛腿，你总觉得他残缺不完整，完整才能完美。一个塌鼻跛腿的病西施，总没有资格到选美大会比赛的。一本刊物，普通为十六开、二十五开、三十二开、三十六开、四十开本。版面大小，你就要决定字体的大小。对于字体的款式和选择十分重要。从前字体大概有十多种，自从电脑当家，今天的字体有百数十种。我建议初出茅庐的编辑哥儿，最好找坊间几份流行的刊物，小心作比较，找出那种叫你觉得最满意的作样本。路是人走出来的，既然有人走出一条路来，你就用不着披荆斩棘，自己费劲在丛林中另辟蹊径。

假定一个版面正常为一千八百字，当你要给第八、第九两页编排时，来稿恰为三千字，计一计恰有六百字空白。怎么办？首先你就要在题目上打主意，用较大的字排题目。仍有空白，你可以在全篇中找出最精彩的几句缩为警句，排在题目的前或后；如果仍有空

白，可以把全文分为几段，每分段定一个分题。这样对于全篇起了提示的作用，对于作者或读者都有良好的贡献。仍有空白你就要补白，或者插图，或者用嘉言隽语补入。

总之，最重要是摊开出来，要平均、要整齐，看起来要有完整感，不要有缺憾感。

其次，要有新鲜感；眼睛看东西，那个物体看得太多，由熟而俗，渐渐引不起你的注意，正如口之于味，今天一餐红烧牛肉，明天三餐红烧牛肉，后天又是三餐红烧牛肉，问你吃腻了未？因此要不住革新、变新。

上帝所造物，树林花卉每年四季给它换新装，让人看了有新鲜感，才能吸引人注意。一份刊物也是如此，倘若每一期都是那个老脸孔，只有那些老朋友相知才能保持交情。无论如何，它会失去大批新读者，门庭冷落车马稀，说不定「百年老店」也会送进古董店去。

我所谓「新鲜」乃指着「新装」。古老的文字，古旧的装饰，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僵化了的东西必须日日更新，紧随着时代的脉搏不要落后。至于内容，我们却须持守古旧的福音（耶稣十架救赎福音，已二千年，仍万古常新），永恒的真理，为真理作见证，改变时代而不为时代所改变。

其三，要美化；俗说「人用衣装，佛用金装」，又说：「三成人才，七成打扮」。一个只有三成人才的丑小鸭，加上七成打扮就可以成为一个娇滴滴，令人生爱的美女子。佛如果不用金装，只是干木头一段；用金装起来，庄严辉煌，叫许多人看了肃然起敬，争相膜拜。可见美化能提高一个人的价值，也能增加一个人的自我肯定。

一份刊物要美化、文字的美、图案（设计）的美、书法的美、色调的美、印刷的美，超越的智慧加上高明的技巧，交织起来成为一幅美丽的艺术品，怎不令人爱不释手。

近代社会道德支离破碎，丑陋代替美丽、野蛮代替良善、破碎代替完美、混乱代替秩序、仇恨代替宽恕、放纵代替自由、破坏代替建设、情欲代替性灵、斧头代替十字架，无法无天；人类数千年来苦心缔造的文明生活，在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谎言下，已经日被侵蚀、歪曲、拆毁；举世滔滔，势将陆沉。在这时候，正需要真理的笔兵们，堵时代的缺口，挽狂澜于既倒，谁肯响应基督的呼召，欣然前往？

作者与编者

作者与编者大家一同笔耕，一同用笔事奉主，但活动的空间，却有所同有所不同。作者我写我思，表达个人的意见，分享个人的心得，推销个人的愿望及人生使命。简而言之，作者是站在个人的立场，面对读者说自己的话。

编者却不如此，作为一个刊物的编辑，他必须站稳该刊物的立场，肩负那刊物的任务（宗旨），集合读者群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勇敢面对读者，去贯彻他的使命。

作者只许一个声音，一个意见，否则叫「自相矛盾」，「自打嘴巴」。刊物若只有一个意见，一个声音，那叫做「宣传机器」，「一言堂」。刊物必须容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才能够集思广益，「有容乃大」。

个人的作者有如水沟、河流，汨汨流来；刊物有如池塘、湖海，兼容并蓄。「为有源头活水来」诚然可爱；能够波澜壮阔，蔚为奇观，岂不更为可贵。

没有作者，没有货源，没有供应，像货架上没有货品，刊物势将无法推下去。没有刊物，没有发表的园地，千万灵感，随风散逝。因此作者与刊物，互相倚赖，互为因果，如鱼与水，相需相求，相得益彰。

一位好作者，不但要对自己诚实，对读者负责，并且要面对上帝。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说话行事将来要在基督审判台前接受审判，作为一个基督徒作家，不要忘记「笔」的影响力更大，他要接受的审判更利害，因此必须小心，下笔时要警惕自己，须知「淡淡青天不可欺，举头三尺有神祇」，更何况，今天还有读者多少眼睛在注视你 -- 注视你所说的话，所说的见证。

「有的人喜欢高抬自己，说夸大的话，不住自己的脸贴金，他不知道他可以「自欺」，却不能「欺人」，背后多少知道他底细的人，正在那里鄙视他。有的人更无聊，想利用文字讨人喜欢，不住为别人擦鞋（这是近年来香港流行的一句俚语，同义词叫拍马屁），可以借着「天公大夫」的余荫给自己垫脚，读了令人肉麻。

记得一、二十年前，在香港举行的第一次世界中国基督徒文字工作会议（时间与名称大概如此）；一个下午，苏恩佩姊妹感叹着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作家，心中有很多话要说，却禁住自己不说，许多文章要写却不能写」（大意如此）。我听了回应着说：「这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叫我们牺牲自己，我们喜好的不说不写，我们不喜好的反倒要说要写，只有一件事，为要讨神喜悦。

驹光如流水，苏姊妹早已安息主怀，但她的心声还刻划着万千讨神喜悦的笔兵的心路历程。

当亚哈时，有四百位先知，为着讨好当权派，他们说一样的话，唱一个调子，结果是害人害己（王上廿二章）。今天这时代，实在需要更多的笔兵，为着讨神喜悦，甘心背十字架跟着主走，敢于面对罪恶，为真理发声。

作为一个好编辑，不但需要严格的、严正的、严谨的去处理稿件；更需要去开辟稿源，稿源的开辟：**第一是要开拓空间**。今天教会刊物，能文之士，因为「能者多劳」，大多太忙，无暇执笔；有的为着「珍惜羽毛」，不肯多言惹是非，落得编辑室来稿，大多浅水鱼虾，难登大雅之堂，造成教会刊物，能写的不写，肯写以至多写的，却是不会写，渐渐失去水平，只在肤浅上面浮沉。

记得过去在香港时，某教会刊物，每月由老编绞尽脑汁定出一个主题，然后由编辑顾问们殚精竭虑，把主题想得更深入更透澈，然后推敲向谁拉稿。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开拓稿源，也可以克服任由稿件自流的劣现象（今天若干刊物，常常要让稿件主导流向，正像厨中有什么东西就煮什么菜）。**第二是要栽培新丁**。现有的作家最好用，可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如果后继无人，青黄不接，教会文宣人才势必断层。而要造就一个人才，训练、锻练、熬炼，需要时间、心血，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吃惯免费午餐

阅去年十二月《爱声报》老兵的《吃文字灵奶长大的婴儿》，令人感慨不已。当老兵先生知道《爱声报》每月发行一万二千五百份，其中百分之七十给了教会和团契，百分之三十给了个人。但每年为报费奉献的，百分之八十来自个人；教会及团契只有百分之二十。有的教会及团契订阅就是五份、十份，以至一、二百份，把《爱声报》当作布道单张使用，奉献则阙如，以致《爱声报》每年赤字达二、三万美元。老兵先生见状十分愤慨。我想老兵先生不是出身教会刊物行列，才见「怪」惊「怪」；笔者参与教会报刊工作数十年，早已见怪不怪。

你有没有听过华福会开创之始，他们十分注重文宣，以他们气势之盛，人才之众，一定先声夺人，说声办报出刊，一定门庭如市，订阅人拥挤不堪。只因他们是定价订阅，想不到一期、二期……真个是「门庭冷落车马稀」，还好他们的主办人，看见情形不对，大家需要的乃是「免费的午餐」，因此当机立断，改「定价」为「免费」，白白赠送，这一来订户蜂涌而至，大家皆大欢喜。快一、二十年了，免费赠送的政策，仍然不变，不敢变。

根据该会一九九五年的预算，出版的经费约为二十七万美元（细数为 269,975 美元），约占该会全年的经常费用百分之三十五，用费不少，我敢断言出版经费并不是由订费而得，因为大家吃惯了「免费的午餐」。

你知道不知道中国教会出版界，有一份有历史有名气的属灵刊物叫《圣经报》，创刊人是加拿大宣教士翟辅民牧师。该报为牧师、传道人、神学生及热心研究圣经的信徒所爱读。第二次世界大战，翟牧师在印尼苏拉威西被日寇囚禁在集中营。后来战争结束，和平来临，翟牧师回天家，教会工作渐渐复原，《圣经报》也复刊。一年又一年，新来的人，带来新的理念，认为报刊必须收支平衡，才能维持长远；订户必须付费，怎能年年吃免费的午餐。就是这样，他下大决心来个大清理，不付费就停寄。有一天，我遇见该报发行部的弟兄，他苦笑着告诉我：「不够两千份，还在清理中」。再后来《圣经报》停刊了。虽然停刊有若干因素，但订户太少是主要的原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由葛培理主推的「亚洲及南太平洋布道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参加者来自二十四个国家，笔者有机会忝列末席。在会期中我发觉，有几位中国人似乎心事重重，辨形察色，好像在那边进行什么秘密交易。(这也许是记者们的新闻嗅觉比较灵敏)。后来有人告诉我，内地会的负责人，认为中国教会成长了，他们所主持的福音出版机构 -- 证道出版社，应该交给中国人接棒，这时由一位姓蔡的新加坡人在那里穿针引线，他们谈判大致就绪，只剩下一份《灯塔月刊》，他们要证道出版社办理结束，这边厢才接棒。

提到《灯塔》月刊这苦命女娃倒有一段古。原来二次大战结束，和平来临，人心极其空虚；宣道会的包忠杰牧师，觉得中国人需要一份赶上时代的福音性刊物，因此四出奔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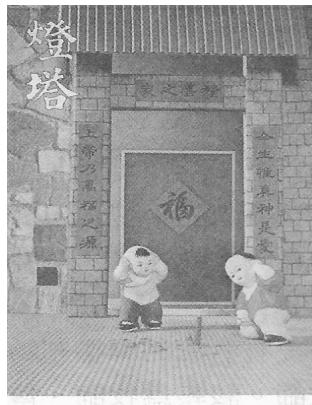
► 《愛聲報》刊頭



► 《聖經報》復刊，1947 年，第一卷第二冊

游说，最后说服了内地会的证道出版社负责出版。(包牧师是宣道会，为什么不由宣道会出版，而由内地会出版，我不知道)。经过多时的计划筹备，才呱呱坠地，由包牧师及刘翼凌先生担任主编。对当时来说，这份刊物算得是一鸣惊人，获得各方的肯定和赞赏。可是在人力和财力上，证道出版社需要大力投入。

证道的接棒人要求证道必须把《灯塔》结束，才肯接棒，这在中国教会的出版史是一项伤心史。试想一份由外国宣教士辛苦经营的福音刊物，却由中国人扼杀，怎不令人扼腕。(以后刘翼凌四出奔走游说，创办《宇宙光》来补偿《灯塔》的损失，可以想见刘弟兄内心的悲愤。)纵笔至此，想起年前美国有一位花信年华的少妇，热恋她的小开，可是那小开只要这雌的，不要她两个嫩的。这少妇真个攻心，失去理性，竟把两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放在车里沉在河里。把这事相提并论，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在旁人看来，真个「如出一辙」呢！



► 《燈塔》月刊 168 期，
1968 年 1 月



► 《宇宙光》雜誌

教会刊物欲振乏力

我无意苛责谁。这因为吃免费午餐的人太多，打起预算来谁都胆寒。俗语说：「斩头生意有人做（有利可图也），蚀本生意无人做（无利可图也）。」

我曾记得若干年前，葛培理博士（他是世界福音派教会的大龙头）大展鸿图，把他办的《抉择月刊》在中国中译出版。他找最负时望的滕近辉牧师担任主编，复找一位善打算盘的印度老表担任经理。这样的阵营，有最好的工作人员，最强硬的后台老板，那怕不成功。想不到形势比人强，不多久只好宣布夭折。

直到今天，你仍然发现很多中国基督徒家庭，样样杂志都有，独缺属灵刊物；样样刊物读得津津有味，惟独对于属灵刊物缺乏胃口。在这情形下，怪不得属灵刊物「一枝独秀」，只好让被指为异端教派的《守望台》出版数字独占鳌头了。某次，某教会聚完会，大家一起喝茶，彼此交通（这是北美洲的习惯，与香港人往酒楼喝茶是两回事）。有人介绍一位太太，



► 《抉擇月刊》，1977 年 1
月號

说她是某教会的热心份子……，我听了给她推荐某属灵刊物，开始她还留心听，当她听见刊费每年多少钱时，她立刻紧张起来，推辞着说：我们教会每主日总有好几份免费刊物，我收取回家读也读不完，用不着付钱……，我听了才知道这太太，原来也是一位吃惯「免费午餐」的热心基督徒。

就是如此这般，教会刊物才落到这般欲振乏力的地步。

也许有人反驳我说：你是不是故甚其词，甚至危言耸听。老兵先生在他的大文里面不是说：「听说教会每月收到的文宣刊物数量很多，有时真像家里收到的『垃圾信』一样多，看都来不及看……」，这样看来，教会的文宣刊物还不是「一枝独秀」吗？

你反驳得好；让我反问你，这些数量很多的文宣刊物；究竟是「免费午餐型」呢？还是收取订费的呢？如果是收取订费，以报养报，这叫正常发展；如果都是免费午餐，这叫畸形发展。正常发展就能够长大成人，畸形儿很难叫人乐观其成呵！

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免费的文宣刊物呢？真是说来话长。原来在教会的圆形屋顶下面，有教会也有教会机构。教会承担着传福音的使命，它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盯住信徒，一只眼睛盯住未信的群众。它主要的工作为聚会，什么主日礼拜阿（这是最主要的工作），祈祷会阿，查经班阿，传福音聚会阿，青少年活动阿，妇委会阿……，这是教堂里的工作。还有教堂外的工作，什么关怀工作阿（包括探望、帮助），什么福利工作阿（包括济贫恤孤……）。教会的工作一般由牧师担纲，由信徒负担经济；成长的信徒（大概是长老执事）彼此配搭，同心合力推动。

可是工场那么大，工作那么多，需要那么迫切，教会实在无力做好工作，完成托付。就因此滋生了某些机构来承乏补缺，最大最有名的，就如世界性的男青年会、女青年会、圣经公会……等，都是著名的教会机构。

这些机构大概由某些「有心人」，或者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发起推动。

先说有心人。

有心人也可以说是热心人。这些人爱神爱人，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对社会有属灵的看见，也有属灵的远见（今天叫异象），他们有计划、有企图；但因教会人才不够，钱财也不够，无法承担这工作。他们不甘静默，乃发动工作，四处奔走游说（今天则传递异象，分享异象），叫听见的人受感动，被感染，乃由他们登高一呼，群众翕然相从，这机构就成立起来，得以成就大事。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大机构，对社会、对人群，有很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这些是大城市；大城市人才多，财力雄厚，条件优越，成就的机会也大。但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需要，上帝也兴起许多「有心人」，在小城市成立许多教会机构，来应付小城市的需要。

「别有用心」的人，我留待下章分说。

第18章 别有用心的人

教会中的投机者

再说别有用心的人。别有用心的人，有称为「属灵的江湖客」，有称为教会的投机份子。

主耶稣讲撒好种的比喻，日间撒好种，夜间敌人就来撒稗子（太十三 24~25），混乱神的家。那里有十字架的勇士，那里就有撒但的差役，伪装光明的天使，破坏神的工作（林后十一 13~14）。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全家出埃及时，就有许多闲杂人混迹其间（出十二 38）。闲杂人者，投机份子也。

三、四十年前，那时我在香港事奉；一天读报告，香港有三、四百间教堂，我听了开始十分惊喜，继而怀疑，再次经过了解，才恍然明白。原来香港原先只有百数十间教会，因为大陆变色，大家避秦来港，一时间难民拥挤，面对这陌生地方，有的语言不通，谋生匪易，其中不少知识分子，他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进退失据。他们挖空心思想办法，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有人想办法开学校，有人想办法开诊所，来解决每日三餐。

但办学校也好，开诊所也好，如何取信于人？他们狗急跳墙，只好假托教会的名字，挂着某某教会的诊疗所，某某教堂的贫童学校或识字班。这些人真正是教友的，恐百无一二，一时间教堂的数目骤增。香港政府对于医疗及教育一向管理甚严，但在这情形下，明知他们的窘境，也只有眼开眼闭，任由他们混下去，以济燃眉之急。还好这些挂假招牌的医生以及教育界人士，他们倒也心知肚明，绝大部分自我约束，不敢逾越，以求取得信用。

在那段日子，这些人对于香港社会实在有他们正面贡献。他们究非池中物，不多久，有的移民国外，大展鸿图，有的另作计划，败部复活。他们借桥过河，走出人生新里程。他们为着谋升斗之粮，冒用「教会」名义，实出「无奈」，仍值得我们同情。最令人气愤的，却是教会里那一小撮「属灵江湖客」，特别那些电视明星布道家，真个是明目张胆，为所欲为。

最著名的为罗拔士牧师（Oral Roberts），他是老牌的电视明星布道家，也是鼎鼎大名的神医布道家，他拥有一百六十万电视信徒，每年寄出的文宣（信件和刊物）达二千七百万份，数目真是惊人。他在图尔萨（Tulsa）建立的罗拔士大学及信心之城值五亿美元，也拥有私人喷射机。今日韩国的赵镛基博士就承认，他一生受了两个人最大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这位罗拔士牧师。

他自夸只要他开口，大小捐款便源源而至，超过所求所想。想不到十年前，他的经济周转不灵，忽然异想天开，向他的信徒们告急，说他已与上帝立约，如果三月底前筹不到四百五十万美元，上帝就要拿走他的生命，他要他信徒们火速捐款来救他的老命，好叫他能够继续活着。

这在罗拔士的布道王国里，真是一颗重量炸弹，震得听见的人目瞪口呆，整颗心好像沉在冰窟里。

难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吗？没有钱就要你的狗命，有钱就让你活着。那岂不像绑票大盗么？怪不得图尔萨市长克劳福特（Richard Crawford）也不肯相信。他说：如果筹不到钱，上帝就要我的命，这不是我所认识的上帝。」克劳福特一向是支持罗拔士的。

还好三月底前，德州一位大财主，大手笔捐给他需要的钱，这出戏才喜剧落幕。可是听过的人，脑子里仍然震撼不已，为着所听到的疑团莫释，也不能不对这些大布道家的诚信，重作评估。

属灵江湖客

另一位要提及的是贝克牧师（Jimmy Baker）。贝克天生一副逗人喜爱的孩儿面；他口齿伶俐，能唱能讲，能哭能笑。在电视台上跟他太太塔咪拍档，更是一唱一和，十分亲腻，显得十分恩爱（其实实际并不是），大大吸引了很多电视信徒。

贝克强调享乐主义，他宣称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就应该尽情享受，才能够活出上帝的爱。他的话鼓动了那时候青年的一群，他们认为贝克说得对，不享受天天辛苦做什么？老年的一群，想想也觉得对，过去的日子，辛辛苦苦耕耘，费心费力，一生捱苦，还不是苦待自己。

贝克说到做到，他真懂得享乐；在加州、在佛罗里达州，买地盖渡假屋、买名牌汽车、买游艇、养名牌狗，给狗屋装冷气，真个是一人得道，鸡犬成仙。

贝克这么奢侈豪华，他的钱从何来？说穿了只有一句话，利用电视台，利用上帝的名去骗取观众的血汗钱。根据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联邦法庭的判决，贝克利用电视台讲道骗取听众的钱，廿四项诈骗罪名成立，他欺骗信徒高达三百七十万元。他把快乐建筑在电视信徒的痛苦上面，结局只好送他到监狱里面去，让他在那里尝一尝「享乐」的苦果。只可惜那被骗的一群，血汗钱泡了汤。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布道家史威格（Jimmy Swaggart）。此人说来当真惊人，有人把他捧为今代的葛培理第二。他会弹会唱，会讲会说，会哭会笑，开口哈利路亚，闭口哈利路亚，唱作俱佳。他从美国到国外，听众多时每场数万人。

他有太太，有儿女，家庭算得美满。可是却静悄悄地找黛博拉·莫夫利（Debra Murphree）拍猥亵性感照片。史威格名气大，常在电视出现。莫夫利一眼认出，加以史威格出手吝啬，舍不得花钱，锱铢计较，正是广东话所谓「孤寒嫖舍」类型人物（孤寒者吝啬也。舍者少爷也），得罪了这位妓女，被她公开出来，这一来全国哗然，媒体大追踪，他被神召会免去圣职，停止讲道。但他不服，仍然以个人姿态作布道家，热情如故，要钱也如故。他为自己辩白：「过去的已成过去」，「当他跟上帝的眼神接触时，他一切罪过全都洗干净」。他侈言，我要向魔鬼和地狱宣告，最好的还在后头。他以得胜的姿态狂叫，他要他的听众捐给他六百万元，来解决他财务上的困难。

以后他渐渐销声匿迹，有说他因为再度玩火，自掘坟墓。实情如何，天南地北，我也懒得去理它。不久前，偶然打开电视，想不到此君再在电视出现，只不过听众稀疏零落，他讲得十分吃力，满头大汗，形容较前憔悴，仍然满口哈利路亚。看样子，教会仍然是冒险家的乐园；老实的信徒仍然是属灵江湖客的淘金窟。

这些属灵江湖客不住利用各种传媒，去欺世盗名，骗取那一群老实诚恳的基督徒的钱，去建立他们的个人王国。

明星牧师的陨落

上述这数字都是星光熠熠，光芒四射的电视明星牧师，他们拥有的电视信徒数达千数百万众，而涉及金钱，开口总是数百万美元。当其盛时，名声如雷贯耳，谁想到他们如日中天之际，竟然马失前蹄，跌得人仰马翻，爬不起来。

我会细想他们失败的原因：第一、这数位出身都是极端灵恩派。极端灵恩派一向比较情绪化，他们热情冲动，无论唱歌、祈祷、讲道、音响，总是热滚滚。因此他们的聚会，只有热得过火，从来没有冷场。歌唱时再来个举起双手，全身摇摆；祈祷时大声叫喊，有如啜泣悲伤；加上音响催化，使会众进入半催眠状态。他们注重情感，煽动情绪，他们忽略理性，甚至压抑理性。他们只追求一时的果效，却忽略了后果。殊不知人一失去理性，情感有如脱缰之马，极其容易闯祸患来。

圣经教导我们：「求主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诗八十六11）主的道乃是真理的道，人若照着真理的道行事，就不至于偏左偏右。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人若按著真理：就不至于说出：「到三月底前，筹不到四百五十万美元，上帝就要我的老命」这种无理情理的话来。

人若按着真理行事，就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用欺骗的手段，骗取会众的血汗钱，以供挥霍。

人若按著真理行事，就不至于一再找，猎取秽亵镜头。

上帝造人，赋予人情感与理性，使其相辅相成，人如果只重情感，忽略理性，正如烤饼不翻，未翻过之饼一定烧焦（何七8）。

第二、我又细想这些明星牧师，一定是蒙恩得救，内心有圣灵的人。那么，当他们行差踏错时，圣灵一定在他们心中亮起红灯，禁止他们再向前闯。我又细想他们所以如此，一是误解赦罪的道理。我细细回味史威格的话，他一定以为犯罪、认罪、赦罪就算了，他忘记还有最重要的一环 -- 不要再犯罪，因此就卷入了「罪犯得越多，恩典就显得更多」（罗六1）的陷阱里，以致不能自拔。

第三、我还遇见一些硬项铁嘴的犯罪牧师，他们不但指责恶不][还断章摘句引用圣经的话向人反击，他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罗十四4）关你底事，大声夹恶，令人气结。

第四、还有，教会是爱的家；可惜这「爱」字给人误解，把一个神圣的爱（agapao）误为骨肉感情之爱（phileo），因此在骨肉感情的圈子裏纠缠不清。圣爱误为妇人之仁，包容误为包庇，宽恕误为放纵，只要当事人多流几滴眼泪，听的人就心软起来（在我的档案里，有史威格满脸泪痕，哭得像个泪人儿的照片），有的还怪责那责备他们的人，认为你们为什么不肯饶恕他们，为什么逼他们那么绝；大卫犯了大罪，上帝还宽容他；天下还有什么不可赦免的罪。那些怙恶不悛的人，他们就看定了在「爱」的模糊地带下面，有很多姑息分子，可以包庇他们过关，只要他们多滴几滴鳄鱼泪，就可以平安过关，畅所欲为。

给教会带来的灾害

且说，正当电视明星牧师中箭落马时，只听见远处雷声隆隆，一霎时黑云片片，布满了天空，气候一阵燠热，突然间霹雳一声，金蛇万丈。金牧师正埋首编写他的计划书，他嘀咕着，管它甚！诸事顺利，今年可以进帐八十万。

话说，城里另一处地方，有几位年轻小伙子，干的是新闻工作，他们一向认为牧师是圣职，做牧师的一定是圣人；在教会圆形建筑物下面，从事圣工的人员，一个个都是背十字架，乐意牺牲济世的善士。当他们在萤光幕上，在新闻报导里面，看见原来在教会的阴暗角，竟有这么多的「属灵江湖客」，他们说话像光明的天使，行事却如同八爪鱼，这才惊醒过来，为着好奇，也为着职业的使命感，他们穷追猛打的深入调查。

最先发现一小撮「神医布道家」，广告版上个个神通广大，什么一按手就叫瞎眼看见、瘸腿走路、癌症病除、死人复活，甚且牛山濯濯的光头佬，能够美发再生。叫他们惊讶不已的，为什么「救灵赎罪的宗教家」，竟然扩展到专医人间的奇难痛疾，兼营美容业务？叫他们百思不解的，他们个个以耶稣代表自居，个个慈悲为怀，痼疾在抱，为什么他们的生活与作风，跟昔年耶稣完全相反；主耶稣从来不为医疗作广告（反倒禁止病人作宣传。见可二 43~45），而今日这些神医家，却到处大作宣传，只怕群众不知道。

主耶稣医病不收钱，而今日神医家却利用医病敛钱发财。主耶稣以医病赶鬼为手段，目的在传福音救灵魂；而今日神医家却利用传福音作标榜，目的乃在聚众医病赚钱。主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但人子无枕首的地方」；今日这些神医家，却生活奢侈，甚至糜烂，居处豪华，银行有大笔存款。

他们再追踪，又发现了另一撮「慈善家」，他们挂着十字架作招牌，专门作救济第三世界；从海地，直到非洲、亚洲的贫穷儿童，他们利用电视（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在电视荧光幕上看见）大作广告。他们手里拿着一大叠饿得皮包骨，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活像骷髅头的儿童相片，叫你吓得一跳，接着又拿一叠吃得肥嘟嘟、又天真、又活泼的儿童相片，来证明他们工作的果效（谁知道这些是不是真的）。他们大声说：每月给他们卅元或更多。」有的还站在讲台上，用手指直指，大声夹恶，意思是还不快些认捐？你为什么无良心，见死不救？还不快些将钱按月寄来，交给我！有些人看见那饿得快死的难童，已经忍不住滴下同情泪；有的人在他连哄带吓下面，心肠一软，他们只好认了捐，按月献上。

这些人每月进账，经调查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美元），他们生活豪华，有人还拥有私人飞机。

他们扮着慈善家的身分，利用穷苦儿童，过着吸血鬼的生活，真是言之令人痛心。在教会下面，有这么多「属灵江湖客」，其实这也难怪，树大有枯枝，自古皆然。只是经过电视、传媒报刊不住的揭发暴露，影响所及，教会就吃了一大亏，这因为社会分辨不出谁真谁假，只以为同一大门出入，沆瀣一气，都是同一类人，因此教会被人看扁了，教会的捐款也就直线降下，工作大受挫折，大家只有叫苦。这也再一次证实了圣经的话，教会里面的坏分子，有如毒瘤一样，给教会带来了灾害。

葡萄园里的狐狸群

我乡间叫变戏法的人为「作把戏」。有句话说：「大把戏杀人种瓜，小把戏变酒变菜。」各人道行不同，正所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在教会圆形屋顶下面的众生相，形形色色，良莠不齐，如前述那几位，那是「大法师」型；此外还掺杂着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正如打鱼的临流下网，收网时除了鱼获物外，还有许多碎片杂草垃圾废料。某年，我到泰国北部，一位教会执事问我说：去年，有一小群自称某国传教士，带来大批圣经，他们打算经过泰北，然后绕道缅北，进入云南。这路他们没有经过，当他们知道此路不容易通行（此路只是走私客的仄径），他们就龟缩不前，来找教会，要我们帮他们租仓库，暂时把圣经堆下，等他们回头来才带走。我们当然义不容辞，帮他们一个大忙。可是一年了，那些圣经因为天气不好开始发霉，可是那些传教士却一去不回头，杳如黄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当文化大革命时，什么圣经、圣诗、属灵书籍，都被当作大毒草，悉数焚毁，谁敢故违「诛九族」，此时圣经真是连根拔，化作云烟去。谁想到人算不如天算，野火烧不尽。从来暴政苛于虎，到头来不过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搞得民生涂炭，国家一穷二白，不能不开放，乞灵外资。这一来外援涌至，许多热心基督徒也就顺手把圣经带来。一时间，国外基督徒认为机不可失，纷纷把圣经带入大陆赠送亲朋戚友，想不到因此激起了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赠经潮。有的福音机构，带头劝捐，苦心辟划，打通进入大陆渠道。某些机会主义者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发财机会，怎可放过。一时间捐赠圣经，一万本、十万本、百万本，真个热火朝天。

海外信徒认为有机会捐赠圣经，救救中国属灵饥荒的信徒，大家都乐意节衣缩食，在赠经上有分。可是实际上真正到达中国信徒手中，究有多少，那只有天晓得。

近来有人告诉我一个秘密：据云有位自称住在美国多年的老小姐，自称国内有自住的一间大屋，她乐意帮助运送圣经的工作。这时，许多运送圣经入大陆的人，正苦于在国内没有一个运转的地方，到了北京大家都到她那里去，把圣经交给她，也利用她的家歇脚。日子久了，有人发觉来的人多，运来的圣经也多，为什么有入没有出？再后来又有人发觉，这屋原来有后门通公安部门。我不知道这秘密是否属实，如果是真，那真叫人听见毛骨悚然。

某年某月某晚，我在香港，有一位印刷厂老板找我，彼此谈天说地；他告诉我很多印刷界的趣事，叫我增加很多见闻。忽然，他十分认真问我：不久前，有某国传教士由朋友引介到他印刷厂，打算印新约三万本，要他估价；他认为这是一宗有前途的生意，不敢怠慢；他特别找一家出品精良的日本印刷厂估价，因为是行家，估价每本一元一角。再加上五角作手续费，每本取价港币一元六角。想不到这传教士再经由别人找到一位属灵掮客，这掮客伶牙俐齿，能言善道，每本取价二元九角。就是这般，那传教士向信众募款每收美金一元，付了那属灵掮客每本美金五角，一转手间赚取了美金一万五千元。那属灵掮客一转手间赚了港币五万多元。那老板十分不服地问我，为什么那传教士不惠顾我的一元六角，却惠顾那属灵掮客二元九角，这是什么缘故？（注：那时候美金汇率约港币五元九角。）

我想了想对他说，也许那掮客大发宏论，一分钱一分货，便宜的没有好东西，说服那传教士。也许那传教士以前买的贵价，现在大便宜，难以向人解释，只好吃死猫。

那老板很不服气地说，我看你们信教的个个说的好听，其实并不是好东西，也许他觉得说的过火，连忙转口说：「吴牧师，你不是这类人。」我听了好像无端端被人打了一巴掌，无言以对。

乌鸦满天飞

近来找资料，竟然翻到何晓东弟兄一篇旧东西，东西虽旧，意义却仍然新鲜。那文章里面说：

「记得廿多年前，美国有一个神医布道家，来台湾布道，在报纸上大登广告，标题是『洋圣仙，能医病，瞎子能看见，跛子能走路，百病全能医治』，上面还有布道家的半身照片。有许多人为了好奇而去看看，结果都大失所望。

「又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到处宣传说：他祷告医治了不少的人，有的全好，有的好了三分之一。我特别由台北赶到新竹去参加他的聚会，结果那天晚上，一个人也没有被医好。

「有不少布道协会所出版的会刊，也往往走上世俗性的宣传路上去。…… 美国有一个布道协会的会刊，上面登有一对男女的相片，说是该会差派到菲律宾去的宣教士；事实上这一对男女是回菲律宾去教书的，既没有受该会经济上的援助，也不是该会的会员，只不过在未走之前，被邀来该会中作过见证，由该会的负责人为他们按手祷告而已。

「还有在廿年前，美国也有一个会，在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有一次，他们会刊上登着一张某某大学中国同学的团体照，照片底下说是那个大学的中国基督徒查经班。事实上那个大学里面，根本就没有中国基督徒的查经班，这只不过几个中国同学在一起的照片而已。

「尤其近十年来，中国教会中的差传风气很盛行，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但是有很多教会只是宣传，根本就没有人被差派出去，他们拼命鼓励信徒们奉献，又与海外一些不属于任何差会或机构的传道人取得联络，每月寄给他们美金二、三十元，只够喝喝茶（吴按：在某些穷困的地区也可以补助他们的家庭生活）然后这些人就算是他们所差派的工人了。于是就在会刊上大吹特吹，绘一张世界大地图，作了许多的记号，表示他们差派了许许多多的工人出去。…… 多少这个会，那个会，真正工作根本就没有做，只凭那么一张会刊，在替他们吹嘘，要人多捐钱……。」。

十五年前何弟兄写的这篇东西，情形仍然没有改善，令人感到教会的天空，仍然乌鸦满天飞。

去年到纽约市，一位同工告诉我，他收到一份香港教会寄来的东西，该教会以复兴会为名，据云今天中国大陆，每月信耶稣的有数千人，每月新建教堂数十座，神州一大片复兴气象。最后结论当然是请为他们祈祷，请大力给他们金钱奉献。

叫人纳闷的，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一份远离事实、夸张的数字？抑还是一份真实的报告？如果是真实的报告，究竟这些复兴数字是该会工作的果效，还是整个差传工作（包括所有华人、西人）的工作果效？他们故意用着一种模糊的笔调，叫人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这些工作的果效，是该教会努力劳苦的功效，因而要把金钱给他们奉献。

冒他人的功，偷别人的果实，这又是一种盗名欺世的勾当。

某次，台湾有一位专门盗制圣歌，录制录音带图利的人，那位被盗制的弟兄特地去劝告他：「弟兄！你有没有预备将来如何面对我们的审判主？」想不到这位盗制的人听见哈哈大笑：「什麼我都预备好了，大不了就下地狱吧！」

文宣工作陷阱处处

当我接手中国布道会（会长计志文牧师）出版部工作。某日，一位不速客推门而入，说要找负责人。我问他有何贵干？他自我介绍是某某印刷厂的业务经理，知道我们有书刊出版，问我们肯否给他们光顾。

我答欢迎之至。我们欢迎任何印刷厂给我们帮忙，我们的条件乃是价廉物美。倘若不可兼时，我们要求第一是物美；第二是价格便宜。

他把带来承印的书刊给我看，印的还不错。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业务推销员。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最后他说，如果我们肯光顾，他一定不叫我们失望。

我请他给我们估价单，以便考虑。

这时他放轻声调，问问要多少回佣？

回佣者乃市场买卖双方的一种台底交易。说好听是买方给卖方经手人的一种酬报，说不好听是卖方跟买方经手人的一种贿赂（收买）行动。现在商场十分盛行。

我对他说，不收分文。

他怕我听不清楚，再一次问需要多少回佣？我对他说，我们不收分文，我是基督徒。请你把可以回扣的钱，都在估价单上扣减，谁价钱便宜，我们就给谁交易。

他带着迷惘的脸色望着我，我相信在他业务来往中，我们是第一位不收回佣的顾客。

X X X X

且说鳄鱼潭有一家出版社，主持人是外国宣教士，他们资金雄厚；三、四十年前时，每年国外助款数达二、三十万元，生意额很大。该社负责印刷业务的是一位颇有书香气息的文人。

这位文人颇有读书人的戆直，只是喜欢杯中物。这也难怪，因为自古以来，文人与醇酒常结不解缘。这位文人下了班，常常到印刷厂找老板谈业务，这老板知道这文人的嗜好，因此预备好美酒，临时加上几味佳肴，彼此可以对酌（有时老板忙了，只好失陪，就让文人独酌）。大家感情越来越浓，这出版社每年巨大生意额，大都落在这印刷厂手里，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近代说商场如战场，成功的商人总是脑筋灵活，出奇制胜，一转手间赚得一万八千，并不希罕。

且说有一天，正当酒酣耳热之际，这文人提起加印赞美诗三千本。老板听了频频点头，等一会儿，老板开腔了：「你们加印一万吧，我可以打个九五折！对你们更是合算。」文人说：「我们仓库容不下这么多的诗本。」老板说：「赞美诗就存在我们这里，何时需要我们才送去。」

过了几天，老板把这笔庞大的印刷费领取了。据知内幕的人说，他每次只印一、二千本，应付出版社的需要。预支这笔印刷费，再加上数年的利息，真个其利甚溥。怪不得有人说，文人每次小酌，其实足够到酒楼大謙一次，这叫君子可欺以其方！

第 19 章 文字工作为何被冷落

文字工作的困窘

笔者从事文字工作，转眼间已经六十年。在这漫长的年日中，有一件事萦绕我心，叫我常常不安的，为什么中国基督徒对于文字工作不注意？甚至有人调查报告说，日本基督徒每家订阅三份基督教报刊，中国基督徒平均每三家只订阅一份基督教报刊。当我们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即我们所指为异端教派者）在街市上，他们常常两人两人一组，站立在那里，介绍推销他们出版的刊物《守望台》，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却是青年，那种热心传教的精神，真叫我们惭愧无地。

如果说基督徒不热心捐献，也不是。某地建礼拜堂，某人捐五万十万，甚至有人乐意节衣缩食，一点没有难色。可是提到订阅报刊，每年美金廿元，他却满脸无奈，满脸不情愿，究竟是什么缘故？

如果说他不喜欢订阅报刊，也不是。他们家里可能就订阅有二、三份，甚至五、六份报刊（包括电影的、政治的、新闻的），独对于基督教刊物，兴趣缺缺。这究竟是什么缘故？

某姊妹给她同事介绍一份属灵刊物，她同事回应说，我太忙啦！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某姐妹说，这是赠送的，不收费。她同事说，是吗？那太好了，请你给我多几本。在她同事心目中，基督教刊物不但是「免费午餐」，白白赠送，而且是「救济品」，多多益善。

这种可为心理，不但不少信徒如此，不少牧师也如此。美国某份属灵刊物，在香港找人出版，全部免费，经费由美国该刊负责。因为是免费赠送，多人索取。某牧师开口就是一百份。有一天，我经过某牧师那边时，发觉他索取的那刊物，每月寄到时，一包包把它在书架上。我与该刊物虽然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看见某牧师这样「暴殄」，心如刀割。日子久了，我知道像这牧师这样「恶仆」（太廿五 26~27）心态的人，并不少数。

「免费呀！」多拿些，表明我这牧师热心支持。索取一百本，表明我人脉广阔，会友人多。这完全是一种变态心理在作怪。

《爱声报》还不是遭遇这样厄运吗？「免费服务」、「免费供应」，多少牧师争着刊登免费广告呀，免费新闻给自己大吹风呀，大索取呀，五十份、一百份、二百份，横竖是「免费」，管它作甚。销数二万余份，乐得荣牧师笑个「见牙不见眼」（这是笔者推测的话，如有不对，愿意赔罪）可是事实呢？这些牧师一部份是热心文字工作的人，工作支持，经济也支持；其中却有一部份十足像雅各（雅各原文的意义是「抓」），满口热心，却存心利用机会「抓」，管你是谁，尽量的「抓」，尽量的占人家便宜。独不思荣牧师是一位退休牧师，乐意利用余下光阴，为众教会做一点事。这些牧师们有教会作他的地盘，有人力、有资源，应该大力支持，通力合作，为众教会做一些事才对，岂知他们走的是「雅各」（利用机会抓）路线，照样利用，大小通吃。说来怎不痛心。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说他们不知道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吗？那又未必。既然知道文字工作的重要，为什么袖手旁观，不肯投入；甚焉者，却想利用文字工作，来满足自己的「自私心理」。如何对得起人，对得起主？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一

有人把教会报刊视为「免费午餐」，归咎于早期来华西教士出版教会刊物时免费赠送，相袭成风。直至今日，信徒们仍以「免费午餐」看待教会刊物。倘若有教会刊物敢于订费，信徒们认为这样作是破坏教会优良传统。说这话的人，虽然言之成理，其实是偏见。原来中国人对于宗教刊物，一向不但认为是「免费午餐」，而且是儒林学人「子不语」一类的东西。

从头说起，中国人对于宗教，仰观天象，俯察万类，四时运转，百物生成，他们认知有一位主宰存在。但这位主宰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他们只不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所说，只是凭推理而得，其实「雾里看花」，似真似幻。他们给这位主宰起名为「天」，天从一从大，表明一大，宇宙间最大的一位。他们有时称为「上帝」、「皇天」、「昊天」、「昊天上帝」……。

对这位昊天上帝，他们信祂存在；他们也深知这位「昊天上帝」权操万有，赏善罚恶。就因此他们晓得要「敬天」。敬是敬畏的意思，人要敬畏上帝。敬者，尊敬也。畏者，惟上帝为至大至尊，到上帝面前，必须肃然生畏也。因敬畏就想到祭拜上帝。根据记载，黄帝曾在泰山筑坛祭天。旧时在北京有个天坛，里面无神像，空洞洞无一物；冬至时，皇帝要带领文武百官到天坛去敬拜上帝。

我们祖先也观察到这位上帝统管万有，有一定的法则；统管万人，也有一定的法则；人若顺着上帝的法则去行事为人，则顺天者昌；人若行事为人逆着上帝的法则，则逆天者亡。这也即书经所谓：「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因此，人必须法天，循着天道、天理去处世为人。

这是我们先祖最早的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等到以后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作春秋，对于宗教方面，他老人家虽然坦白对他弟子承认，「丘（孔子的名）之久矣」，但对于这方面的道理，以他严谨的治学精神，他是不愿多所置喙的。试想对于人生问题，他滔滔不绝，大发宏论；对于人死问题，他坦白承认「不知生，焉知死」；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务实精神下面，他避而不谈。对于鬼神的事，他也一样三缄其口（他弟子说，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我相信孔夫子不但「丘之祷久矣」，孟子所说：「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孔子一定是身体力行的；不过他不愿铺张，拿这事来自我宣传而已。

就是如此，他弟子们对于孔子的「身教」，他们看清楚了，也就拳拳服膺，成为儒家的正统思想。

到汉武帝时，罢百家，一尊儒学。这样一来，儒学经过皇帝的钦定，就成为文化的正统派。儒家的敬天、法天、顺天、事天、祭天的宗教思想，也就成为中国人的主流思想了。等到汉明帝时，佛教东渐。佛教原脱胎于印度教（婆罗门教），虽然经过释迦牟尼的改革创新，但仍夹带着印度教的轮回以及鬼神思想，这方面给中国儒家子弟看起来，是无法接受的。读韩文公的《谏迎佛骨表》可以覩见一斑。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二

再说道教。道教创自张道陵，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是来自印度）。它创立的年代，也在后汉时代（佛教是在后汉时代入中国），真是无巧不成书。关于张道陵的故

事，有不同的版本，有说他出生在江苏，有说他出生在安徽。出生的时间也有不同的记载。

张道陵原名陵，道字是后人加上的。他是张良九世孙，博通五经，开始时是儒家子弟，永平时拜江州令。后来觉得读儒书无益于长生不老，乃弃官带着弟子到四川的鹤鸣山修道。有一天，老子自天而降，传授给他道书，以后他据这道书为百姓治病，获得数万道徒。据《神仙传》记载，张道陵后来炼成金丹，服金丹后白日升天。但据别的记载，张道陵在山中为大蛇所吞噬，他儿子张衡遍寻不获，乃将捕获的一只仙鹤，绑在山头，在众弟子众目睽睽之下，纵其飞去，乃编造神话故事，说他白日骑鹤升天。

张道陵死后，他的教义和教团通过他的儿子张衡，传授给他孙子张鲁，最后由张鲁把它整理，成为一套完整的教义。

他给病人治病，过程是把病人带入静室，要病人悔过，立志重新做人。然后病人坦白写出认罪书，将自己姓名及悔改决心，一式三份，然后将一份置在山上献给天神；一份埋在地下献给地神；再一份沉入水中献给水神；再命病人喝符水、祈祷。很多病人得到医治。张鲁要每个病人交纳五斗米，因此被称为五斗米道。

照笔者研究所得，张鲁这一套医病神方，是将他祖父张道陵的教导，采杂了早期于吉的「太平道」医病方法，以及张角（黄巾之乱的大龙头）的医病方法，都是忏悔认罪、喝符水、施行咒术等，把它更系统化，更完整的运用。

张鲁利用医病，广收徒众，慢慢建立他的宗教王国；后来在汉中宣布独立，声势浩大，有如一国之主。他雄据一方达三十年之久。那时候，后汉朝廷已面临倾覆，群雄割据，五斗米道的张鲁成为群雄中实力派人物。

后来，公元二一五年，曹操大军征讨，张鲁自忖不敌，被迫投降，由曹操封他为镇南将军。

张鲁深谋远虑，决心在宗教方面发展，乃派他第三个儿子张盛带着张鲁及祖父传下来的剑、印、经篆等，到江西贵溪县的龙虎山作为根据地，发展五斗米道。

张鲁称他祖父张道陵为天师，父张衡为嗣师，他自己为系师。张盛在龙虎山发展的五斗米道以后称为天师道，再以后又称为正一教。天师传至第六十三代张恩溥，因逃避中共政权由上海往台湾，一九六九年死在台湾，由他堂侄张源先继任第六十四代张天师。因与本文无关，就此截住。

且说道教在后汉兴起时，所传讲的主要仍是长生不老的神仙思想，以及阴阳术数，祭神赶鬼，满口神话等；虽然他们跟老子，跟《道德经》拼命拉关系，其实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文化正统派儒家看来，正属于子不语的「怪……神」，怎能认同，又怎能不「口诛笔伐」。就因此在中国文化社会的领域里面，「佛」、「道」是很难有发展空间的。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三

前文提及儒家宗教信仰的对象是「天」，这个「天」指的不是澹澹青天的天空，指的乃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覆育群生的「上帝」 -- 一位有人格的上帝。

天生人，因此做人第一件事，要讲天理良心，以求不愧天，不怍人。要从知天、顺天、敬天、法天，以至于天人合一。人要做得正，必须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换句话说，儒家讲做人之道，要人人不作小人，作大人；不作坏人，作贤人；不作凡人，作圣人，以至于作天人。儒家讲人生，不讲人死。孔子的学生曾问人生身后的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思说：「我活了几十年，钻研做人之道，还钻不透。我还没有死，死是怎样我还没有入门，我怎么知道？」孔子治学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敢强不知以为知，因此对于死後的事，他不敢高谈阔论，妄事推测。也因此，历代儒家对于人生死后，也只有在「祭」上作文章，不敢深入讨论，以免自欺欺人。

可是你不讨论，老百姓却要讨论，这因为人是不住求知的活物。儒家讲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葬之以礼，这话谁都听得懂，不葬难道要丢在山野给野兽吃。至于祭之以礼，问题就多了，这不是说明人死了灵魂还存在？「尚飨」不是说灵魂还会回来享受祭物。如果灵魂存在，究竟存在哪里？倘若会回来享受祭物，那么久久才祭一次，还不变成饿鬼吗？问题太多了，怪不得孔老夫子要皱着眉头，十分无奈地叹口气说：「焉知死？」

因为儒家对于「死」，留下一大段空白，给群众带来一大串疑问，也给日后佛教带来了极大的活动空间。

佛教讲人生是痛苦、是空虚、讲因果、讲报应，这道理人人容易了解，容易接受。佛教讲人死、讲灵魂存在、讲地狱、讲轮回、讲投胎、讲转世、讲超渡，给当日的知识阶层 -- 文化主流派 -- 听起来，无凭无据，恍似痴人说梦，又怎能接受。

可是老百姓听起来，似有理似无理，无法辩证，幽冥的事，只好像押宝一样，信其有不信其无。父母死了，延僧尼，作法事，超度转轮，行心之所安（即一般的「死马当活马医」心理）。不但劳苦群众如此，连知识阶层也如此。因此有人挖苦地说，儒家死了，还是请佛家给他超渡。讲天理良心的儒家，还是要靠着僧尼的法力闯过鬼门关。

佛教看定了，要在广大的中国社会流通，用口传不够，必须文字传；用文字传，除了把经典留给知识阶层，最重要还须用另一种文字形式 - 劝世文（即今日基督教的布道单张），向广大的中国社会流通。

这种劝世文，主要是来生论，采用故事形式（讲古仔）、讲地狱、讲报应、讲投胎转世、讲积阴骘 ...。这些故事究竟是真是假，无人追究。用浅显的文字刊印出来，然后放在庙宇以至公共地方，甚至茶寮，让经过的人，随手取来，闲来无事，茶余酒后，作为谈助。村妇老嫗，媒婆斋姨，也可作为她们的消闲话题。这些劝世文由佛教主动印，也鼓励群众捐资印，认为可以积阴骘，消灾祸，因此大量流通。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四

佛教的「来生论」，不为我国知识阶层所接受，我认为主要两点：第一、佛教夸夸其谈，大谈什么阴间、地狱、投胎转世，虚无缥渺，无凭无据，谁能取信！第二、「因果论」为佛教的思想台柱，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影随形，不爽毫厘。可是现在却来个急转弯，人死了，不论多凶多恶，只要有钱延僧尼，作法事，就可以超渡，出地狱上西天，这是什么道理，矛盾至极，叫人怎能接受？

对于道教，也是如此。道教信鬼、讲鬼、驱逐鬼，真个是鬼话连篇。人世间有没有鬼？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孔子信有鬼，但他老人家认为鬼究竟属于邪道，人属于正道，只要人站得正、作得正、说得正、正直光明，一正可以胜百邪；正人君子不怕鬼，乃是鬼怕正人君子。因此，孔子对于鬼，第一、「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个「神」指的不是天上的上帝 -- 神明，指的乃是「鬼神」的鬼。居家处常不谈鬼，免得似真似幻，「鬼影幢幢」，给邪鬼有可乘之机，造成家中无知妇孺内心的阴影。

第二、「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敬」不是尊敬、恭敬，乃是保持客气的意思。孔子认为人有生存的空间，鬼有活动的空间，河水不犯井水，彼此不相侵犯。正如邻居有一个恶少年，你不去惹他，大家客气气，保持距离，彼此过着相安的日子，何必杞忧。

话虽如此，究竟孔子说的有些高调，这因为人不是个个都是正人君子，凡夫俗子多的是。鬼也不是个个可以相安，有的鬼是恶鬼、是厉鬼，还有捉狭鬼。因此你可以听见某人上午出门去，下午急急回家，头痛如削，周身痛苦难堪。某处新居，有鬼作祟，而且鬼越闹越凶，诸如这样的鬼故事，乡间俯拾皆是。究竟这些鬼故事，真耶？假耶？笔者认为有真也有假。空穴来风，必有所自：如果无鬼，孔夫子怎会教弟子们「敬鬼神而远之」。但其中一部份是杯弓蛇影，出自幻觉，一部分是某些人刻意渲染，用以作弄人；还有一部份出自职业神棍，制造事实，故神其技，来骗取无知之徒的金钱，甚至骗色。

先民穴居野处，晨昏晦明时，有时黑影摇曳，远处怪声传来（有时夜鸟啼叫声，野狼今晨叫声，令人心悸），很容易令人疑真疑幻，疑神疑鬼。（我曾到过苗族中间去，他们住在山里密丛间，阴森森地很容易叫人有鬼影鬼声的感觉。苗族只怕鬼、拜鬼、不拜神。）因为有鬼就有人活见鬼，这些能看见鬼的人被称为巫觋。

因为看见鬼，鬼越说越多，就进一步产生鬼职业，有人会捉鬼、驱鬼（鬼职业的历史，由来久矣）。

鬼究竟是灵体，没有形体，如何去捉它？慢慢也就有人念符咒，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大喝一声「疾」，这些鬼便逃避三舍，不敢再来作孽。

越扮越真，有人身穿道士袍，腰佩桃木剑，大作法术，专门驱邪赶鬼。他们属于天师系，据说有一颗玉印能辟邪，所有符籙给这印盖上，就有驱邪逐鬼的能力（还好鬼读过书，能识玉印，受过专门训练，能识玉印的功能）。只此种种，听起来十足江湖口吻，也怪不得我国的知识阶层 -- 文化主流派 -- 要嗤之以鼻。

教会刊物与免费午餐之五

且说佛家的「来生论」，道教的「鬼神说」，不为我国儒家文化主流派所接受，但他们穷则变，变则通，另辟蹊径。他们看定利用文字宣教，仍是最好的方法。他们采用另一种方式印行大量的善书 -- 劝世文、太上感应篇等等，用最浅显的文笔，最有趣的故事体裁，大讲阴间、十八层地狱、投胎转世；大讲神仙鬼怪、封神榜、布袋和尚、济公活佛。那时候，「士」为四民之首，他们为国家当权份子，除了这些儒家和文盲以外，大部份为略识之无者，他们平常缺乏消闲读物，难得寺庙道观公共处所，取之唔瞓（香港俗语：自由索取），这些神奇怪异的东西，正合他们的胃口，闲来无事，作为谈助，无异作佛道的义务宣传者。

这些读物开始时由佛寺道观供应，慢慢他们觉得这个工作必须由广大群众投入，才能发挥更大更深入的功效。因此他们乃利用积功德、积阴骘来鼓励群众捐资参与。印善书是

作善事，一方面可以抵消罪恶，消灾消难；一方面将来到阴间审判时，可以积功德，得升天界。这种「功德论」比较基督教的「本分论」功效更胜一筹。我们讲「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把福音的好处与众共享，在道德观点上比功德论高尚多多，但人总是自私的，功利思想的，尽本份倒不如积功德对自己有利可图。这也就是佛教徒历来为善事劝捐功效显著的一个大原因。

另外，当善书在各处免费赠送时，难免被某些无知群众以及顽童随手乱撕乱丢，这时他们想起了「爱惜字纸」运动，他们侈言一个人不爱惜字纸，乱撕乱丢字纸，将来到阴间去，要被罚来生不识字。当时社会识字者为读书人，被人尊敬，不识字者为劳苦阶层，一生劳苦；甚焉者，且被罚为「牛」。牛眼大，但眼虽大没有什么作用，形容不爱惜字纸的人，来生将沦落为牛为马，有眼不识字，一生劳苦。这一恐吓作用，对于无知的村夫村妇来说，是很有效果的。

我年幼时，仍看见一些拾荒老人，肩挑着两只大竹筐，手拿着大竹夹，身穿着「爱惜字纸」的背心，沿路专捡被丢在路旁的字纸。这些拾荒老人，也是为行善事，积功德自动投入「爱惜字纸」的行列。

二千年来，佛道两教就是这样在印善书的政策下面，把他们的「来生论」以及「鬼神说」，十分普遍地深入地植根于广大群众心间，造成中国农村「户户观世音，家家弥陀佛」的现象。

当西教士到中国传教时，因生活习惯不同，语言隔阂，他们深知利用文字为最重要的工具；此时兵分两路，一方面把西方文明及现代科技向宫廷自荐；一方面走着佛道的老路，以布道单张及小册向农村广传。此时也，二千年来中国宗教的善书政策从来不收钱，白白赠送，早已成为一种风俗，「老店不收钱」。难道「新店收钱」乎？不收钱还恐无人看（因满清政府排斥），怎敢妄想收钱，这是情势使然。今天年轻一代，批评昔日的赠书政策，只是闭着眼睛乱说话而已。试想近数十年来，中国教会多少家大出版社出版「自养」的刊物，却无法自养。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基督徒积习难返，他们在中国宗教善书政策下面已养成「宗教书刊」不必出钱，如要收钱等于被欺被剥削，他们早已习惯大喇喇来「白吃午餐」。近年来，出钱订刊的情况虽已有好转，但这不是由于观念的突变，而是买新闻纸要钱，街边买期刊要钱，这样渐渐有所影响，但订教会刊物要钱，内心仍然雪雪叫痛，不大情愿也。

牧师不读书

「牧师不读书」是教会发展前途的极大隐忧。

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体。教会是一个属灵生命的结合体。生命需要长大，长大就需要营养；没有营养，生命就无法长大。圣经告诉我们，属灵生命长大分为两个层次：幼稚时期（婴孩）需要灵奶（彼前二2），长成时期（长大成人）需要干粮（来五13~14）。灵奶由母亲供给，作母亲的一定要多吃多喝，多吸收营养，然后才有营养丰富的乳汁来喂养婴孩。干粮包括营养丰富的食物，鱼呀！肉呀！青菜呀！米麵呀！内都是满有蛋白质呀！碳水化合物呀！淀粉呀！还要什么营养素呀！再加上调味品，精巧的烹调方法呀！这样才能大开食欲，把孩子们养得快高长大，又聪明又能干。

这属灵的母亲，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教会的牧师、传道人；「牧师」原文是「牧人」，牧师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羊群。诗篇廿三篇大卫述说做牧人的怎样带领羊群，吃饱了躺卧在青草地上，安歇在静水之边。那种既饱且足，优游舒息的景况，正如吴经熊所译：「主乃我之牧，所需百无忧。」天上的主，作我的大牧人；教会的牧师，作我的好牧人；这些羊群有福了！

牧师喂养羊群，主要的灵粮，第一是圣经 -- 神的话语；人所共知，不必多赘。其次是我们处今之世，百家争鸣，异端四起，做牧师的对信徒负有教导、勤勉、督责、警戒的责任。因此做牧师的一定要面对现实，博览群籍，才能够随时随遇点醒信徒，行走正路。

经上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赛三十 21）

很多时候，信徒面对歧路，不知或向左，或向右，这时多么需要牧人能够正确地对他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如果牧师自己一无所知，他又怎能发出正确的指引？

举个例，就如近年台湾大流行的「禅修」、「禅七」，风靡一时，倘若做牧师的对这些茫然无知，当会友来请教他时，有的瞠目结舌，不知所云；有的却傲慢自大，「那是魔鬼道，不要去接触它」。须知今天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无法把自己封闭，你非面对不可。

当以赛亚时代，上主借著先知责备当时的牧人说：「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吧狗，不能叫唤。」（赛五十六 10）换现在的话说，你们没有知识，是瞎眼的牧人，敌人来了，不能叫吠，是哑吧狗；有的却乱叫乱吠，不知所云，一点用处都没有。廿余年前，我到台湾某城市讲道，那里有一个教会文字机构的负责人来见我。他对我说：我们的牧师不读书：我到这里经过一段时间，没有看见他们来买书。我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他们说没有买书钱。我十分同情他们，到差会游说，领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大批书，分配给每人一大叠书。再过一段时间，我问他们读了有什么心得？他们说：『没有读。』我诧异的问：『为什么？』他们说：『没有空。』这负责人是一位有为的青年人，说时十分气愤。

当我后来再到那边时，这青年人已经辞职他往。我想他大概认为这一群传道人是不可雕的朽木，失望而去。

牧师不让会友读书

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有的牧师自己不读书，有的还设法不让他的会友读书（这里指的是属灵书刊）。某年，我到某国某地讲道，我发觉那教会客厅连陈列一本书刊都没有，我深引以为怪。照我所记得的，这教会我们每月都有刊物定期寄给他们。后来跟他们的会友谈到刊物问题，他们会友才告诉我：「我们牧师将收到的刊物，一概收藏，不让我们看到。」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里面有讲道文章，我们的牧师在主日讲道时，把它拿来『照本宣科』，不必动脑筋，花时间去预备讲章。不让我们看到，他才能畅所欲言。」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么一回事！

传道人读别人的讲章，尤其多读名家的讲章，不但有需要，并且有必要；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多读别人的讲章，多学习、多观摩，融会贯通，希望有更广阔的看见，更深邃的思想，更完美的内容，更精辟的表达。益己益人，有何不可。倘若不此之图，却将别人的讲章私为己有，把自己搞成一个属灵的懒汉，自己不努力，这样「坐享其

成」，对自己虽占一时便宜，长远来说，却害了自己。在外国地方，牧师讲道，引用别人的东西，必须作声明，否则东窗事发，偷窃论罪。说起来真是太尴尬！

有一个小故事，某处有一位牧师，任职九年，向堂会辞职；堂会再三挽留，他却非走不可。大家说，我们相处日久，好像一家人，真是舍不得你走。究竟你有什么难处，我们总可以想办法解决。

牧师想想，忸已经进入说：「实不相瞒，我的道讲完了，已经无道可传，非走不可。」大家说：「这倒容易，请你从头再来，炒冷饭，可再炒九年吧！」牧师说：「不成呀！我在神学院读书，准备好三年讲章，讲了三年。第二任我炒冷饭，一炒三年。我看大家没有发觉，因此第三任再炒他三年。前后三任已经一炒再炒，怎能再炒下去，实在非走不可。」

这故事有没有夸张，讲给我听的朋友，他说这是真人真事，他连姓名地点都讲出来。

无论如何，我认为作牧师的必须殷勤研读圣经，也必须博览群籍，有真理有知识，才能应付今天这知识膨胀的时代。如果知识落后，每日只馀别人的饭余，怎能领导又怎能满足他们的信徒？

我事奉主六十年，经过四大洲，走过城市教会、乡村教会、大教会、小教会，有一件事我可以作证的，就是一位精研经书、博览群籍的牧师，他所带领的羊群一定是恩典与知识并进，枝叶与果子并茂的教会。我又看见那些牧师不但自己读书，他也鼓励信徒读书，蔚为风气，默默之中，他们在读书竞赛。牧师深知不走在前头，就无法带领；信徒深知不猛力紧追，势将落后。他们互相砥砺，彼此切磋，那个教会不但根基越来越扎实，他们也有实质的发展，好像一棵汁浆旺盛的葡萄树，佳果累累。

牧师不读书，腹中无料，就像一个面黄肌瘦，餐餐不继的穷家妇人，等她喂养的孩子太可怜了。

再谈读书

谈读书，意有未尽，敢再饶舌。

古人有云：「士三日不读书，则言语无味，面目可憎。」这里的「士」指「士人」，今日称为读书人、文化人。「书」指的是儒家生命义理的著作，即儒家修身养性齐平的文章。用今日的话：一个文化人，如果每日不好好读书，荒废了，说起话来就没有内涵，听他说话令人厌烦。

古代的读书人如此，今天的牧师又如何呢？

有的牧师讲道材料丰富，滔滔不绝，犹如活水天上来，听起来如肥甘，大快朵颐。

有的牧师站在讲台上，好像用完的牙膏，东挤西挤，总挤不出东西来，结局讲者辛苦，听者叫苦。这其间虽与天赋口才有关，但最重要还在肯否勤读书、找资料，用心准备，小心运用。龟兔赛跑，得天独厚者未必占尽便宜。「求其在我」，还看你有无决心？李白读书无成，遇见一老太婆磨杵作鍼，一句话就叫他受感动，结果学业成功。

自古以来，多少穷家子弟，贫苦学生，淬励奋发，矢志争取，结果熬出一片青天来。保罗末次坐监时，他知道被浇奠的时候到了，在世余日无多，但他写信给提摩太：「你来看我，我留下那件外衣要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后四13）

他快死了，如果是别人，也许心如死灰，每日以泪洗面；但他却处之泰然，置生死于度外，每日仍然要读书（那些书），要读圣经（那些皮卷），用读书来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用读圣经来坚持个人的宗教信仰。肉身虽然被囚囹圄，灵性却遨游诸天之上。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楷模，真是何等宝贵。

保罗爱书，第一是那些书，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圣经）。他给我们一个教导，作为神的仆人，要读书，更要读圣经；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要精读圣经，博览群籍。

要精读圣经，因为我们从事这一行，必须精通这一行。就如做医生的必须熟习医疗；做律师的必须熟习法律。否则行差踏错，影响重大。

际兹叔世，假基督、假先知、假师傅、假灵恩、异端邪说，似是而非的道理，多如牛毛，传道人面对这些，如果不能明辨是非，持守真道，如何能带领羊群？

传道人另一个名称叫守望人，当夜幕低垂，黑暗渐深时，守望人必须眼观四方，耳听八面，防备敌人乘机突然袭击。

今天若干信徒离开真道，误入魔障，其中最大的错失，多因守望人缺乏真理的认识，以及属灵的警觉性，与及在作战上的领导力。

至于博览群籍，这个「博」字今日不容易。古人著书立说，目的在「立言」。「其身虽没，其言尚存」，可以留诸后世。现在印刷术大兴，当今之世，阿猫阿狗，都想出名（那怕是美名丑名），个个都想哗众取宠。坊间书刊多得不可胜数，其中可以留诸后世者并不多，可以阅读者也不多；垃圾读物，充斥市场，一不小心，即被污染，甚至心灵被毒害。在这时候，须知陷阱处处，传道人必须负起守望人的职责；自己小心，为信众小心，特别是青少年，随时吹起号角，唤醒迷蒙，指点迷津。

第 20 章 谈音乐的宗教

音乐的宗教之一

有道，基督教是一个音乐的宗教。

细味其言，信而有征。

当上帝给大地立好根基，给六合定好准绳（即创造好世界。这里的「创造」是创世记第一章一节的「创造」是两回事）。那时天上的星辰一同歌唱，千万天使也都欢呼（伯三十八 4~7）。上帝在祂的圣山上，安置好了精美的鼓笛；还有什么琴、瑟、箫、笙、锣阿、钹阿、号角的、吹的、弹的、奏的、敲击的，... 当基路伯指挥乐队时，这时大山小山发声歌唱，田野树木也都拍掌，波涛汹涌，众水高声，石头也来献唱，最后雷伯伯眨着眼睛，把大鼓擂了一通，组成了震动天地的大管弦乐队，声音响彻云霄（结甘八 13；赛五十五 12；路十九 40；启十九 6）。

把镜焦向着前面看，原来使徒约翰正被充军到拔摩海岛，他在主日被圣灵感动，灵眼开了，他看见远处，正是天上宝座，有二十四班长老，他们身穿白衣，头戴金冠冕，手拿金琴，口唱新歌。这时还有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歌唱。在远处还有许多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得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前，一同大声讴歌赞美。

这时还有十四万四千神的仆人，站在锡安山，他们组成特别诗班，用他们的生命谱成新歌，地上无人能学这歌。

天上还有一个玻璃海，这海很像红海，但已经凝固了，再不扬波。在大灾难中胜过兽和兽像的人，他们都站在玻璃海上，高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灾难过去了，这群得蒙救赎、胜过野兽的人，这时无限感激，不住赞美。他们由宝座作中心，廿四班长老，千千万万天使，十四万四千神特选的仆人，再加上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蒙恩救赎的群众。他们歌唱又歌唱，赞美又赞美，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启示录第一、四、五、七、十四、十五、十九章）。

当我们把镜焦对准历史，你会更清楚看见，基督教真是一个音乐的宗教。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时，他们看见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淹没在红海中。摩西立刻谱好得胜的新歌，带领以色列人向上帝歌唱。这时女先知米利暗也带领大群的妇女，手中摇着附有小铃的手鼓，男唱女和跳着民族舞蹈，赞美他们的上主。

当士师时代，底波拉打败了迦南王，他们也唱新歌。

最希奇的是，犹大王约沙法抵抗摩押人和亚扪人的联军，他们强弱异势，只有仰望上主的拯救。他们设立歌唱的人，身穿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前头，他们只唱：「当称谢耶和华，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们只有歌唱赞美，上主就用特别的战略，叫摩押人和亚扪人，以及西珥山人，彼此内讧，互相攻击，自相残杀。这种「不战而屈人的兵」，真是上上的战略。犹大王约沙法靠着唱歌，不费一兵一弹，在比拉迦谷得胜了，创造战争史的新页。

音乐的宗教之二

翻开新约，音乐更占着重要的地位，正是天上人间，乐声无远弗届。

最初是圣母马利亚。当天使加百列向她传报喜信时，她以一个未婚少女，忽然听见「你要怀孕生子」，怎不吓得胆战心惊？还好她素性沉静，惊而不乱；「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加百列向她说明，「这事不是寻常，神的能力要荫庇你，神的应许必定成就；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也怀胎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马利亚沉吟半响，撒迦利亚在圣殿那一幕犹在眼前，神叫那不生育的怀了孕。她再想起七百年前先祖以赛亚预言「必有童女生子」，七百年来虔信的女子都羡慕着谁家有福女子，上主借她成就大事；现在加百列说，她是一位「蒙大恩的女子」，这岂不是上主在尘埃中拣选了她，叫她成就大事！可是内心一转，想起「未婚生子」，谁能了解；不但人言可畏，声名狼藉；而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的阴影，更令人不寒而栗。这时马利亚心如轮转，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不知怎样自处。突然间灵光一闪，她刚强起来：「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生死祸福，惟主旨意是遵。」天使走了，留下马利亚一人。

刚才发生的事，太突然也太严酷。马利亚是一个思想缜密的女子，她小心琢磨，再三考虑；她觉得面对生死关头，她需要到以利沙伯那边去，去求印证，求指引，来决定未来脚步。

以利沙伯住在犹太山地的祭司城，地称淤他，在希伯仑南边。从拿撒勒到犹太山地，要经过撒玛利亚（参约4），再从耶路撒冷南下，正所谓迢迢长途。马利亚以一个单身少女，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心，刚强的心志，怎能如此。

当马利亚进了老祭司撒迦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的安。以利沙伯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

马利亚一听见，心中立刻涌出了美辞，唱出了历代著名的圣母颂：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祂顾念祂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祂的名为圣。
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祂用膀臂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赶散了。
祂叫有权柄的失位，

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扶助了扶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记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施怜悯直到永远.....。

这圣母颂，不但证实了马利亚平日熟习诗篇和先知的预言，以及哈拿的颂歌，正所谓「滚瓜烂熟」。当她心被恩感，圣灵借着她成为快手笔时，乃能出口成章，唱出闪烁千古的诗篇。更奇妙的是，一个乡村姑娘能够道出未来弥赛亚王国，怎样建立一个政治革命、经济革命、锄强扶弱、伸张人权、自由、公正、康乐的政权。

这不是马利亚的政治理论，而是圣灵借着祂的使女所宣告的禧年国度。

音乐的宗教之三

环绕着主耶稣降生，计有四首光焰万丈的赞美诗：

- 1、以利沙伯的序曲
- 2、马利亚的圣母颂
- 3、撒迦利亚的救恩颂
- 4、天使的「天人协和」曲

天使的天人协和曲，真个是其言也简，其意也赅，把主耶稣降生的使命和目的，说得清清楚楚：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与祂所喜悦的人

X X X X

这是一幅极其美丽壮观的回归图。

只见大牧人主耶稣，手拿着牧杖和竿，脚穿芒鞋，穿过危崖绝壁，走遍荆棘丛莽，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结三十四6、16）祂满有慈心，满有怜悯，不避艰辛险阻，把这些迷失的羊，从四面八方寻找回来，成了一大群。看它们拖着瘦弱疲惫的身子，蹒跚的脚步，前瞻后顾那副惊惶的神色，煞是可怜，它们在大牧人的带领下面向天门行进。

行行又行行，这时人潮四面八方汇合成为巨流：

.....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

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启七9~12）

世界上万万生灵蒙恩得拯救，超越罪苦的折磨得平安，与上帝和好，上帝获得当得的荣耀。天人协和，永世无疆。正如天使从诗歌所报道出来的。

X X X X

事实证明，诗歌能够唱出神的爱，唱出主耶稣的恩；打开罪人紧闭的心扉，让福音的光照进来。

我的朋友方中南会督，告诉我有关他信主的见证。他的家庭没有信主，他年幼时，一天忽然听见教会有人唱诗歌，那诗歌的声音吸引了他，他站在门口听，只听见里面唱着：

快乐日 快乐日
耶稣洗净我众罪孽

诗歌的意义他不懂，但美妙的歌声却牢牢吸引了他。从此，教会有聚会，有唱诗，他总循声找到，前来欣赏福音的歌声，也跟着唱，渐渐地他居末座，参加礼拜，参加主日学，直到以后明白道理，受洗归主。他告诉我，就是福音诗歌引领他信主。以后在他的基督徒生活中，他也特别喜欢诗歌。

三十年代，当宋尚节博士到潮汕带领奋兴会时，最后他总竭力鼓励信徒向未信的人传福音。

我们热烈响应组织布道队，周末或一日或两日，多时五六人，少时二三人，摇着布道队的旗子，到邻近各乡镇去传福音；找到广场或街边，我们就引吭高唱福音短歌，乡间总有不少人，听着歌声他们就聚拢来，我们借着诗歌，打开场面，向他们传讲「信耶稣」、「敬拜上帝的道理」。就是这样，诗歌给我们打头阵。

音乐的宗教之四

在布道会上，诗歌的功用十分直接，也十分明显。

在一个传福音的聚会上，如果使用一些词句言简意赅、信息清楚明确、旋律活泼动人的诗歌，作有力的宣示；由耳入心，不但先在人心作开路的工作，并且还能给聚会营造属灵的气氛。

就如：

世上万事尽都有限且是虚空
日下劳碌究竟捉影捕风

得全世界失去灵魂有何益处
应当悔改来信靠主耶稣

XXXX

只要信祂 只要信祂 现在就来信
祂能救你 祂能救你 現在要救你

XXXX。

归家吧 归家吧 不要再游荡
慈爱天父伸开双手 渴望你回家

XXXX

我罪极重应该沉沦
救主替死大开恩门
蒙主宣召来得救恩
耶稣我來就你就你

这些都是极容易明白，也容易上口的福音短歌。

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九十九的。

一八七四年，当慕迪先生到爱丁堡领会时，他讲「好牧人」，他对同工孙盖先生说：「你能否独唱一首合宜的诗歌来结束聚会？」

孙盖先生是一位著名的福音诗歌作者，并且他也能唱；上帝给他美妙的歌喉，能够唱出上帝的恩，唱出主耶稣的爱，叫听众大受感动。

孙先生这时想起，他在格拉斯哥火车站上所买的周报上面，剪下克礼芬女士（Miss E. C. Clephane）所写的《主寻亡羊》的诗，这时他觉得有天上的感动，要他唱这首诗。可是这时还没有歌谱，怎能唱出来呢？但这感动十分强烈，他无法逃避，他只有祈求上主，叫他能唱，叫听众能明白。他坐上琴椅，双手放在琴上，弹出一个音符来，喉咙也随着唱出来。就是这样，《主寻亡羊》这首诗歌被唱出来。

作家有所谓「神来的笔」，孙先生这次真个唱出「天上的诗歌」。

听众听了大受感动，慕迪先生听了也感动得眼泪盈眶，对孙先生说，这是那里来的诗歌，我从未听过。

这首诗歌就是圣歌史上有名的《九十九只》：

- (一) 一百只羊有九十九 在主栏中安眠
但有一只远离金门 迷路群山之间
远在荒山空谷徘徊 远离良牧照顾慈怀
- (三) 得救之羊从未知道 路中山高水深
不知长夜何等黑暗 寻羊何等艰辛

旷野之中救主遥闻 迷羊失望垂死哀鸣

(四) 问主山径沿途血迹 到底从何而来

主说牧人必须流血 迷羊才救得回

问主双手因何伤裂 主说因为路多荆棘

(摘录本诗一、三、四节，全诗意义深长，感人至深。)

音乐的宗教之五

宋尚节博士是上帝在近代，从中国兴起的一位伟大奋兴家。他真是聪明绝顶，用了三年时间，在美国完成了大学课程，得学士学位。再用九个月工夫，在俄亥俄州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又再用一年九个月，读完当读的书，作完当作的作业，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的荣誉。

当上帝选召他，要他回归家乡背十字架作传道的工作时，他毅然回归，船经太平洋，他把文凭以及金奖章、金钥匙一概摔在深海里，表明破釜沉舟的决心。

宋博士讲道，真正像先知以西结所看见的枯骨复活，成为战无不胜的精兵。他没有佳形美容，只穿一袭蓝布长衫；他不用高言大智，只用最浅显，妇孺听得懂的话语，来传达救恩的奥秘。成寄归牧师在讲台上，认为宋博士讲道其实是生命的倾倒。他到处叫失丧的灵魂回归，冷淡的教会复兴，以传道为职业的教牧，有如枯枝发芽。

宋博士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回归天家，距今五十余年。多年来我到东南亚各地讲道，常常遇见教牧信徒们，他们都是在宋博士讲道时蒙恩以及献身，仍然津津乐道当年光景，缅怀不已。

宋博士讲道时，他十分注重诗歌，他用的是言简意赅的短歌，把他要讲的信息，借着诗歌深入人心。我第一次听他讲道，他讲迦南妇人求耶稣医她女儿，会前由林景康牧师带领唱诗：

不住祈祷 因主是近 不住祈祷 主全要听

真神应许 决不失信 不住祈祷 主必应允

林牧师十分熟练、十分活泼的导唱。在会前已经唱了百数十次，讲道时，每讲一小段（经文一节）又再唱一次。讲完道时，会众真个滚瓜烂熟，个个会背着唱。距今六十余年，情景恍如昨日，我仍然会背唱。

宋博士唱的诗歌，不找那些难唱，诘屈聱牙的，而是找那些简短，容易上口，意义深长的。他最常唱的数十首，就如：

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主恩实在更多 主恩实在更多

我罪虽多 主血涂抹 主恩实在更多

不要怕 只要信
不要看人不看环境与外面
只要仰望耶稣 一路跟主到天家

宋博士用的都是教会常用的短歌，经他略作修改，就十分感人。有时他也自己写，就如下面这一首，是他外出工作，夜乘长江渡轮，独自个人孤零零在船舱顶面有感而作。

举目四面是黑暗 不觉伤心下泪
靠自己奔跑前程 孤单灰心丧志
求我主与我同行 领我经过幽谷
名利生命可丢弃 有主可说够了

那一次在聚会中唱，「触景伤情」，十字架道路不易走，我也禁不住伤心下泪。

宋博士讲道是粗枝大叶的，注重灵不注重字句。那一年汕头市请来王明道先生讲道，王先生讲道是抽丝剥茧，鞭辟入里，叫人如飫肥甘。汕头的信徒们大为赞赏，特别是布道总团的团长徐载泽姊妹，她过去最崇拜宋博士，当她听王明道讲道以后，她说再不用听宋博士了。不久，宋博士再来汕头市，第一晚讲道前，唱着下面诗歌：

不知何故主特爱我
深夜自思辜负主爱
受熬炼时切莫灰心
因主爱我
主疼爱我 主疼爱我
主就责备管教 所以要发热心

会众大受感动。宋博士还未开讲，徐姊妹已经泪如雨下，哭成泪人儿了。

诗歌给我充电

当主耶稣知道祂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带着门徒，在马可楼房设立圣餐。

圣餐是按照逾越节，注入新意义。

逾越节是救赎的节期。借着被杀羔羊的血，救赎了以色列全民（出十二）。原来羔羊的血只是一个预表，预表了主耶稣（施洗约翰称为神的羔羊，约一 29）在十字架上流血代赎，作为全人类的救主。

就在那晚上，主耶稣和门徒一同坐席，吃逾越节的筵席。当他们吃的时候，主耶稣拿着饼，祝福了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

饼是无酵饼。十余年前我到巴黎，老朋友韦牧师特别招待我到犹太人餐馆吃无酵饼，尝一尝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吃无酵饼的味道。这饼只是面粉加水搏成，然后用火烤，没有味道，很硬。

这饼预表主耶稣的身体，像麦子被碾碎，磨成细粉，然后用火烤。磨细、火烤，主耶稣就是这样历尽千辛万苦，如今自己用手掌开自己的身体，一块块递给门徒，让他们把主耶稣的身体分着吃。

擘开的乃是自己的身体，你可以想见主耶稣的心是何等的苦，何等的痛 -- 比割肉的痛更痛，但祂甘心情愿，为着爱、为着救赎，甘心情愿把自己的身体擘开。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接着，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这杯斟的是葡萄汁。殷红的葡萄汁，象征主耶稣流血。血是生命（创九4），主耶稣流出自己的血，一滴滴直到流尽；牺牲自己的生命，代替我们受报应、受刑罚。

这饼、这杯，主耶稣不但自己要面对，要自己擘开，要自己擎起苦杯喝尽。并且这悲惨的一幕，就在今夜自己要当主角上演。

主耶稣一周来，在圣城各处奔走劳碌，可以说身心交瘁。因此，他们解决定到客西马尼园充电，从天上获得新的能力去背起那沉重的十字架。

守完圣餐，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夜色凄凉，春寒料峭，拖着疲惫的脚步，一步步向前走，这时黑暗的压力笼罩着，师徒无声。

在万籁死寂中，忽然从主耶稣口中迸出了诗歌来：「我爱耶和华，因为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门徒听见了，大家就一同唱下去。

唱 唱 把凄凉唱出去，把悲壮唱进来；把疲倦唱出去，把兴奋唱进来；把懦弱唱出去，把信心唱进来。他们唱到汲沦溪。（约十八1），遥望不远处有被称为「地狱的火」的欣嫩子谷，他们傲视死亡，一直唱到客西马尼园（本段摘自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十七至三十节，据注释家的意见，主耶稣和门徒该晚所唱的为诗篇一百十五至一百十八篇）。

歌唱能煽旺生命的火把，叫你勇敢，叫你大胆，敢于视死如归。自古以来，很多殉道士总是唱着诗歌走进斗兽场，把生命浇奠出去。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当我走上工场时，第二次的聚会是一个农村小教会，只有十几家教友，教堂在小山麓，没有传道人。那时刚好是春耕时节，春雨凄其，寒风砭骨，日间他们来听道，听完道赶着下田。夜间只剩下我这个青年小伙子。一天两天，某晚夜静更深，孤灯独对，只听见风声雨声松涛声，声声打击着我的心；这时内心涌出十分严重的孤单感，想起几百里外温暖的家，真是欲哭无泪。就在这最难过的时刻，我翻开诗歌轻轻地唱：。

十架在我身上虽沉重
但总不比恩典重
当我跪在主前祂对我说
我的恩典足够你用
(副) 主恩总比十架重得多

有祂同在我还怕什么
主的应许靠得住
主的宝血藏身处
我能得胜而有余

灵程上的荆棘虽丛丛
头戴荆冕更伤痛
我的杯虽然苦
但总不能比客西马尼园更苦

为主虽然离开我家乡
心中有时觉孤单
想念主为救人离开天家
何人比祂离家更远

《伯特利诗歌》第 189 首

当我唱到主戴冕，主在客西马尼园，主离家比我更远；我的眼泪不住地流，我惭愧无地愧对恩主；诗歌再一次把我的爱火挑旺，背起十架跟主走。

歌唱冲破黑暗的权势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
人生的道路花香常漫
神未曾应许常睛无雨
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虞

人生的道路有如攀登高峰，不但崎岖曲折，许多时候还要经过「死荫的幽谷」，孤单寂寞。当亚伯拉罕睡午觉的时候，太疲倦了，爬不起身，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象征着未来的日子灾祸重重（创十五 12~13）。主耶稣走进客西马尼园时，有一种看不见的势力向祂施压，祂就惊恐起来（可十四 33）。

当保罗展开第二次布道之旅，由亚洲到欧洲，来到马其顿的第一个城 -- 腓立比。他找到那里一个祷告聚会的地方，主开启了卖紫色布的吕底亚的心窍，叫她全家受洗归主。保罗在那里的工作十分顺利。

正如保罗所说的：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徒十四 22）。当保罗每日到祷告聚会去，这时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使女迎面而来，她大声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你们说救人之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喊得保罗心烦起来。

常有人问：「人世间有鬼吗？」这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鬼」，并且鬼告诉我们有上帝，而且上帝乃是至高的上帝。它并见证保罗所讲的福音，乃是救人之道。在这里鬼所说的，比起今天若干知识分子，以及不信派的牧师传道，他们不信上帝，不信有鬼，不信救世的福音；鬼说真话，可信度比他们不知高了多少倍，真是人不如鬼，十分悲哀。

鬼说真话，为什么保罗要把鬼赶出去呢？我想，第一、可能鬼附人身，搞得这使女疯疯癫癫，头发蓬松，一副鬼样，引来了大群顽童流浪汉跟着看热闹。她讲的虽是真话，慢慢大家误以为她是在「讲鬼话」，这样反倒造成反效果。第二、鬼讲的虽是真话，但正邪不两立；主耶稣在世就是如此，那邪鬼讲的虽是真话，主耶稣不跟它打交道，祂毫不犹豫地把鬼赶走（可一 23~26）。

保罗把鬼赶出去，但却惹出祸来。原来那使女的主人是利用那邪鬼行法术，大发鬼财。鬼出去了，发财的机会失去了，他们便抓住保罗和西拉告到官里去，「恶人先告状！」把宗教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打出「反犹太民族运动」来。那糊涂官问都不问，只想讨好群众，一声叫打，打了许多棍，打得保罗皮破血流，还把他上了木枷，收在内监里。

夜幕低垂，黑暗笼罩着大地，监狱里灯光荧然。面对孤灯：「西拉，要勇敢，记住主耶稣的话，背起十字架跟他走，我们能够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是我们的福分。」

保罗带领西拉祷告，大声祷告感谢。这时内心充满了说不出的喜乐，他们觉得配为主的名受辱，真是三生有幸，禁不住歌唱赞美。唱，大声唱，直唱到地大震动，监牢的地基摇动，监门全开，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唱，唱，唱出能力，冲破黑暗的权势，唱出神迹，恩典从天上沛降。哈利路亚赞美主。

自古以来，多少十架勇士，虽然落在黑暗里，他们绝不自怜，面对十架，却借着祷告、赞美，取得更大的胜利。

用诗歌敬拜主

以色列人是一个爱好音乐，也是一个善用音乐的民族。欢乐时有乐歌，痛苦失望时有哀歌。悔罪时有忏悔诗篇（诗三十二 51），感恩时有数算主恩的赞美诗（诗一〇三；民二十一 17）。喜庆时，收成要守节（出三十四 22~23，这是以色列人每年三大节期之一，这日有圣会），聚集敬拜上主（利二十三 21；民二十八 26）。落成要庆祝，所罗门建殿，完成时大声祈祷（王上八）；希西家洁净圣殿完工时，要献祭，要敬拜，要用诗歌颂赞（代下二十九 29~30）；尼希米重建圣城告成时，他们就称谢、歌唱、敲鼓、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献上感恩，歌唱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圣城，场面太伟大了（尼十二 27~43）。战争时有战歌，战胜时有凯歌（出十五；士五）。当大卫杀死歌利亚回来时，妇女们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撒上十八 6~7），场面热烈动人。

他们旅行时有旅途之诗（诗一二一）；病痛时有求怜恤之诗（诗三十八）；落难时有求保护之诗（诗四十六）。

被邪鬼搅扰时，可以弹琴赶鬼（撒上十六 15~23）。死人时有挽歌（代下三十五 25），以表哀思，丧家还雇吹手奏哀乐（太九 23）。

男女热恋，两情缱绻时有情歌（雅歌）。结婚时，新郎要到女家迎亲，一路就有乐队伴奏（太二十五 1~5）。

上面举出的，表明以色列人在每日生活中，总与音乐（诗歌）结不解缘。对于敬拜神，更加隆重其事。

当大卫迎接约柜时，他挑选了三万人，从巴拉犹大将约柜运入大卫城，一路上弹琴鼓瑟，敲鼓打锣，作乐跳舞，真个是鼓乐喧天（撒下六 1~15）。

大卫年老时，为圣殿安排歌唱赞美的人，他挑选四千人负责管大卫新作的乐器（代上二十三 5）。又分派亚萨、希慢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鼓、唱歌，由他们负责训练领导，其中最特出的歌唱手计有二百八十八人。再将所有的歌唱人员分为二十四班，成立国家乐队，专门负责每日在圣殿唱歌奏乐的事奉工作（代上二十五）。

当犹太人从波斯回国建造圣殿时，会众有四万余人，另有歌唱的男女二百名（拉二 64~65；尼七 67），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就储备着歌唱人才，未来可以担任圣殿歌唱赞美的圣职。

等到耶路撒冷城墙完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集到耶路撒冷，担任歌唱队的任务。当那日，尼希米（省长）带领犹大的首领上城，并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彼此迎面而行，尼希米和官长的一半站立在圣殿里。这时由祭司主礼，歌唱的、吹号的、奏乐的，他们大声歌唱，欢声达到远处，回国的人老幼男女，个个十分欢乐。

旧约国家敬拜必恭必敬，那么新约信徒应当如何呢？

「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弗五 19~20）

「.....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戒，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祂感谢父上帝。」（西三 16~17）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来十三 15）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祂的圣所；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诗二十四 3~4）

「神是個靈，所以拜祂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约 424）

歌唱为着荣耀神

这样看来，基督徒要用诗章、颂词、灵歌；第一，彼此对说（弗五 19），有如聚会时的启应；第二，彼此教导；第三，互相劝戒（西三。 16）；这样诗歌的作用，不但在乎「口唱心和赞美主」，「心被恩感，歌颂神」（弗五 19；西三 16）；还有「有过相规，有善相劝」的功用。

这里的诗章、颂词、灵歌，照我个人的感受，我以为「诗章」（Psalms），是指着旧约的「诗篇」说的。主耶稣跟门徒谈到圣经时，用摩西的律法，先知书，诗篇三部份包括。

有人计算新约，计引用诗篇的话一百十六处。因此无论使徒们讲道、讲预言，或作为劝勉、警戒，常常引用诗篇的话，正合乎「彼此教导，互相劝戒」的话。

「颂词」（Hymns），我以为是「圣歌、圣诗」。诗篇是作为「诵读」、「吟咏」用的。圣歌是有节奏、有音韵，高低抑扬疾徐，可以用作歌唱 -- 并且可以用作独唱、合唱、清唱，以至器乐伴唱。

旧约诗篇合计一百五十篇，其中有部分是用作诵读、吟咏、朗诵；有部份配合音乐是可以歌咏的，就如标题写明「交与伶长」计五十五次。用「丝弦的乐器」计七次。写上「细拉」（休止符）计七十一次。标明唱法的合计一百五十三处。

圣歌可以用于公众场合，国家庆典。大卫训练善于歌唱的利未人共二百八十八人，分为二十四班，轮流在圣殿中歌唱。也可以小组唱，主耶稣面对十字架，带着门徒，勇往直前，就是一面走一面唱。更重要的是个人私下唱，当你遇见病痛、失望、忧伤、挫折、惧怕、四面黑暗、孤独无助时，诗歌会给你安慰、鼓励、帮助。当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时，敌人的攻击、讥拔，他连头都抬不起来。就在那时候，他写出他的「抬头诗」（诗篇第三篇。该诗一连三次用「细拉」（休止符），应该是作为歌唱用）。圣诗的作用大哉！

「灵歌」（Spiritual Songs）应该是内心被圣灵感动而唱出来的歌，有别于通行的圣歌。

当以利沙伯听见马利亚问安的话，她心被灵感，就大声说出一大段赞颂的话。马利亚听见就回应著名的「圣母颂」（路一 41~55）。细味两人对话，以利沙伯是被灵感说话，马利亚是被灵感歌唱。（我总觉得以利沙伯说的，话的味道很浓；马利亚却是不折不扣的诗歌。）也即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十五节所说：「有人用灵歌唱，有人用悟性歌唱。」

再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提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上文紧接着的第十八节，却提及「被圣灵充满」，可见所谓「灵歌」乃是被圣灵所感动而涌流出来的歌，出于圣灵，不是出于人肉体的冲动。

还有，歌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提及「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时，上半节十分清楚写明：「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富的存在心里。」信徒需要有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才能够彼此教导，互相劝勉，一同得造就。旧约注重诗歌的敬拜，大卫在圣殿安排的诗班，日夜不停的赞美歌唱。尼希米重建圣殿，预备好奏乐歌唱的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颂赞上帝，归荣耀给上帝。

在新约时代，他们聚会时有诗歌、教训、启示、说方言、翻译方言（林前十四 26）。在这里诗歌放在第一，可见教会极其注重诗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切的聚会应当把敬拜放在第一，而敬拜乃以颂赞上帝，归荣耀给上帝为目的，不是为了体贴肉体。

可惜旧约时，当以色列人到西乃山下，亚伦悄悄地带进来金牛犊，叫以色列人埃及化，坐下吃喝，起来玩乐」（林前十 7 新译）。今天教会也走亚伦的道路，教会世俗化，音乐充满了邪淫之气，靡靡之音，一点不敬畏神。

土白话圣诗

当宣教士梯山航海，迢迢万里到异文化的地方去宣传福音时，他们最少要携带两件属灵武器：一是圣经，用以教导群众认识真神及基督救赎的大能；一是诗歌，用以赞颂上主及净化人心。因为语言文字不同，必须翻译。翻译圣经不容易，从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已经戛戛其难，加上时代不同（圣经原文属于古文学），思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而且这是神的话语，有关救恩真理，一字之差，可能铸成大错，所以译经的人不但要精通两种文字（原文及译文），并且信仰要纯正忠贞，真理的认识必须精深，才不致造成错误。

译经如此，翻译诗歌也同样困难（我们习惯用诗歌两字，概括着指教会聚会时歌唱的歌，与中文所谓的「诗」、「词」、「歌」、「赋」有很大不同）。这因为诗歌是用来唱，因此有固定的句子，例如普通的长调（Long Metre），句子为八字，八字，八字，八字。短调（Short Metre），句子为六字，六字，六字，六字。普通调（Common），句子为八字，六字，八字，六字。以后再加变化，千变万化，以致有不同的音调，长短不同的句子，可以让大家唱，唱得舒服，唱得入神。

写诗跟写文章有很大的不同。写文章时，灵感之来，可以一泻千里，洋洋洒洒，用一二百字写，一二千字写，甚焉者还可以把它写成一部书。写诗歌就没有这么轻松，它要守着音律的框框，一定要长话短说，要浓缩，要精简，要削足适履，要跟着音节的抑扬顿挫，高低疾徐，还要协韵，唱起来才会顺口。否则诘屈聱牙，像念《景教三威蒙度赞》，不知所云，怎能口颂心维，心被恩感？

译诗比作诗更加一层困难。以我国而论，西教士到中国来，因为中西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互异。西教士在中国士子眼中，大多被视为未开化、蛮在当地之民，实不容易找到一些饱学之士肯来传授六艺。也因此西教士对于中国文学所知也就有其局限性，要他们来翻译圣诗，翻得近乎真，近乎善，已戛戛其难。若要求他们译得美，未免太奢望，这只要打开一些古本的圣诗本，便可覩见。

还有一点，也许西教士知道他们翻译圣诗的文学条件并不足够，他们不敢求其美，但总不能失真。因此每译一句，每译一首，吟哦再三，必须自己了解，自己满意。他们以自己的中文作标准，他们的译作，在中国士人眼中看起来，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这一点用纯文学的眼光看来，实太差劲；但在实用方面看来，却大有用处。这因为我们的诗歌，目的并不唱给在庙堂里面的士大夫欣赏，而是会友在聚会时，作为敬拜上主，激励信德，传扬救恩之用。如果诗歌文字太深奥，歌唱时不明白真义，岂不变成「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这也就是很多古时的圣诗本译得很「土」的缘故。

「土」又叫「土白」，这些地方性的土话圣诗，过去多年来给乡村教会的贡献实在多。我幼时在家乡唱这些土白诗歌；那时年纪小，得益不少，现在回想起来，真个碎金屑玉，回味无穷，可惜历经兵燹灾祸，该诗本早已片纸无存。

照我所知，华南的土话圣诗，以闽南圣诗销行最远。除闽南外，远及台湾、菲律宾、星马各地，为闽南裔的信徒所爱唱。记得某次，在马来西亚时，与几位同工畅谈圣诗，大家越谈越高兴，一面谈，一面唱，个个唱得神采飞扬。他们对于昔年的闽南圣诗，尤其赞不绝口，这不只是怀旧，该诗歌实在深入人心，叫人得益至深，久久不忘。

《普天颂赞》

一九三六年，中国基督教六大公会出版了联合诗集《普天颂赞》。

六大公会为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美以美会（即今日的卫理公会），华东浸礼会，华北公理会以及监理会。

我教会属浸礼宗，乃改用《普天颂赞》来代替使用一百多年的土白话诗本。

《普天颂赞》正文计有诗歌五百一十二首，连附录的颂歌、乐章，计共五百五十首。当我们接到《普天颂赞》时，过去使用的只有文字版本约二百首，跟着就出版的《普天颂赞》线谱本、数字谱本、比较这又大又重「庞然大物」，第一个反应乃是「哗」的一声。

接着把内容作比较，发觉我们原有的《普天颂赞》并没有很多土白话诗歌；我们只在《普天颂赞》里面找到原有的一百多首。年老的弟兄姊妹难免有怀旧的心情，依依不舍；可是年轻的一代，大都有「喜新」的情结，更何况原有的土话，有些土里土气。《普天颂赞》乃是语体文，有书卷气，跟得上时代。还有，《普天颂赞》比对之下，比我们原有的多了三四百首，在歌唱、赞颂时，就有更多的选择，更多活动的空间。话虽如此，可是在实际使用时，就发生了另外的难处。

乡镇教会，不比大城市教会，通常聚会人数大概在一百人上下。除了老幼头尾以外，青少年大概也只有四、五十人左右。往常聚会歌唱，一唱百和，虽不敢说怎样准确，但积数十年经验，也可以「差不多」，「差不多」地拖下去。现在换上新诗本，做教牧的也不能不选一些新诗，带领会众学唱。乡镇教会的工作，教牧一般都是「一脚踢」（广东话，个人包办的意思）。但教牧未必个个擅长音乐，很多教会连乐器（钢琴、风琴）都没有，这时由教牧带头学唱，会众跟着唱，大声细声，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各行其是，正是鸡脚鸭步，急得领唱的教牧面红耳赤。而在这当儿，时常有一些老伯伯老太婆不甘示弱，高声大呼，自成一格。场面虽然热闹，但歌声成为嘈声，一次二次，渐渐对于学习新诗歌，兴趣缺缺，不敢轻于尝试。还有，学习新诗歌的时间实难作安排。

记得我自幼聚会的教会，每主日分为三堂。上午九时半祈祷会，大多由教牧自己负责，有时另请教会中在道理上比较熟练的执事带领。情况是唱诗一二首，然后读一段经文，略作讲解，作为勉励；再然后列出事件，请参加祈祷会的人同心祈祷，然后结束。

稍作休息，便作「大礼拜」。「大礼拜」是主日聚会的重头戏。由堂会的教牧负责（有时请由上级的牧长），每堂唱诗二三首，然后读经讲道，时间大约一点多至一点半钟。然后中午休息，本地人赶回家吃饭，外乡来的信徒，有的赶著作饭，有的带来便饭。吃过午餐后，下午二时主日学开始。

主日学是浸会重要的训练课程。会前会后大概唱诗一二首，一般分班学习。时间大概一点半钟。然后全日的聚会乃告结束，大家赶着各归各家。

主日时间是这样紧凑，全日唱诗充其量不过十首，把旧的、熟识的拿来唱，都没有时间，遑论学习那些陌生的，艰难的。也因此，照我记得，唱了四、五年的新诗歌本，除了百几十首旧诗歌外，其中新的实在所识无多。也怪不得新诗集的封面包纸已经残旧，但里面的诗歌却是「黑色是墨，白色是纸；我不认得你，你不认得我。」（儿童时的顺口溜）。

包罗甚广的歌集

《普天颂赞》五百一十二首诗歌，拥有国外作品四百五十首，国内创作六十二首，可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国外作品，因教会源远流长，积一、二千年深厚的根基，数不尽「洪炉火」的历练，造成宗教文化广博精深；加以历代人才辈出，发为吟咏，乃能源泉万斛，感人至深。

反视国人，因教会历史短，造就浅薄，自难与国外先进一较长短。还好东方人对于宗教，得天独厚；只观道教、儒教、佛教、回教、犹太教、基督教……。皆由东方生成长，便可了然。因此中国信徒也不甘落后，急起直追。

话说回来，国人创作的六十二首圣歌，最早应为唐朝景教的《三威蒙度赞》（三威是父、子、圣灵的威力，蒙度是得蒙救渡。歌名的意义是归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大能力，得蒙拯救的赞美歌）。其次，为明朝王渔山司铎（天主教）的《仰止歌》。其余则为近代国人的作品。

国人作品佳作不少，笔者最欣赏、最爱唱的歌，为王载先生的《扶犁歌》。

王载先生出身中国海军，信耶稣以后，敝履世界荣华富贵，献身作传道。

这是十字架的道路。一个忠心跟从主走道路的人，说不尽孤单愁苦，贫穷逼迫。从王先生所写的《扶犁歌》可见一斑：

赞美我主恩宠深长 保我身心护我安康

我将一切忧虑重担 完全托主为我担当

前途不知遇何光景 但知我主在前引領

我心安然紧随我主 情愿我主时常怜悯

求主使我专心前去 走尽路程顺服主旨

我既扶犁目不后顾 免使主工时常停止

主拯我命脱离死亡 主拭我泪慰我忧伤

主扶持我免我失足 愿将主名到处传扬

那时我刚好献身事奉主，背着十架蹒跚向前行，多少愁苦，多少沮丧；这首诗歌给我极大的鼓励和安慰。我得以有今日，仍然坚持岗位，就是行走在前面千百先贤，留下佳美的脚印给我跟踪。

在国人创作的诗歌中，其中有《扫墓歌》、《记念祖先歌》、《记念亲恩歌》、《梅鹤上寿歌》、《婴孩周岁歌》、《安宅歌》，我觉得很实际，很合国情，很有意思。

该诗集所用的音调，大部分来自欧美，其中有七十二阙是国化的音调。国化的音调，有部分是古代的调子，部分是国人自己的创作，部分是在华西教士摹拟中国音乐体式作出的。内中有民歌，甚至有「孔庙大成乐章」，还有「普陀」（佛号），可说包罗甚广。

可是采用「普陀」-- 佛教的音调，我总是觉得有些不大合适，给国人听起来，认为我们剽窃佛教的东西还是事小（可以自辩是文化交流）。当我们唱得十分高兴时，街坊听起来，也许误会我们什么时候竟把教堂变佛堂。

圣诗翻译佳作不多

前文提过，译文章不容易，译圣歌更困难：文词要优美，信仰要恰守分寸，音韵要协调，这是基本要求：还要与原作者有相仿的经历，才能够传达原作者的心声；一样的灵感，才能够心心相印，深渊与深渊响应。

就如以赛亚进入圣殿，眼见万军之耶和华荣光充满遍地，庄严伟大，他笔之于书，叫读者深受感动，肃然起敬。倘若日后异文化的译者没有同样的经历，虽然勉强译出，究竟隔靴搔痒，总难搔到痒处。

灵感也是如此。

当施洗约翰为着公道正义，敢于捋虎须，系身囹圄，主耶稣面对约翰的苦难，慨叹时代人心的麻木不仁，感慨万千。

当大卫月夜时，举首望明月，竟然透视到明月后面，上主的手指和祂的大权能，不住感叹赞美。

据说有一次，慕迪坐在马背上，忽然哈哈大笑，笑个不停。恰巧碰到他的好朋友，问他何故大笑。他说，我刚才想到上主在我身上的奇恩妙爱，像我这个罪人怎能得蒙拯救，真个掩不住内心的喜乐，大笑不能自己。

很多时候，诗人就因着灵感，迸出火花，谱出动人的诗章。倘若翻译者没有灵感，只不过拼拼凑凑，堆砌成章，怎能叫人受感。

《普天颂赞》的中译，我最赏识刘廷芳博士的手笔，不但文词优美，并且极其通俗，来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唱起来十分舒畅，深受感动。自《普天颂赞》以后，五六十年来，国外出版的诗集不少，或由某某机构，或由某某教会，某某出版社，形形色色，多的每本五六百首，少的也三四百首，求其情词并茂，引人入胜的实不多。其中最叫人反感者，某些「大嘴巴」之流，师心自用，每首诗歌前面喜欢标着「大嘴巴修」或「大嘴巴修自多本诗歌集」（这个「修」字，若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等于「修理」，也差不多有份于「改造」，听了令人股票）。我真不知这些大嘴巴流，什么时候他的文学修养、音乐造诣，竟然足以为众人师。甚矣哉！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

《普天颂赞》在这方面留下很好的榜样：它规定「修改之译文，若不及原文四分之一，则保留原译者的姓名；修改至四分之一以上，四分之三以下，修改者与原著者一同署名；修改至四分之三以上者，单署修改者之姓名。」目的在分别各人的责任，今天「大嘴巴流」，迹其用心不在负责任，乃在沽名钓誉。倘若负责任，若干妙文恐怕不敢刊出。

我平生喜欢圣诗，圣诗给我的造就和帮助，实无法计算。但近年来越久越发觉圣诗的出版者，正一步步朝着求名求利的歧路前进，我们正被迫着唱我们不喜欢唱（粗制滥造）的诗歌，或世俗之音。

被迫并没有夸张，当你进教堂时，你要唱面前摆着的诗本，一点没有选择。

还有，五百首的诗本或者八百首的诗本，其实教会长期唱的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从来没有唱过；只等待封皮破烂（越大本封面越易破烂）时丢掉，这是不是很大的浪费？其实说穿了，我们是浪费，但出版者却是利路一条，据传闻，有人还想出版一千首大部头的诗本哩！

第 21 章 转移工场，远适加拿大

神的带领奇妙

人生如客旅，回顾过去年日，道路坎坷不平，但神的恩手扶持，常常「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神的引导不但奇妙，祂的恩典尤其丰富。我住香港廿五年，看着儿女渐渐长大，内心有一个负担，必须让儿女们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日后在社会才能立足。但那时候（去今五、六十年），香港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为香港大学，不但僧多粥少，学额有限（那时的中文大学才渐渐茁壮），倘若能够入学，有人取笑说：除了富人，打工阶层一子入学，一家人都需要节衣缩食，才能够供应。为着这事，我们只有把儿女教育问题交托上主，求主安排。

在想不到的时候，加拿大华人宣道会联会主席官维正医生，到港迎接他母亲移居加拿大。某晚，他请我们吃饭，席上他再三介绍加拿大华人教会的情形，并为缺乏教牧人才大力呼吁，他盼望我们能够前往加拿大，参加工作。那时，因为我对加拿大的情形所知无多，只有静听；他看我好像没有反应，他乃采用「激将法」；他说你们这些大牧师，对遥远地方都是没有兴趣的。我冷不防他有这一招，我连忙解释说，我不是大牧师，请莫误会，只因兹事体大，我们必须好好祈祷，清楚神的领导。

过了一段日子，某日早晨醒来，睁开眼睛，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头晕脑眩，不敢启眼，只好闭着眼睛，躺在床上。给我诊治的乃是胡雄德医生，我问他这是什么病？怎么如此突然，如此厉害。他说是耳水不平衡。我从来没有听过这病，我打趣对他说：「那么就灌些水进去，让他平衡，岂不就地解决。」他笑着对我说：「此水不是那水，你要好好休养，不要走动。」

躺在床上，我细细思量，上帝既然安排我从事文字工作，文人最重要是用脑，如今我头晕脑眩，怎能动脑？怎能爬格子？我又再细思想，是不是云柱火柱已经移动（民十九 15~23；出十三 21~22），上帝要我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去？

我又再细想，天地虽大，何处可容身？我屈指一算，有四处地方可以考虑：第一、英国，我的儿子在那边。第二、澳洲，我的岳父在那边。第三、美国，我的好朋友不只一次劝我到那边去。第四、加拿大，不久前官医生才再三劝说我到那边去。

我再过滤，去英国，提起「雾伦敦」我就怕，我一生最怕潮湿。澳洲呢？那时他们采取「白澳政策」，他们防备黄种人为「黄祸」，我不喜欢到一个被人歧视的地方。

筛一筛，就存下美国和加拿大这两地方，我不敢凭己意选择，我想用「投石问路」的方法，看清楚神的带领。因此，我写两封内容相同的信给美加两地的朋友，信里面十分简单的说：近来不知怎的头晕脑眩，一张眼就天旋地转，是不是云柱火柱移动，上帝要我离开香港，到别的地方去，请为我祈祷。

不多几天，美国的朋友回信对我说：「恐怕你是男性更年期，你要好好休息，就可以复原。」我听了哑然失笑，我看清楚上帝没有在美国为我开门。

再过几天，我收到官医生的信，他们十分高兴，盼望我申请移民到加拿大，越快越好，他们还寄了若干资料让我可以申请。

就是如此，我看清楚前面的工场在加拿大一块我从来不认识的工场。

奇妙手奇妙带领

对我来说，申请移民还是第一遭，要怎样进行申请，实在一无所知，不知从何入手。过去听过若干办理移民的人的诉说，无非是移民衙门门槛很高，办事人员个个令人生畏，想起来更加重内心的压力。忽然想起一位朋友史牧师，他跟我同属北美浸信会，他交游广阔，办事能力强，加以古道热肠，乐意助人。我想试一试他肯否给我帮一帮。我拨电话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他仍然是那一副笑口常开，十分热情的样子，他满口答应帮助我。不一个钟头，他覆电话给我，说加拿大的移民官，他们彼此认识，移民官答应帮我办理。史牧师说，你可以到移民官那边领取表格填表。史牧师再加一句，你可以很快就到加拿大去。

我听了一方面高兴，一方面却纳闷起来。这因为我住香港快廿五年，日子长久，人事、家事、公事、私事，事多成箩；一声移民，这些事怎样处理，特别是儿女们读书问题，不能说走就立刻走。我的情况正像一棵树苗，种下一年二年，迁徙还不困难，我这老树种下廿余年，盘根错节，要迁徙实在问题多多。因此，现在却怕办得太快，各事没有处理好。因我知道移民官批准移民，是有一个期限，限期内必须报到。因此我不敢去问移民官，可拖则拖。

过了一大段时间，各事办理得差不多，我才到移民官那边催间。那些办事人员要理不理，看看情形不对，我再跟史牧师联系。史牧师听见十分希奇：「你还在这里，我以为你早已到加拿大去，等我帮你查一查。」史牧师答复我，原来早先答应帮我办手续的移民官，已经调职他往，现在是一位新来的移民官，他已找到我的档案，他答应帮我尽快办理。

「身体检查」在移民加拿大过程中，是一个十分「蛊惑」的环节。移民官可以给申请移民者的身分，十分公正廉明的审查，但身体检查却不是移民官的责任，乃由医官专责审查，而医官不是自己检查，他由当地「化验所」一类负责检查，然后将检查结果报告医官，医官根据化验所的检查报告，作出决定，然后交给移民官。问题就出在化验所这一关的报告。

当我们一家七口向医官申请身体检查时，医官指令我们到xx化验所检查。检查结果六人健康过关，只有我一个过不得关。他指定日子要我抽胃液检查。后来我才知道，他指我肺部有一个小病灶，虽然已经钙化，但他需要再细检查，查明这病灶是不是仍然活动。第一次抽胃液检查，查不出结果；第二次抽胃液检查，仍然查不出结果；他要我第三次抽胃液，这时我明白他们是故意为我，另有目的，即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看我太笨，一次二次仍然学不到，故意为我，让我学乖。后来有人告诉我，加拿大身体检查，第一注意肝虫，第二寄生虫病，第三肺结核病。被检查的人，只要把送往检查的东西，下面放着一张五百元的钞票，便平安过关。他们把收到的黑钱，跟医官瓜分，大家彼此彼此，袋袋平安。

我知道被难为，我直接写信给加拿大的官医生，官医生跟教会的区监督商量，然后前往当地移民局投诉。移民局长听了摇摇头说：「我们早已风闻香港的移民部门十分贪污。现在就这样吧，由我们直接通知驻香港的移民部门，把吴某某的全部档案移交本局办理，并批准吴某某即日全家直接移民飞加拿大，一切手续由我们负责处理。」

就是这样，上主的手像鹰鸟一样，把我们一家带进加拿大。奇哉妙哉。哈利路亚赞美主。

到温城牧养教会

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沿途有很多关卡，关卡各有一道铜门（赛四十五 2），是神的手在那里管理；神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启三 7）。就因此，神的儿女常常看见有很多神迹出现。所谓神迹，就是超过我们的思想、计划、办法和力量，是神的大能给我们成就大事。也就因此，神的儿女要学习仰望神、倚靠神、等候神（出十四 13~14）。

就如我这次移民加拿大，是我从来所没有想到的。在各样事上，神一步步为我预备，给我带领。我虽愚昧，神是智慧；我虽软弱，神是全能。感谢赞美主。

当我移民的消息传出时，很多亲朋戚友，很多同工以及主内弟兄姊妹，纷纷前来送行话别。在那时候（三十多年前），国际的情势还是很严峻，大家都有今朝作别，何日再相逢的凄凉感。友情诚可贵，只有把各人交托在主慈爱大能的膀臂中。朋友刘弟兄经营旅游业，我每次外出工作，都是他给我安排航程。他这次给我出主意，在未到加拿大之前，何不先顺道探望洛杉矶（付同样价钱），我接受他的建议。

我们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乘菲航出发，先到洛杉矶。唐主谦牧师与王义超牧师前来接机。异地重逢，喜出望外。他们热情接待，让我们可以休息几日，舒解「时差」的压力，也可以观光几处名胜，开开眼界。

过了几天，转机到温哥华。一家大小七人，大箱小篋，随身行李，有如以色列人出埃及。还好，加拿大政府广行善待移民政策，没有难为，平安出闸。这时赵士昌牧师以及他教会的林执事来接机，他们为我们备好了旅舍可以安身。一夜无话，次早起身，推开房门，只见瑞雪飘飘，白茫茫满地柳絮。南人第一次看见北地大雪，十分高兴。记起这边几位友人，切想跟他们会晤，想起同工戎玉琴师母，她在这里深造，叫了一部出租车，找到了家门，但她不在家。这时才明白电话号码，比住宅门牌更重要，几位友人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只好怅然作罢。正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下午转机到雷振那。官医生等人来接机，相见甚欢。这时外面风雪交加，让我们开开眼界，领略北国风情。

我们到雷振那有几件事要办理：第一，向区会报到。第二，向移民局报到，并接受身体检查。第三，添置冬天服装。我们从香港来时，听取各人的意见，购置很多冬天服装。但香港的「冬」跟这里的「冬」，正如小巫见大巫（香港冬天的温度一般为摄氏一度，我要去的温城，冬天一般为摄氏零下廿度，最冷时有时达零下六十度），怎能相比。

我经过移民局体检，认为身体健康，平安无事。我到加拿大已经三十一年，每年体检都平安无事。但在香港体检时，一次二次故意给我麻烦，正如圣经所说：「……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出 23 8）。这些人受惯贿赂，眼睛变为金钱眼，他所看见的乃是「钱」，真是言之伤心。

诸事摒挡后，便启程飞温城（Winnipeg），温城在雷振那东边，为曼尼托巴（Manitoba）省省会。我去时当地有华人教会两所，一为历史久远的协和教会，信众以当

地居民为主体；一为创办不久的华人宣道会，信众以曼省大学学生及新移民为主体。我到温城事奉的为华人宣道会。

出版《新希望》

前文提及华人联合教会。原来当欧洲移民为着宗教信仰自由，乘坐「五月花」船到北美洲开辟新天地；他们开金矿，筑铁路，需要粗工，工作十分辛苦，乃由当地西人透过「猪仔行」雇用华工，前来「金山」（他们称北美洲为金山）工作。华人在满清末叶，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农人生活十分贫苦，无论何处有钱可赚，虽然天涯海角，吾往矣；出卖青春；赚些血汗钱，寄回家乡奉养父母家人。这些华工在外，因为语言不通，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互异，加以离乡别井，思乡心切，因此精神压力日日加重，若遇上疾病缠身，管工凶恶，以致失业威胁，有苦无处申诉。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景下，幸得教会（协和教会）人士伸出同情之手予以帮助，提供救济、医药、法律各项援助，复设立华人教会部门，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心灵获得安慰、鼓励和帮助。在那种情形下，「及时雨」的帮助真是十分重要，只因华人对于宗教，在孔子的教导下，向来总是不够热情（孔氏教训多注重仁义道德，少注重祭天祀神），因此华人教会并不兴旺。

温城华人宣道会属新兴教会。先是西教士包忠杰牧师在雷振那工作，他每周末到曼省大学，为华人学生开查经班，不久成立温城华人宣道会，聘请雷达牧师担任主任牧师。上帝也在那里兴起一群基督徒青年，彼此合作，燃起复兴的火。这群学生开始时，常常利用周末，到当地华人家庭，一家家拍门，向他们传福音。这些华人家庭，看见这群青年学生，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而且大家都是「同根生」，倍觉亲切。在加拿大我听过一个温馨的故事，华人移民到加拿大，大多在乡镇开餐馆，开始时华人移民甚少，顾客大多是当地居民或路过商贾。当他们看见有华人前来光顾时，十分高兴；如果是新移民，很多餐馆不肯收费，他们说难得有同侨前来光顾，就当我们请客，那种「血浓于水」（他乡遇亲人）的亲谊，令人感动。这群青年学生就利用机会把福音传给骨肉之亲。虽然果效不明显，但从福音预工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这群青年学生还成功地出版了一份福音文艺读物《泉源》。他们有知识、有聪明、有爱灵魂的心，热心执笔，用笔杆传福音，为耶稣作见证。

每一期当编辑竣工，只见个个意气风发，有人抄写钢版，有人油印，有人折纸，有人装订，夜以继日，然后邮寄各地——学校及文化机构等。当那段日子，一提及温城团契，或者《泉源》，青年人都翘着大拇指称赞他们做得好，叫人拍掌。

可惜的是，当这群青年人大学毕业了，因为温城毕竟城市小，没有机会容纳这些人，他们或升学，或就业，或回国，各向各地发展。我曾算一算，这群精英大约二十余人。就因此，《泉源》这份刊物后来因为无人接力，只好停刊。

我曾细想，《泉源》的对象是青年知识分子，但在加拿大仍有大批华侨老移民以及新移民，他们文化水平低。他们离家万里，每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所求的是「金钱」。他们一样需要福音，谁把福音传给他们？用什么办法把福音传给他们？考虑再三，我能作的乃是「笔」，就因此出版了一份《新希望》，免费赠送给他们。

《新希望》创刊日期为一九七一年九月。

出版《新希望》目的，在向未信的同侨传递福音的信息。这是笔者献身事主以来多年的负担。说来话长，多年前笔者还是少年时期，某晚，饭后无事到街上蹓跶，行经一间佛教寺院，只见里面灯火通明，原来他们正在举行布教大会，一时好奇，进去坐在后边，听他们布教。我因为从来没有跟佛教接触过，什么佛教词语，连什么无明、无常、业报等等，也不知所云；后来听讲者讲个比喻，他说人心狠恶像只大老虎，放它出来一定会伤人，只好把它关住锁住，不让它走出来。用什么把它关住锁住呢？你只要念佛号「阿弥陀佛」，不住地念，佛法无边，就会把它关住锁住。我因为听不懂，半途走出来，但一路细想他的讲话。他讲得很起劲，无奈我听不懂；因此我想起一个说教的人，必须明白对方的情况，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因材施教，说服对方，否则无的放矢，只是徒费工夫而已。

我又细想，他刚才把老虎比喻人性的凶恶，只要猛念佛号，就能把凶恶的人性制服起来，未免痴人说梦。倘若说是因各人心无二用，当他猛念佛号时，这时他就没有时间发恶，这样还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那老虎并非被关住，被废功夫，只是一时打瞌睡而已，等下子它仍然会伸懒腰，显威风，吃人解决三餐呀！

就因此以后我献身事奉主时，我接受了主耶稣赋予的「大使命」（可十六15），要传福音，向万民传福音，把传福音当作还债，有如使徒保罗的感受（罗一14~15）；我又认为要传福音，并且要传得「好」，要注意技巧，让对方能够接受，不至浪费时间。

我出版《新希望》，是以一个从没有听见福音的同侨作为对象，尽量使用他们的语言、词汇，叫彼此间没有隔阂。第一期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希望之光〉（发刊词）；第二篇〈佛山通济桥〉；第三篇〈论中国人的孝道〉。第二篇就是以他们的民间通俗故事作为话题，向他们讲福音。

《新希望》出版了就放在店铺里，让顾客自由取阅。而多年梦想，得以实现，内心实在无限快乐。

我把它放在老同侨的店铺（Store）里，盼望同侨前来购物时，可以顺手带回家里，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福音，有机会接受福音。这时我的心情正像垂钓者坐在河边，等待钓丝动静，把鱼拉上来。经过了几个星期，摆在店铺里的《新希望》，仍在那边躺着。我问店主，他的答复是大家都忙，没有时间读这些东西。我听了十分惆怅。多年计划竟然落个空，叫人失望。

回家后，细细思索失败的原因，慢慢想通了。这批老同侨早年离乡背井，远适异国，到一个肤色不同，言语不同，生活不同，文化不同，所谓蛮夷之邦，到这边来赚血汗钱；简单说一句，目的只在赚钱，他们的前途，其实就是钱途，日夜所追逐者就是发财，日夜所梦想的，就是腰缠万贯回归故里，安享晚年。少壮的希望回乡结婚成家。他们夜以继日，无非想发财。我们跟他们谈宗教，说信仰，正是「鸡同鸭讲」，文不对题。也难怪他们没有兴趣，只有虚与委蛇而已。

我想这情形正像我准备最好的钓饵，出去钓鱼，却没有事先好好调查那河边有什么鱼种，那些鱼喜欢什么钓饵，然后投其所好，准备好钓饵。我只是主观地准备我认为最好的，结果鱼儿不卖账，我只是浪费时间，结果《新希望》成为「大失望」。

第 22 章 出版《呼喊季刊》

不要做「非洲和尚」

某年月，那时我正负责《晨光报》的编辑。某晚，心中忽然有一个感动。教会所有的刊物，内容大都是福音、培灵、讲台、研经、见证这一类，都是说叫人受造就的好话。可是教会里面有腐化、黑暗的一面；还有异端邪说的渗透和迷惑，大家好像熟视无睹，任由罪恶猖狂。此时此地，教会真需要有一份敢于直言，旷野呼喊（路三。4~9）的刊物，作时代的呼声。

翌日，我到广州圣经学院（播道神学院前身）授课，遇见了老友郑德音牧师，我把这感动告诉他。他听见，眼睛直瞧着我，徐徐地说：「非洲和尚」。我答：「我知道」。

「非洲和尚」是香港一句流行的俏皮话，非洲者黑人也。谐语是乞人。和尚者僧也。谐语是「憎」。这句话乃是「乞人憎」，讨人厌，惹人憎恶的意思。

郑牧师说这话，特别在提醒我，并不是拦阻我，以后《呼喊》出版，他多次大力支持我。

隔二日，遇见黄弟兄从新加坡来，彼此欢谈，他问我有什么新的工作没有？我把前二日的感受告诉他。他听了击节欣赏，他说这是今日教会急切的需要，要赶快出版。

大约二年后，再一次遇见黄弟兄，他劈头一句就问：「那刊物出版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是不是没有钱？」我说：「不是，我从来不挂心金钱，上帝如果要我做，上帝一定负责金钱。」

那有什么缘故？我答：「我再三考虑，我费心费力出版一份讨人厌，惹人憎恨的刊物，还不是天下最蠢的人。我虽蠢，但总不愿做一个最蠢的人。」

说罢，两人相视苦笑。

明知山有虎

这事大约过了七、八年。时间约为一九七二年前后。

那次我到纽约，晚间与史祈生、涤然夫妇，剪烛西窗，大家畅谈往事。蓦然间，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份「惹人厌」的刊物，便向他提出来，内心不尽悒悒。史牧师听了，十分认真地说：「大哥，神如果把这工作托付你，你不好好做，你一定要后悔。」

祈生这话正像临门一脚，把我游移不决的心定下来。「几大就几大」，明知山有虎，既然神有托付，只有决心向前行。

接着我们围绕着这刊物讨论一切，我们也讨论刊物的名称。英文倒决定下来，叫 Shout，中文叫「呼喊」呢？还是叫「呐喊」？大家认为各有千秋，不能决定。最后还是文友刘翼凌兄，某次为着筹办《宇宙光》，他到北美洲各地鬻字筹款，作为开办费，路过加拿大，驻足敝寓，晚间在谈话中，我想起这名称，向他请益。他沉思有顷，他说这两个



► 《呼喊》92~93 合期

名字，意义虽相仿，但他认为「呼喊」更好，因呼喊有强烈的属灵意义（太三 1~3），比较「呐喊」好得多；「呐喊」有呐喊助威，摇旗呐喊，跑龙套的味道。老文人一言褒贬，就这样一槌定音，决定用《呼喊》作为刊名。

我函告祈生，请他给《呼喊》中文刊名及汉语拼音 Hu Haan 题字。出版时，复在刊名下面特别录取英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三节，作为发行宗旨，用以自勉，也所以昭告各方。

麻雀虽小，五官俱全。这小小刊物，从灵感开始到发刊面世，走过了艰辛漫长的道路。

既然决定出版，要在哪里刊出呢？二十五年前在北美洲，中文印刷正在萌芽中，不但技术粗糙，价钱也昂贵。求之香港，我在香港住过二十五年，人事颇熟，但因九七阴影，再三考虑，只好向台湾想办法。

在台湾我人生地不熟。苦思冥索，想起了一位青年作者，他对我十分尊敬，写信时常自称「私淑弟子」，他也出版了几本书，我想如果他肯帮手，那就最好。我把创刊经过以及出版发行各事，向他细述，问他能否帮手？他回信乐意帮忙，我大喜过望。这时在各方面加紧进行，直到一切就绪，快将付印。想一想，出版发行究竟是一件大事，某君的「乐意帮忙」，究竟是否靠得住？如果中途「逃差」，那时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羝羊触藩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再给他一封信，详细陈述利害，请他再详细考虑，作最后的决定。

信寄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看看情况，知是触礁。感谢主，给予拦阻，否则日后中途逃差，半途而废，岂不进退维谷？

急思对策，这时想起另一对夫妇，是伯特利教会柳一民夫妇，他们两人过去是我的学生，彼此相知，我因为怕他们教会事忙，不敢给他们麻烦。现在事势如此，只好致函将情况告知，问问能否给我帮手？柳牧师接信满口答应，一肩承担。感谢主！

信心的道路不易行

《呼喊》终于冲破困难，有如小鸡经过多少挣扎，多少奋斗，破壳而出。

此中困难有几个因素。第一，我决定以个人身分（独行侠）出版。不是没有朋友支持，而是思前想后，像这种「惹人讨厌乞人憎」的工作，自己踩「地雷阵」也就够了，何必累人？

更何况批评的文章，见仁见智未必相同。对于事物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当然我会听取别人的看法作参考），所有后果我自己担当，干净利落。倘若几个朋友，彼此有所争持，与其日后不欢，倒不如开始时退后一步，留多一点空间更佳。

其次，我决定不收刊费，白白赠送。不知者以为我大有信心（创刊时发行三千份，以后最多时每期七、八千份，费用不赀）；其实我不收刊费，乃因信心不够。

这话怎么说呢？原来我自一九三七年全时间奉献，就决定一生走「凭信心生活」的道路。那时候影响我最深且钜的，一为德国的莫勒先生，一为我国的倪柝声先生。

莫勒先生赤手空拳创办孤儿院，凭信心养活二、三千孤儿。某次，某大老板慕名来院参观，大受感动。临走时对莫勒先生说：「你们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乐意帮助。」

莫勒先生回答：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会告诉上帝，上帝会赐给我们。」

这个见证太好了，莫勒先生信心的对象乃是上帝的信实；与今天什么什么名人，信心的对象乃是财主佬的钱囊，终日总想办法怎样可以挖财主的荷包，相差实在太远。

倪柝声先生年轻那一段日子，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实在是上帝赐给中国以至那世代一个美好的见证人：星光灿烂，叫万千人蒙福。某次，他要到建瓯讲道，他在前一日计算所有存款只剩十块钱，恰好他到那地的船费。晚上，想不到有一弟兄因急需来请他帮助。这弟兄需要四块钱，这就叫倪弟兄作难了。不借给他，难道坐看弟兄在困境中；要借给他，明天的船费怎样应付。倪弟兄想起神的信实，他毫不迟疑地把钱给求助的弟兄。

第二天，他到河边坐船，准备前往讲道。想不到船夫，大声拉客，到建瓯去，只要六块钱。倪先生怀疑自己听错。船夫说，我们的船被官府征用，官府准许我们收一个客赚外快，所以只收六块钱。倪先生满心感谢神。聚会完了，倪先生要回来，这时钱囊空空如也，一文钱都没有。他没有踌躇，拔步向着车站走，后面跟着多位听道受感动的弟兄姊妹来送行。快到车站了，可是车费呢？就在最后的时刻，后面有一位弟兄急步追来，气呼呼地把一个信封交给倪弟兄说：「险些误了事」。这封信是聚会兄姊妹送给倪弟兄的盘缠。

这是信心，信心时常有惊险镜头出现。正如以色列人在红海边，在最需要（紧急）的时刻，神大能的手才出现。

莫勒先生和倪先生的活见证，正是最好的座右铭，提醒我信心生活真诠。虽然如此，我却常常跟不上，信心不足，在《呼喊》免费赠送的事上，又暴露出来。

在出版的事上，我已略有经验（过去三十年我负责过《火炼报》，《活水周刊》，《晨星报》，《岭东嘉音》，《生命月刊》，《青年归主》，《晨光报》等），我知道创办一份刊物不容易，要维持一份刊物更困难。第一个难题是「人」，第二个难题是「钱」。没有人无法成事，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难以为继。

白白赠送是信心不够

上文提及《呼喊季刊》出版，不收刊费，乃是信心不足，难道收刊费才有信心？有人以为这话是故作玄虚之词，其实我说的乃是真话。

出版刊物或则收取刊费量入为出；或则凭着信心，不收刊费，靠主而作，两般皆可以。两者皆要有信心。但对我而言，我不收刊费，乃因信心不够。原因如下：

我若收取刊费，手续多多。创刊号三千份，以后经常六、七千份。若收刊费要发收据，每份一笔账，每笔账要写清楚，何时开始何时截止，必须数目分明。最少要二个人负责收支账目，以及「满期通知」等等，十分琐碎，但必须十分认真，一点不能苟且。办事处的租金以及人事费用，成为固定支出。

倘若一日，打算停刊，不能说停就停，所收刊费必须向订户有个清楚交代。某户存款五元，某户存款八元三角；某户尚欠十元；某户尚欠七元五角。假定订户七千份，就有七千笔账，人欠欠人，必须清楚、明明白白的交代。我们的订户普及各国，使用的钱币有美

币、加币、英镑、日元、马克、法郎、瑞士、澳币、港、星、马、印等等。订户所欠的只是小数目，要还却不容易（因子目太小，找换不容易），我们可以一笔勾销，说声不必付就算了。可是我们欠订户的余款，却必须付还，要如何找换当地货币付还各订户，并不容易。只要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太五 26），就可以成为被攻击的把柄，「原来吴恩溥办刊物，不清不楚，吞吃订户的订费」，这时就算长江水也洗不清。想到这里，真是不寒而栗。因此决定不收刊费，白白赠送。白白赠送，就没有这些麻烦。什么时候停刊，拍拍双手，说声「再见」，没有手尾。「白白赠送」听起来好像信心十足，其实就是不够信心，没有出兵就先预备安全撤退。真个说来惭愧。

我没有大信心，只有小信心。主供应我多少，我就出版多少，没有钱就准备随时停刊。可是对于钱银出入，我保持十分慎审的态度。每期有「奉献征信录」，有「收支细数」，目的就是「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林后十一 12），保持清白，不羞辱主名。

感谢主，我们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出版，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这二十七年来真是漫漫长夜路，多少艰辛，多少孤独，多少悲痛，多少窘迫，但靠着主，我们还是走过来。我深知未来的日子，夜是更深，路更艰难；看自己软弱无力，只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深知祂必怀抱，祂必牵引，领我向前走，直到那日。

多少时候看人，手已下垂，腿也发酸，上主却藉着穷寡妇「二文钱」真诚的爱，给我们鼓励。某日收到一位弟兄的信，「文字工作本不易为，基督教的文字工作更为艰巨，而固守真理场之文字工作，若非有圣灵的同工，一来没有人敢做，二来即使有人敢也维持不久，便打退堂鼓 ... 《呼喊季刊》为真理打美好之仗，不畏强权，不惧恶势力，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继续不断为你们祷告 」这些来信给我们充电，让我们知道工作并不孤单。

回首过去

经上说：「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罗三 3）。这话是真的。我虽小信，但神恩典的手却搀扶我，保守我，让我一步一脚印，向着前面走，不至滑跌（闹笑话）。

回首从一九七三年六月开始，早已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道路，其中可留作记念之事（可歌可泣）甚多，深夜缅想，久久不能忘怀。

开始时，有的朋友，有的教会，闻讯乐意给我支持。我心深深感激。可是不过一年半载，诺言早已忘记，倘若要靠人，一定要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某医生一家三口，当《呼喊季刊》每期寄到时，大家争着读（这是他亲口告诉我），可是多年来从没有奉献过一文钱。有人告诉我，他很有钱，他喜欢大笔捐出，但必须向他开口。对于金钱一事，从来我服膺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上帝。」我们同工黄弟兄常常说：「百兽是主的，千山是主的，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有需要只要向主求。」（诗五十 10~12）

感谢主，祂的道路不同人的道路，祂常用不同的方法，想不到的渠道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有时候借着蒙神厚恩的人，乐意帮助；有时却借着「穷寡妇」节衣缩食，把仅有的「二文钱」作为馨香的祭品。）因为祂的名称为奇妙。

更奇妙的，我们的作者不但没有稿费，还常在来稿中夹附一张支票，表明他们不但用笔支持我们，还用金钱支持我们。在争战的日子，叫我们觉得并不孤单。

在出力的事上，我永远没有忘记柳一民牧师，每期数千本，包装寄发，工作十分繁重琐碎，一点不能出错。我要求他雇用临时短工，他只负责监督调度。但他负责心重，性子又急，他说临时工不容易找。他自己包装，贴名条，然后从三楼搬到楼下，再到隔壁街的邮局去，满头大汗，气喘呼呼。他就是这样尽心竭力。他已回到天家，深信工作的果效正随着他。

柳牧师太辛苦了，以后我们搬到马来西亚、香港出版。再以后知道救世传播协会，出版的刊物雇用学生负责寄发，谢谢该会董事长魏华夏先生的帮助，我们再搬回台北出版。近十余年来，《导向月刊》在台北出版，因此《呼喊季刊》寄发的工作也就由「导向」办事处帮忙。

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一份「乞人憎」的《呼喊季刊》。我们只会开刀(外科刀)，不会搔痒；因此一开头，我们就做好精神准备，笑骂由人笑罵；我们搬出施洗约翰来，我们要学他的样，跟着他脚踪走。

某次，跟寇世远先生交通，他问我：「你们批评凭什么标准？」我答说：「我们的目的乃在教育。我们不是办小报，我们不搞是非，不讨某些人的喜悦。没有教育价值的，我们不参入。」

某次有人来找我，要我们帮他们教会说话，他们有人乐意奉献一笔钱作为出版费用。我听了哈哈大笑。我们要说当说的话，施洗约翰为公义扬声，没有饭吃，宁愿吃蝗虫野蜜。我们不敢大意，我们要向上帝负责。

几年来为着接棒人问题，令我心烦。教会里比我更好更合适的人，何止千百？可是他们没有呼召，没有托付，谁肯来接手这「热番薯」。有一位弟兄对我说：「你不用担心，时候到了，上帝会兴起一位比你更好更合适的人来，让你这过河卒子退下」。我听了心门顿开。工作出于神，求神负责自己的工。



呼喊

第一
百期

► 《呼喊季刊》100 期

主恩寄姊妹
一、不知以上主恩
待我如此深厚
不如我也遵旨
不愿寄姊妹
副歌：惟深知信的基督
也深信主保守付主的
并至托我的
都偏直那日
但主蒙永不变
何事前途顺或逆
主必眷到底

第23章 出版《导向月刊》

街头的异象

约莫廿年前，我到纽约，在史祈生牧师家中作客。某日下午，我到中国城蹣跚蹣跚。一方面是观光，看看这大城市的光景；一方面是观察，想了解这大城市实际的情况。这时迎面来了一位同侨，手里拿着一大叠中文报纸，向着我走来。我想这人难道是研究城市问题。我拦住他，笑问：「阁下拿着这大叠中文报，是不是研究城市问题？」他冷不防我这一问，抬起头来苦笑说：「研究问题，什么都不是，须知我们这些新移民，避秦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地方，言语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终日无所事事，只好每日到街上购买大叠日报，回到家里，这边治安又不好，只有把大门关起，从头到末，从新闻读到广告，就是这样消磨时日，过着「三等国民」的生活。(很多华人移民自嘲是「三等国民」。三等者，每日等吃、等睡、等死也)。我就是这样天天下午出来买大叠日报，读报过日子...」

X X X X

走在路上，细想这位同侨的话，心中不禁浮起一丝丝悲哀的情绪。这一代中国人实在太苦了，为着逃避阶级斗争，千万人头落地的噩运，只好抛家离宅，飘洋过海，冒难到那无人认识的地方去求生存。他们被称为「海外孤儿」，无助的情况可以想见。谁给他们援手，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这时心中浮起了一幅流亡图，彷彿当年我主在旷野时，众如羊无牧，颠沛流离，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可八37）

回到住处，跟史牧师谈起这感受，他也深有同感。我对他说，我们应当出版一份刊物，专为他们，给他们安慰、鼓励、指引，让他们获得新生。

史牧师同意我的看法。我进一步说，你负责主编。史牧师说：「不」，我正准备退休。我说你好好考虑吧！翌早，他对我说：「主编的工作太重，我可以负责一栏。」我问：「哪一栏？」他说：「笑话」。

我说，很好，很好。「笑话」十分重要。认识史牧师的人，都知道他是十分有口才的人，妙语如珠，性情又风趣，与他谈话，如沐春风。他如果肯负责「笑话」一栏 -- 听起来似乎容易，其实是极其困难。不但给读者带来欢笑，一定会给刊物带来蓬勃生机。

X X X X

不久，我应邀到东南亚讲道，第一站先经过洛杉矶。讲完道以后，一位年轻的妹妹送给我一张支票，她对我说：「这笔钱一半送给你到东南亚讲道的费用，另一半你可以随意



► 《導向月刊》228期，
2004年8月

决定怎样使用，这是主的款。」我听了心中觉得十分奇妙，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兆头，这一半的钱，就作为这刊物的开办费。

神的带领真奇妙。他打发这位年轻的姊妹送钱来，也借着她的口传达信息。这位姐妹可能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上主正借着她的手点燃了火把，主的作为太奇妙。哈利路亚赞美主！

前行直往前行。福音牛背犁往前行，目的在行完当行的路，完成主的托付。多年前，新加坡生命堂李恩新弟兄接立牧师时，会撰一对子赠送他：「福音牛任劳任怨，凡事不求人知；十架兵矢忠矢勇，一生只望主悦。」藉以互勉。

当我到马来西亚古晋时，好友黄弟兄知道了，晚间前来自晤，畅谈主的工作。他问我有什么新的工作？我把纽约街头所感受的异象传递给他。我说得十分兴奋，他听得十分高兴。感谢主，给我们有同一的异象。

翌晚，他再来找我，手里拿着一个纸包送给我。我问：「是什么东西？」他答：「是钞票。」我问：「做什么用？」

他说：「你昨晚不是提及那街头的异象，计划出版一份刊物吗？」

我说：「十画还没有一撇，何年何日才能成事，我不知道，你拿回去，等事机成熟了，决定出版，我再告诉你。」

他听见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钱放在你手里，比放在我手里更妥当，我们生意人，今天钱在手里，明天钱不知流到那里去。今天有钱不奉献，明天想奉献就未必有钱...。」

我听了十分受感动。他说的是真话，多少人就是这样，有机会爱主时，总是推三延四，坐失了机会；等到机会过去，想爱主已来不及，徒呼奈何。

我问：「倘若出版不成功怎么办？」他答：「你可以自己决定怎样做在主的工作上。」

感谢主！就是这样，神借着弟兄的手，印证神的工作。正如以利亚在迦密山上，看见那里上来的小片云。

X X X X

我与黄弟兄聚首的机会并不多，但在神福音的工作上，正是心心相印，彼此激励。最初在《呼喊季刊》出版事上，他给我很大的鼓励。

组织董事会

话说回来：

为著出版这一份新刊物，我仔细考虑，既然神给我异象，并且多方印证，客观环境实在需要，内心也有负担；情势如此，只有不揣驽钝，背起十字架，靠主向前行。

只是过去我参加文字工作，只是「职员」身分，大老板安排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只有竭其心智，尽其所能，以求完成任务。现却不然，需要我计划、组织、筹备；而计划、组织等等，却非我所长。正是「寒天饮冷水」，有苦自知。因此只有不住请教走在前头，有经验，有成就的同工集思广益，找出一条可行的路来。

第一、我们首需要组织一个董事会。一切工作不但要合理化，更需要合法化。

还有，开始时董事会人数不要多，以免人多意见多，反倒百事无成。等到一切工作顺序发展，有轨迹可循时，再延请需要的人才参加，同心扩展工作，这样循序渐进，可以更着成效。

再还有，组织好董事会了，就要进行向政府申请注册，由政府监督，使董事会合法化，以后行事有法可依，有法可据，就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安步前进。

注册了，再申请联邦税务局免税优待，以后哪一位爱主、爱本会工作的人，乐意奉献，献金就可获得免税优待。

再还有，我们工作目标，只要有意图，不管现阶段有没有力量投入，在申请注册时，无妨加入。如不加入，将来再行申请时就麻烦多多。

这是一条路 -- 一条从梦想到现实的路。

当我们申请注册时，知道政府规定每年董事会要开会一次，要向政府报告，财政收支必须分明。董事是义务职，不准支薪。这种种规定，因为有法可依，就可以避免发生错误。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决定成立「福音广传会」（Overseas Evangelical Mission），工作有三：出版、资讯、差传。

董事会产生了。主席唐主谦牧师，书记许尚武牧师，财政司徒焯棉弟兄，主编涤然姊妹（史祈生师母），吴恩溥担任社长，以及处理本会无人管的工作。

董事会讨论刊物的名称，一致通过叫《导向》。英语叫 "Steering"。大家对这宁馨儿都有异象，有负担，乐意尽心把它培养成材。

董事会主席唐牧师担任台湾救世传播协会主席有年，他对于传播工作以及出版事业，很有才能，他还写了一手好文章。

许尚武牧师出身中国，博思好学，通中、英、泰三国文字及语言；担任泰国曼谷心联堂牧师及泰国第十二区会牧师，交游广阔，热心教会事工。司徒弟兄在外国商业公司担任会计，热心爱主，忠诚可靠，担任本会财政，咸庆得人。提起涤然姐妹，她多年来是史祈生牧师的贤内助，在教会工作并肩作战，战绩彪炳；她更是我国文坛健将，在基督教界是名作家。能够得着她加盟担任主编，这是上帝特别恩待。

近来，我想起为什么上帝提先把史牧师召回天家，我们原应有两人投入，现在却只有一人。我想了再想，史牧师从纽约教会退休，上帝一定会预备他作为全球性的「福音大使」，那时涤然一定会忙着陪伴她另一半到全世界，哪有时间加盟我们的工作？上帝让史牧师先打道回家，让涤然可以安心地为《导向月刊》摆上。神对《导向月刊》太厚爱了！

她多年前得了癌症，她不但不示弱，反倒靠着神更刚强；不但用笔，并且用口，向全世界报道上帝恩惠的福音。

道路总是坎坷不平

《导向月刊》决定出版了，究竟将在何处出版？与唐牧师细细商量，一、二十年前，美国中文印刷业，不但设备落后，技术也差劲，而价钱却昂贵。过去我在香港二十五年，人事市场颇熟悉，但为着九七阴影远去，当无回头之理。商量再三，决定在台湾出版。对于

台湾，我地生人不熟，而那时候台湾政治气候颇紧张，出版刊物也为敏感行业，要在台湾搞出版，颇有临深履薄之感。

经过多方考虑，唐牧师提出我们都住在国外，倘若在侨务委员会登记注册，经过侨务委员会调查了解，我们都身世清白，没有政治背景，这样多了一层保证，到台湾出版，一定减少了若干麻烦。这样兵分两路，由唐牧师负责向侨务委员会申请登记，而我却到台湾，安排出版一切工作。

我前往台湾时，唐师母介绍她在宪兵部任职的弟弟、在新闻局任职的表弟给我，以便有需要时可帮一臂之力。

当我到台湾，向各方面调查时，才知向侨务委员会登记注册，此路不通。原来台湾规定，若在侨务委员会注册者，到国内出版一切书刊，需全数运回国外注册的地方去，一本不准留下，不准在台湾出售，以及在台湾发行寄出。倘若样样都不准，我们到国内出版，倒不如在国外出版。

这时有人向我献议，台湾救世传播协会出版的月刊，系唐牧师担任发行人。那么《导向月刊》一样可由唐牧师负责担任「发行人」，这样不必向外求，更为省事。我听了认为有理，乃征求唐牧师的意见（因为法律有很多规定，不是我们外人所容易了解的），唐牧师答应。乃向新闻处拿表格、填表格，最后一栏乃是住处，原来规定报刊发行人必须是住在台湾「中华民国居民」。刚好唐牧师不久前，才将他的居住户口迁出，移居美国。就是如此这般，忙了一场，又是落了空。

为着这事，我真是绞尽脑汁；我在台湾熟人不多，而刊物又是敏感性较强的东西，若非彼此相知，谁肯轻易帮手；万一刊物出言惹祸，谁担得起这重责？想到这里，我真是不敢轻易向人启齿。

一日又一日，忽然想起我有一位远戚，她的儿女们都在大学读书，都具有大学履历，我想何不前往请她帮手；因为第一，我们一向相知，他们知道我这人不搞政治，是一个专心传福音的人，绝对不会给他们麻烦。而且她也是基督徒，她儿子挂名「发行人」，不过是帮我们过桥而已。

我找到她时，表达来意，她问她儿子，她儿子说他资历不够，还是让他太太。

他立刻给他太太拨电话，把我的来意表达。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我也无意知道；只是不多久，只听见他儿子大声说：「我们有这『发行人』的身分，就可以向政府申请出国，到各地旅行……。」这时只听见他们在对话中哈哈大笑，我坐在旁边，他一点不忌惮，笑得十分高兴，我听了吓得一身冷汗，青年人真犀利，我本想借助他们的学历，扮演个「发行人」身分，可以过关；他们却计划利用我们刊物的名义出国旅行。我只好立刻起身，向他们说声 Bye Bye 走人。免得走得太迟，给他们出卖。

号角吹响准备向前冲

回到住处，绕室徘徊，为着注册一事，寻思良久，忽然想起台湾校园出版社吴鲲生弟兄。我这次来台时，唐牧师特别提名吴弟兄；我与吴弟兄虽彼此认识，但没有深交，不像唐牧师与吴弟兄彼此相知甚深。翌日，我前往校园找吴弟兄，把困难告诉他，希望他能够帮我们一把。吴弟兄坦诚相告，校园福音团契规定他们不能兼任外间职务，虽然同情，恐生误会，不敢陨越。

听了我明白实情，我找他们负责人将困难相告，我们需要借用吴弟兄大名办理注册，不是兼职，也绝对没有利益输送，我们会很快找个真正的发行人。感谢神的恩典，他们了解我们的光景，肯给我们援手，让我们能够突破困境，办好注册。在这事上，校园给我们的帮助，我们永志不忘。

我们决定翌年出版。出版一份刊物，有很多工作需要筹备。凡事豫则立，更何况我们「胸怀四海」。编辑部、发行部、经理部，每一部门，都要做好筹备。

关系最重要的为总编辑，他的工作正像餐厅里面的大厨师。感谢主，安排了涤然姊妹（史祈生师母），一声征召，她一口答应，擎起大旗。这时恩主安排了各方热心文字圣工的勇士们乐意投入，汇成一股热流，真个是「水到渠成」，主恩奇妙。

X X X X

预定出版的日子到了，我从加拿大的温哥华起程到台北去，负责出版工作。

一早起身，忽然腰骨疼痛难耐，无法动弹，只好伏在床沿恳切祷告，求主垂怜。我内心深知道是出于撒但的攻击，要来拦阻主的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我若不去，工作无人负责，岂不功败垂成；我必须前往。但要前往，我必须经过旧金山，再到夏威夷，与涤然姊妹商讨一切工作，然后再从夏威夷到台北，迢迢万里，我的体健能否维持到台北去么？

过了二、三个钟头，五儿和儿媳来接我吃早餐，准备送我到机场，推门看见我的狼狈相，吓得一跳；他们坚决劝我取消行程，那时内人正住在相离二千里外的温城，对我的光景，一点不知道。我告诉儿子和儿媳，今日的行止关系重大，我一定要忍耐向前行，除非无法维持。吃好早餐，疼痛稍减，我坚持到机场，凭信心向前走。

午后飞机到达旧金山机场，等候翌早转机到夏威夷。

早一日曾与俞提多牧师通电话，他认为在旧金山机场静待十多个钟头，实在太辛苦。他要我抵达机场时给他电话，让他接我到他家中休息，半夜才送我到机场转机。那时我再三考虑，要不要给俞牧师电话？为着身体，我实在需要多一些时候休息，让腰痛恢复，何况在机场枯坐十几个钟头，并不是味道。可是想到作牧师的，主日工作最忙繁，我实在不应该再加重他的工作。想来想去，我决定不给俞牧师电话（那日正好是主日），自己承当。

天还未明，飞机到达夏威夷，我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大门，只见涤然姊妹已在门口等待。大家相见甚欢，我悄悄告诉她，我昨日腰痛难耐，现在仍有余痛。她听见一怔，她说现在先回家休息，待天亮看医生。

《导向月刊》注册被撤消

天亮了，涤然姊妹约好了医生。吃好早餐，她开车送我到韩伟博士的大姊李医生处。她们热心爱主，对于神的仆人关怀备至。她们给我按摩推拿，悉心调治，又给我绑上腰带。过了几天，一切康复了，我可以按照原定的日期飞往台北。这是神的恩典，虽有患难，但主恩够用。

在夏威夷那几天，我与涤然对全盘工作，作更深入的计划与安排，成竹在胸，然后按部就班，靠着主向前展开工作。

到台北时，满怀高兴，因为多时梦想，就要实现；可是另一方面，台北究竟地生人不熟，若不小心，说不定荆棘处处。这时真个是临深履薄，翼翼从事。

第一，我必先决定人事问题；主编有人，可是在台北出版，当地需要编辑与发行多少人？香港与台北，可能制度并不相同。人用得少，工作太重；人用得太多，则不合经济原则。为着这事我往请教《福音报》社长黄约翰弟兄；我与黄弟兄认识多年，他办报刊富有经验，并且他多年在台北工作，熟识当地情况。我把出版情形详细告诉他。他沉吟有顷，他对我说：「你们是月刊，每月出版一次，你们既然由史师母负责主编，稿件由史师母负责，那么台北的工作，第一需要一位执行编辑，负责每期编排、校对、清稿、发印、出版等工作。其次，需要一位负责发行的工作。这样大约需要二个人，就可以应付。」

我们需要一位执行编辑。我们需要朋友荐贤。吴鲲生弟兄推荐彭姊妹。彭姊妹过去曾在校园担任编辑，与吴弟兄同事，后来因为结婚生孩子，辞职在家，现在有意再出。另外殷牧师介绍一位张姊妹，出身牧师家庭，负责广播电台的编辑工作。我再三斟酌，这两位都有经验，有工作能力，适合我们的需要。但彭姊妹毕业神学院，有神学知识，在选稿时，碰到信仰问题，她可以更有把握、更准确地去处理。就因此最后决定聘请彭姊妹与我们同工。

这时候朋友介绍李姊妹担任发行。我们也租到近台北公馆地方一厅一房作办事处。虽然地方不大，但稳扎稳打，一步步向前走。

一切安排就绪，我前往市府新闻处作报告，告诉他们《导向月刊》预备出版了。负责人姓吴，很客气，去年注册时，他给我很多帮助，大家彼此仍记得。他对我说，《导向月刊》已经取消注册。「说什么话！」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

他说刊物注册，一年内必须出版，你们过了一年没有出版。我们已经宽限，没有立刻撤消注册，前两天我们才撤消。

我听了真个一声霹雳，实在太意外。

少停，我对他说，那么，现在就补行注册吧！他说，刊物取消注册，要再过三年，才准用原名注册。

我听了正像羝羊触藩，变生意外，不知如何是好？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想不到《导向月刊》行进，竟然这样一波三折，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只有求主给我们一个神迹。

《导向月刊》出版了！

变生意外，进退失据，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办事处。我把难处告诉苏弟兄，他听了对我说：「不要紧，你遇见的难处，早有人遇见过。」接着他告诉我，人家是如此这般地「四两拨千斤」把问题解决掉。

我听了好像满天黑云，忽然射进一道阳光，心中明亮起来。

「他们做开了，我们就有样学样，跟着他们做。」我说。

我回到新闻处领取表格，重新申请。报刊名称原是《导向杂志》，现在更改为《导向时代杂志》。不同的是，刊出时「导向」刊名是两个大字，「时代」却是两个「小字」，

跟在导向右边英文名称的下边。如果没有留意，就轻易溜过去。照我记得，我们这样做，经过三年三十六期，读者们发觉出来向我们提出询问的，只有一、二个人。新闻处从没有向我们提出质问，这也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早已有人这样做，政府已经默许，我们不过是跟着而已。而且严格而论，我们虽然有「取巧」的味道，但从法律观点来看，我们并没有犯错，因为政府从没有规定刊物名称应该用什么字体，刊名应该多大，刊在什么地方，每个字应该一样。我们究竟是依法办事啊！

注册批准了！接着来的是赶紧筹备出版。版面上的刊名，应请哪位名流执笔，以壮声势？我向来对于碑体有所偏爱，但临急请人不容易，苦思再三，何不到凤有书店街之称的重庆南路从碑帖找办法。

重庆南路书店林立，但存有的碑帖并不多，可能因现代学生下笔，只求写出个字形来便算数，并不注重书法。因此我一家又一家的找，碑帖那么少；要找「导向」二字更难于大海捞针。更何况「导」字长形，「向」字扁形，「导」字笔画多，「向」字笔画少。恍若一高一矮，一肥一瘦，纵然找到，配合起来很难匀称。这真苦了我。找了两天，搞得我头晕眼花，最后才找到。真是满心感谢主。

更奇妙的，「导向」两个字，看过的人，人人赞好。有人问我究竟是谁家手笔，这是十六年来的秘密，我从未告诉人，今天才第一次泄露秘密。这两个字原来出自两个人不同的手笔，其中一人还是苏东坡，但看起来却是「天造地设」，「天衣无缝」，恍同一人的手笔，你说希奇不希奇？我们的主真是奇妙的主，祂给我特别的怜悯，在大事上怜悯我，在小事上也怜悯我，叫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凡事化暗为明。

《导向月刊》出版了！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我们没有大老板作后台，没有机构没有差会支持，只凭着几个人同心合力，为着实现一个异象，凭着信心，仰望主的引导，一步步向前走。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神迹。

某日，我跟一位出版机构的负责人彼此谈心，我对他说：「出版定期刊物应该是你们负责」。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别的可以谈，出版定期刊物，我们受的教训已经够了，决不再沾手。」他说的实在是经验谈。计算一下过去，我国教会出版界，出版了多少定期刊物，其中历史最久最负盛誉的应推《圣经报》，结局也无法维持，宣告结束。虽然以后有些热心信徒，决心重整旗鼓，重新复刊，经过一次再次，无奈形势比人强，仍然无法维持。其他各公会各机构出版的也欲振乏力，难逃噩运。

五十年前，计志文牧师大发雄心，一下子就出版了三份季刊：《道路》（给未信者），《真理》（给信徒），《生命》（给有心深造者），由桑安柱牧师主其事，也无法维持长久。最大的难处，是大部份基督徒认为教会出版的刊物应该是免费的午餐，白吃白吃只想白吃，有的连白吃还嫌不合口味，不吃不吃。有心供应，没有顾客，某公会出版一份刊物，每期出版一千份，实际销路只有一百多份，试问怎能维持久远。

第 24 章 乘隙到新畿内亚

走过印尼多处海岛

《导向月刊》终于破茧而出，这是神的大恩典、大怜悯。同工们同心协力，一切按照预定的计划一步步发展。过了一段时间，为着福音的缘故，我把工作交托给同工，自己走向印尼，继续我的传福音工作。这次行程，需时三个月，在我数十年的传道生活中（由一九三七年开始），自一九五六年乘搭芝万宜轮抵达雅加达以来，四十多年，我与印尼各教会很有深厚的情谊（其实我的'牧师'职分也是印尼差会接立的）。我走过印尼很多地方，自通都大邑，以至乡村僻壤。我曾笑对很多在印尼出生的弟兄说，我走过印尼的地方比你们还多。当他们知道实情以后，都承认我说的话是真。

印尼是世界最大的海岛国家，由六千多海岛组成，民族多，语言多，文化多，人口也多。

印尼现在是民主共和国，过去属于荷兰。天气属于热带，地上肥沃，物产丰富。我友某君笑着对我说，印尼除了种下死人不能「翻生」（复活），种下手杖不能生根外，其它都种得活。印尼地土的肥沃可以想见。

现在回想过去这数十年，我走过印尼的地方，最初是爪哇岛。爪哇雅加达是印尼国都所在地。雅加达南部的茂物，有世界最大的植物公园，单棕树就有千余种。茂物东部有万隆，可称是世界著名的城市。瓜哇中部有日惹，是从前王宫的所在。有梭罗，还有三宝垄，明朝郑和太监曾率领海军抵达这里，现在不远处仍有三保洞，用以祀郑和，香火甚盛。东部有泗水，为爪哇第二商业大城市。有玛琅为文化城市，圣道神学院设于此，也为避暑胜地。向东有外南梦，极东有银亭（Genteng），有班芝旺宜（Bangiwangi），晚间向东远眺，只见峇里岛灯火明灭闪烁。峇里为旅游胜地，印度教文化在此甚盛。

印尼最大的海岛为苏门答腊。最南部为直鹿勿洞（Teluk Betung），东部为巨港，西北部的棉兰，与槟城只有海湾（马六甲海峡）之隔。苏门答腊是卫理公会最大的教区。苏门答腊也为马达人的家乡。马达人文化甚高，举凡政府的法官、海关人员，以至军队的高级军官大多为马达人。马达人信基督教甚热心，但信仰与行为不相关。

马达人性格强悍，得罪他的出刀出剑，决不客气。我在那边听见一个故事。某日有外岛人进入一餐馆，只见在座有一马达人，对他怒目而视，他心知不妙，乃高声呼喊「哈利路亚」，那马达听见也高声应以「哈利路亚」，并走过来跟他握手，对他说：「在主里我们是兄弟。」立刻化敌为友。我听了觉得这故事太美丽了。今天全世界剑拔弩张，火山待爆，什么联合国，什么裁军会议，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非自欺欺人；倘若大家学效上面所说的故事，高声呼喊哈利路亚。彼此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美哉妙哉！

爪哇北面为婆罗洲，分为两半，北部为沙劳越，南部印尼部分称为加里曼丹，最西为坤甸，潮汕人在此最多。再入内陆为山口洋，灵粮堂在印尼总部设在此地。我曾深入内陆多处地方，未开化的土人甚多。

在爪哇东北部有西里伯岛，岛南部有大商港，旧日称为锡江或孟加锡，现改名为乌戎潘当（UjungPandang）。旧日中华海外布道团设总部于此，主其事者为翟辅民牧师。东亚战事爆发，日军发动战争，翟牧师被囚禁，并在此殉道。此岛内陆巫术甚利害，我曾深入内陆到多拉惹去，由罗教士伴我前往。据罗教士告诉我，她年少时曾亲眼看见巫师赶着死尸从外地回家乡埋葬。罗教士又告诉我，离多拉惹不远的玛玛沙，是一个邪术十分利害的地方。该地有一青年人到外地流荡，以后听福音悔改信耶稣，再以后献身读神学，毕业后回自己家乡传福音。当地巫师听见想要给他「好看」。主日礼拜时，几位巫师前来坐在下面，这时闻风而至的甚多，大家都想看他们斗法，看看谁胜谁负。当青年人讲道时，忽然外面有几条大蛇，吐着舌头从外面蜿蜒而入，这青年看见，晓得是这些巫师作怪，连忙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撒但，这几条大蛇立刻幻灭，这些巫师面目无光，只好一溜烟跑掉了。主的福音在那里大大兴旺。（详细见《呼喊季刊》第五十八期）

走进新畿内亚土人工场

摊开印尼地图，可以看见西里伯岛正在印尼的正中稍向北偏；向西为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向东极处为新畿内亚。

新畿内亚为世界第二大岛（最大为格陵兰）。这岛历来为群雄所占住：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相继占领。一九七五年，英、德、澳占领区，完全独立，称为巴布亚新畿内亚独立国。

一九六三年，荷属新畿内亚交由印度尼西亚（印尼）管辖。一九六九年成为印尼一省，名为伊里安查雅（IrianJaya），省会在查雅普拉（Jayapura）。我从雅加达飞查雅普拉。早上三时，舍天易驱车送我到机场，坐五时的飞机到孟加锡，然后转机到比亚克岛（Biak），再转机到查雅普拉，抵达时已下午四时。苏用质牧师与教会领袖前来接机，相见甚欢。

苏牧师伉俪十余年前来这里创立华人基督教会，荜路蓝缕，苦心经营，他们除了建立一座宏伟的教堂外，最近还盖了一座宗教教育馆。苏牧师除了发展华人教会工作外，还担任土人圣经学校董事长，并经常帮助附近各教会奋兴培灵的工作，工作忙碌，主赐福他们，佳果累累。

西伊里安巴布亚土人为巴布亚族。他们皮肤黝黑，头发蜷曲，酷非洲黑人。

巴布亚族分为两大系，一住海边，一住山上。住海边的，当荷兰政府统治时，最先到比亚克岛，在此传教，设学校，占风气之先，直到今日比亚克岛的人，在西伊里安土人中是教育程度最高，在政、经、教各界中，占地位最多。



►小飛機在草坪機場上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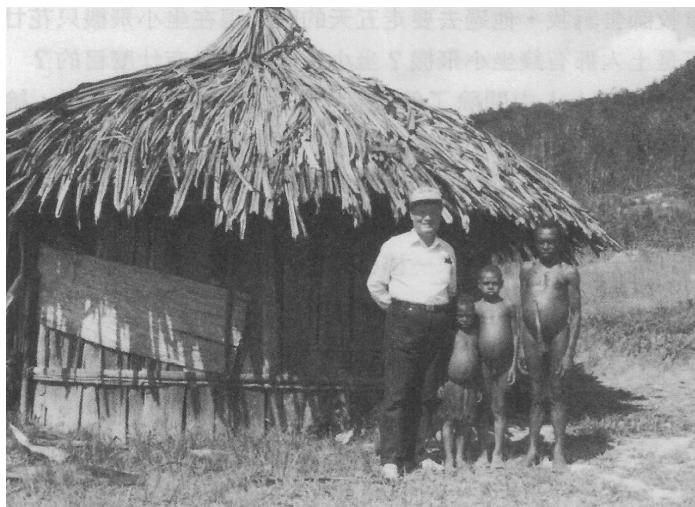
以后传教工作向各岛各族扩展，信教的人越来越多。

据官方统计数字（十五年前），巴布亚族分二百二十四族。西伊里安省计有行政区域九个县，人口计 1,213,229 人。其中基督徒 797,028 人（约占 65.7%），天主教徒 298,828 人（约占 24.6%），回教徒占 7,299 人（约占 6.45%）。基督徒与天主教徒合起来约占全人口 90.3 %。所以西伊里安被称为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地方。

向山上土人传教的工作，最先自一九五六年，工作极其辛苦。这些人尚未开化（山番），男女长年赤身露体，生活艰苦。

自一九五六年始，参加土人的工作计有九个差会，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生活的艰难（从一个文明社会到未开化的民族中传福音，生活的剧变，艰苦可以想见），疾病的打击（最常见的为热带病，恶性疟疾，皮肤病等）。宣教士离乡别井，甘心为福音背十字架，但有时情绪实在无法忍受，有的家人面临精神崩溃。不要说外国宣教士，有些印尼本国宣教士，开始时兴趣勃勃，不到一年半载，也只好临阵退缩。

我到西伊里安，除了在华人教会数天讲道外，特别约好西教士韦约翰牧师，到他山上土人的教区去参观他们的工作。早上六时余，从西伊里安的逊达尼（Sentani）机场，乘坐五人的小飞机到何卢旺（Holuwon）去。章牧师夫妇自一九七一年到那边工作，经过十二年，领导全族一千九百余人全都受洗归主。



►作者與本地土人在住居草屋門前合影

韦牧师热心工作，人也聪明，他把新约圣经译为 Yali 文，让土人可以读圣经。他还送我一本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歌罗西书、腓立比书的合订本作纪念。小飞机在群山间穿梭而行，蜿蜒曲折，令人心悸。不久前有一架澳大利亚浸信会的小飞机，触山坠毁。

当我们抵达山区时，一大群土人，有大人有小孩，围着飞机来欢迎我们，我举目一看，男女老少都无上装（其实也没有下装）。他们局限在高山之上（最高为 16,503 呢），四围都是原始森林，与世隔绝。韦牧师告诉我，他过去要走五天的路，现在坐小飞机只花五分钟。可是土人那有钱坐小飞机？坐小飞机出去又有什么目的？

宣教士在土人中间除了传福音，并开设学校，医务所，给他们身、心、灵的拯救。他们坚苦卓绝，无怨无悔，那种精神叫我感动不已。我到印尼三个月工作回来，叫我震惊的是「导向」办事处竟从地上一楼搬到地下室去。原来业主因为地下室租不出去，竟然把「导向」搬到地下室，而把原来一楼租给别的租客。

第25章 再从《导向月刊》说起

十三载不用租金

在最困难时刻，上帝真怜悯我，突然收到泰国许尚武牧师（他是本刊董事）来信，说他嫂嫂知道他与我们一同经营杂志业务，她在台正平北路购置有房产，倘有需用，她愿无条件借用。许牧师兄嫂，他们手足情深，对于许牧师十分敬重。许牧师的哥哥已经逝世，他嫂嫂十分能干，在台北经营商业；二次大战胜利初期，她在台北购置有房产出租，在延平北路仍有空置单位；当她知道许牧师与我们一同经营杂志时，也知道文化事业不易为，因而十分慷慨地乐意无偿借给我们使用。

喜信天外来。这事太突然了！我立刻约同她的代理人到延平北路看地方，那里有三个单位，可以供给我们使用；但我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只借用其中最大的一个。双方同意，就约期往律师楼办理借用手续。

接着我一面接洽装修公司前来装修，一面告知编辑彭小姐，我们将迁址办公，请她做好准备。彭小姐考虑后答复我，因为孩子小，不打算外出，向我提出辞职。

这时候，我只有顶住编辑工作，另外托友求才。不久有人介绍葛采艳姊妹担任发行工作，再由葛姊妹介绍她妹妹葛采容担任编辑工作。采容是台大文科学生，对工作十分负责投入。这时候我再邀请柳一民师母郭迪惠姊妹担任「导向」办事处主任。柳牧师夫妇，他们有一颗爱主、爱教会的心，对于文字工作也十分有心，一切安排妥当了，我才回加拿大老家喘息。

这次从温哥华出发，到台北出版《导向月刊》，以至印尼三个月布道行程，再回台北办妥搬家，再把《导向月刊》一切人事安顿好，可以说仆仆风尘。回首过去，一路上充满上主的恩典和奇妙的带领。

最叫我惊奇的，是上帝安排许尚武牧师的嫂嫂，甘心乐意把她的房产无条件地借我们使用，而且一使用就是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我们不但不费一文钱，而且还有数次，许牧师转达她嫂嫂的盛意，另外还有两个单位，我们如果有需要，可以尽量使用。她的慷慨，她的盛意，叫我们用得安心，用得愉快。只是我坚持一个原则，我们够用就心满意足，不敢因为不必付钱，就贪多鹜得。如果我再说，你一定更惊奇，许太太还是一位佛教徒；但是感谢神，我们深知在一个佛教徒的眼中，一定要保持我们的原则和风度。小心翼翼，特别在金钱方面，一点不敢马虎，免得失去见证。

想不到在这时候，外面却传来一阵阵恶言蜚语，说《导向月刊》倒闭了、停办了。我听了内心无限悲戚，佛教徒给我们诚恳的爱，无私的援助；在十字架阵营里面，却潜伏着「小狐狸」，想给我们拆毁：「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不料是你……。」（诗五十五12~13）。夫复何言。

十三年来的帮助

台湾文化人嘴边常挂着一句话，如果要叫某人好看，最好就叫他办一份杂志。可见办杂志不是一件易事。证以多年来教会出版的刊物越来越萎缩，大出版社也不敢轻于尝试，足见一斑。因此走过十三年漫长路，尝透咸甜酸辣，回头一看，还好我们董事们一开始就

把为文宣摆上的决心摆上，无怨无悔地向前走。有人给予我们难处，却有更多的人给予我们鼓励支持，正是：

「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林後六 9~10）

多年来，我总不忘记办事处的同工，她（他）们诚实可靠，与我们同甘共苦，同心创出一片天。

每次想起我们出版，我总默默感谢校园借将，吴鲲生弟兄肯帮助我们过关，让我们能够破茧而出。陈政弘医生后来乐意担任我们的发行人，使我们能够照足政府的要求，成为一份依法注册的合法刊物。

回顾多年，曾帮助我们撰稿的朋友太多了，他（她）们费尽心血写出很多宝贵的作品，供应我们的读者，叫我们的园地绽出千紫万红的花朵来。

我特别记得我们的朋友救世传播协会，当我出版《呼喊季刊》时，在发行的事上，它们曾多次给我帮助。这次《导向月刊》出版，它们乐意在他们英语刊物上给我们刊载广告，我听了不敢接受，它们每期出版六、七万份，《导向月刊》只出版一万份，太占便宜了，可是他们一点不计较，他们乐意支持我们。这种无私的爱，热情的支持，直到今天我仍深深感激不尽。

二年前我们的业主仙逝了，新业主 -- 她的哲嗣开始时答应继续给我们借用，后来经过他的物业经理人关说，决心收回出售，这时我们赶紧另觅新居，继续发展。刚好是 OEM 董事会年会的时候，董事会接受我的提议，在台北市另找地方，发展《导向月刊》的工作。

十三年免租借用，许家的恩情深深深如许，另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手借着意想不到的人，多方来帮助我们，支持我们，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又是意想不到的奇遇

《导向月刊》社在台北另找新址一事，我请办事处何雀熙姊妹就近找物业经纪进行物色。我的条件，最好是接近邮局，因我们邮件来往多，为着赶时间，有时每日来往邮局二三次，这样才方便；至于大小以适用为主。接着何小姐答复，物业经纪已找到三处地方，其中一处是新建五层楼，上落有升降机，地近邮局，也近她住的地方，这样每日来往办公，不必赶车塞车，浪费不少时间。但仍继续寻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地方。

我们只有把一切交托主，求主给我们预备合适的地方。这时候，董事会会议结束，我顺道到旧金山探望儿孙。某日有空，我前往天道传基协会访容保罗牧师。我与容牧师认识多年，香港九七危机时，他到美国另辟新天地。他十分能干精明，他跟他太太同心发展工作，刻苦耐劳，业务蒸蒸日上。

这一次与容牧师彼此晤谈，话到浓时，容牧师问及《导向月刊》的工作与前途计划，最后他冒出一句，《导向月刊》有什么需要他们帮助吗？

问得十分突然，我无言以对。事后细想，话里头究有什么玄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契机？我们过去的道路，上主常常给我们出人意外带领，今后的道路又如何？我再细想，十余年来，《导向月刊》扎根在台湾，但台湾因为是岛国，四面是海，发展有它的局限性。年来台湾人不少向世界各国求发展。台湾发行的刊物有一千多种，竞争十分剧烈，发展不容易；倘若我们移师香港，在大陆有十三亿以上的骨肉之亲，人心饥渴，灵性饥荒，是一个福音的大工场，对我们是否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挑战性，实在值得考虑，只因为董事会会议刚结束，只好用书面向各董事寻求答案。

因为事出突然，各董事听见颇费考量。结果大家认为可以进一步与容牧师交换意见，最后大家同意移师香港。OEM 与《导向月刊》的工作照旧，只是结束在台北的操作。在香港请由文坛宿将，多年老友的李正荣牧师担任主编，郭丽怡小姐担任助编。过去两年，我们看见《导向月刊》正朝着更正确的方向发展。当前的道路，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我们的志愿，向大陆传福音，带领多人回归羊栏。

回想我们结束台北的工作，对多年的同工，一朝惜别，真是依依不舍。台北支持我们，帮助我们的朋友们，就如陈政弘医生，黄国师弟兄，特别是何雀熙姊妹，挑起办事处的责任，对内对外，备极辛劳；还有多位帮助校对以及发行的兄姊们，他们为主摆上，但愿上主报答他们的辛劳。

在香港开始运作时，我们一片生疏，天道的李正荣牧师给我们很多指导。还有，我们多年朋友卢舜煌弟兄，张秋平弟兄以及倪伟祯弟兄，他们在发行以及船运各方面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舍侄吴天易从开始到现在，无声的帮助，都叫我们感激不尽。

第 26 章 求主复兴你的作为

昔人有话「文章千古事」。每一想起，我们这一小群用笔事奉神的笔兵，真是责任重大。当上主在西乃山上，将祂的诫命、律例、典章，赐给祂的选民，摩西就用他的笔，将神的话语，一句句一字字刻划下来，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够借着尺纸寸帛，明白神的旨意。历代众先知，无论环境如何险恶艰辛，面对的群众如何冥顽不灵，他们不但刚强勇敢，将神的话语用口传出来，更小心翼翼地用笔记录（有时候如以西结，还要利用身体表演出来），流传万代，他们忠心耿耿，至死不贰，真是令人感奋。

话说回来，且说，一九五〇年我到香港担任计志文牧师创办的「基督教中国布道会」出版部工作。那时候，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人民生活艰苦，人心空虚，对于福音书报，如饥如渴。照我记得，我们出版的书籍，一般都是初版五千册，有的甚至一万册，我自己写作的也是初版三千册；而各福音机构也大力出版，尽力推销，正是「百花齐开，百鸟争鸣」，福音借著文宣，深入各阶层，大显奇能。

一九七〇年我移民加拿大，过了数年，我到台湾出版拙作，校园出版社帮我出版经销。社长李正荣牧师对我说，每本书初版两千册，二年内销完算得是「畅销书」。我听了吓得一跳，明显地福音读物的市场日趋萎缩。最近据闻香港出版物有的初版一千本，甚至数百。试想一本书自写作以至出版，用了作者多少心血，出版者多少人力物力，而市场只能容下一千数百本的销路。这样看来，福音市场的前景，似乎难以乐观。

最近几年，香港每年有大型的图书展览。据闻在展览前夕，就有人终宵排队等候入场抢购。乍听令人兴奋，但细询之下，这些排队的人乃是一群青少年，争先入场，抢购日本出版的公仔书（连环图）以及色情书；至于其他图书，门市冷落，倘若所闻属实，那么，恐怕福音书报也不在抢购之列。近年来，教会定期刊物越来越少，因为经营不易，维持艰难。这对于传播福音来说，是一个坏消息。有人形容传福音有两群使者，一群是有声使者，他们用口来传；一群是无声使者，他们用笔来传。当传福音的队伍中，不见这大群无声的使者，影响将是何等深远。

回想七十年前（本篇原名六十年，其实下笔早在十余年前，计算起来已经七十有余年矣），那时文字事工十分活跃辉耀。七十年来文字工作日渐松弛，疲态毕现；早年喜爱文字那一群，很多已经垂垂老矣，渐渐退出；而年轻一代，有异象，有托付，肯奋起接棒的究竟在哪里？放眼遥望，令人内心沉重；在这个严重的时刻，只有紧跟先知哈巴谷呼求：

「耶和華阿！求在这些年间，复兴称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
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附注：本书篇文于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爱声报》开始刊载，及至二〇〇二年五月，前后凡十三年，谢谢《爱声报》的垂爱，以及读友们错爱。现全文集结由台湾校园出版社出版。